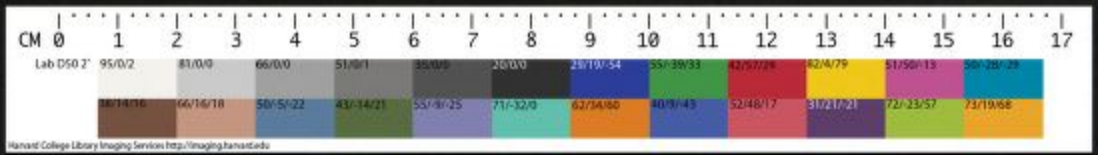

T110/2452B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5/10/-54
55/-39/33
42/57/29
4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8/-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六物集說

通志堂藏板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39

石澗俞氏周易集說序

周易上下經說二卷象辭說一卷彖傳說二卷爻傳說二卷文言傳說一卷繫辭傳說二卷說卦說一卷序卦說一卷雜卦說一卷合一十三卷各冠以序統名曰周易集說而易圖纂要一卷易外別傳一卷附焉吳人俞琰玉吾叟所著也叟於寶祐間以詞賦稱宋亡隱居不仕自號石澗道人又稱林屋洞天眞逸其書草創於至元甲申斷手於至大辛亥用力可謂勤矣世之言圖書者類以馬毛之旋龜文之坼獨叟之持論謂尚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崐崘產玉河源

通志堂

出崐崘故河亦有玉洛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其立說頗異至其集衆說之善以朱子本義爲宗而邵子程子之學義理象數一以貫之誠有功於易者也攷叟之說易尚有經傳考證讀易須知六十四卦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諸書咸附於集說之後而今已無存當日共講易者則有西蜀荀在川新安王太古括蒼葉西莊鄱陽齊節初其名字官閥亦不復可考矣嗚呼惜哉

康熙丙辰二月納蘭成德容若序

周易上下經說

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叟

周代名易書名猶周書題周以別於夏殷也易有二義變易也交易也變易者陽變陰陰變陽也交易者陽交陰陰交陽也觀先天圖可見經即篇也孔子稱乾坤之策曰二篇則經字乃後人所加呂東萊謂經分上下必始於文王郭白雲謂序卦已分其來尚矣皆不言分經之由邵康節曰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故卦有六十四而用止乎三十六爻有三百八十四而用止乎二百一十有六知此則知經之所以分上下者蓋有由焉非苟然也或疑上經卦

三十下經卦三十四多寡不均殊不知卦有對體有覆體何謂覆體也倒轉爲蒙需倒轉爲訟之類是也何謂對體乾坤坎離頤大過中孚小過相對而不可覆者是也餘皆一卦倒轉爲兩卦故上經卦三十約之則十八下經卦三十四約之亦十八謂之不均可乎卦分内外二體凡六十四陽六十四陰約爲三十六則上經純陽卦六純陰卦四下經純陽卦四純陰卦六陰陽相重之卦上下經皆八不亦均乎上經陽爻八十六陰爻九十四約爲十八則五十二陽五十六陰共一百八下經陽爻一百六陰爻九十八約爲十八則五十六陽五十二陰亦一百八其均如此孔穎達謂係辭分上下無異義直以簡帙重大是以分之晁以道乃曰古者竹簡重大分經爲二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蓋皆不知六十四卦約之則爲兩十八也

周易集說序

周易集說者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也曷爲善能明三聖人之本旨則善也夫易始作於伏羲僅有六十四卦之畫而未有辭文王作上下經乃始有辭孔子作十翼其辭乃備當知辭本於象象本於畫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易之理盡在於畫拒可捨六畫之象而專論辭之理哉捨畫而玩辭捨象而窮理辭雖明理雖通非易也漢去古未遠諸儒訓解多論象數蓋亦有所本至魏王弼以老莊之虛无倡於前晉韓康伯又和於後聖人之本旨遂晦沿襲至于唐諸儒皆宗之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於易則取王韓而

孔穎達輩以當時所尚故雖其說未盡善亦必爲之回護由是二三百年間皆以虛无爲高至宋濂洛諸公彬彬輩出一埽虛无之弊聖人之本旨始明柰何世之尚占而宗邵康節者則以義理爲虛文尚辭而宗程伊川者則以象數爲末技而邵程之學分爲兩家義畫周經亦爲兩途遂使學者莫之適從逮夫紫陽朱子本義之作發邵程之未發辭必本於畫理不外於象聖人之本旨於是乎大明焉琰幼承父師面命首讀朱子本義次讀程傳長與朋友講明則又有程朱二公所未言者於心蓋不能無疑乃歷考諸家易說摭其英華萃爲一書名曰大易會要凡一百三十卷不揣固陋遂自至元甲申集諸說之善而爲之說凡四十卷因名之曰周易集說云元貞丙申五月六日林屋山人俞琰玉吾叟序

俞氏易集說題辭

衡湖居士孟能靜

九經惟易有象數其義最奥解者最多元貞丙申秋會玉吾叟於王氏書塾講坤之六二謂六二既中且正是以其德直方惟從乾陽之大不習坤陰之小故无不利又指示柔傳剛柔上下言來不言往之微意則皆以兩卦相並而取義玆蓋秦漢至于唐宋諸儒所未發者也是時多多回雪弗復請益今觀其書集衆說之善又述己所聞證以經傳反覆辨論無一字放過辭意明甚有如鑑之照物纖悉不遺請名之曰易鑑云至大庚戌冬資善大夫漢東孟淳序

九仙山人王本齋

石澗先生周易集說大槩以晦菴爲主而參以程氏又集諸家之善爲之說凡三十餘卷都中至元乙丑嘗從先生指授未幾奔走宦途弗能卒業玆守鄱陽泉監與先生偕行公餘聽講又得聞所未聞是書作于甲申迨今二十有七年未嘗一日去手凡三脫藁矣書成不可不傳敬請鋟諸梓以與同志者共之至大庚戌冬至日通議大夫江淮等處泉貨太監王都中謹序

單父李德裕

石澗先生吳中老儒也著周易集說自至元甲申逮今三十九年考論文義證以五經歲月彌久其說益精世有張平子當知楊子雲之太玄也至治壬戌春中順大夫簽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事李克寬書於吳江驛

錢唐白湛淵

易言吉凶悔吝進退存亡無非切己之用通年以來談易者梦梦籍籍三人是之一人非之則攘袂瞋目而與之爭譏卦謂何三人非之一人是之則揚眉頓足而爲之喜頤卦謂何嗚呼徒能言不能行易之道幾乎熄矣蘇臺俞玉吾樂貧安道華皓一節於易則不但能言之又能行之輯先儒諸名家之善爲是書

條列瞭分醇正明白深有益於後學所居榜石澗學者稱石澗先生云皇慶元年春將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白珽序

西秦張菊存

古聖人作卦辭爻辭蓋皆取象數之義理而發明之耳石澗俞先生於諸家易說無不披閱獨以朱子本義爲主仍采諸家之善萃爲一編名曰周易集說即象數言義理精麤本末一以貫之今之言易者孰能出其右哉皇慶二年七月十又三日平江路儒學教授張瑛題

姑蘇顏明可 咸淳進士

易其至矣乎三聖人之言三聖人之心也易其可易言哉後世談易者何啻數百家邵子以數程子以理其後朱子以占三子之說易可謂至矣易其可易言哉余友俞石澗家傳易學潛心於此三十餘年作集說主之以朱子本義而邵子之數程子之理一以貫之其辭簡而嚴明而盡將以擴三子之蘊開後學之蒙有功於易學多矣余年邁目力衰弗能遍閱石澗之說但略窺一斑爲之肅然敬嘆至治二年春里人顏堯煥書

浦城楊仲宏 延祐進士

石澗俞氏周易集說本於程朱氏之書而證以諸家

之言徵余爲序冠于篇首余聞漢世初得一經必聚五經諸儒使共讀之以求其訓詁今石渠俞氏於易經之文有字義特出者必旁考五經其爲學之近古如此三十年間積三十餘卷說雖多何害其爲多故余樂爲之序而不辭焉至治壬戌冬浦城楊載序

金華黃晉卿 延祐進士

古者三易皆掌於太卜四學之教詩書禮樂而已孔子晚好易與七十子之徒難疑答問固未有以易爲言者易在秦猶爲卜筮之書漢興言易自田何始何之傳爲施孟梁丘其別出爲焦贛爲費直贛專於陰陽占察之術直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至

唐貞觀中又斷然俾學者以王韓爲師費氏藉以僅存焦氏又廢矣談者率以爲理學近於費數學近於焦而不知河南兩先生之精詣獨得有非漢儒所及知者未可眞同異於其間也考亭夫子合兩先生之學以爲書七十子之徒所未聞於孔子者三尺之童咸得誦而稱之今傳其書僅百年述作之士不阿以爲同則矯以爲異其所望於來哲者果若是耶潛竊聞之善立言者不必出於古不必不出於古也非有異焉則其書可無作也非有同焉則其書亦不能以獨傳也惟夫同不爲阿異不爲矯斯言之善者也俞氏之集說有焉潛是以樂道之而爲之序讀者所宜

知也泰定元年十月甲子金華黃溍序

姑蘇干壽道 延祐進士

余少之時已識石澗俞君知其爲善言易者然未之學易不果承教延祐二年予以進士受官南歸時石澗尚無恙聞有所著易說未獲一寓目焉去年冬自集賢退休吳中石澗之子子玉手一編過余且曰先子平生精力盡於此書願先生賜之言余受而讀之乃易說也及觀自序有云朱子本義之作辭本於畫理不外象聖人之本旨大明於是首讀本義次及程傳旁考諸家之說摭其精華萃爲一書名曰周易集說凡四十卷以歲月攷之起至元甲申至元貞丙申凡十有二年而後成其積學久其用功深槩可見已又十有八年詔以五經取士易主程朱氏之說兼用古註疏則與前所云者略同非明古識今其孰能與於此然則俞氏易說當與蔡氏書傳並傳學易者苟能玩味此書則思過半矣雖然或出或處或嘿或語易之道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易之用也聖人作易豈直爲學者干祿之資而已牀頭易在萬鍾於我何加焉九京可作石澗必然吾言至正六年七月十又二日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干文傳序

俞氏易集說上經

林屋山人俞琰集說

中山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 乾下乾上

乾元亨利貞

乾健也畫奇屬陽而體剛故其性健此卦乾下乾上而六畫之奇純乎陽剛健之至也元大也亨通也利宜也貞正而固也其占爲始雖大通又宜固守以正然後可保其終蓋不可恃其至健而妄動也

初九潛龍勿用

初即一之異名卦畫自下而上故以一爲初一言

初則六爲終六言上則一爲下互文相通也九陽數潛藏也龍大而靈變之物以象乾六爻之變也勿禁止之辭用謂動而施爲初九在下乾之下陽氣潛藏故其象爲潛龍潛則隱而未見故其占爲君子勿用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田地上也龍之出見而在田猶君子出仕而在位也大人有大德之人也九二在下乾之中乃陽氣發見於地上之時故其象爲見龍在田其占爲利見在下之大人見龍之見音現利見之見如字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六爻皆君子也此爻居天田之間正當人位故特稱君子以發之在下乾之終故曰終日下乾終而上乾繼之故曰乾乾夕日之過中也惕懼也若助語九三處重乾之交而自彊不息又因日之過中省察自己之不中而兢兢焉故其象如此厲危而不安也咎譴責也夫以九居三剛而不中居下之上乃危地也其占何以无咎曰君子終日乾乾至於日之夕而猶惕懼故雖危厲亦无咎也夕惕若爲句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或疑辭謂其在兩乾之間而或上或下也淵深水

龍之所居也九四亦剛而不中者也離地而躍於人之上能无咎乎所以无咎者躍而在淵處卑而不犯上也乾六爻雖皆君德以位言則唯五爲君餘皆臣也九四爻剛位柔以臣近君以淵近天故其象占如此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九五君位之至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故其象爲龍之飛而在天其占爲利見在上之大人

上九亢龍有悔

亢口浪反極甚之爲亢上九過中而居乾終六陽之窮故其象爲亢龍悔懊恨也有過則有悔上九位高而不知退動極而不知止故其占曰有悔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筮法陽數窮於九陰數窮於六窮則必變乾爻用九坤爻用六蓋取其變也見如字見羣龍无首爲句乾爲首乾六爻皆九則變而爲坤是爲羣龍无首之象吉善也占者見此象而處後則善不可爲首也剛太過則折非善道也故上九亢龍有悔六陽變爲六陰則剛而能柔吉之道也故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坤下
坤上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

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坤順也畫偶屬陰而體柔故其性順此卦坤下坤上而六畫之偶純乎陰柔順之至也坤順乾之健故其占亦為元亨北地馬羣每十牝隨一牡而行不入它羣是為牝馬之貞坤道以陰從陽其貞如牝馬之從牡則利故曰利牝馬之貞易中凡稱君子皆指占者而言有攸往謂有所行也坤從乾而行先乎乾則迷而失道後乎乾則得乾為主而利故曰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朋坤類也西南坤之本方兌離巽皆坤類是為得朋出而從乾則東北震艮坎非坤類是為喪朋君子之出處隨寓能安壹是皆以貞自持蓋无往而不吉故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初六履霜堅冰至

六陰數霜陰氣之始凝也坤初而言履霜堅冰至以象小人惡迹始雖甚微如霜之在地盛而與君子為敵則如冰之堅固也至謂馴致其道必至於此極也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

以六居二得坤道之正又在坤道之中正則无私无曲中則无偏无黨是以執直而不回執方而不移也易以陽為大陰為小六二陰小而稱大何也

曰從乾也從乾而行則大也習與書太甲篇習與性成之習同不習謂六二中正不與初六不中不正之朋相習爲不善也擇善而得所從則不疑其所行故无不利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

以六居三陰中有陽故曰含章謂其有美而不露於外也可貞謂當其可而貞非純乎固執也或疑辭謂非必也從王事謂從乾君之事坤道固宜靜而有守或有王事則動而從之弗違也无成謂持美以歸於君不居其成功也有終謂職分居此則當終其勞也六三爻柔位剛而在下體之終故其

象占如此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咎致罪譽致疑唯能謹密如囊口之結括則无咎无譽六四爻位俱柔而近六五故其象占如此

六五黃裳元吉

黃中色裳下服坤之從乾猶裳之承衣也六五柔順而得中降尊而處卑故其象如此其占爲大善之吉坤六爻皆臣道坤之六五其位雖君其道則臣故不言黃衣而言黃裳蓋唯黃裳則元吉不黃裳則大凶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上六居坤終六陰之窮陰盛而與陽對敵故其象爲龍之戰鬬野外也在外卦之外故言野血傷也玄黃者陰陽之雜也戰而兩敗俱傷故曰其血玄黃

用六利永貞

筮法體七八而用九六者七八少不變九六老則變也坤六爻俱六則變而爲乾本體蓋陰柔也以其陰柔之動或失於邪故戒之曰利永貞永久也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張倫反此卦下震上坎震動也坎險也動而遇險則其動艱難而未能遽通屯之義也處屯之時不動則不能出險動則可以大亨然動乎險中則宜固守以正故其占曰元亨利貞蓋總上下二體而言處屯之道也勿用有攸往指上體之坎謂坎險在前不可遽往也利建侯指下體之震謂宜建立侯國之君也

初九磐桓利居貞利建侯

磐大石也與漸六二之磐同桓柱也禮記檀弓篇所謂桓楹是也橫渠張子曰磐桓猶言柱石或以磐桓爲盤旋徘徊之義誤矣居不動也初九震體好動故戒之曰磐桓利居貞震爲長子以剛德處

下爲成卦之主而有濟屯之才故以豕辭利建侯屬之此爻凡兩言利當分爲兩說春秋左氏傳云孔成子遇此占以示史朝史朝對曰各以所利蓋居貞自是居貞之利建侯自是建侯之利不可紐爲一說也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

邅張連反難行不進之貌乘當依項平菴按陸德明釋文作繩證反四馬曰乘班分布貌與春秋左氏傳班荊之班同如助語六二雖是震體之動然非動之主況其才柔弱豈能濟屯所以屯如邅如乘馬班如者待初九之動而後動也五坎體之盜故言寇與二正應則匪寇矣乃婚媾也六二陰柔故稱女子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字以代名也今曰女子貞不字者以初九近而見逼故未可字也十年乃字者十年之後初既求四爲婚媾則彼自得偶无復見逼然後可以字也婚媾而十年乃字此亦屯道艱難而未能遽通之義夫屯如邅如乘馬班如自是一說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又自是一說易中多有一爻而取兩象者皆當分爲兩說混而爲一則鑿矣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

即就也鹿指五无虞謂无應也書舜典云咨益汝作朕虞孔安國云掌山澤之官周禮有山虞鄭玄云虞度也度知山林之大小及所生者幾音機近也舍武夜反止也幾謂時位至于六三則當盡其才力不可不及也舍謂職分終于六三則又當量其才力不可過也吝恨惜也六三才柔而志剛蓋欲往濟九五之屯而上无應援猶即鹿而无虞人引導故雖入于林中不若止而弗往往則俱陷徒恨惜也君子指占者而言三居下體震動之極而互艮止故其象占如此惟當作雖與豐初九雖旬无咎之雖同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四言乘馬班如是亦有志於濟屯而其才不逮者也初來求四四往應初得婚媾之正故吉而无不利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

九五正陷於坎險之中而膏澤不下於民故其象爲屯其膏處屯之時與常時不同唯能退託不明而以謙小自守則吉若以尊大自居固執而不知變則凶故其占曰小貞吉大貞凶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

二比初四應初俱言乘馬班如蓋皆待其動而後

動也上與初非應非比亦言乘馬班如何所待而然耶曰上與三四皆有濟屯之志而无其才者也既不能自動而又居屯之窮唯有憂懼而泣血漣如故其象如此其占不言凶者時勢使然非其罪也


坎下
艮上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

蒙與書伊訓蒙士之蒙同內險而不自安外止而不能動蒙之義也亨以下占辭也九二以剛德居中能啓羣陰之蒙故蒙有亨通之道焉我指二童蒙指五五君也蒙之主也乃主二而稱我何也曰五在六十四卦中乃定位之主二在蒙乃成卦之主蓋一時得權者也曲禮云禮聞來學不聞往教蒙六五以柔德居中虛已以求二非一往求於五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筮者揲蓍叩神以決疑也初筮指九二再三指上九告如字三去聲瀆與少儀毋瀆神之瀆同不告與詩小旻我龜既厭不我告猶之義同初筮則其志專一故告再三則煩瀆故不告蓋童蒙之求師與人之求神其道一也貞正也二五皆不正故戒之曰利貞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

發蒙教之於初也教之弗聽則刑之宜也若不施鞭扑遽說其桎梏縱之使往必待其罪大惡極而後擊之雖恨惜亦无及矣說音脫桎梏刑具此爻凡兩言用善用之則利不善用之則吝也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

此爻凡兩言吉包蒙之吉謂包初六在下者之蒙也納婦之吉謂納六三近比之陰柔也九二剛得中而无過故爲包蒙納婦皆吉以剛處內而上與六五之柔相應故又爲子克家之象克家能治其家也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取音娶金夫指九二之剛六三陰柔不正不中不可取也捨上九之應而近唯九二之從此女子見金夫而不有其躬者也其象如此故其占爲无攸利

六四困蒙吝

六四與九二上九相遠困而不學是可恨惜也純乎陰柔而乘應亦皆陰柔故其象占如此

六五童蒙吉

蒙之六五以陰柔之小而居尊位此童蒙之君也能下求九二剛陽之助故吉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

上九乃蒙極而怙終者也其罪當擊故曰擊蒙爲

當依王晦叔作去聲與論語爲衛君乎之爲同寇指六三坎體之盜上九而下與之應則不利處乎上而拒之則利故曰不利爲寇利禦寇

乾下
坎上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需待也乾健而遇坎險則未能上進需之義也需以五爲成卦之主爻有孚光亨貞吉皆指五孚信也九五與九二同德相信是爲有孚陽明而光故亨固守以正而不妄動故吉坎水之險在前乾以剛健臨之而又能需則不至乎陷溺故其象占爲利涉大川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乃近邑之地也易以中爻爲邑初上爲郊初近二故言郊恒久也需于郊雖去坎水遠亦不宜輕動故其占爲利用恒然後可以无咎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

沙與泥相連則稍近坎水之險矣需于此雖小有言語之相侵然九二剛而得中不急於進故亦終吉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比沙則逼於坎水之險矣九三過剛不中非能

需者也故致寇至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血傷也三陽自下而進四當避之需于此而不避必見傷矣六四純乎柔順者也故能釋位而去以聽三陽之進則彼自來我自出兩无傷也穴乃陰虛之地六四陰爻之虛故言穴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酒食者需客之具所以待三陽之來也唯能固守以正而不亂則吉故曰需于酒食貞吉五爲需主故以柔辭貞吉屬之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上六需極故不言需陰爻之虛故其象亦爲穴倒轉爲訟則穴在下故曰入于穴三陽皆進而在上非己所召有不速之客三人來之象詩伐木云以速諸父鄭玄云速召也需既極矣故三客不待召而自來柔不可以敵剛寡不可以敵衆故戒之曰敬之終吉

訟 坎下乾上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訟爭辯也上乾剛下坎險又爲內險外健皆訟之道也九二爲成卦之主爻有孚窒惕中吉終凶皆指九二有孚窒惕謂九二雖與九五同德相孚然

爲二陰所陷而曲直未判則此心未免窒塞而不通惕懼而不自安也中吉謂剛而得中所以吉也終凶謂訟不可成要其終則雖勝亦凶大人指九五利見謂占者訟而有理則宜見之也坎水之險在下乾以剛乘險以實履陷故其象占又爲不利涉大川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

初六以陰柔處訟之初才弱位卑而爲訟不成故不言訟而曰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夫柔辭言終凶爻辭乃言終吉何也曰柔爲訟者言爻爲不訟者言也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九二以剛居柔故不克訟逋逃也與五不相應遂歸而逋既逋則近己者皆无連坐之患故曰其邑人三百戶无眚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

六三柔而不訟故不言訟食猶食邑之食言所享也訟六三之貞即坤六三之貞故稱舊德其位雖處九二剛陽之上而危厲然以貞道自守而不訟亦終吉也故曰食舊德貞厲終吉王指五或從王事无成與坤之六三同是亦舊德也彼言或從王事无成又言有終此但言或從王事无成而不言

有終何也曰彼順而此險也險非善後之道也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

九四以剛居柔故亦不克訟即就也渝變也鄭國風羔裘詩云舍命不渝大雅板詩云敬天之渝皆訓變訟非善事四也捨其不善以復其善遂聽命於五而渝變前日之所爲安守今日之正理故吉

九五訟元吉

九五以剛明之德居尊而又中正柔辭所謂大人是也訟之有理者見之必獲伸矣元吉乃吉之盡善者也蓋其始焉本吉非若九四轉凶而爲吉也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

鞶帶大帶也所以束身而用其恭也上九終極其訟徼幸取勝故或有鞶帶之錫錫之所以愧之也鞶帶指三錫之者五也三與上相應蓋與之從事於王所者也三不有其成上乃得受此錫褫解也終朝三褫之愧可知矣三去聲

☷坎下 ☵坤上

師貞丈人吉无咎

師兵衆也貞正也此卦下坎上坤動衆行險而以順師之正也丈人當如困柔辭作大人指九二陽德之大也剛中而有應衆陰皆順從之故吉而无咎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

在師之初故曰師出律言其和否方九反否臧不善也春秋左氏傳云師克在和不在衆今以六歸初柔邪而不中焉得和不和則不善喪師之道也故曰否臧凶按周禮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蓋古者出師必吹律律和則知士卒同心猶後世軍中風角鳥占也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

在師之中爲成卦之主故以柔辭吉无咎屬之所以吉而无咎者有應于上而六五之君寵任之專也剛中而无過故爲三承王命之奬諭王指五三

去聲

六三師或輿尸凶

或疑辭行師而用人不一則衆有疑二之心也輿與文子輿死扶傷之輿同尸與春秋左氏傳秦封殽尸楚收晉尸之尸同輿尸謂師徒撓敗輿載其尸而歸也六三半動半靜柔邪而不中故其凶如此

六四師左次无咎

左次退舍而處于僻左之地也按春秋莊公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謂止而不進也易以陽爲右陰爲左六四爻位俱陰故稱左才恣柔弱

雖不能成進取之功然居得其正而能完師以退故亦无咎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下有二應是爲田有禽言當依郭京作之畋于田所以去害稼之物執之則利故无咎師至五乃師旋論功之時故言長子弟子之得失長子指九二弟子指六三六三柔而不中其可使哉必固使之故有輿尸之凶是誰之過歟貞謂六五固執而不知變也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師至上乃定功行賞之時故言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君指六五以陰柔之小下從九二陽剛之大故稱大開國謂封爲諸侯承家謂傳之子孫而世襲其爵小人勿用謂小人得此占則不宜動而用事也

坤下 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比相親也九五以一陽居尊而衆陰在下皆比之故吉原再也禮之原廟原蠶春秋左氏傳之原田皆訓再初筮得坤再筮得坎九五乃爲成卦之主剛得中而元永貞故无咎坎勞卦是爲不寧謂六四輔已而不憚其勞也來謂在下三陰之順從也

坎爲加憂坤陰多疑師旋之後天下歸附方新上下憂疑未定四也不遑寧處以五之意達于初二三又以初二三之意達于五然後上下相應而初二三乃始順從而來比也上處外獨後于五是爲後夫不得其比故凶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

此爻凡兩言有孚當分爲兩說始言有孚孚于四也次言有孚孚于二也四乃五之近臣初與之比固亦无咎二與五乃君臣正應初與二比則可因二以比五此則吉之道也缶指二虛而能受故象缶盈之者五也謂二五相比之深如水之盈缶也始者二往比五終則五來應二故曰終來二非初之正應故言它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

五爲比主二應五而自内比之則无假於它故言自貞吉謂六二能固守以正不比三而比五則吉也

六三比之匪人

匪非也比上六之後夫則所比非其人矣

六四外比之貞吉

二在内而應五故曰比之自内四在外而承五故曰外比之二四皆守正而不與三比故其占皆曰

貞吉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誡吉

九五以剛明中正之德居尊至公无私而下皆順從故曰顯比師二至五比五至二皆歷三爻故師言三錫比言三驅王用三驅失前禽猶王制天子不合圍之義禽既去則不追故曰失前禽前禽即後夫衆已比五而上獨後至是爲後夫衆皆隨五而上獨前去是爲前禽邑人指二誡者戒其不妄殺也是時下皆順從而邑人蓋知上意故不待誡凡此皆吉之道也

上六比之无首凶

比道貴先而上六獨爲後夫比之无首者也故凶

䷈ 乾下巽上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釋文云畜本作蓄勑六反六四以陰柔之小爲成卦之主而才力單弱包蓄三陽不住是爲小畜内健而外巽四與五又相孚故亨雲陰氣西郊陰方陽倡陰和則陰陽和洽而爲雨陰先陽倡則陰陽不和而无雨今也雲雖密而不雨蓋自我西郊故也我與西郊皆指四在下三陽皆不順從故其象如此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

復謂返於本位也以初九之剛往應六四之柔而受其制豈不失其道而有咎今也返而以正道自守故能轉咎而爲吉

九二牽復吉

與初九相牽連而復故吉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

輻當如大畜九二作輹車下橫縛也說音脫輻指二與三自謂也二牽初而復則三之輿說其輹而不行矣九三與六四陰陽相並夫妻之象也陽不受制於陰則其情不和故曰夫妻反目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四與五相孚而位據羣剛之上不能无爭爭則必傷而言血去者六四柔順而正雖與五合志不挾勢以陵下蓋无爭也无爭則无傷況又惕然而懼釋位而出則亦无咎矣其義與需六四同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

五與四相孚親密而固結之甚故曰攣如易以陽實爲富九五陽爻故曰富富以其鄰謂九五之所以富蓋能任用六四併力以畜乾也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

豕醉云密雲不雨謂陰陽不和也爻至上九畜極則倒轉爲履乾上爻下其澤自天而降昔之不雨

者今既雨矣雨則和和則止故曰既雨既處處上聲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皆指六四陰之所尚宜處下以德載物今也三陽在下而六四高據其上豈所宜哉倒轉爲履之六三而居下則順承三陽而爲載乃所宜也陰畜陽猶婦畜其夫畜道既極猶固執而不知變則危矣故曰婦貞厲幾音機近也月與日正相對爲望幾望謂將望而光未盈也能以危厲爲戒而不自滿假則如月之幾望也君子指占者而言以正道而行謂之征君子得此占雖以正道而行亦宜處靜而不宜動下无應援動將何之動則凶也

☰☱ 兌下 乾上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虎尾謂乾剛在前兌柔自後躡之也乾雖剛猛如虎兌以和說應之則不至見害故曰不咥人咥直結反齧也占者所履如此亨之道也

初九素履往无咎

履道貴柔不貴剛在履之初而以剛居剛本亦有咎唯能安於素履處卑下而不僭則其往也无咎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九二以剛居柔而得中履道之坦坦者也處靜守貞內安恬退而不自亂故其象爲幽人其占曰貞

吉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視欲其正而六三不正眇也雖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行欲其中而六三不中跛也雖能履不足以有行也柔辭言履虎尾此亦言履虎尾六三乃成卦之主爻也柔辭言不咥人此乃言咥人凶柔自柔義爻自爻義也六三不中不正又以柔居剛動則遇害故爲咥人之凶武人得此占則見危授命奮不顧身可以有爲而進用于大君也大君指九五而言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

乾之剛猛如虎上九其首九四正尾也故亦曰履虎尾愬所革反愬愬驚貌九四雖不中不正然以剛居柔履危而知懼故其占爲始雖甚危其終則吉

九五夬履貞厲

履以和行而九五下无正應唯以剛明自任凡事決而不和又固執而不知變危厲之道也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視履爲句考祥其旋爲句祥當依荀爽作詳初居履之始故言往上居履之終故言旋昔往而今旋也能自視所履而加考察之功詳審其旋不失其

素而終始如一則元吉不然何元吉之有

泰小往大來吉亨

泰者天地交而上下相通之時也小往謂陰往居外大來謂陽來居內內君子而外小人故其占曰吉亨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茅茹茅之根也彙音謂類也初進則二三俱進猶茅根牽連拔則俱起故其象爲拔茅茹以其彙而其占爲征行之吉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

荒與書說命荒野之荒同初九在下剛而不中荒野草茅之士也九二包容之故曰包荒若九三則非但剛而不中又處健體之極徒步涉河死而无悔者也九二亦用之故曰用馮河馮音憑詩小旻云無敢馮河毛氏注云馮陵也三陰在外雖遠九二亦不弃之故曰不遐遺朋謂坤之朋六四上六是也中行指五尚配也五交於二則五也喪其坤朋而二也得尚乎五故曰朋亡得尚于中行向使六五不朋亡而唯與六四上六爲黨則二欲上交于五其可得乎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

陂彼儀反有平則有陂有往則有復无有久平而不陂久往而不復者三處泰道方中之時亦未至乎極聖人居安慮危故爲此戒艱則操心也危而不敢慢易貞則守德也固而不敢放縱如此則无過咎而彼之孚可以勿憂我之福可以自享蓋在我者禮義不愆則自治有餘何尺它恤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

翩翩降以相從之貌易以陰虛爲不富六四陰爻故曰不富四當小人道消之時所以翩翩然下交于初者其心自歉其不富遂以其鄰偕來也戒備

也戒而孚則非其願不戒以孚則其中心願也泰之時上下交而其志同君子小人兩不相疑又何戒備之有三陽以其彙交于上故三陰亦以其鄰交于下三交于上勿恤其孚故四交于下亦不戒以孚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六五以陰柔居尊下應九二爲帝乙歸妹之象祉祿也以祉以祿及下也以二視五則自下而尚于五以五視二則自上而歸于二上下相交吉之盡善者也卦互歸妹故其象占如此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

隍城下塹城以積土而成圮則土復歸隍泰極則倒轉爲否故其象如此其占曰勿用謂不可動而用事也是時城圮隍塞自治且不暇何暇興師動衆以治人也哉師衆也邑都邑國之內也師自邑告命則征伐自大夫出也泰之三陰本在外以聽命于內者倒轉爲否則三陰乃居內以制其外嚮也內君子外小人至此則內小人外君子君子反聽命於小人也貞吝戒占者固執而不識時勢則有甚可羞吝也

䷋ 坤下 乾上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否備鄙反否者天地不交而上下閉塞之時也是時用事於內者皆非其人而君子之正道不行是以不利若猶持祿固位而不去其不爲小人所害者鮮矣大往謂三陽之往小來謂三陰之來泰倒轉爲否昔之在內者今則往而居外昔之在外者今則來而居內大抵與泰相反蛟峯方氏曰之字羙彖傳釋卦辭乃加之字後人因彖傳有之字遂亦加焉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

泰初九言拔茅茹以其彙此君子以類同進之象否初六言拔茅茹以其彙此小人以類同進之象

貞吉亨謂君子固守以正而不動則身吉而道亨也柔言不利君子貞初乃言貞吉亨何也曰柔指在位君子顯而未退者也爻指在野君子隱而不出者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謂二在上而包初以君子而畜小人也承謂初在下而承己以小人而順君子也小人大人皆指占者而言小人吉謂小人而能順承君子則亦吉也二應五以陰從陽故稱大六二蓋中正而无私者也大人否亨謂六二雖居羣陰之中而不與羣陰相習爲惡唯能包容在下之小人是以身雖處否道則亨也

六三包羞

包謂三包二以小人而蓄君子也羞謂六二中正恥與六三不中不正者爲伍也與恒九三或承之羞同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

命君命也有命无咎謂有君命則无咎无君命則有咎也疇類也指二陽而言古字儔與疇通書洪範九疇之疇亦訓類離附麗也祉祿也凡爲大臣者戒於專權專權則无君君必疑忌之不但身受禍同類亦因之而被害也否之九四爲近君大臣

雖有剛健之才可以濟否然其志柔弱非奉九五之命不敢自擅是以在已无咎而同類附麗者亦因之而受祉也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休與詩菁菁者莪我心則休之休同否至五否將傾矣大人處此則安詳和緩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故曰休否大人吉不然則荒忙急迫適以激其變非吉之道也大人指占者而言其亡其亡儆之至也桑之方苞桑弱而不可係物以此爲戒而防其亡則存者庶乎其可保也桑柔木詩言柔桑是也草木叢生曰苞與詩四牡苞杻苞杞之苞同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傾覆也否終則倒轉而爲泰故曰傾否方其否也上下不交而人情鬱塞及其傾也小人誅滅而天下大悅故曰先否後喜物理極則必反故泰極則爲否否極則又爲泰此泰否之相仍也如損極則成益益極則又成損其道一也不特泰否損益爲然諸卦皆然明乎此則知彖傳所謂剛柔上下之義矣

☲離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同人與人同也以離遇乾謂之同天可也而曰同人何也曰天人一理也天道至公无私同人之道亦當至公无私也野外也六二爲成卦之主得位得中而外應乎乾之九五有亨通之道焉故曰同人于野亨剛健而能有爲是以利涉大川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是爲君子之同不爲小人之苟同故曰利君子貞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

門指六二初出門即與二遇是乃不約而同非私意也故无咎

六二同人于宗吝

易以同體居先者爲宗與睽六五之宗同同人之道外同于野則亨今不外同于五而唯内同于初吝道也睽之五與同人之二皆離體離以柔爻爲主而二卦皆以剛爻爲宗何也曰崇陽而抑陰易之教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

戎兵器也伏戎于莽伏于四之下以拒四也升其高陵升于二之上以望五也三歲不興謂上无應援遂至三歲不敢顯發也三至上凡歷三爻故曰三歲九三剛而不中欲同于二而懼四五之見攻故其象如此不言凶以其有忌憚也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墉指三乘之者四也四欲同二而三在下隔之故有乘其垣墉以攻取之象九三爻位俱剛且三歲不興九四以剛居柔其能攻乎知義之弗克而弗攻蓋能自反而改過者也是以轉凶而爲吉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

五與二正應而隔於三四未得其同故悲憤而先號咷以大師克之遂得與二相遇故喜而後笑號平聲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邑外爲郊郊外爲野柔以二體之內外言則二在內五在外五去二遠故爲野爻以五視上則五居中上在外上去五近故爲郊野也郊也均之爲外也但遠近之異耳上九同人于郊則不與諸陽爭二故无悔

䷍ 乾下 離上

大有元亨

大有所有者大也六五以一陰居尊而上下五陽皆應之則大者皆爲小者所有也此卦下乾上離其德剛健而文明二五又相應是以元亨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

无交謂初最在下无以交于五也初之應在四所

承者二而皆兩剛相遇其情皆不相得是无交而有害也然匪初之咎蓋其居孤遠而勢使然也故曰无交害匪咎若病其无交而輕易遽進則不能无咎矣故又戒之曰艱則无咎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

九二剛而得中在下而應上其象爲大車以載其占曰有攸往无咎若使无應于上則雖大而能載載而能往上之人信任不力欲无咎也難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居下體之上公侯之象也亨與享通香兩反謂朝獻也九三剛而居正不以有自私故其象如此

小人反是故曰小人弗克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如字詩載驅云行人彭彭出車云出車彭彭大明云駟騵彭彭烝民云四牡彭彭皆取人馬強盛之義今曰匪其彭者諸陽皆爲六五所有此六五之盛非九四之盛也九四雖在三陽之上而勢逼九五然處有若无處實若虛何咎之有此爻在大有之時以剛居柔又離體之明故其象占如此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五與二爲正應五以信任二二以信事五故曰厥孚交如六五以柔居剛不厲而威非作威者也故

曰威如既有誠信以接下而人信之又有威嚴以自重而人畏之爲大有之君而剛柔得宜如此故吉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在卦之終大有之極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大而不以大自高有而不以有自滿至明故也又能下從六五蓋知君臣之大義而順乎理者也是以自天祐之吉而无不利

䷎ 艮下坤上

謙亨君子有終

謙者有而不居之謂内艮止而外坤順謙之德也剛屈乎柔之下謙之義也始雖屈終則伸此謙之所以亨而君子之所以有終也與書大禹謨謙受益之意同有終猶言令終以其善後而无禍患也

此卦凡三言君子皆指占者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

以六處初德柔而位卑謙而又謙故曰謙謙占者用此謙謙之道而行則臨大事陟大險何所往而不濟故曰君子用涉大川吉

六二鳴謙貞吉

雄鳴則雌應陽倡則陰和謙之所以爲謙者三也其謙也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故聞其風被其澤

者莫不相從於謙六二其鄰也與之陰陽相得而鳴聲相和故曰鳴謙謙而不貞則近於邪佞非吉之道也今以六居二蓋柔順中正謙而貞者也故吉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

以剛承柔以功下人勞而謙者也君子唯有終身之謙故有終身之吉三乃謙之主爻又居下卦之終故以豪之君子有終屬之

六四无不利撝謙

以柔乘剛其位又在功臣之上非所利也而曰无不利者以其撝謙也撝即春秋公羊傳莊王撝軍退舍之撝與麾同撝謙者以手撝却九三而辭讓其承己所以示不敢當之意也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

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六五陰爻之虛故曰不富用上六以爲輔故曰以其鄰侵伐當依郭京作征伐所以征不服也在下有恃險負固而不服者則不容以謙道待之也此爻乃用兵之吉占它事亦无不利獨不言謙何也曰六五君也君道不可專尚謙柔也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

三以謙爲倡首二承之上應之故皆曰鳴謙邑國

指四四據其應故行師征之也上居謙之極過謙則取侮豈所宜哉故其象占曰利用行師征邑國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師

豫者安和悅樂之義內坤順而外震動順以動則人心和樂故建侯行師二者皆利豫之主爻在四四震體震爲長子是宜立之爲君故其象爲建侯四互坎險以一陽統衆陰故其象爲行師

初六鳴豫凶

四爲豫之主爻初與四應而鳴聲相和故曰鳴豫以陰柔居豫之初而不中不正此乃乍得志之小人也恃有強援在上遂恣其逸樂而聲聞于外凶之道也豕辭之義爲和豫爻辭之義則爲逸豫非其說之不一也豕自豕義爻自爻義各有所取也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

介于石素有定見也不終日知幾之速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雖在初與三之間不爲逸樂所移故爻辭不言豫而獨言貞吉謂能固守以正而吉也豫諸爻唯六二正而且中故其象如此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

盱張目上視也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仰望於四此乃近上之小人也小人附勢自以爲樂能无悔乎

其象如此其占爲事當速悔若猶豫遲疑則又有後悔也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謂由己非由乎人也九四處衆陰之中自得其樂故曰由豫與由頤之由同大有得謂五陰皆爲九四所有也朋指在下三陰四能盡其忠誠勿懷疑二則朋皆翕從何患其不速簪速也盍合也九四爲豫之主久而逼近六五之柔君故其象占如此

六五貞疾恒不死

陰柔居尊沉溺於豫固執而不知變是爲貞疾受制於權臣此腹心之痼疾也疾者豫之反書金縢云王有疾弗豫是也有疾則弗豫故六五不言豫權雖去已位則未亡遂得恒久而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暗也與升上六之冥同以陰柔處豫之極迷而忘返是爲冥豫渝變也以其動體而能變故其占又爲其事雖成而能有渝則无咎

䷐ 震下兌上

隨元亨利貞无咎

隨從也已往從人人來從已皆隨也此卦下震上兌動而說則彼此相從而不相違隨之義也其占

爲始雖動而大亨通終宜以正道固守而不妄說然後无咎不然則所隨不正終亦不免乎有咎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

官主守也初九震體震以剛爻爲主官也官雖貴乎有守然處隨之時不可守常而不知變也變者何趨時從權不以主自居也故曰官有渝渝變也變而不失其正則吉故又戒之曰貞吉隨之六爻專取其相比相隨不取其應初九蓋不可捨六二之正而從九四之不正也何況四與初兩剛相遇无相得之情豈可與之爲交今初九出門而與六二交則不私其隨又得所從而不失其正故曰出

門交有功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

小子指六三之柔爻丈夫指初九之剛爻陰性善係弗能兼與係上則失下故曰係小子失丈夫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

六三係九四之丈夫故失六二之小子隨道以隨上爲貴隨陽則有得今以下隨上以陰隨陽故曰隨有求得然六三之與九四皆不正者也以不正係不正則其隨也乃枉道趨利而詭隨求必苟求得必苟得故戒之曰利居貞得此占者唯宜守靜不宜妄動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九四之隨九五獲乎上而有道者也以臣從君以陰從陽故曰隨有獲居隨之時爲君側之大臣初其所應三其所係二又係於三是天下无不隨之也然其位近五而勢陵於君能无疑乎四於此率天下以隨五可也揜爲己有不可也若固執而不知變則其凶咎必矣所恃以无恐者有九五之君與己同德而相信也道謂爲臣之道在道者其志在於盡臣道也以明謂得以自明也九五蓋剛明之主也見九四率天下以隨己則察其不僭而信其志不在於己私而在於道也四於是得以自明矣又何咎之有

九五孚于嘉吉

初爲內卦之主故不言隨五居尊位而受天下之隨故亦不言隨嘉指四四盡爲臣之道率天下以隨五是可以爲嘉也美之至爲嘉也書云嘉謀嘉猷之至美也詩云嘉賓臣之至美也五既孚于四則初交二二係三三係四无不進而隨五矣此五之所以吉也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

拘者執而不捨之謂維交結也與坎彖辭晉上九解六三之維同皆兩人相維之義上居隨極无可

隨者故亦不言隨返而拘係於五五乃從其所係而維之隨極而固結之甚也若用之於享祀則誠極意專足以通于神明而神明亦隨之故其象占又爲王用享于西山享與享通當依朱紫陽作祭享之享音香兩反

䷑ 巽下艮上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蠱壞也春秋左氏傳云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蓋器皿久不用則生蠱蟲是爲皿蟲之蠱五穀久不動則生飛蟲是爲穀蟲之蠱少男而長女則男爲女所制是爲女惑男之蠱風字從虫風之落于山也其氣鬱而不伸則其入草木也皆滯淫而生蟲是爲風落山之蠱蠱之爲卦艮之剛在上而不交于下巽之柔在下而不交于上剛者止而不肯爲柔者巽而不敢爲事之所以壞也動而飭之則壞者可以復完故其占爲元亨而又利涉大川甲三日指互震三畫而言震動也動而飭蠱蓋在此三爻之功也震東方之卦東方屬甲甲者數之首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謂蠱未飭之時也後甲三日謂蠱既飭之時也先後皆去聲先者先於此而究其既往之所以然也後者後於此而慮其將來之復然也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

家事致蠱有子能幹則考也免咎矣否則雖有子猶无子也父死則稱考今以父與考並稱者爲子之職父在亦當幹父死亦當幹也初六巽體之柔力小任重始雖危厲然而才柔志剛終亦能幹所以吉也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

初言考二言母父没而母存也在內處中幹母之蠱者也貞固雖足以幹事然幹母之蠱則當和顏悅色柔聲下氣巽以入之使之身正事治而後已不可以剛強固執而盡用其才也夫以初六之柔而稱父九二之剛而稱母聖人之意可見矣向使父剛而母柔則何至於蠱唯其父柔而母剛此其所以蠱也歟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

初六九二兩爻明父柔母剛所以致蠱此言幹父之蠱蓋九三之才正幹蠱者也過剛不中未免小有悔所以无大咎者雖過而正也蓋其巽體本順必不至於已甚也小有悔戒之也无大咎勉之也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

父之蠱九三幹之於先已有小悔六四不得不裕也裕者何寬而不暴緩而不迫所以善解之也幹

則宜往裕則宜止六四艮體之止才位俱柔僅能以正自守而已下无應援往安能濟往則見吝也

六五榦父之蠱用譽

九三純乎剛則銳而失之過六四純乎柔則緩而失之不及唯六五以柔居剛而又得中此剛柔相濟而善能榦蠱者也用譽謂以此而獲令名也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居卦終蠱既飭矣无所謂蠱故不言蠱是時親已老而事親之日短何暇事王侯哉位在五之外又與三不相應不事王侯之象也高尚其事謂其事出人意表誠可尊尚也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進而近逼於物也二陽浸長以逼於陰故爲臨此卦下兌上坤說而順故其占爲大通而又宜固守以正臨十二月之卦二陽雖長不足喜也倒轉爲觀則四陰長於下二陽消於上故曰至于八月有凶觀八月之卦故言八月无凶而言有凶蓋當陽方長陰猶盛之時豫爲它日陰長陽消之憂也

初九咸臨貞吉

臨有二義以爻之陰陽言則爲大臨小以象之地澤言則爲上臨下咸皆也初與四彼此相應而相

臨故曰咸臨初九剛而守正貞也不以彼之順而遽爲之說故吉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二與五彼此相應而相臨故亦曰咸臨九二剛而得中其說也不至於過人君臣相得故吉而无不利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六三不中不正處兌說之極據二陽之上自知其德不足臨人遂以巧言令色爲說故曰甘臨與詩巧言盜言孔甘之甘同然說之不以道亦何所利及其既也知其過而憂之則非小人之无忌憚者矣故无咎

六四至臨无咎

所行詣其極謂之至上三爻皆坤德之順況又以六居四茲蓋順之至者也下臨初九而詣其極故曰至臨其德如此之至其位又正何咎之有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知音智六五柔順得中智不自任而能下任九二剛中之賢則其智足以有臨而爲大君之宜故吉

陽大陰小六五陰爻而稱大以其順從九二之陽也

上六敦臨吉无咎

敦厚也上去二陽甚遠又非其應何以臨之上也過於應而敦臨之故吉而无咎與敦復之義同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觀當依王弼作平聲盥將祭而潔手於阼階也薦奉牲牢以獻于寢室也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者四陰在下觀九五之盥不待上九之薦已皆觀感而化也有孚謂五與上同體而相信也顒昂首貌與詩卷阿顒顒昂昂之顒同九五中正而又誠實是故在下之近比者敬信之遠者亦皆尊仰之也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初六以陰柔之小處下去五最遠蒙而无見是爲童觀小人若是亦不足責君子而若是則可恨惜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

六二以陰柔之小居內猶女子處閨門之中所見不明雖與九五正應而隔三四則其觀五也不過竊而觀之耳蓋无異於鑽穴隙而相闚也是豈女子之所宜故戒之曰闚觀利女貞

六三觀我生進退

觀之四陰爻皆以觀五取義六三曰我曰進退皆指五觀之者三也五居觀之君位故稱我五巽體

故言進退觀八月之卦也陽主生陰主殺八月則四陰盛長而九五之生意亦已微矣六三觀我生進退而未敢蔑視之者蓋猶有所忌憚也我既中正而未失道故六三望而畏之止於其下而不敢進六三蓋觀我之進退以爲進退也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國與王皆指五陽明陰暗九五陽畫光明之象也豕以祭之盥薦言則五爲在廟祭主四乃助祭之象也賓如書之虞賓詩之二王後天子以客禮待之者也四近五備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故曰觀國之光凡卦以陰爻爲主者聖人必抑之觀以六四爲

主爻而逼近九五故戒之曰利用賓于王謂宜爲賓不宜爲主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我五自謂也觀之變剥正在此爻臨所謂八月有凶者此也五於此時自觀我之生意不絶如綫能无咎乎而曰无咎者五以陽剛中正處四陰之上而一舉一措能盡君子之道也君子雖謂九五亦指占者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雖不當位然以剛陽居尊位之上亦爲下所具瞻蓋其生道與五一也上於此自觀其生而能

盡君子之道則亦无咎君子亦指占者


震下
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噬齧也嗑合也初上兩剛爻象齒二三五柔爻象頤九四處于其間則象剛物梗於頤中其占當得亨通者有間則不通齧之而合則通也此卦下震上離威而明察獄之道也六五居尊柔而得中是以利用獄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

校爻教反獄具也初在下趾象也滅没而不見也以剛物加于著屨之足而没其趾故曰屨校滅趾懲之於小戒之於初則不進於惡故无咎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九四之剛如乾肺橫於頤中諸爻之言噬皆以去四遠近取義六二純柔去四尚遠故其象爲膚膚柔脆而易噬之物何至乎滅没其鼻蓋用力不深則不能及肺故也用力深而及肺則其滅鼻也又何咎焉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三才柔位剛而近四故其象爲噬腊肉腊以三言肉以六言肉之不中者爲毒六三陰柔不中故言毒遇毒雖有小吝然噬終必嗑亦无咎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肺者肉之帶骨者也肉象四之柔骨象九之剛在物爲難噬之物在獄爲難治之獄周禮秋官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金取其堅矢取其直得金矢則得其情而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也九四離體之明雖善治獄而得其情然必利於艱貞則吉艱者不敢慢易也貞者固守以正也九四才剛而志柔剛則傷於果柔則守不固故爲此戒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六五文柔位剛居尊而近四故其象爲噬乾肉謂其易噬而爲力不勞也黃中色金剛物得黃金謂得罰贖之金書舜典金作贖刑是也六五仁柔之君明罰勑法于上任德而不任刑故其象如此貞則正固而不偏徇厲則欽慎而惟刑之恤故无咎

上九何校滅耳凶

上九居上耳象也何與荷通何可反負也施校所負物之處故没其耳戒占者惡極罪大則有此凶也

離下 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文飾也此卦下離上艮離本乾體質剛而文以柔也艮本坤體質柔而文以剛也剛柔上下交相文飾故爲賁也亨通也小字當依郭京作不字往進也賁既亨矣而又加進則文滅質矣豈宜往哉內文明而外止文明故亨止則不可動故不利有攸往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在下而能自修飾故曰賁其趾徒謂徒步而行也車指二捨六二之車而自徒行故曰舍車而徒初九剛正而不苟合故其象如此舍音捨

六二賁其須

二无應而比三三亦无應而比二故與之相賁賁以柔來文剛故亨文當從質非質則不能自飾陰必從陽非陽則不能自進六二純柔必待九三之動而後動故曰賁其須須待也六二蓋得文明以止之義矣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濡潤也九三處六二六四之間相與潤色而成文故曰賁如濡如然文過則質喪質喪則文弊要當永久以剛正之德固守則吉此亦文明以止之意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髮白爲皤馬白爲翰禮記云商人尚白戎事乘翰翰平聲鄭氏注云翰馬白色也四當賁道之變文返於質故其象如此四之應在初初賁其趾而徒行四乃皤其髮而乘白馬其情不相合如此匪寇而何然而質不可以无文文不可以无質賁六爻唯六四初九兩爻相應蓋剛柔相配文質相合匪寇也乃婚媾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賁于丘園謂敦本務實矯天下之文而歸之質也帛以十端爲束戔音牋戔戔淺小不足貌六五柔順得中亦非儉不中禮者但聘賢而爲禮淺小是乃吝嗇也然禮奢寧儉而以此化成天下故亦終吉

上九白賁无咎

上九白賁非无飾也以質素爲飾耳賁極而返本如此故无過飾之咎

剝不利有攸往

坤下
艮上

剝消削也五陰盛而一陽孤立于上消削而將盡也與書泰誓剝喪元良之剝同此卦下坤而上艮得此占者唯當順時而止不宜有所往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蔑滅也陰之消陽自下而進初在下故爲剝牀而先以牀足滅于下之象當此不利有攸往之時唯宜順時而止耳貞凶戒占者固執而不知變則凶也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吉

辨牀榦也既滅初之足於下又滅二之辨於中則進而上矣得此占者若猶固執而不知變則其凶必也二與初皆无應援故其占皆戒之曰貞凶

六三剝之无咎

初二四皆言剝牀三獨不言剝牀三與上應也陰皆剝陽而六三處羣陰之中與羣陰相失獨與上九相應又何咎之有六三蓋小人中之君子也之字衍文

六四剝牀以膚凶

膚第席也剝牀而及於牀之膚則切近於人之身矣故凶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衆陰象魚六五貫之則駢首受制而不亂宮人亦陰類任以宮闈之事而不使干預朝政則君子不爲小人所害小人亦得以善終故无不利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剝極而一陽獨留于上猶萬木搖落之時碩大之

果尚存于木杪不食則其種相傳而有生生不息之道食之則斷絶其種而不復生故不曰未食而特曰不食輿者在下而載上之物指衆陰而言衆小人順一君子之象也廬者在上而覆下之物指一陽而言一君子蓋庶衆小人之象也一陽在上得衆陰之順承是爲得輿衆陰在下剥去一陽之蓋庶是爲剥廬君子而得輿則與小人俱存小人而剥廬則上无蓋庶亦不能以自存矣

䷗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復返也剥之一陽在外倒轉爲復則返于内也嚮也五陰之朋往剥乎一陽今則五陰之朋來順乎一陽故亨疾害也此卦下震上坤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則无疾朋來亦无咎易以一爻爲一日剥六畫併復初畫是爲七日易窮則變其道與天道同故反剥爲復則不過七日剛德方長前无阻礙是以利有攸往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初居震動之始方動即復是不遠而復復之最先者也故不至於悔而元吉祗從衣從氏當依馬融作之是反伊川程子曰祗抵也與底通

六二休復吉

休復與休否之休同切比於初而其心好之蓋得震動之中而安詳和緩樂從其善者也向來陰皆往而剥陽今則返而從陽是復善也凡陰皆忌陽來陽來則媢疾以惡之今六二柔順中正見一陽之復而其心休休焉樂與之比吉之道也然以復之時位觀之則二之休復吉又不若初之早復而元吉

六三頻復厲无咎

頻急也六三不中不正居震動之極上无應援往將何之窮蹙窘迫而復猶人行至水頻而不可前則倉忙奔走而返故曰頻復雖不如六二休復之吉然窮而知復亦不至如上六迷復之凶是以厲而无咎

六四中行獨復

復之六四即剥之六三嚮與衆陰相失而獨應於上今在衆陰之中獨應於初故曰中行獨復

六五敦復无悔

初爲復之主爻四與之應知所從矣五去初遠又非其應則其下而從之也未免過於四而加厚焉故曰敦復復善如此是以无悔其義與敦臨同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

至于十年弗克征

上六陰暗之極去初最遠窮而忘返故曰迷復既凶而又有災眚則无適而非凶矣其能變動而有爲乎用之行師則終有大敗不特凶于而身又凶于而國以及其君雖至十年之久終弗克征也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誠也不誠則虛僞虛僞則妄誠則眞實眞實則无妄誠者天之道動以天則純乎誠實是爲无妄其占爲始雖大亨通又宜固守以正乃可保其終也其匪正有眚蓋指上九乾道之變非天道之正也君子處此則當安時以俟命不宜有所往

初九无妄往吉

彖辭曰不利有攸往爲匪正有眚而言也爻於初曰往吉初九陽剛居正无所謂眚往則吉也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

治田之道春而耕秋而穫一歲而菑畬三歲而畬未有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者今曰不耕穫不菑畬何也天之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蓋无妄以初爲主初震體既動於先矣二雖亦震體不過隨之而動是初耕于先菑于先而二因以穫因以畬也初首造其事而二坐享其利豈非天祐之乎如此而有

所往則利也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牛指二繫之者五行人指初邑人三自謂也初爲主於內而近得二是得牛也二應五牛蓋屬五初得牛則五失牛矣三與二爲鄰而遭詰捕之擾是行人牽牛而去邑人无妄而有災也或疑六三不中不正何得謂之无妄蓋无妄之動以天六爻皆无妄者也聖人恐人疑其爲有妄故特曰无妄之災

九四可貞无咎

彖辭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九四其正乎不正則不可動而往矣是可貞也故貞靜而止則无咎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上九匪正而有眚九五乃正而无眚者也雖與九四不相得不足爲疾也何以藥爲勿藥則有喜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乾之窮匪乾之正蓋天道極而必變之時也行將何之人雖无妄而適遭天地之變是以行則必有災眚而无所利彖辭言其匪正有眚而爻以有眚屬之上九彖蓋爲上九發也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之爲卦乾下艮上艮能止乾之健而包蓄三陽于内則其所蓄者大也利貞謂所蓄既大固守以正則利也家食則獨善其身不家食而食祿於朝則兼善天下故吉内健而外能止則无躁進之失故其占爲利涉大川

初九有厲利已

它卦相應則相援大畜以止健爲義則相應者乃其對敵蓋健者欲進而止者不欲其進也初九爲六四所止進則必有危厲故曰如其已已則利

九二輿說輹

輹指初輿二自謂也輹處輿之下輹說則輿不行以象二與初同體同德初止則二亦止也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三陽皆馬也九三得位而初九九二隨于其後故曰良馬逐九三過剛而健甚若遽與在下二陽俱進則有奔蹶之失故戒之曰利艱貞艱者不敢慢易也貞者固守以正也曰閑輿衛曰字朱紫陽作日字人實反愚以噬嗑九四準之疑是吉字蓋當大畜之時居九三之位唯宜艱貞則吉也閑習也輿指二衛指初閑習既熟則不至于顛仆故其占爲利有攸往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

童牛犢也六四爻位俱柔故其象爲童牛牿當依陸績作角犢角繭栗非傷人者也初雖剛健四柔順以止之而无傷善之心則初也亦已其行而不敢相犯四與初兩不相傷其占爲元吉

六五豶豕之牙吉

豶符云反豶豕去其勢者也六五爻柔位剛故其象爲豶豕豶豕雖有牙不能傷人二雖剛健五柔順以止之而无傷善之心則二也亦說其輹而无怨尤五與二兩不相傷故吉然豶豕與童牛異矣故其占雖吉而不如六四之元吉

上九何天之衢亨

柔言貞以其能止健也爻於上言亨止極則行蓄極則通猶行于天衢通豁而无礙也晦叔王氏曰何當作行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頤養也貞吉謂養以正則吉也爲卦外實中虛上止下動象人之頤頷觀頤觀其所養之道也如上養下下奉上陽養陰此皆正理若以陰養陽則其理顛倒非正也自求口實求其自養之道也口實不獨謂飲食書仲虺之誥云予恐來世以台爲口

實蓋言語亦口實也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

舍音捨龜之靈能食氣以自養初九剛明其才智亦足以自求口實乃捨内求外觀人之朶頤是捨其所不當捨觀其所不當觀凶之道也朶頤者頤頷充實如花朶之下垂也我指上九爾初九自謂頤有兩陽爻初九爲内卦之主躁動于下不能自求口實故爾之上九爲外卦之主靜止于上能自求口實故我之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顛者倒也與鼎初九顛趾之顛同以六二之陰養初九之陽事屬倒置故曰顛頤經謂常理拂違悖也二五君臣相應此常理也不相應則下不奉上上不養下而違悖其常理故曰拂經王肅曰丘指六五艮爲山五居艮山之半丘也六二與六五皆陰爻陰道常乏皆不足以相養而二也欲與三陰皆求養于五是妄求而自取其凶也故于丘頤征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口容止貴乎靜拂頤貞凶謂六三躁動之極不正又不中悖其養正之道固執而不改是以凶也十年勿用无攸利謂十年之久並不可動動亦无所

利也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二曰顚頤四亦曰顚頤而吉凶不同者二與五不相應四與初則相應也是故二拂經而凶四則不拂經而吉也虎指初九之剛陽眈眈視近而志遠也虎常餓而其欲逐逐然象初九躁動於內以二之養爲不足而又求養於四也四以陰養陽雖爲顚頤然自上施下亦頤道之正也是以吉而无咎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二五不相應下无以奉上上无以養下故皆曰拂經六五以陰柔居尊而養道不足獨不言頤僅能順以從上不能動而有爲故曰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豕辭云自求口實而由人乎哉上九陽實而有餘自得其養故曰由頤與由豫之由同居頤之終在衆陰之上位高任重亦危厲矣所以吉者六五順從之也才剛而有爲故利涉大川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大陽也陽盛而過乎陰是爲大過四剛交並聚於

中而初上兩端皆弱屋棟橈動之象也橈乃敗反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內巽外說故其占爲利有攸往亨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初六巽體之柔處下而承九二之剛猶茅之藉物也在大過之時而過於敬慎若是何咎之有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楊之枯夫之老是皆大者過也然九二過而得中剛柔相濟猶楊枯而根生蘖則有復榮之理人老而得女妻則有得子之理故无不利稊與女妻皆指初六稊鄭玄作荑杜兮切

九三棟橈凶

卦有四剛爻而九三剛過特甚故以柔之棟橈屬之太剛必折故凶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隆高起貌九四以剛居柔其棟隆而不橈故吉它指三四與三比同是棟也三既橈四獨能隆乎君子惡傷其類故爲之羞吝有它與比初六同比之有它吉蓋因它人而吉大過之有它吝蓋因它人而吝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華呼瓜反即今之花字九五與上六相比楊譬則

枯而生花人譬則老婦得其士夫九五中正本无過爲但以所比非嘉偶而可醜耳故无咎亦无譽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下與三應則過涉五四沒入允澤而不見其頂不亦凶乎夫既凶矣而又曰无咎者才弱雖不足以濟難而志存大義不可咎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習重也重乾重坤不言習六子之重獨坎言習何也郭京曰習坎上脫一坎字坎險陷也謂二陰爲險而一陽陷于其間也卦之兩體皆坎是爲習坎

五爲卦主與二同遭險陷而皆以剛德居中故其象占爲有孚維心亨謂二五彼此同德相孚同心相維故雖處險陷而有亨通之道也彖義如此而爻於二五皆无相孚之義何也曰彖自彖義爻自爻義也坎忌不流流則通故勉之曰行有尚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窞徒感反坎中小坎也彖言習坎而爻以繫之初六以初六在重險之下也處習坎之時往則有功初乃入于坎中之坎而失其道是以凶也凡重卦坎離震艮巽兌皆无正應坎之初六才弱而无以自拔故其陷益深如此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地之窪陷曰坎兩陰畫之虛象之坎以有水乃見其有險九二陽畫陷于其中坎有險之象也才剛志柔未能出險不過近比初六六三求小得而已而初六六三皆入于坎陷彼方自救之不暇奚足以爲大援故其占曰求小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自彼而至此曰來自此而往彼曰之來之坎坎謂其在重坎之中動止皆坎勞而又勞也三居下坎之上亦險矣上坎又壓于其上故曰險且枕枕去聲六三有其志无其才位又不正徒爾往來勞苦終未能出險蓋下坎方將脫而又有上坎在前唯宜守靜耳豈宜動哉故戒之曰入于坎窞勿用六三與初六皆陰爻陰虛故皆言坎窞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樽酒乃特樽之酒一樽而已象九五剛陽之奇也簋竹器數用偶以盛黍稷者簋上更有二字當與損之二簋同二簋之食象六四陰柔之偶也貳副也缶土器樽屬即瓦罍是也貳用缶爲句樽酒二簋貳用缶者樽薦以簋而副以缶所以備乏少也納交結也約信誓也牖闇室中通明處也牖非行禮之地其禮又簡薄何以无咎蓋是時君臣同在

險難中彼此以誠實質信相結而弗納于邪終亦无咎四近五剛柔相比而其位皆正故其象占如此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坎不盈以其流也柔傳云水流而不盈是也九五坎中之陽爻陽動象水之流水流則不盈不盈則適至於既平故无咎水若不流則盈盈則有汎濫之患又安得平而无咎柔辭云行有尚蓋爲九五勉也祇與復无祇悔之祇同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上居坎之終當出坎矣乃用徽纆拳係于五五自與四結約不從上之拳係則上之所用非其道也无已則下求於三而三也正入于坎窞豈能爲之援乎上而下求於三則猶寘身荆棘叢中不可得而出矣故雖三歲之久亦不能免其凶也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離附麗也謂一陰附麗于二陽之間也貞正也離雖以中爻爲主在重離之時六二居下離之中則正六五居上離之中則不正正則亨不正則不亨故戒之曰利貞亨六二爲卦主畜牝牛吉指六二也畜許六反養也牛性本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

六二以柔居柔故其象爲牝牛火忌炎上六二處下而正又能養之以柔而无犯上之僭故吉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詩鶴鳴云它山之石可以爲錯錯乃琢玉之礪石也坤初六柔而在下其象爲履霜離初九剛而在下故其象爲履錯然居離之初方與人相親附不可肆其炎上之性而遽進唯敬愼如履錯然乃可以避咎不然則厥足用傷豈能无咎此爻與履九四履虎尾之義同彼懇懇故終吉此敬之故无咎

六二黃離元吉

六二以柔順文明之德麗于兩剛之間得中處下而无炎上之失故其象爲黃離其占曰元吉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三處下體之中其位過中猶日之昃而餘景迫于崦嵫故曰日昃之離耋者年之至也與詩車鄰逝者其耋之耋同當此時處此位不自遣以樂餘年則死期將至徒有嗟嘆而已故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釋文云古文无凶字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突吐訥反與詩甫田突而弁兮之突同九四不中不正有剛暴陵爍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兇燄猶火弗戢則將自焚故曰焚如大逆不道衆所

棄絶死而不收猶死灰之委弃故曰死如弃如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以六居五非其正也迫於九四之剛暴故悲見於色而出涕沱若憤形於聲而戚嗟若如此而不言凶何也曰位雖不正德則柔中而无過爲所以轉凶而爲吉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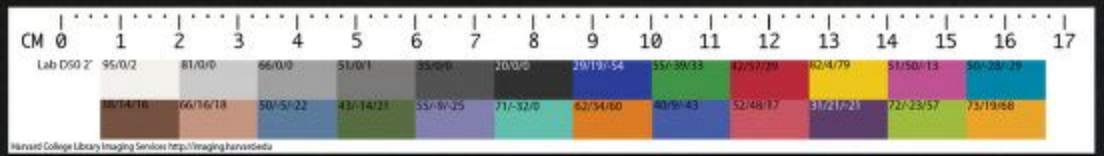
王指五出征而稱王征伐自天子出也上九處離火炎上之極剛暴尤甚於九四乃爲惡之渠魁是以王出而親征之王者得此占則可用以出征也折首獲匪其醜謂折取其魁首而脅從罔治則其所執獲者匪其同惡之醜類也有嘉謂有明而仁恕之美也无咎謂无貪而殘暴之咎也醜與詩采芑執訊獲醜之醜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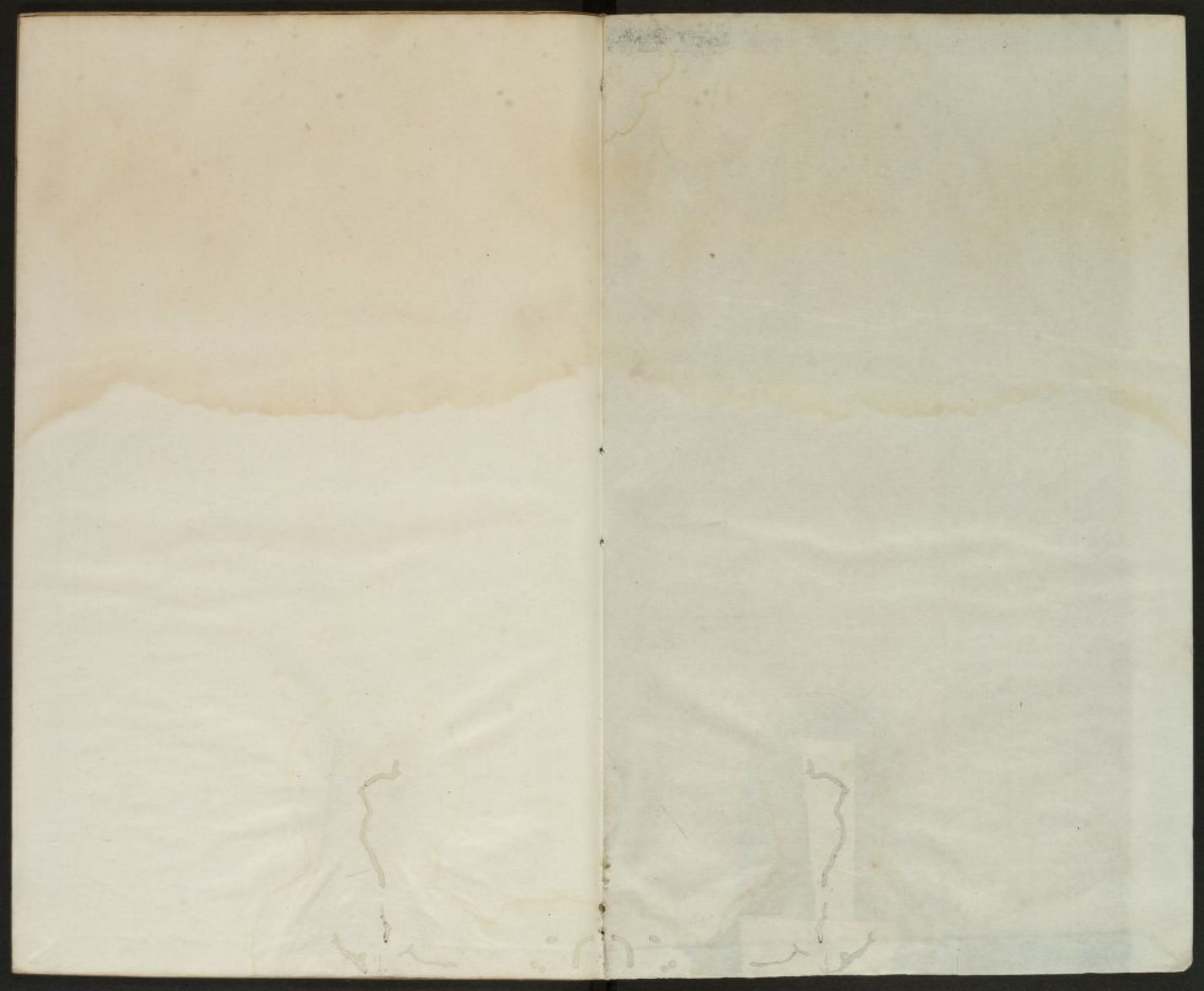
俞氏易集說上經

後學 成德 校訂



T 110/245-2B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0/18/-54
55/-39/33
42/57/29
6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3
55/-9/-25
71/-32/0
62/54/60
40/9/-43
52/48/17
31/21/-23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39

俞氏易集說下經

林屋山人俞琰集說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

咸有交相感之義爲卦下艮上兌柔上而剛下山澤二氣相通男女二情相合內正外說感則必應蓋不患其不通特患其不正耳故曰咸亨利貞艮以少男下於兌之少女得婚禮之正故其象占又爲取女吉取音娶

初六咸其拇

拇當作踇虞翻曰足大指也初六艮體之止居下

體之下而與九四相感是不能止而欲動者也故曰咸其拇所感未深而足猶未移故不言吉凶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腔肉也二居下體股足之間故其象爲腓六二與九五正應非戒其不得相感但陰當從陽不可躁而先動耳動則失艮止之本體而凶故曰咸其腓凶居而安汝止以待上之人感而後應則吉故曰居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股髀也三居二之上猶股居腓之上隨謂二隨三猶腓之隨股也艮六二言腓兼言隨皆指本爻咸

九三言隨則指六二六二腓也蓋隨股者也且夫初應四二應五皆以柔應剛尚欲其知止而不動況九三剛陽爲艮之主爻而與上六正應是宜以主自持詎宜躁動哉今乃執其所隨者而與之俱往不唯失艮體之止又失其爲主之道則其往也豈不自取羞吝乎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四兌體以說感初躁動而不正本亦有悔今曰貞吉悔亡蓋勉之也四居股上脢下又當三陽之中心之象也不言咸其心咸感之道不可以容心也言憧憧又言思責其容心而任私也憧憧往來謂

以私心相感而不定也朋指初六之私應朋從爾思謂私心如此則從其所思者唯初六不正之朋也所感者狹非感之主故爾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心之上口之下也下不爲四之憧憧上不爲上之頰舌无思无言而以至誠感人何悔之有

上六咸其輔頰舌

上六感人以言故曰咸其輔輔頷也頰舌當自爲句說終感極故不能不費其頰舌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男外而女内恒久之道也此卦下巽上震巽而後動是以亨且无咎然動而過於巽則又不宜故戒之曰利貞巽而動於外何所往而不利故勉之曰利有攸往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浚深也與詩小弁莫浚匪泉之浚同初六巽體之柔而在下卦之底其性務入有深入之象陰柔不正處恒之初而遽求深又固執而不知變凶之道也施之它事皆无所利故其象爲浚恒其占曰貞凶无攸利

九二悔亡

九二剛而不正本當有悔然其處恒也得中而无過爲則悔亡矣故爻辭更无它語但曰悔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巽爲進退其究爲躁三居巽體之極躁進躁退此不恒其德者也承指在下之九二非其應故言或九三不恒其德而九二羞與爲伍故曰或承之羞九三本剛正之人若固執而不改則亦可惜故又曰貞吝

九四田无禽

易以陽畫之實爲有陰畫之虛爲无師六五言田有禽九二之陽應之也恒九四之應乃初六之陰故曰田无禽久非其位雖久无益猶畋獵而无所獲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九三不恒其德剛而不中也六五恒其德柔而中也然以柔順固執久而不變是妾婦之道非夫子所宜故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夫六五以柔順之道下應九二之剛在它卦則未爲失在恒則不可故不以君道言君道貴剛不可以柔順爲恒也

上六振恒凶

振如振書振鐸振衣蓋抖擻連動之意上六以震

艮下
乾上

體之極處恒之終輕動如此故其象占爲振恒凶

遯亨小利貞

遯退避也與書微子行遯之遯同二陰在下雖微其勢浸長陽當退避故爲遯君子處此能退避小人而遠去則其身雖窮其道不屈是以亨也小指二陰小利貞戒二陰不可以已之勢浸長而遂侵逼於陽也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爻以上爲首下爲尾初在下猶之大軍前遯而我以單騎進逼其後不亦危乎故曰遯尾厲勿用有攸往初六艮體之止故其象占如此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六二艮體之止又中正柔順非進逼於陽者也執之謂挽留九三使不遯也陽遯而陰執之故此爻不言遯黃中色牛順畜革柔而堅韌之物二留三甚堅故曰執之用黃牛之革說吐活反即脫字也六二挽留九三如此堅固九三雖剛亦莫之勝豈能脫身而去或曰勝美文蓋因漸九五而誤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係遯有疾厲謂九三亦艮體之止欲遯而不能遯遂爲六二陰柔所係如有疾病纏綿而不安也畜

臣妾吉謂以此私係之情畜養臣妾則吉也畜許六反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好呼報反四與初應君子雖與小人情好相合義苟當遯則絕之而去故曰好遯君子吉謂君子如是則吉也小人否謂小人反是也否方有反

九五嘉遯貞吉

九四剛而不正其遠小人也以情九五剛而中正其遠小人也以禮此好遯嘉遯之別也貞吉謂得此占者能以貞道自守則吉也九五不以君位言蓋遯非人君之事也

上九肥遯无不利

上九乾體剛健下无係應遯而无疾故曰肥遯去二陰甚遠不憂小人之害故无不利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易以陽爲大四陽盛長故曰大壯乾三陽之剛在下又加以震一陽動於上不亦壯乎若逞其強壯以无道行之是乃血氣之壯非君子之所謂壯也故彖辭无他語但戒之曰利貞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初在下爲趾以剛居剛壯于進者也在下而壯于

進其凶必矣上无正應不若退處于下則有九二同德之相孚故于征凶之後繼之曰有孚

九二貞吉

豕言大壯利貞戒其不可用壯也九二雖不正然以剛居柔壯而得中故爻辭不言壯但戒之曰貞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小人愚而好自用故逞其血氣之壯君子則无是也故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九三爻位俱剛又當乾健之極若自任其壯固執而不改則亦危矣故以貞厲戒之羝羊壯羊也羸與纍通羊性狠而喜觸壯羊尤甚恃其角之壯不顧可否而進遂纍其角於藩籬而不能脫君子而用壯如是則與羝羊无異矣藩指四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九四震體之動而又不正豈能无悔然爻剛位柔不極其壯故因占設戒曰貞吉悔亡三以九四之剛在前如藩籬之障而不能進故觸而受羸四以六五之柔在前不拒其來如藩籬剖破而无俟乎觸故不羸曰藩決不羸而不及羊承九三之辭也輹車下橫縛大輿指五輹四自謂四在五下而承五猶輹之輔輿也輹壯則才力足以承輿故曰壯

于大輿之輹它爻言壯而未及大九四爲大壯成卦之主爻故以大言之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羊指九四之剛非六五之柔所能制是以在其畔而云去易王肅音亦畔也與場通陸績亦以爲疆場之場夫剛過而用壯則有悔六五非用壯者也故无悔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九三言羝羊觸藩九三自謂也此言羝羊觸藩指九三也何以見之上六陰柔其象不可以爲羝也退謂應三三觸藩羸角上欲下爲之援而其才柔

弱故不能也遂專也四爲壯主上雖欲自專亦不能必得此占者雖无所利若處以艱難而不敢慢易則亦吉也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晉進也康當作亨郭京云王弼舊本作晉亨此卦下坤上離順而麗乎大明故亨錫如師錫錫貢下錫上也古者上與下下與上通謂之錫侯用錫馬蕃庶諸侯朝王之禮也晝日三接王接諸侯之禮也諸侯進獻于王而其物既大且多所以表其順也王接諸侯于晝以訪問之時所以昭其明也三

釋文作息暫反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

初與四應初方進而四在上止抑之而使之退處于下故曰晉如摧如摧罪雷反抑也釋文云退也二與己比又同體宜若相孚者而以我見摧於四不我孚也故曰罔孚初蓋不特見摧于四又不見信于二所以吉且无咎者貞與裕也占者弗獲于上蓋唯守貞則吉設不爲朋友所信亦當處以寬裕則无咎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

愁狀由反釋文云鄭玄作子小反云變色貌六二將欲上進而九四媢疾以惡之故曰晉如愁如四雖惡之二也能以貞道自守而不求倖進故吉王母陰之尊指六五也介福大福也大明之主在上四豈能阻二之進二進則五接之故受福

六三衆允悔亡

允信也從也三居二陰之上二陰皆順從之以其能相引而與之俱進也若不顧其下冒然獨進則衆怨歸之能无悔乎居非其位本當有悔衆允之是以悔亡也不言晉者以九四阻于前未能遽進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鼫鼠螻蛄也俗呼爲土狗非詩之碩鼠也詩之碩鼠乃大鼠也與此不同孔氏正義按蔡邕勸學篇云鼫鼠五能不成一伎術注云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本草經云螻蛄一名鼫鼠謂此也荀子勸學篇作梧鼠崔豹古今註作鼫鼠傳寫之訛爾

六五大明之君在上而九四突然而來猶鼫鼠見火而飛撲必遭爇也晉之時衆皆以柔進四獨以剛進故其象如此而占曰貞厲謂固執而不改則危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六五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之德在至尊之位而下皆順從是以悔亡失謂三陰上進而爲四所阻也得謂三陰之志皆欲上行終必從已也勿恤不必憂慮也五居離體之中燭理甚明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已而已矣得失不計也持此以往則動罔不吉又何不利之有六五晉之主也不言晉者雖居尊位而柔順謙虛不敢自以爲進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上居晉終故不言晉如而直言晉角剛而居上之物維交結也與隨上六之維同剛進之極而更无可進故返而與五相維而用以治其私邑邑指四上之應在三而九四以剛據其上固不容不伐然

而兵凶器也能以危厲爲戒斯可吉而无咎若肆其剛暴固執而不知變則太剛必折必有可羞吝者矣晉貴柔而惡剛故九四上九皆言厲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

夷有二義以天道言之滅也明入地中滅而不見也以人事言之傷也闇君在上明者必見傷也其占爲昏闇之時處以艱守以貞則利不可輕易妄動也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居明夷之初不敢高飛遂垂斂其翼以向下此見幾之明不待難作而蚤避者也初與四應四將弃其家而出門庭初之行蓋與四俱也三日不食謂急於逃難而不遑食也有攸往應四也主人指二二蓋内卦之主爻也主人有言謂主人驚怪其去而責之也夫知幾而蚤去此君子獨見主人固不識也豈得无言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

初雖艱于飛尚可以行二則進而居大臣之位故傷其左股而艱于行夫人手足之用以右爲便今雖傷其左股亦未甚切用以拯救之其唯馬壯乎

馬壯則行健去速也凡乘車者馬在前今六二前有九三之剛賴其拯救以速行此亦轉凶爲吉之道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歲終畋獵曰狩大首大物之首也時雖明夷而能獵于南方離明之地則其所得者大也不可疾自爲句貞自爲句九三以剛居剛又互震體之動故戒之曰不可疾剛而正則非爲邪也故又勉之曰貞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四雖在近君之地入而无用猶居隱僻之地故曰入于左腹得意于遠去故曰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居明夷之時不晦其明則立被禍害不守其正則又非賢明故其象爲箕子之明夷其占曰利貞箕子當依蜀才作其子蓋其子即箕子也不敢顯稱箕子之名遂微其辭而曰其子孔子逆知文王之意乃于彖傳顯言其爲箕子後人因彖傳稱箕子遂併爻辭其字加竹作箕文王本文蓋即是其子非箕子也其子指六二之應六二在內爲明夷之主之子也鼎初六言其子指九四亦是應爻係辭

傳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文王之辭危蓋于此爻見之矣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五爲明夷之主處其下者明必見傷故在下諸爻皆言明夷上獨處其外而不見傷故不言明夷不明晦者所見不明而自取其晦也當此之時幸而獨處于外高飛遠舉不被矰繳之害猶登天然今乃下與三應是所見不明而深入于地也豈非自取其晦耶



家人利女貞

家人一家之人也齊家之道宜先正乎內故曰利女貞卦唯六二六四兩柔爻雖皆以柔德居正而所謂利女貞者指六二故爻辭獨六二曰貞吉蓋相發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

閑防也家之在下者最難防初九剛而不中不能无悔所以悔亡者離體而有先見之明能防閑于有家之始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遂專也婦人无專制之義故曰无攸遂在閨門之

內唯酒食是議故曰在中饋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如此其占曰貞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人嘻嘻終吝

嗃嗃當依劉向作熇熇大雅板詩云多將熇熇說文云火熱也九三以剛居剛又離之極太嚴太察剛明皆不得其中一家之人如被火氣熏灼而焦熬之甚无乃過乎三能悔而改其過則雖厲亦吉否則婦子嘻嘻終有羞吝者以婦指六二子指初九九三熇熇于上則二與初不能不嘻嘻于下也嘻嘻如詩之噫嘻禮之嘻其甚矣皆歎嘆之辭

六四富家大吉

六四陰虛而承乘應皆陽實是上下內外皆富實而六四起家而居有之也四巽體居得其位而以巽順之道保有其富是以大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當依馬融作古雅反訓大有家之有與書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同恤憂也王假有家而勿恤尚大也其義與豐彖辭王假之勿憂同何謂尚大存大體舉大綱不屑屑然小節之拘也王者以天下爲家當以天下爲公蓋不可徇私意而惟家之恤也九五以剛健中正爲尊家人之嚴君也六二以柔順中正處下此九五之家相也九五有

如此之家相則其勿恤而吉也可知矣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上九與九五同德相孚故曰有孚以剛居柔威而不猛故曰威如家人之終乃家道既成之時平日以誠信待人家人皆熟見而深信之又能以端莊臨下家人皆畏而愛之身愈脩家愈齊是以終吉

☲☲ 兌下 離上

睽小事吉

睽乖異也火上澤下其性相違中女少女其志不同睽之象也所以小事吉者内說而外明六五柔爲卦主而下應九二之剛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處睽之初剛動于下本有悔也何以悔亡蓋當人情睽乖之際而兩窮相遇自然以類相合合則悔亡也馬指四始焉爲五所乘不與初合是爲喪馬逮夫五與二應則四无所從不得不與初合是不待追逐而自來復也惡人亦指四以九居四剛而不中不正惡人也見惡人而避之彼必驚訝是速其咎也見而以正色待之彼亦无所用其惡又何咎初九才剛體說剛則自守者堅說則不拒絶人故其象占如此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遇不期而會也主一卦之主六五是也五雖應二然當睽乖之時非有期於應故其象爲遇主于巷不遇于正直寬大之途而遇于委曲隘陋之巷二五皆失位也得此占者不可直道而行當宛轉將就以求通而不至于枉己屈道則亦无咎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

輿所以載而行牛所以行是輿也三欲應上而承乘皆剛故其輿在後爲二所曳其牛在前爲四所掣其人上傷于四內傷于二是爲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天字當依胡安定朱紫陽作而與耐同而者髡其首存其鬚者也篆文而與天相類故訛爲天劓截其鼻也見輿乾用九之見同蓋指占者而言得此占而見此象者其初睽乖而不合故曰无初睽久必合而九六之應終當相遇故曰有終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四與初處睽乖之時而並无應初不言睽孤而四言睽孤何也曰在下而剛介獨立不過窮居无援而已乃士之常也在上而剛介獨立則失其輔助非處上之道也元夫指初九未遇則彼此无應既遇則彼得所依此得所助是以交孚夫當睽乖之時既失位又无應孤立于上危厲爲甚今與同德

者相交而彼此相孚則雖危无咎矣元夫猶言善士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卦名睽而爻辭之義則欲其合不合則有悔合則悔亡初曰悔亡初見四而四與之交孚則睽者合也五亦曰悔亡五往二而二與之遇則亦睽者合也易以同體而居先者爲宗同人之二與初同體故以初爲宗睽之五與四同體故以四爲宗膚指六三之柔噬之者四也五與二應其情本自相合所以不合者六三間之也四既噬而去其間則五之往也何咎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四曰睽孤无應于下也上有應而亦曰睽孤蓋剛明之極猜狠太甚人情乖離其勢孤立于上也見六三牽輿之牛疑其爲背負泥塗之豕此乃以潔爲污也見六三載人之輿疑其爲載鬼之車此乃以无爲有也先張之弧以三爲寇而射之疑之甚也後說之弧知三匪寇而弗射疑稍釋也上與三九六相應陰陽相配婚媾也睽極必合疑久必釋乃知其非寇而實親也羣疑既釋往與三遇則陰陽和洽而爲雨故吉說音脫三互坤體之盜故言

蹇


艮下
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蹇難也足不能進而行之難也坎險在艮山之前進則跋涉勞苦不容不退而止也卦有艮坎而无坤乃曰利西南不利東北何哉西南去坎險遠故利東北去坎險近故不利亦猶純坤卦无艮而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蓋舉彼以明此也孔子釋之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西南乃指九五東北乃指九三九五剛得中故利九三剛過而失中故不利文王以坎艮之方位言孔子則釋以坎艮之主爻也大人指九五蹇難之時非見大才大德之人莫濟又必居貞而不失其所守則吉故曰利見大人貞吉時雖蹇難然自二至上其位皆正所以吉也

初六往蹇來譽

往蹇謂往則跋涉勞苦也往以坎言來以艮言來者對往之辭諸爻皆以進前爲往退歸爲來初六以陰柔處重險之底位卑才弱又无應援雖不往可也不往則有見險而能止之令譽蓋與其進前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則不若退歸于下居易以俟命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指五二應五乃王之大臣也諸爻皆有往來之辭此言王臣蹇蹇而不言往來蓋委質爲王之臣則當盡掃趨利避害之心絶去往來遷就之計但知努力向前雖在險阻艱難中蹇而又蹇不以跋涉勞苦辭也故事故也六二柔順中正而公爾忘私所以捐軀赴難雖跛而猶行蓋爲王之事非爲己之事也

九三往蹇來反

反當依郭京作正以九居三正也又爲内體艮之主爻在下二陰皆倚之爲重者也雖有應在上陰柔不足爲援往則徒爾跋涉勞苦不若來之爲愈來則得位于内而内喜之又不失本體艮止之正也

六四往蹇來連

連如孟子連諸侯之連六四居重險之間而其才純乎陰柔又无應援豈能獨往然爲王之近臣則又不容坐視其難而弗救近有九三剛陽之才得衆而爲主于内四能連之則亦庶乎其可也

九五大蹇朋來

大蹇大者蹇也九五陽畫之大爲蹇之主故豕以爲大人爻以爲大蹇它爻皆言往此獨不言往君

守君位不可以它往也朋來謂六二之朋來爲之助也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上六才弱亦不足以濟蹇位居蹇極又將焉往若能來就九三相與共濟則有碩大之功而吉也碩與剥上九碩果之碩同碩亦大也九五旣言大故以九三爲碩諸爻並不言吉皆未能出蹇也上獨言吉蹇極則變而爲解也利見大人謂在蹇之時皆宜見九五大人上六不可以在外自弃而不見也


坎下
震上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解散也下坎上震動而出險則昔之蹇難悉解散也與孟子猶解倒懸之解同當作佳買反序卦雜卦云解緩也作胡賣反與此不同猶觀卦彖爻皆作平聲彖傳觀天下却作去聲蓋自是一義卦唯坎北震東而曰利西南是亦舉彼以明此也孔子釋之曰利西南往得衆也无所往其來復吉乃得中也則利西南指九四而言无所往其來復吉指九二而言九二即蹇九五向也往而在上今則來而在下是爲來復九四即蹇九三向也艮體止而不動今則進而在四變爲震體之動是爲有攸往

而夙夙蚤也蹇難解散之時若无所往則以來復而安靜爲吉若尚有所當解之事而往則以蚤往蚤復爲吉不可久煩擾也

初六无咎

初六陰柔處九二剛陽之下安靜而无所往故无咎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

田畋獵也狐多疑之物指乘承應之三陰黃中色矢直物大抵蓄疑則敗謀不足與有成今夫難解之後君臣上下而有疑心則處事皆緩矣九二乘初六承六三應六五皆陰性之多疑者也九二苟无中直之道何以釋其疑羣疑既釋二也得其中直而又固守以正是以吉也獲以物言得以已言衆皆疑而我釋其疑故言獲中直則在我而已故言得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乘當依釋文作平聲六三陰柔不中不正而居下卦之上此小人无德而在高位者也上承九四下據九三負且乘之象也以陰柔居兩剛之間猶負荷貨財之人又乘車馬以行豈不招致寇盜之至乃又固執而不知變則其取羞吝也必矣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而猶汝也三居四之下无應而附于四乃四之拇也朋指四之應四應初又比三則其應不專也初也蓋不能不致疑焉疑則不信安肯至而相助今九四解去六三而專應初六則初六之至也斯見信而相合矣故曰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解之維即坎之維謂君子相維持也六五下應九二近比九四二君子相與維持而凡事皆從解釋使小人有生路可趨吉之道也故曰君子維有解吉小人指在下衆陰君子无害小人之心而小人與君子共處亦不疑君子之害己彼此相孚故曰有孚于小人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

隼指三三小人之鷙也故象隼墉亦指三三内外之限也故象墉同人九四乘三以三爲墉解上六應三故亦以三爲墉在解極之時而猶有鷙害之物則不容不去之也自上而攻下其勢順故獲之而无不利易中大事稱王小事稱公公用此占則動而有獲无不利也公指五用謂五用上也

☶☵ 兌下艮上

損有孚元吉元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損裁減也凡自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指上九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指六三損之成卦蓋在此二爻也孚信也上與三應而彼此相信是有孚也元吉吉之盡善也无咎无人咎之也可謂時之可貞謂固守以正損下而益上豈易事哉必有孚元吉无咎可貞然後利有攸往與人不相孚則凶且有咎尚可固執而又有所往哉用謂用損之道也曷之用問辭二簋可用享荅辭陽一陰二六三陰畫之偶故言二簋二簋言其簡略也可用者適時之變而非其常也享盛禮也古者祭神祇祭祖考與王享諸侯諸

侯享王通謂之享當損之時而行享禮雖二簋之儉亦可用所以適時之變化也必以享爲言享猶若是則其自奉可知矣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

已止也已事止其事也遄速也與詩崧高式遄其行之遄同初與四應四有疾初往救之則所謂已事者已疾之事也已人之疾與它事不同往不速則緩不及事而有咎矣必速往則咎可免故曰已事遄往无咎四言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蓋與此相發初九才位俱剛雖陽實有餘而可損然在下處卑是宜酌量深淺而損之弗可過甚故曰酌損

之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

貞者固守以正也征者以正而行也九二剛而不正故戒之曰利貞征凶蓋恐其說以奉上也夫當損下益上之任者三也初與二皆非所當損初九以剛居剛且曰酌損之況九二以剛居柔乎二若說以奉五則徒爾損下非益上之道也唯宜以剛德自守不妄說不妄動則于下弗損而于上實有益故曰弗損益之卦以損下益上爲義爻以陰虛爲損陽實爲弗損卦以二體言爻則以一畫言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

三人下三爻也一人六三也初九九二皆陽剛之實而三獨爲陰柔之虛是三人同行而損其一人也一人行則得其友謂三上相應一陰一陽兩相與也兩相與則專參以三則疑戒占者當致一也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上三爻皆受益者也而四言損其疾何哉受人之益則已之疾損也益之者誰初九是也損之義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初九曰酌損之所以爲六四之益也損之諸爻唯六四以柔居柔而虛弱之甚是其疾也使遄使初九之遄也四雖未能盡去其不善然急于從人之善是亦善也故有喜而无咎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六五虛中損己以應九二本受下之益者也而上九與之相比又從而益之故曰或益之上九且或益之況九二之應乎若上若下皆益之雖鬼神亦弗能違其吉爲最大而甚善故曰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上九弗損益之其義與九二同損極成益居上益下益於己弗損於人有益此所謂惠而不費者也故其占曰无咎若能以剛德自守則吉而利有攸往其辭全類爻辭者上九乃成卦之主爻也六三亦成卦之主爻爻辭不以屬六三而以屬上九主陽而言也臣指三在下是爲臣家亦指三在內是爲家无家者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也三以得上爲得友上以得三爲得臣上之益下其惠既如此故下之報上其忠亦如此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益增長也損倒轉爲益則下震上巽以初九六四兩爻取義損下益上曰損損上益下曰益二卦皆主下體而言益之爲卦下動而上巽以行則利有攸往以濟則利涉大川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

初九陽畫之大震體之動是爲大作當益以興利之時四爲近君大臣能以巽順之道下任初九故初九得以盡其才力而爲之大作夫興事動衆最易有咎況在下而當此大任必其所作大善而有益于民可也无益于民而興事動衆則大作乃爲大擾而益反爲損矣豈但无咎而已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損六五或益之上九之剛益之也益六二或益之初九之剛益之也皆非出于正應故言或六二當

損上益下之時虛而能受中而无過爲一人或益之衆人皆益之雖鬼神亦弗能違故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二也不可恃其益之者衆而驕逸自縱當永久固守臣下之道則吉故戒之曰永貞吉享帝祭天也王用享于帝吉謂王者得此占用此爻義動而有事于上帝則受福而吉是亦居下而受上之益也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凶事凶年救荒之事也施益于凶荒之時與常時不同不有變通之道何以益之量宜應卒如後世汲黯之發倉乃无咎不然則下專自任上必忌疾

欲无咎得乎孚謂初九同體而相信也有孚中行謂與人相信又以中道而行也圭者通信之物指初九而言古者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益以初九爲下卦之主爻故六三之告于公也不敢越度以自專必用初九以達信故曰告公用圭三公侯之位也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

三四皆不得中而皆言中行雖非二五之中亦全卦之中也以益下爲心而所行合于中道則告公无有不從故曰中行告公從三四皆公侯之位三告公用圭四告公不用圭何哉六三位不當而去君遠故告公必用圭以致信六四位當又居近君之地故告公即從而不用圭也益六四即損六三向在下體今居上體故言遷近五故言依以柔附剛以小附大得所依矣如周遷依晉鄭邢遷依齊是也四巽體卑巽則能依託于人故曰利用爲依遷國三四皆告公三用事而後告四先告而後遷又何也曰益用凶事乃救荒危急之事況去君遠若待告而後爲之則无及矣故告于用事之後遷國大事也與危急之事不同四又近君故告之于先必待公從而後爲之也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

此爻凡兩言有孚當分爲兩說惠順也與書大禹謨惠迪吉之惠同九五比四而應二四與二皆與我相孚者也四之惠心蓋與我相比而惠我心也其事雖于我若有損而其道則于我大有益苟以其損也而問之是使四不得沛厥施也故勿問則元吉二之惠我德蓋知我勿問則亦以益下爲心而惠我德也九五爲損上益下之君巽而又中正故其象如此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卦以損上益下取義上九當下益六三今乃曰莫益之何哉益極則又成損不能益人反欲損人人亦莫之與也莫之與則或有擊之者至矣擊之者誰九五是也五非上之應故言或益與損不同損柔傳云損剛益柔有時損下之道時暫而已不可恒久也益柔傳云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益下之道則宜恒久不恒久不可也上居巽體之極躁進躁退而立心不恒凶之道也其義與恒九三同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決也五陽決一陰衆君子去一小人如水之決莫之能禦也然一陰在上與九五同是兌體而其

情相說九三又與之相應非剛決未易去也揚于王庭謂上六處兌說之極近比九五之君而揚揚自得肆其无忌憚也孚信也號平聲呼也上六恃與九五相孚遂號呼九三以爲己之黨三若與之相應是黨惡也何以自安于衆君子之中蓋有厲矣五无正應豈宜告自九四之邑而謀動干戈于邦内哉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二居大臣之位宜與衆君子同心協力往除君側之惡故曰利有攸往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

初九以剛居剛壯也處卑而勇往直前故曰壯于前趾衆皆未往而我獨憤而先往往能勝乎往不勝則有咎矣不曰有咎而曰爲咎者其咎乃自爲之也

九二惕號暮夜有戎勿恤

號與戎皆指上上號三二聞其號而驚惕故曰惕號驚惕則知戒備是故暮夜有戎而勿用憂恤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九三以剛居剛壯也頄面顴骨也壯于頄謂剛決之志發于外也以此而決小人是疾之已甚而招禍豈所謂決而和之道哉其終必至于激變而有

凶也夬之五陽皆君子今獨稱九三爲君子則其不與小人爲黨也夬夬者決而又決也獨行謂諸爻皆无應而三獨應上是不與衆同而獨行也陰陽和則雨遇者不期而會非其本心也當衆陽決一陰之時九三乃與之交疑于汚也故曰若濡始焉衆陽疑其迹之汚未免有愠終則察其心之正而无有咎之者故曰有愠无咎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坐則臀在下故困初言臀行則臀在中故夬始三四言臀易以柔爻爲膚剛爻爲无膚夬之所決者上也三與上應五與上比四也亞于三五之間坐則不能安行則不能進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九四剛而不正狠愎如羊本有悔也今曰牽羊悔亡者三陽追逐于後而與之俱進也羊性狠愎牽者當其前而力挽之則忿而不行讓之使前而隨其後則行也言即柔辭所謂告自邑之言九四狠愎故聞九五之告而不信得此占者苟能聞言而信則可轉凶而爲吉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莧陸皆指上六之陰柔莧門辯反陸章陸一名當陸皆澤草也莧葉柔而根淺陸葉柔而根深五比上甚近視上猶莧也三應上稍遠視上則猶陸也

九五以剛陽之君決去上六陰柔小人猶芟夷蕩陸有何難者然與之私情相說非一決所能去也五與三俱言夬夬者三與上應五與上比皆當決而又決也三既絕其私應五又絕其私比則上也无所恃矣又言中行无咎者君子去小人之道貴乎決而和今九五與九三皆以中道而行和而不暴又何咎之有

上六无號終有凶

上之所號呼者三之應也三不應則上无所號呼矣彖傳言剛長乃終夬至上則陰盡陽純而小人終矣小人爲惡而至于此則其終之有凶非不幸也宜也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姤遇也夬之上六倒轉則爲姤之初六向嘗決之今又遇之也初異體巽爲長女故曰女壯不期而與人相遇已自非正況又一陰而遇五陽可見女德之不正也取去聲勿用取女戒四也初比二已爲二所先得四取之可乎夬姤二卦皆以一陰爲主彖辭皆主其所應而言易蓋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

初六係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柅車下止輪之物金柅指九二之剛爻一陰始生貞靜而止則吉故曰係于金柅貞吉躁動而往則凶故曰有攸往見凶羸即係也與羸角羸觜之羸同豕陰躁之物初六之象也孚謂應四而與之相孚蹢躅乃躁動而跳躍之狀初係于二是以伏而不動四若與之相孚則自此跳躑而不復可制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魚陰物指初六止初六之進全在九二二不能止則長而爲遯不至于剥不已也君子制小人使之順命歸吾籠絡如魚在包苴不能縱逸則何咎之有賓非獨指四初爲姤之主爻諸陽皆其賓也凡遇初者皆不利初陰在下雖微二宜即制之不利及賓若使之進而與四相遇不但于四不利亦非諸陽之利也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臀无膚之說與夬九四同二與初比四與初應三也亞乎二四之間而其行次且蓋危厲矣能无咎乎然其德剛正不爲陰柔所牽故雖危厲亦无大咎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之魚已近爲九二所有四雖應初不如二之近又焉得魚夫初六乃不中不正之女豕辭戒之

曰勿用取女九四雖不得魚无後災若起而求之則凶矣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杞大木九五之象也瓜柔物指初六也杞譬則君瓜譬則民杞參天瓜附地猶五與初遠而不相遇今曰以杞包瓜則相遇矣瓜延蔓之物自下而達于上杞葉茂遂包之也含即包之謂章命令之美其初含蓄不露一旦告于四方自上而降則猶瓜熟蒂脫自杞墜地故曰含章有隕自天九五德位中正權不下移雖去初遠而下情无不上達故言其所遇之道如此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姤其角與晉其角同皆以剛居上爲角之象上九處姤之極剛亢絕物而鄙吝如此能无咎乎而去初甚遠與小人不相遇亦无咎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聚也此卦坤下兌上坤爲地兌爲秋地氣發散于夏迨秋則收斂而合聚萃之義也萃下亨字衍文觀傳可見王與大人皆指九五假當依馬融作古雅反訓大與豐彖辭王假之同王假有廟謂王

者于民物萃聚之時大立祖考之廟以致孝享也是時宜見大人乃得享通而所聚又宜正否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故于利見大人享之後繼之曰利貞大牲殺牛以祭也時爲損則二簋可用享不以爲簡時爲萃則用大牲不以爲過各以其時也内順外說无往不可故其象占又爲用大牲吉而又利有攸往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有孚謂與三同體同德而相孚也又欲應四則其孚不終志亂而莫知所從故曰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號呼也四若號初初當應之四乃兌體之說既見則相與一握手爲笑勿用憂恤也四與五蓋同體初往從四亦可因四以萃于五又何咎之有故曰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握與號笑皆指四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五爲萃主二與之應爲四所間而莫能萃故不言萃所以吉而无咎者五引而進之也若不俟其引而遽往則不但不吉亦不能无咎矣禴薄祭也用禴而言孚乃利何哉蓋當萃聚之時唯相孚然後宜用此禮不相孚則不可用也六二柔順中正虛中而上應九五剛健中正誠實而下交上下相孚

如此故宜用禴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萃之時利見大人三與五非應非比而不得其萃未免有嗟嘆之聲三之應在上上方自不獲萃而涕洟三而求援于上則亦无攸利矣既曰无攸利又曰往无咎往何之也三與四比則其往也亦可因四以萃五也初亦言往无咎初之往既因四而得萃于五則三也捨四可乎三之從四四亦巽而受之故无咎第无正應而近比于四所聚非正有此小疵耳

九四大吉无咎

萃六爻皆无咎四獨大吉而後无咎又不言萃何也四爲九五之近臣衆之所聚咎之所歸也唯能部領在下三陰聚而歸順乎五然後大吉而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尊居天位爲萃之主故曰萃有位剛而有所守中正而无過爲故无咎雖然謂之有位不過僅有其位號耳差强于豫之六五非若比九五之專也匪孚謂與己不相孚者也五之所孚唯六二耳如初則四之應三則四之比皆匪孚于我者也天下或有匪孚于我豈能无悔而曰悔亡者由其元永貞也元永貞之義與比同比唯九五一陽天下

皆知比于五故元永貞言于彖萃有二陽則恐天下莫知所萃故元永貞言于五亦猶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畜則言于彖小過則言于五其義各有所取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齎持也咨當依陸希聲作咨上六以陰柔居外而下无正應徒齎其資遠來求萃于五而求萃不得自傷其窮于是涕洟交作而憂懼之甚也夫當天下咸萃于五上獨背之而不得萃何爲而无咎曰其居使之然也非其罪也故无咎此爻取義與比上六同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進而上也萃升皆以坤上坤下取義萃三陰聚于下倒轉爲升則三陰升于上下巽而上順九二以剛德居中與六五相應是以元亨大人指九二用見與利見不同利見者宜見之用見將變動而有爲則見之也既見則有慶故勿勞憂恤南征前進也巽居東南坤居西南皆南方之卦南方陽明之地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故吉釋文云用見本或作利見

初六允升大吉

允升者初以四之允而升也初與四雖不相應然彼之柔以時升此之柔亦以時升彼此蓋相信相從也在下而升者得上之人信從而不疑是以大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二五雖相應有九三阻于其前而莫能升故不言升萃與升相反而孚乃利用禴俱言于下卦之中爻何也禴所以享上也六二求萃于上九二亦求升于上故其義同而有小異者萃六二所應乃九五之剛既引于上而吉矣孚可知也故先言无咎而後言孚升九二所應乃六五之柔安知其孚與否也故先言孚而後言无咎是果孚也則吾用禴也利而无咎不孚而用禴則不唯不利且有咎矣今九二以剛德居中能盡臣道以事上六五雖柔而其德謙順以接下彼此皆至誠相孚故二之用禴也禮雖簡亦无咎

九三升虛邑

三與上應而坤之順在前更无阻礙則其升也如入无人之境故曰升虛邑言至易也

六四王用享于岐山吉无咎

二應五升將何之故不言升四近五聖人嫌其逼五故亦不言升而別取祭享之義曰王用享于岐

山享許兩反與隨上六同皆當作祭享之享六四在升之時其德最爲柔順王者得此占用此爻義動而有事于山川則誠意上升足以達于神明故吉

六五貞吉升階

貞者固守以正而不變也升階猶言踐阼先言貞吉而後言升階蓋貞吉然後可以升天子之位也六五以陰柔居尊而其位不正故爲此戒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升至于上極矣上六以陰爻處坤陰之極知進而不知退非冥而何得此占者唯利于不息之貞貞者固守以正也正而不息則利不正而不息則不利也

坎下 兌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者窮而憊乏之義困井二卦以坎下坎上取義井以水上出爲功困以水下漏爲阨又陽剛爲陰柔揜蔽所以爲困也亨以二體言爲卦內坎險外兌說在險而以道自說是以身雖困而道則亨也曰貞曰大人吉无咎皆指九二有言不信則指上六困之成卦蓋在此兩爻也九二陷于坎險中能以貞道處困而不變故吉而无咎上六兌口之說

非不能言然處困阨之極唯宜默耳有言則人誰信之徒尚口辨无益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株木槎拥之木初六處困而在下卦之底其位又不當如臀坐株木而不得其安柔弱不能自拔如入于幽谷陰暗而不見其明困之甚也覿私見也初欲應四而二間之四亦困于金車未能與之私見故三歲不覿止云三歲聖人不絶人以終困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九二雖在困中而不失其所守但以醉飽過傷而反爲酒食所困耳故曰困于酒食上有剛中之君與二同德必將下來相求故曰朱紱方來困之時不宜變動而用事唯宜享祀耳九二以剛德居中其心至誠專一自能感通于上故曰利用享祀處困之道靜而處下可也豈宜往哉往則必凶故曰征凶而又曰无咎何也曰君命召則不容不往也何咎之有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承乘皆剛進則有九四之辱退則有九二之危故其象爲困于石據于蒺藜宮所居之室也三内體故言宮其應在上上兌女三坎男上蓋三之妻也而與三不相應故其象占又爲入于其宮不見其

蹇凶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自外而內爲來徐徐緩也九四來徐徐蓋與初六三歲不覿相發初之所以三歲不覿者以九四之來徐徐也金車兵車也爲五所乘不得不黽勉從事乎五是以有金車之困唯其困于金車是以來徐徐而至于三歲既歷三歲故始雖不覿今則覿始雖吝終則有與也大抵力不足而過勞則困乏非有援助則莫能濟況居困之時乎四與初雖相應而初以柔居剛固不能濟四之困四以剛居柔亦不能濟初之困所以吝而乃有終者它爻皆无應四獨有應初之柔雖不能相濟畢竟有與也豈不勝于无與而孤立者哉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劓謂刑上六以去在上之小人刖謂刑六三以去在下之小人三與上同惡相濟以揜君子不去之則九二莫能上達也赤紱猶坤言黃裳皆下體之服以人臣在上而不僭則爲黃裳以人君在上而接下則爲赤紱五求二以共濟天下之困而二未至五乃側席以待蓋焦心勞思之甚是困于赤紱也夫以九五剛中之君下求九二剛中之臣何爲乃徐有說耶以小人未去故也小人去則二五相

遇然後有君臣相得之說也處困之時五與二皆以剛德居中用之于祭祀則其心至誠專一足以通于鬼神故其占又爲利用祭祀釋文云祭祀本作享祀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葛生于下其藤蔓攀附于上上之應在三彼此皆柔猶葛藟之纏繞故曰困于葛藟臲卼高危不安貌處上卦之上而又下乘九五之剛故曰于臲卼六三欲牽引上六以爲己援然是時困極將變上六不自爲計則雖悔无及矣曰者自謂也動悔有悔征吉謂動而悔前之失知有後悔則莫如脫去

六三之纏繞而自爲征行之計則吉也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困井二卦以坎水之上下取義坎水在兌澤之下則爲困在巽木之上則爲井井者穴地出水之處井之爲卦下巽入上坎水入乎水而上水故謂之井古者八家爲井四井爲邑邑有時而變遷井則不變遷故曰改邑不改井井乃困之倒體困倒轉爲井則六三變爲六四改邑之象也二五之剛中如舊不改井之象也井之泉不以常汲而竭亦不

以不汲而盈故曰无喪无得困下坎上兌中互離巽井下巽上坎中互兌離昔爲困具此四卦今爲井亦具此四卦此无喪无得之象也往者汲于此來者汲于此故曰往來井井汔幾也繘汲水之綆瓶汲水之器羸縢絆也汔至而亦未繘者幾及于泉而不得泉則與未施繘无異也汔至亦未繘爲句井羸其瓶爲句彖傳之誤亦承彖辭之誤云爾民非水火不生活今其瓶羸于井中而凶謂汲者非其任也汔與汔濟之汔同羸與羸角羸豕之羸同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卦以陽爻爲泉陰爻爲井泥如字初象井底處至下而水未離乎泥也井有泥則污濁故不可食困以六居初倒轉爲井井亦以六居初是未改邑之前舊有此井故謂之舊井禽與擒同易以陽實爲有陰虛爲无初六乃陰爻是无所獲也故曰无禽師六五之應乃九二故言有禽恒九四之應乃六二故言无禽彼指應爻此則本爻自謂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之井亦舊井也涸之則其下泉眼通甃之則其旁土堅實九二則猶未涸未甃也井谷指六四謂井中之虛處井舊而弗甃則其旁崩潰爲谷也

射食亦反濊也鮒乃井鰒指初六也井既崩潰土必不堅實土塊墮入于井則其水激濊而射于鮒也甕乃汲器指九五也弊漏則不能受又安能汲九二陽爻雖有水然上无正應而下比初六功不上行故其象如此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渫者浚而澄治之以喻君子之脩潔也井既渫則可食而猶不食以喻君子之未見用也我三自謂心惻指上上與三相應蓋知我而爲我心惻者也惻傷之也但能傷其可食而不食可用而未用非能汲之也孰能汲之其九五乎九五王也王明而用三則上下並受其福否則君子沉于下僚亦猶井雖渫而不用汲何福之有

六四井甃无咎

甃者壘磚以爲井壁也三既渫而爲新井矣四不甃則崩潰不已必至于湮塞能无咎乎才雖不足以濟物然能自脩治故亦无咎

九五井洌寒泉食

三既渫四既甃至五則洌矣洌者清之至也九五久位俱陽故洌既洌且寒此井泉之至美而可食者也三居井之半其水僅半井而去泥未遠故雖渫而人亦不食至五則水滿井矣去泥甚遠而清

潔如此故食井以上出爲功五未及乎上故不言吉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如字疑即汲字訛爲收爾幕當作幕揜之也井養而不窮蓋以濟人利物爲功邑有井則居者行者皆得而汲之況繼澤无水之困後正當濟人之困而使之汲幕之可乎上與三相應三井澤不食知上六爲己而心惻則其相孚也久矣今井道成于上而元吉蓋由九三澤治之功也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革變也革鼎二卦皆以離上離下取義木入火中則然烹飪用鼎之象也金在火上則鎔改變從革之象也已日已革之日也孚信也古者垂法于象魏特舊法耳猶浹日而斂之況變舊而從新乎夫人之情可與習常難與適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變革之初四海之廣萬姓之衆才識智愚之不齊人已利害之不同豈即日所能使之遽信哉故必已日而後信也天下之事壅滯而頹弊之極不容不革革之所以致其通易窮則變變則通革之爲卦內文明外和說故有大通之道也事以有悔而後革无悔則安用革革雖有大通之道又宜固守

以正其悔乃亡否則所革未當又有變動之悔也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鞏固也黃牛之革指六二黃中色牛順畜革柔而堅韌之物初居革之始在下而无應豈宜妄動而驟有變革以中順之道固之可也初九剛陽而離體火性炎上勇于有爲故爲此戒革之義本訓變而皮革所以固物蓋借用耳如履之爲禮噬嗑之爲市合占法例如是也獸皮本硬物治去其毛而熟之則變而爲柔蓋皮革之革亦取變之義也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爻至三爲終日過三則爲巳日二其日之正中歟

彖言革巳日乃孚爻則曰巳日乃革之得无異乎曰彖言王朝之革爻則言侯國之革六二曰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蓋待上之人巳革而後革之則征吉而无咎也乃之云者必巳日然後可革今離日方中蓋未巳也日未巳則未可遽革也六二柔順中正而所爲不僭故其象占如此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征動而行也貞靜以守也征凶則貞必吉征吉則貞必凶今言征凶又言貞厲何也曰時未可爲不可遽爲征則凶也事有當革不可不革貞則厲也六二柔而得中動則不至于過故許之曰征吉九

三剛而不中又在離體之極恐其躁動故戒之曰征凶復恐其以剛明自任故又戒之曰貞厲三去聲革言三就謂謀之再三而後成就也上與三應三至上凡歷三爻故曰三就猶士喪禮云馬纓三就注云纓當胷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革言如此則其有孚可知矣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剛而不中本當有悔然以剛居柔而不暴必待已日而後革革而當者也是以悔亡柔言已日乃孚又言悔亡蓋與九四相發將革而謀之謂之言革而行之謂之命四上孚于五下孚于三上下相孚而後改其命令故吉四在離日之外日既已矣故言改五與上在既改之後則言變變乃革之成改則猶未也革之下三爻皆有謹重而不敢輕改之意至四而猶未敢輕變古人之重改作蓋如此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大人爲革之主其德日新其威足以服人彰彰然在人耳目天下皆望而畏之故曰大人虎變占所以決疑未占有孚孚之素也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也況又順天應人而時有變革之象已炳然如虎之文蓋无有不孚者故无待乎質諸

鬼神而後无疑也三四五同互乾體故皆言有孚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九五大人出爲革之主如虎之變天下靡不畏服

凡爲君子者皆自新如豹之換毛爲小人者亦皆

改過而回心嚮道故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面者

嚮之謂革至于上革道成矣不必一一吹毛而求

其疵也往則自取多事而有紛更之凶故唯守靜

而居貞則吉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易全卦取物象命名唯井與鼎井之上坎水鼎之

上離火而下卦皆巽蓋水以綆汲火以薪傳也鼎

器也非特有安重之義蓋其致潔以爲烹飪之用

則又有新義爲卦內巽順外文明又六五以柔中

之德居尊而下應九二剛中之臣故亨吉字羙文

當依伊川程子作鼎元亨觀彖傳可見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在鼎之底故象趾往與四應則其趾向上是爲

顛趾否悲已反不臧也夫顛趾非鼎之正何利之

有蓋鼎初顛趾則宿昔漬穢不臧之物皆顛覆而

出之因以致其新潔乃所以爲利也夫烹飪之初

不去其宿穢則爲新物之害初六陰柔之資不中

不正如小人內懷不善因經顛覆之禍乃去其不善以從善是亦利也妾指四得妾謂買妾而得其人也生子不以妻而以妾豈能无咎今得妾而无咎者以其有子故也在鼎之初有子以主器又何咎焉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易以陽爻爲實九二陽實居中鼎有實之象也我仇有疾指初六謂初六陰柔與已相並而有否惡之疾非嘉偶也即就也與詩東門之墠子不我即之即同不我能即吉者初方顛覆自救不暇安能我即然而陰從陽者也我雖自守彼必相求我當

有以却之使不來即我則吉蓋鼎中有實唯當上奉六五之正應不可使小人近比而得以染指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耳數偶而中虛所以受鉉也九三乃剛陽之實而其數奇是改變其所以爲耳之義故曰鼎耳革或疑耳在五何爲三又言耳曰三當鼎腹耳雖出于鼎口之上蓋根于鼎腹也凡物皆以足行唯鼎以耳行耳既不可受鉉安能舉之以行故曰其行塞鼎不行則雖有美味亦不得而食之故曰雉膏不食陰陽和則雨三與五同功又同互兌體又九六相合是方雨也虧欠而不足也悔自省其失也三

與上不相應得五而失上豈非三之所欠而不足者乎五與三同此鼎耳三雖革五不革也逮夫五受上九之鉉而行則三也亦與之俱行是故始雖有悔終亦吉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本鼎腹非鼎足也四與初應初六之柔在下不能勝其重任猶鼎之折足也大臣任非其人而敗乃公事猶鼎折足而顛覆其中之實也聖人烹以享帝養賢非爲口腹之私是爲公餗形渥當作刑剭古有屋誅之法謂所殺不于市而適甸師氏者也四居大臣之位剛而不中所應者柔故其象如此其占則凶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六五位居鼎耳中而不偏虛而能受故曰黃耳鉉貫于鼎耳所以舉鼎而行也金堅剛之物指上九而言以六五而承上九猶鼎之黃耳而得金鉉也其象如此而其占則爲利貞謂宜固守其中德而不可變也六五質本陰柔恐其所守不固是以戒之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鼎之鉉一而已豈有兩鉉哉今疊見焉五耳有鉉而非鉉之正位上乃正位也五稱上爲金鉉以其

剛也上乃自稱爲玉鉉何也金一于剛玉則具剛柔之德也上九以剛居柔故稱玉鉉鼎至上九鼎功已成而有濟人之用吉之大者也用以享帝亦利用以養賢亦利故曰无不利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動也一陽動于二陰之下也卦疊兩震則動于下而達于上故亨震之象爲雷來謂雷聲之來虩許逆反虩虩與蘇蘇索索皆雷聲震來虩虩謂雷之初來而其聲震動也啞烏格反啞啞驚而輟聲也笑言啞啞謂笑者言者聞雷聲之虩虩遂啞啞然噤无一聲也震以雷言驚以人言百里不特謂雷聲達于百里蓋以震之長子言古者王畿千里諸侯之國皆方百里震雖乾君之長子其位則諸侯故稱百里喪失也匕鬯祭物也匕之狀如畢用以舉鼎實者鬯乃秬黍酒和鬱金用以灌地降神也不喪匕鬯謂長子主器而能盡其誠敬之心不失其所守也祭物亦多矣必曰匕鬯者以震卦繼鼎卦之後也此卦兩體皆震有長子繼長子爲君之象蓋百里之命寄于長子一身唯能常懷敬畏如當雷聲震驚百里之時則可以保守百里之國而不失爲宗廟社稷之祭主也彖辭凡三言震震

亨總上下二體而言震之所以亨次言震來虩虩蓋指下卦又言震驚百里則指上卦重震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震之豪辭見于初九初九震之主爻也于笑言啞啞之上添一後字謂聞雷之初來其聲虩虩而後笑者亦不笑言者亦不言也處震之初而恐懼如此則獲安靜和平之福故又于笑言啞啞之下添一吉字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來指初厲謂雷聲之厲億當依虞翻作噫于其反與啞啞不同啞啞者震來之初卒然聞之遂輟聲是爲啞啞噫則震之近而可畏遂失聲是爲噫喪失也貝指初九之剛陽六二陰柔所資以爲助者也躋登也九陵指九四初之應在四初往應四則既躋于九陵矣二安能得其助是喪貝也然在重震之時諸爻皆不相應何況九四陷于坎險則初之往也勢不容留故雖躋于九陵不久當復還初復還則二之所喪勿用追逐不久亦復得也卦爻凡六而言七日何哉天道好還七日則周而復始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蘇舒緩也震至六三則雷聲舒緩而少息也震行

謂雷之行雷當作聲之時動而行於天下則萬物靡不暢達乃无災眚若于當行之時止而不行則萬物其不遂夭閼於是乎故行則无眚不行則有眚君子于此體震之行而不止則亦无眚蓋三雖震體之動而互艮止恐其止而不行故勉之使行也

九四震遂泥

初九之震始震也得位而在初故其震也聲甚大九四之震洊震也失位而在四陰之中則其震也沉滯而聲不揚與初九不侔矣故曰震遂泥遂言其无返之意泥乃計反沉滯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初曰震來言雷聲方震動而來二曰震來指初之來以五視初則初之始震爲既往四之洊震爲復來五蓋震往而復來之時也厲謂雷聲之厲也億與二之億皆當作噫噫中心恐懼而失聲也二五皆中爻主心故皆言噫无喪即不喪匕鬯之謂二乘初之始震出於不意故喪其貝五乘四之洊震畏而知戒故无所喪有事謂有事于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震之主爻在初而无喪有事乃歸之五五乃震之君也易道尊君而卑臣例如此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

婚媾有言

索桑落反上六處重震之極雷聲漸小而漸消散故曰震索索矍矍雨目左右顧而不定貌即漢光武謂馬援矍鑠哉之矍以陰柔處動極故其視矍矍下无正應征將何之蓋動極則當靜征行則必凶故戒之曰視矍矍征凶躬上之本體鄰爲近已者六五是也四之震在五爲近在我則隔于五蓋猶未及我也故曰震不于其躬于其鄰能恐懼修省於震未及身之前故亦无咎婚媾有言羙文觀爻傳不釋可見

艮下
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止也一陽止于二陰之上也卦之兩體皆艮則上下各止其所有兩人相背而不相嚮之象夫止而不動者背也動而行者身也上九靜而止于上九三互震則動而行于下一止一行其情不相得故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身指九三而言既相背而不相嚮則九三行于庭内不見上九之在外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人指上九而言然則上九所以不獲其身者艮其背故也九三所以行其庭不見其人者亦艮其背故也觀彖傳可見艮之時動亦止靜亦止動靜不失其時又何咎焉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趾在下而先動者也艮其趾者止於初也事止於初則未至有失故无咎復恐其陰柔无定力而不能永久以正道固守故戒之曰利永貞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腓足肚隨股而動者也九三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六二雖有中正之德而不能拯其不中之失二之行止蓋係乎所主不得自由也二靜而欲止三則動而欲行二非不欲止三之行也而陰當從陽下當從上不可得而止也而況三居下體之上爲下卦之主則行止在三而不在二二不容不隨三也其隨也非其心之所願是以不快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三居上下二體之間其象如門之限閾在人身則腰是也腰有腎唯宜止而安靜不可動撓者也夤脊膂也其夤列而至於薰灼其心則危亡可立而待也列當依孟喜作裂薰當依孟喜作熏與詩雲漢憂心如熏之熏同醫書謂剛暴者多怒怒則氣阻而結成疽疽者阻也疽發于背則毒氣熏心而不食此危證也九三過剛不中妄動於艮止之時故其象如此心指四而言四居輔之下限之上正當心之位也夫重震重艮皆以兩剛交取義震初

吉而四不吉艮上吉而三不吉何也震初動而四則止艮上止而三則動也震之四互艮而止於震動之時故有震遂泥之失艮之三互震而動於艮止之時故有列其夤之患蓋與卦義相反故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咸艮皆以人身取象咸之四以心之思言艮之四以身言何也咸言思者面面相對因其見而有感也艮言身者背背相偕无所見而遂止也人之一身无非動者艮其身則止而不動矣吉凶悔吝生乎動動則有咎不動則无咎也陽好動陰好靜六四純乎陰靜雖與九三同互震體不隨九三妄動

故其象占如此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輔者言之所自出言妄發則有悔況言於艮止之時能无悔乎今曰艮其輔則輔不妄動言有序則言不妄發是以悔亡六五柔得中而无過故其象占如此

上九敦艮吉

上居重艮之極止而過於敦篤得止道之至善者也故諸爻之中獨此爻爲吉震之動不可過故震至上則凶艮之止不患乎過故艮至上則吉

漸女歸吉利貞

漸之爲卦内艮止而外巽順其進蓋漸而不驟也巽爲長女自外而來故曰女歸古者婚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蓋以漸而進故聖人以女歸之道言漸女以夫爲家嫁爲歸歸則爲妻奔則爲妾奔則速歸則漸也人之進於事士之進於朝能如女歸之漸則吉而又曰利貞者始雖以漸而吉終宜固守以正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鴻陽鳥而水居者也飛有序進有漸故漸卦六爻皆取鴻象干水涯鴻漸于干則附近於水猶未離其居也昔居于水今漸于干則其進不驟猶君子安於漸而不務速進也初六陰柔之小故稱小子出而方與世接未閑於禮法加以險阻在前故此心危厲而不能自安初之應在四四也與之不相得遂有言語見毀初能以危厲自慎而禮義不愆則亦无咎也有言无咎句法與損六四有喜无咎夬九三有愠无咎同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初六以柔居剛上无應援則有危厲之憂六二柔順中正上與九五相應故有磐石之安自干而進于磐進以其漸身安志舒故飲食衎衎而吉衎衎

和樂意與詩南有嘉魚式燕以衎之衎同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陸高平之地自磐而陸其進雖有漸然以水鳥居之非所安也夫謂本爻之陽婦指六四之陰與小畜九三同陽本在上之物乃止于下是征而不復也陰以近比相合而非其正應是孕而不育也其象如此其占則凶莫甚焉而又言利用禦寇何也秀巖李氏曰四非婚乃寇也愚謂三以四爲寇而禦之則利以之爲婦則凶利與凶皆占辭也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自陸而進于木則其進亦有漸矣桷指三三與四非應故言或木之橫平如屋椽之方者謂之桷鴻足方不能握枝或得橫平之方木如桷者而托足焉則庶乎少安而无咎也夫六四乘九三之剛本非所安豈得无咎蓋以柔居柔而其德又巽順故无咎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陵比之木則又漸進于高矣婦指二二與五蓋正應也爲三四所間故歷三歲之久而不孕雖未能即合然九五之與六二以中正之道相交終非三四所能勝也三與五皆言婦三凶而五吉何也五與二應乃夫婦之正配故吉三與四比乃夫婦之

邪匹故凶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

陸程子朱子皆依胡安定作逵謂通邑大都九逵之路也鴻本水鳥自水涯而磐石自磐石而平陸自平陸而林木自林木而高陵无非野外幽寂之境今進于逵則人皆仰而見之矣其進有漸蓋非一旦驟至于此君子之進有序亦當如是也儀謂儀仗用羽毛爲飾者旌旄之類是也其羽可用爲儀吉者上九位雖極高而不爲无用之象其占如是則吉也詩鴻鴈云鴻鴈于飛肅肅其羽蓋有行列而其次序不亂也

兌下
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歸妹兄嫁妹也震爲長男兄也兌爲少女妹也漸言女歸自彼歸我之辭聚婦之象也此言歸妹自我歸彼之辭嫁妹之象也歸妹以六三爲成卦之主爻六三以陰居陽其位不當又以柔乘剛動而必凶得此占者它事皆无所利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娣乃妹之妹也詩韓奕云諸娣從之娣即媵之異稱歸妹以二爲夫家二乃嫡室所處之位初在二之下故爲娣也詩江有汜云之子歸不我以與此

以同但彼不用而此用也剛非女子所宜初九剛而不中跛之象也跛雖能履常在人之後其占爲征吉者處下而能行其娣媵之道也彖言征凶爻乃言征吉何也曰位不當則凶位當則吉初九位當也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九二剛而不正眇之象也眇雖能視不足以爲明矣自知其貌不颺是以守靜居貞非過也宜也不言歸妹者六五已備矣故別取一義而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與履九二同彼不願仕此不願嫁其貞一也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須賤妾也六三處兌說之極不中不正而居九二之上此妾之佞媚而上僭者也歸妹而用須以從嫁豈所宜哉不若反而歸之唯用初九之娣娣雖跛蓋剛正賢女也反謂復還歸寧以用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愆期謂過時也下无正應是以歸妹而愆期也遲歸非故爾遲遲其行蓋有待而然也待者何待六五之命也六五之命君命也未得君命不敢擅也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六五王姬也以柔德居尊下應九二爲帝乙歸妹之象與泰六五同君嫡室之稱袂大袖良鮮美也娣以服飾爲容故其袂良非謂其制度過於君也六五雖王姬之貴而陰爻之虛初九雖在下乃陽爻之實是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六五以柔德居中謙虛之至故其歸夫家也能執婦道而不自滿假如月之將望而其光未盈吉之道也故曰月幾望吉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上之應在三女蓋指三士則自謂也三承上之筐而无實上刲三之羊而无血以其不相應不可以奉祭祀也古者娶婦三月而廟見士必以血祭女必以蘋蘩之屬實於筐筐今有筐而无實是虛筐也有羊而无血是死羊也廟見之禮宜如是乎不敬甚矣何所利哉不言歸妹以其不成歸妹之禮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豐者至滿至高而極盛之義爲卦下離明上震動故亨時既極盛爲人君者其喜乎其憂乎蓋庸君則喜賢君則憂憂之何如憂其盛極則必衰盈久則必虧也今曰王假之勿憂宜日中戒後世王者

處豐之道也假大也當依馬融作古雅反王假之與孟子王請大之同豐盛之時地大物衆王者當務行寬大勿用屑屑然徒憂蓋豐盛之極固不可不憂然徒憂亦无益天下之事唯中乃无憂不中則有憂勿憂之道宜以日中爲法苟能如日之正中无所偏照則可常保其豐兹蓋聖人持盈守中

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之道也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陰乃陽之配以九遇六配也六二乃下卦離之主爻故言主與明夷六二言主人同皆指六二也今以初九之剛遇六二之柔雖周旋至于旬日而无相資之益然亦无咎但不可過旬耳往謂往與四合初之應在四今九四與初九不相應在它卦爲兩剛相敵而不相得在豐卦則雷電皆至明動相資者也初亟往而與之合則有相資之益而可加尚若與六二相比過旬而不往則徒爾以火濟火災及之矣不係卦名以其在豐之初未至於豐也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蔀乃周匝障蔽之物二之應在五而六五爲上六小人所蔽故其象爲豐其蔀斗以昏見日中无見斗之理日中而見斗則俾晝作夜以象豐盛之時遇暗君也往得疑疾謂二往從五則反致其疑而

見疾也二五本同德相孚者也二能積其誠意以感發之則五雖柔暗亦當釋其疑疾而撤去其蔽此則轉凶爲吉之道也故曰有孚發若吉若語辭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沫折其右肱无咎

豐其蔀者蔽其所居也豐其沛者蔽其所行也沛當依釋文作旆旗之屬也沫音昧斗杓後星也沛與沫皆指上六日中而見沫則陰暗尤甚於見斗也九三與上六爲正應上六乃大其障蔽于上在其下者幽暗而不可行是故九三雖有剛明之才亦无以自見也肱以右爲用折則不可用矣非其咎也易以陽爲右陰爲左九三陽爻故稱右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四承五故其象亦爲豐其蔀日中見斗夷醜類主指五或疑九四震體震以陽爻爲主而指六五陰爻爲主何也曰六五尊居君位豐之主也九四臣也臣不可爲主也九六陰陽相合而不稱配者君不可以配臣也稱夷者以君臣同體而言也當此豐盛之世暗君在上爲小人所蔽故日中反爲昏暗之時若以九四剛明之才輔相之則君臣相遇亦轉凶爲吉之道也豐與明夷大率相似所不爲明夷者賴有九四爾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章指九四以剛居柔而剛柔文故爲章不言章來而言來章欲六五之柔來致剛明之賢也六五下无正應而能來致九四以爲己輔則雖柔必強雖暗必明當有慶又有譽而吉不係卦名不自以爲豐也不自以爲豐然後能來致九四之章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戸閒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上居豐盛至極之地乃豐大其屋以自高又爲蔀周匝其家以自障蔽不明甚矣家與戸皆指九三人亦指九三閒苦鵙反靜也閒其无人謂九三離體本明上六障蔽之而其明弗彰雖有人猶无人也覿私見也上以豐盛自高深居簡出而不與物接則无人見之是以三歲之久雖九三之正應亦不與之私見也自絶如此得不凶乎

䷷ 艮下 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旅失其本居而客寄於它方也家人與旅以離内離外取義内離外巽入而麗乎内是爲家人内艮外離止而麗乎外故爲旅也旅小亨謂在上者之旅六五是也旅貞吉謂在下者之旅九三是也故彖辭兩言旅以别之六五在旅雖居尊位而下无剛陽正應之助豈能大亨以及人然在旅而柔得其中順乎二陽而得所託亦足以爲一身之小亨

故曰旅小亨九二在旅處多凶之地亦无正應羈孤窮困豈宜妄動唯以正道固守則吉故曰旅貞吉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詩旄丘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節南山云瑣瑣姻婭瑣之義皆訓小初六陰柔之小處下體之下爲人卑汙而計較瑣屑在旅之瑣瑣者也不明大體故六二九三俱目之爲童僕旅之時親己者寡它爻皆无應獨初與四應然九四陽性而離體非就下者也初未免捨四而之三三蓋内體之主也初既服役于三而三也適有焚次之禍則初有焦頭爛額之災矣是災也斯其所自取也不屑就則不至于斯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次旅中之館舍即就也資旅中所用之物懷者藏也懷其資而不露于外善處旅而免禍者也童僕指初六貞占辭也貞字當自爲句在旅雖无應援而六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故有次舍之安又有資可懷又得童僕代勞則當以正道自守不必苟求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次以本爻所處之位言次焚則其資可知矣二即

而三焚二去離火稍遠三則近之也童僕亦指初二得而三喪二去初甚近三則遠之也一即一焚一得一喪相反如此何哉曰六二柔而得中九三過剛而不中也夫居剛而任剛平居且猶不可況在旅乎在旅當以柔順謙下爲先不當過剛過剛則人所不容次安得而不焚過剛則无徒童僕安得而不喪貞厲當自爲句謂占者如此固執而不改則危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處對出而言出則不處處則不出九四蓋苟安于旅伏而不出者也斧斬薪之利器資用也既得其資斧而曰我心不快何也曰未得其位故也在旅未得其位又无童僕雖有資斧而躬自樵蘇此心有何快哉然則四也差強於三不及二多矣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射食亦反雉指上九焚巢之鳥射雉而一矢亡雖无所得而其所喪亦不多也終以譽命謂以六居五柔而不懦剛而不暴又有文明之德終以此而得譽命也五君位也王者无外故爻於六五獨不言旅非謂旅之六五不取君義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上九旅寓在上過剛自高而遇禍故其象爲鳥焚

其巢鳥巢且焚則人之館舍可知矣處上而自以爲得故喜而先笑既而失其所安故悲而後號咷牛指六五易當依王肅音亦與疆場之場同場畔也五與上同體是其畔也上處離之極其性炎燥又剛亢絶物近有六五之柔順而遽失之凶之道也夫在旅而遭焚蓋不容留矣唯有行乎然牛存則有可行之資牛喪則雖欲行而无所資其象與大壯同但有牛羊之異耳然大壯喪羊則无悔旅喪牛則凶者羊狠物牛順物狠可喪順不可喪也它爻皆言旅此獨言旅人何也伊川程子曰上承鳥焚其巢故不得不稱旅人

巽下
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有柔行巽入之象卦疊兩巽則上下相巽而柔皆順乎剛雖有亨道然過柔則懦故其占僅爲小亨巽順而前无險阻故其占又爲利有攸往柔非剛不能自立故其占又爲利見大人大人指九五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進退與觀六三同彼指九五此則自謂皆巽體也巽申命行事之卦也令出則務在必行豈宜或進或退初六卑巽而不中柔懦而不武故或進或退

而不能自決也若以武人處之則貞固足以幹事矣故曰利武人之貞陰爻何以爲武人陽主生陰主殺故履六三與此皆言武人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牀以安身巽在牀下過巽而不自安之謂古之人尊者坐于牀卑者俯伏拜跪于牀下當巽之時以九居二其位不當故其象如此史指三巫指四古者祭禱則用史巫史以人之意達于鬼神巫以鬼神之意達于人三近二故爲史四近五故爲巫二與四三與五同功而異位故三可達二意于五四可達五意于二也六子自相遇之卦與乾坤同例无正應今九二九五兩剛本不相應非用三四不能達也二於是盡其卑巽俯伏拜跪于牀下三四交相往來於二五之間猶祭禱而用史巫之紛紛遂有感應之吉而无過巽之咎也夫九二卑巽如此毋乃爲諂乎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巽況用之於事神蓋其陽剛中實至敬盡禮出于中心之眞誠非諂也孔子家語云祝以孝告嘏以慈告王肅注云祝通孝子語於先祖嘏傳先祖語於孝子家語之所謂祝嘏即易之所謂史巫也

九三頻巽吝

頻與復六三頻復之頻同三居下卦之窮故復六

三巽九三皆曰頻九三爻位皆剛本不能巽況在重巽之時下无正應不得已而巽於六四此乃窮蹙无可奈何而後勉爲之巽猶人行至水頻更无可進之地而其勢窮蹙不容不退步也其巽如此故吝夫頻一也何咎之有窮而卑巽則可羞吝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巽以一陰伏于二陽之下是之謂巽在重巽則六四之柔乘九三九二兩剛之上是不巽也能无悔乎悔亡者居得其正又在上體之下也三品指下三爻初六之柔九二之中九三之剛是爲三品四居五下巽順而盡事君之禮故初六九二九三皆巽順之是猶畋獵而有三品之獲也王制云諸侯無事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即此三品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

巽有四剛爻九二九三上九皆言巽獨九五不言巽九五蓋人君之尊不可過於巽也夫尊居君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自出固守以正乃吉否則有悔今九五之處巽既中且正是以吉而悔亡又无不利初謂事之始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既更而後善也卦互兌爲口所以出命也兌居西方故言庚

初在亙兌三畫之先先庚三日也五在亙兌三畫之後後庚三日也庚者更也出命於未更三日之先又申之於既更三日之後則所行之事无不善故吉先後皆去聲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資斧利用之器喪其資斧下无應而失助也巽至上九巽極當變不可固勢也故戒之曰貞凶九二上九皆失位爻辭皆曰巽在牀下二吉而上凶何也曰巽以中正爲貴九二雖不正其處巽則得中故吉上九不正又不中又不知變故凶

兌亨利貞

兌說也兩剛在下而一柔見于外有和說之色見于面之象以兌遇兌則上下皆和說有亨通之道焉然說之不以道則流入於邪佞故戒之曰利貞

初九和兌吉

初九剛正而處卑謙和而不妄說所比者九二剛中之君子則其說也和而不流故吉

九二孚兌吉悔亡

九二切比六三之小人本當有悔然剛而得中能下與初九同德相孚則其說也以道故吉而悔亡

六三來兌凶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犯分而妄說者也以九二不與之比乃來致九四以爲說來與豐六五來章之來同彼以上而致下故吉此以下而致上故凶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商度也未寧未定也九四上承九五下比六三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之定以九居四爻剛位柔半動半靜故其象如此介如地之疆介各有分限不可侵越也人有節守亦謂之介與豫六二介于石之介相似疾指六三之柔邪四雖與三相近然三居下體四居上體各分上下非若豫六二與初六三同體也四也介然自守不與之比則三雖柔邪安能爲吾疾害如此則四之從五也專而有君臣相說之喜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剝謂陰剝陽小人害君子也上六陰柔小人處說之極妄說以剝陽者也九五與之同體而相孚則有危厲必矣諸爻稱兌五獨不稱兌五君也君道當威嚴尊重不可妄說也

上六引兌

上六兌之主爻居兌之終說極則可以已矣九五引之遂恣其所說而不已與萃六五引吉之引同

彼引於上此引於下也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渙者水之融液而流散也與詩溱洧方渙渙兮之渙同箋云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渙之爲卦下坎水之流上巽風之散有巽風解凍而渙然冰釋之象坎爲險爲加憂人之氣憂則結喜則散結則如冰之凝洹散則如水之泮渙憂患渙散而亨通故曰渙亨假大也渙之時憂患旣散天下无事王者乃大立宗廟以奉祖考之祭祀故曰王假有廟人之所信服者唯鬼神爲甚王者有定居則有廟所以收天下之心係天下之望也坎水大川也巽木以爲舟楫故利涉貞者君子之常況處渙之時乎是宜固守以正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拯救也馬壯指九二馬者人之所託遇險難而託以壯馬則无不濟矣初雖无應能變而通之用拯救之道以自援於險難中而得壯馬馳驟以速行是以轉凶而爲吉處渙之初陷于坎險之底而憂患猶未散故其象占如此而不言渙

九二渙奔其杌悔亡

杌尊者所憑之物渙之時九五尊居正位在下者

所賴以爲安是爲杭之象九二奔而從之去危而就安也夫以九居二又陷於險何以悔亡蓋剛而得中互震則有動而出險之道不至於困窮是以悔亡

六三渙其躬无悔

三居坎體之上險將脫而憂患散矣雖與初六同體而同在險中同受憂患然欲自脫其身而逃則它不暇顧故曰渙其躬夫六三不中不正而所爲如此豈能无悔蓋居渙之時它爻皆无應獨三有應于上三能求援而出離乎險故无悔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陰柔本在下之物今也上同於五則不與在下二陰爲黨矣既不應初又不比三是離散其羣也如此則吉之最大而盡善者也故曰渙其羣元吉丘小山六四自謂也夷亦指初與三初唯知順承九二而已三則志在外四也又能散其所有而上與五同蓋其所思在公而非初與三所能及也故曰渙有丘匪夷所思羣以其衆言夷以其等類言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散人之疾而使之愈者汗也散天下之難而使之安者號令也汗心液也國家有大號令當出于人君之心而周浹乎四海猶汗出于人之心而周浹

乎四體王居謂王者所居之位豪言王假有廟此言王居蓋相發也難旣散而王假有廟則王有定居矣九五之位王位也王者居之則无咎居之者非行王道則不稱其位不能无咎也王居上多一渙字觀爻傳可見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血指六三之傷害也坎爲血六三坎體血也去逖出三字疑羡當依爻傳作渙其血上居渙終去坎甚遠而无傷害故其象爲渙其血其占曰无咎渙諸爻唯三與上應然三可以應上上不可以應三何則易爻凡在險中者貴乎出險在險外者戒乎入險三在險而欲脫險必賴剛陽之援故不可不應上上而下應于三則又入于坎而有傷害矣能无咎乎

☵ 兌下 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節乃渙之倒體以坎下坎上取義坎水凝泻于下得巽風而流散是爲渙坎水流動于上得兌澤而底定故爲節節者約也有限而止之之謂非但訓止也澤上有水平則瀦滿則泄是澤有常限而不可過所以謂之節人之於事酌其深淺制其長短得中而无過爲有定限而不至於失節則其道可

通行于世故曰節亨節之過則爲吝嗇非通行之道也聖人又恐其以苦節爲常固執而不知變故戒之曰苦節不可貞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

戶庭戶內之庭也戶指九二奇畫庭初自謂也在上雖有六四之應而九二塞於其前故不出也初九以剛正自守而謹畏如此故无咎

九二不出門庭凶

門庭門內之庭也門指六三偶畫庭二自謂也初不出二亦不出初无咎而二凶何也初爲幾事未成之時雖言語亦不可妄出況戶庭乎是以不出則无咎至二則可以出矣當出而不出則凶夫不出門庭不失爲謹愿之士亦何至乎凶蓋當出不出則上之人疑其叛已烏得不出出處之節各有攸當故九二與初九凶咎不同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六三陰柔不中當節而不節則說極而悲至矣故曰不節若則嗟若嗟者自知其過而悲嘆也若語辭如是而曰无咎者聖人喜其能悔過而又開其遷善之門也爻辭釋之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蓋發明文王言外之意謂六三自取其咎无尤於人也

六四安節亨

六三失位而處兌澤之極是乃溢而不節六四當位而順承九五之君故爲安節安者順而无所勉強之謂安分守節以輔成其君之甘節故亨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甘乃行五之中味書洪範土爰稼穡稼穡作甘是也禮之用和爲貴節得其中則和和則人皆甘之吉之道也九五制節之主也中正以通无往不可蓋不傷財不害民往則有功而可嘉尚也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居節之極儉不中禮故曰苦節甘與苦中與不中而已矣節而苦唯可施於己不可施於人固執以爲常則凶也即凶矣何以悔亡蓋禮奢寧儉節雖苦不猶愈於縱欲而至於敗度敗禮者乎戒之以凶以其過於中也許之以悔亡以其正也

☱兌下 ☴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中孚謂信之由衷信不由衷非中孚也中孚之爲卦下兌說上巽順在下者說以向上在上者巽以向下而二陰兩兩相向于其間此中孚之象也剛居二五信存于中此中孚之義也豚魚江豚也兌爲澤巽爲風澤上之風來必有兆江豚出而吹浪

乃澤上有風之兆人之行事信如豚魚則吉也兌澤亦大川也巽木爲舟楫動於兌澤之上故其象占又曰利涉大川中孚之道宜固守以正而不變故又戒之曰利貞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居中孚之初乃與人結交之始也初應四而比二從二乎從四乎能虞度其所從而不失其正則吉故曰虞吉它指九二中孚之道出乎誠心相與今既與六四爲正應則雖近有九二之相比而其志亦不變也若其志變捨正而適它背四而從二則不誠矣豈中孚利貞之道哉燕安也有它不燕謂有它則志不定也金君卿曰燕當爲變字之誤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鶴澤鳥二陰位三與二同是兌體二鳴而三和之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二有好爵而與三共之此皆出于中心之相孚也好爵謂其位得中靡與縻同爾指三吾我九二自謂也三乃兌之主爻二稱吾我而呼三爲爾易道崇陽而抑陰貴中而賤不中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敵匹敵也六三與六四兩陰相並而成匹故曰得敵與艮敵應之敵同彼以應言此以比言也中孚

之道近乎誠誠則一今六三本與上九相應又近附六四是其心之二而不一也既與上應又欲比四中无所主而動止悲喜皆不常故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罷如字以六居三爻柔位剛半動半靜而又不中不正故其象如此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六四之陰在上而下與初九之陽正應其德柔順而不自滿假如月之將望故曰月幾望匹並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用純馬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六三六四同德而又相並是爲馬匹三與四比自以爲得敵四守正而不與三比則馬匹亡矣六四近君之正人也當中孚利貞之時與不正之人相比能无咎乎絶去之則无咎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有孚攣如謂近與六四同體而相孚也與小畜九五同爲中孚之主當化及萬邦而萬邦作孚不當專取六四之近臣今若此豈能无咎然而六四亦正人也誠心相與皆以其正何咎之有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翰音羽蟲曲禮云雞曰翰音雞之鳴必先振其羽如詩七月云莎雞振羽皆翰音之類也翰音不能

登天乃欲效鳴鶴之登天徒自勞耳上九窮而不知變固執而自信如此凶之道也

艮下
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過者事之過常也陽大陰小四陰過於二陽是爲小過小者雖過而二五當權用事者皆得其中不至於過甚則亦有亨道焉蓋時當小過不容不稍有所過過所以矯一時之失而求就其中也然小者之過似非常分要當固守以正若徒欲隨時而苟通則害事悖理故戒之曰利貞可小事指二五不可大事指三四處小過之時可過者小事而已大事則不可過也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小過繼中孚之後中孚省離離有飛鳥之象變爲小過則省坎坎見離伏見坎不見離則鳥已飛過但聞其遺音也陰本在下之物唯宜居下若居上則僭非所宜也爲卦震上艮下唯可過於止不可過於動故曰不宜上宜下夫小過以柔過剛義不當大吉但二五以柔得中故小事亹吉三凶四厲初上又以不得中而凶未見其爲吉之大也大字疑衍

初六飛鳥以凶

彖辭言不宜上宜下彖傳釋之曰上逆而下順也今初六以柔處下其道順也而言凶何耶以其上應於四則逆也夫以六居初不中不正之小人奚足以任大事乃不安艮止之分而妄徼震動之舉如小鳥高飛力盡必墮以此致凶捄止莫及故曰飛鳥以凶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祖指九四妣指六五妣者母沒之稱既沒矣何以謂之遇遇也者母雖沒祭則母子之精神相接于祖廟中也妣乃己之所自出蓋其思慕之心又親于祖故曰過其祖遇其妣遇妣而過於祖此母子之私恩也雖過之君子不以爲過也遇臣則不可過於其君故曰不及其君遇其臣君指五臣指初初居二下故爲臣也彖言可小事不可大事不宜上宜下而六二柔順中正不爲過甚故其象如此其占无咎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小過之時陰衆而陽寡陰過於陽陽弗能過於陰也九三雖剛豈能敵上六之柔故曰弗過弗過則當思所以爲之防故曰防之既防之矣又曰從或戕之何也謂衆陰用事之時君子不幸處羣小之中與上六小人爲應君子於此唯當止而防之不

可往從之也從之則禍自外至必遭或者殘害之凶也或戕之指五五與三非正應故稱或戕殘也書梓材云无胥戕詩十月之交云曰予不戕皆訓殘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九四剛失位而不中曷能无咎蓋當不可大事之時剛而居柔非過剛而敢爲大事者也故无咎卦名小過謂小者過大者不過故九三九四皆曰弗過九四與初六爲正應而陰陽相遇故曰遇之遇者不期而自會乃出於不意往則自此而往彼蓋有不容已者今既與之遇則其勢又不可不往往與小人交危厲之道也故往厲既知其往厲則必須戒備故曰必戒既知其往厲必戒則不可任其事故又戒之曰勿用既勿用矣終身以正道固守而不變可也故又勉之曰永貞此爻皆以兩字爲句

六三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其象與小畜同小畜以小畜大而諸陽不爲六四用小過則以小過大而二陽不爲六五用也易中大事稱王小事稱公小過之六五可小事不可大事故不稱王而稱公弋小器僅可射近非遠到之物取彼在穴此亦可小事不

可大事之謂陰爻之虛爲穴在穴謂九三九四兩陽爻在六二六五兩陰爻之間也六五雖陰乃小過之君故稱我自陰言之既以西郊陰方爲我故以陽爲彼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上六之陰與九三之陽正應本相遇也而三以上爲小人遂爲之防而不肯相從上亦不肯以禮下之故曰弗遇上處小過之極超乎六爻之上故曰過之豪辭言不宜上而上乃震動之體動極而忘返如飛鳥離于矰繳不亦凶乎是天災也亦人眚也故曰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離與詩新臺鴻則

離之之離同上六過甚而不中故其象占如此

䷾ 離下 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濟渡也書說命若濟巨川亦訓渡既濟已濟也爲卦下離火上坎水水火相交而致用則既濟者事之已成也亨小當依紫陽朱子作小亨六二之柔交爲卦主是以僅能小亨時雖既濟唯能以正道固守則利故戒之曰利貞初吉謂離明在內思患而豫防之則吉也終亂謂坎難在外正而无變通之道則亂也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曳拖也與睽六三見輿曳之曳同曳輪而尾濡用力之甚也古者舟車皆用以濟衛國風氓詩云淇水湯湯漸車帷裳蓋用車也輪指四曳之者初也初九爻位皆剛有濟險之才上與四應四猶在險中初也竭力救之輪雖曳而不敗尾雖濡而不溺何咎之有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婦六二本爻自謂茀指初爾雅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詩碩人之翟茀載驅采芑韓奕之簟茀皆是也初往應四則二喪其茀矣而曰勿逐七日得何哉四方陷於重險中雖與初應何暇顧初初之往也勢亦不容久留必當復還也初復還則二之所喪將復得雖不追逐可也所以戒之曰勿逐七日得者六二以中道自守又何患乎喪若急往追逐則失其所守之正也其義與震六二同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高宗武丁廟號商家中興之賢王也高宗征伐之事於詩殷武見之伐鬼方則經傳皆未之見大雅蕩詩云覃及鬼方注云鬼方遠方也九三以剛居剛正當二體之間有高宗中興而征伐之象三與上應上六陰爻遠而在險鬼方之象也三至上凡

歷三爻故曰三年克之小人得此占則勿宜變動而用事故曰小人勿用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繻程子朱子皆依王弼作濡衣袽衣之縕也繻有衣袽所以防滲濕也有之爲言有備則无患不至乎旋求而无之之窘也戒備也六四才位俱柔心小而慮事細密故能終日爲之戒備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東鄰指二二離體離正南而鄰於東也西鄰五自謂五坎體坎正北而鄰於西也離之陰爻爲牛坎之陽爻爲水禴祭以水雖不如殺牛之盛然九五以陽實居中其心誠實有以感格乎鬼神而祭則受福彼六二之祭雖盛蓋不如九五以誠實而受福也

上六濡其首厲

卦以在下爲尾在上爲首上六至既濟之終已出坎水之上矣下應九三則又沒入于坎水之中豈不危厲或謂既濟倒轉爲未濟則首反向下而濡濕危厲孰甚焉其說亦通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未濟謂事之未成它日必成今則未也爲卦坎下

離上二者各不相交是未濟之象也濟之名由坎而得既濟坎在上而難在五亨之者二也故既濟之亨主二未濟坎在下而難在二亨之者五也故未濟之亨主五陽大陰小六五陰爻而陰性多疑故以爲小狐汔幾也與井卦之汔同井到九二然後得水汔至謂自上而下幾及乎九二而猶未至也未濟到上九然後脫險汔濟謂自內而外幾及乎上九而猶未濟也狐之渡水其尾必揭用力蓋在尾今小狐汔濟而濡其尾弱而不能用力又安能濟故其占爲无攸利

初六濡其尾吝

既濟初九既登岸矣雖濡其尾又誰咎之未濟初六方將涉險而尾即濡是其志雖急於濟而其才柔弱不能濟也豈不可羞吝乎

九二曳其輪貞吉

輪九二自謂曳之者六五也貞吉謂九二處未濟之時以陽居陰其位不當唯以正道自守以待上之人曳之而後行則吉蓋不可妄動也夫曳其輪一也既濟初九僅无咎未濟九二乃吉初不中而二中也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居下坎之上似亦濟矣而又有互坎在前蓋亦未

濟也六三位不當征行且凶況涉大川乎紫陽朱子曰利字上當有不字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以九居四其位不當故戒之曰貞吉悔亡蓋妄動則有悔貞則吉而其悔亡也鬼方指初震用伐鬼方者震動而使之驚畏也詩時邁云薄言震之莫不震疊與此震同自四至初凡歷三爻故曰三年三年之久厥亦勞矣功成有賞故封以大國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五與二四皆當權用事者也在未濟之時能以正道固守則吉故三爻皆戒之以貞吉六五所以无悔者柔得中而无用剛之悔也光謂六五文明之德著見也不曰天子之光而曰君子之光謂承乘應皆剛陽君子相助以爲明也有孚吉謂五與衆陽相孚是以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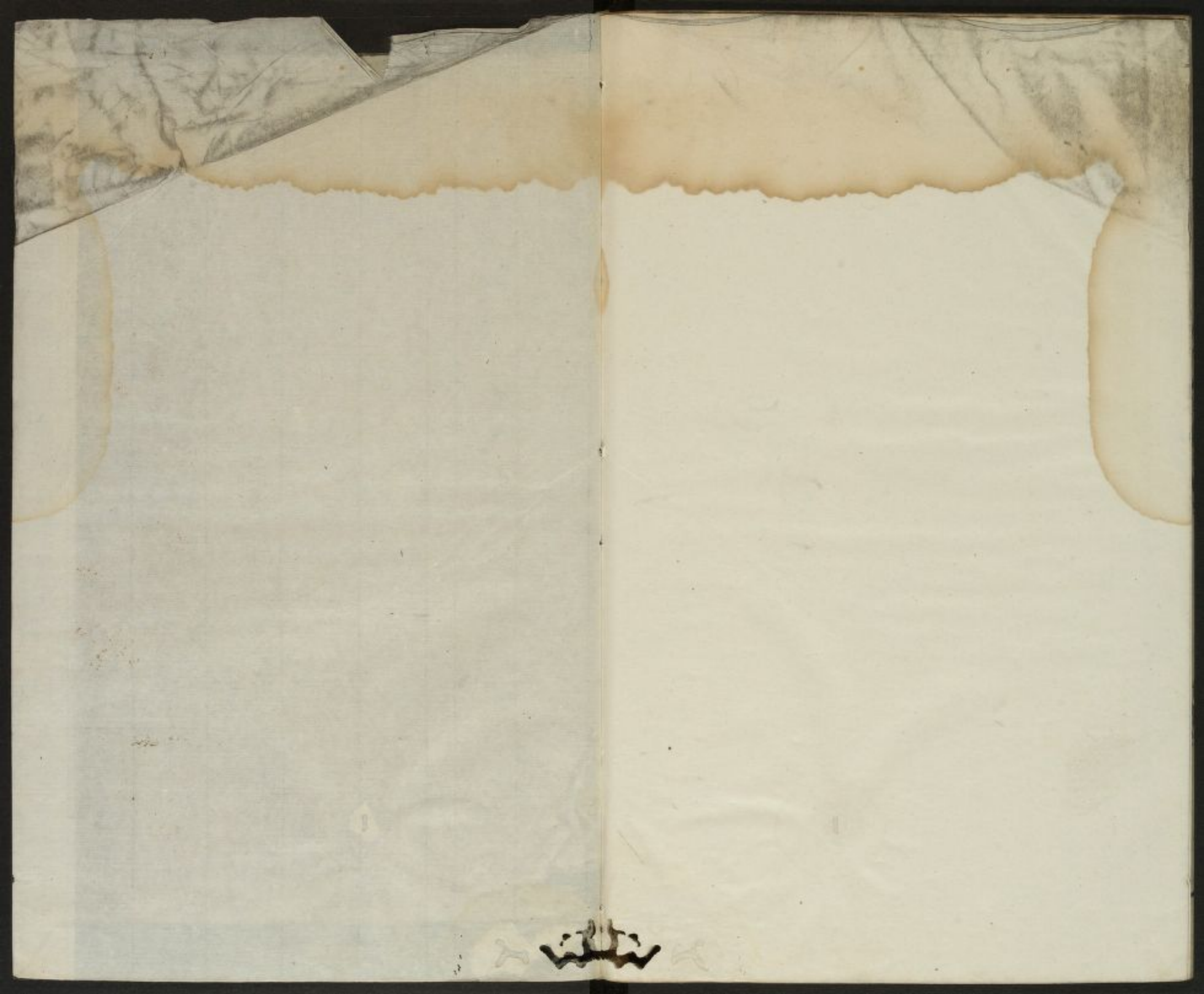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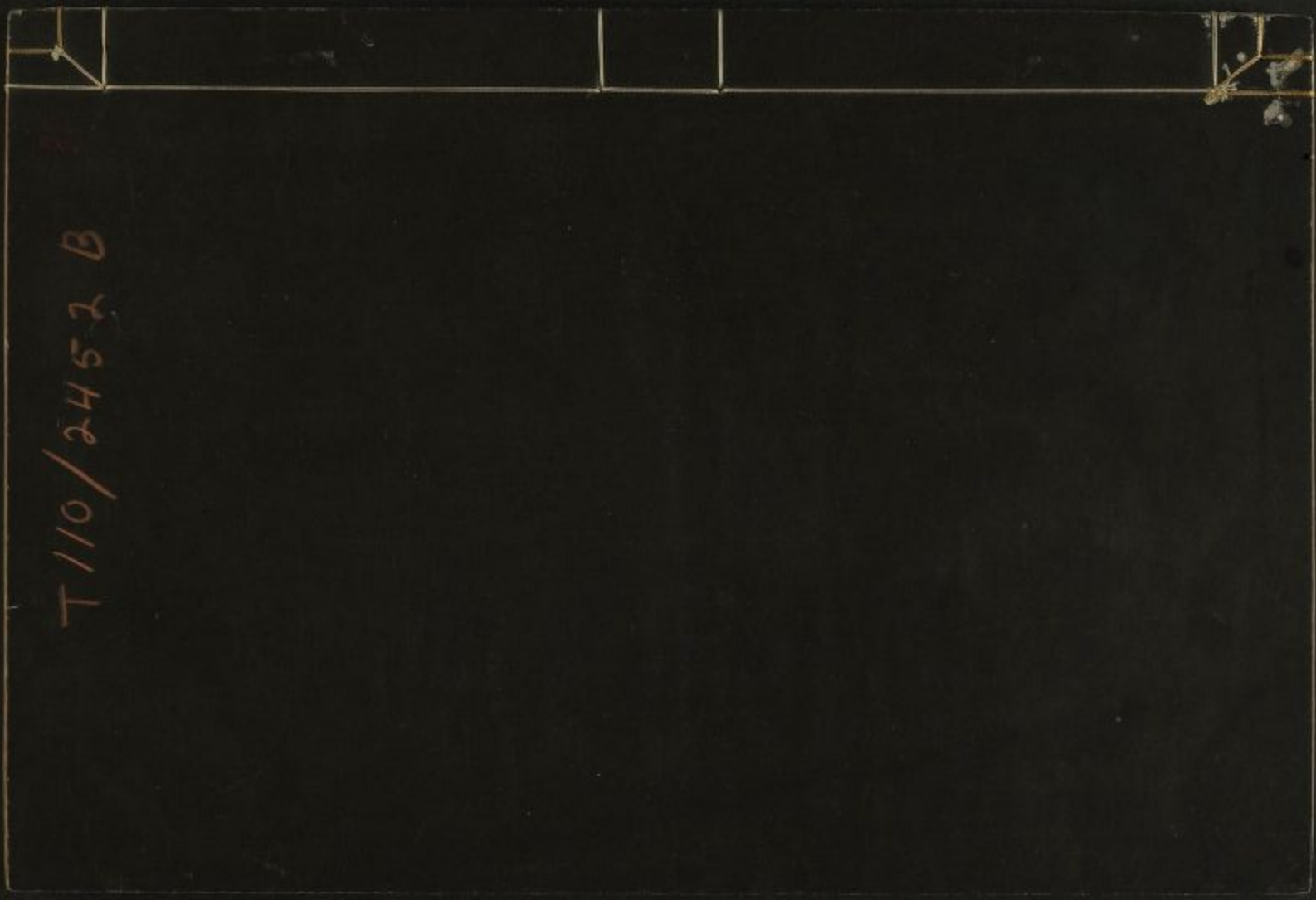
此爻凡兩言有孚當分爲兩說不可渾而爲一也有孚于飲酒謂所乘有六五之孚也濡其首有孚謂所應有六三之孚也上居未濟之極極則濟矣六五飲之以酒是天下无事而君臣宴樂何咎之有故曰有孚于飲酒无咎卦之上爲首濡之者三也卦至上則已脫重坎之險矣不必與三應也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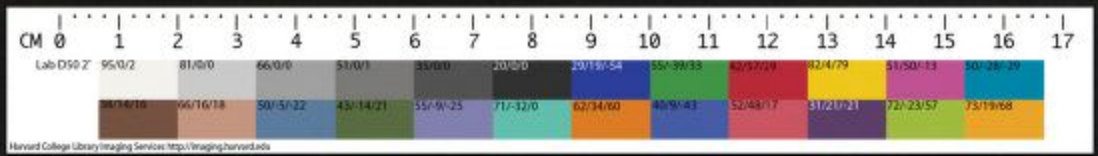
三應則又沒入於坎水中豈不濡其首乎失是謂失六五六五近而在是而上又下孚于三則近失五也故曰濡其首有孚失是

俞氏易集說下經

後學 成德 校訂




T110/2452 B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0/19/-54
55/-39/33
42/57/29
4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5/-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3/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39

周易象辭說

林屋山人俞　琰　集說

象者伏羲所畫八卦天地水火雷風山澤之象其辭則孔子爲之也彖辭爻辭亦皆有象乃獨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之類爲象辭何也曰彖辭爻辭固皆有象然又有占辭又有象占相渾之辭象辭則止乎象而已並無吉凶悔吝之占辭故特謂之象辭其象則乾坤爲天地艮兌爲山澤震爲雷更不別取他物巽坎離則不然巽爲風遇天遇雷在上在下皆爲風在地澤水火之上亦爲風遇山則在下爲風在上爲木在地澤水火之中亦爲木坎爲水遇地風火澤

通志堂

之上下皆爲水在山上亦爲水在山下則爲泉在大下亦爲水在天上則爲雲遇雷而在上亦爲雲在下則爲雨離爲火純離之象不言火而言明遇地亦皆言明遇天山水澤風木則皆爲火遇雷則爲電凡此取象皆以人所共見者言之也其辭則與彖爻之辭不同彖辭爻辭有善有惡或善惡相半象辭則無有不善也且如剥如明夷皆凶卦也而剥曰上以厚下安宅明夷曰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必於凶中取吉以爲之辭卦雖凶君子於此觀象玩辭而善用之則亦轉凶而爲吉蓋不待乎占也是以每象皆着一以字以者用也用而見之於事也稱上稱大人者皆一

剥與離是也稱先王者七比豫觀噬嗑復无妄渙是也稱后者三泰復姤是也稱君子則五十三易蓋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

周易象辭

林屋山人俞琰 集說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天行健謂天之運轉無停也按說卦乾爲天乾不特爲天也又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良馬爲老馬爲瘠爲駁馬爲木果今曰天行健舉其大者言之也紫陽朱子曰凡言重卦皆取重義此獨不然者天一而已但言天行則見其一日一周而明日又一周若重復之象非至健不能也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愚謂天如鷄卵地在天中如鷄卵中黃二十八宿繞而轉

俗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則地之東南西北四圍上下皆虛空虛空即天也天虛空無形無以見其行二十八宿之行蓋即天之行也乾君象也不言君而言君子者君子乃上下之通稱也以用也安定胡氏曰六十四卦象辭皆着一以字蓋以明其用易也自與晉自昭明德之自同用功在我非由乎人也强者發於一念之烈也不息者不間斷也自强象乾之健不息象乾而又乾夫聖人與天爲徒則至誠無息今不言無息而言不息何也曰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之無息是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君子之自强不息是也伊川程子曰乾道覆育之象甚大非聖人莫能體欲

人皆取法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不足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强不息法天行之健也深居馮氏曰天一晝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之一呼一吸謂之一息每一晝夜一萬三千五百息則一息之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亘古亘今未嘗止息何其健哉嵩山晁氏曰天行健當作天行乾趙氏賓聞云按集韻乾或作健當是健訛爲健也河南吳氏曰六十三卦始於地勢坤終於火在水上未濟皆有卦名獨乾曰天行健者字書乾一作健豈本作健而傳寫之訛遂以爲健耶或謂諸卦皆舉卦名惟乾言健者乾爲君爲父不指斥其名所以尊君父也愚謂

或者亦不過强爲此異論耳其實乾健二字乃聲之訛也

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坤者乾之配乾言天故坤言地天得乾道之大者地得坤道之大者聖人從其大者故乾坤皆言天地而六子之象亦各舉其大者言之也下卦坤上卦又重之以坤一下一上象地勢高下之相因故曰地勢坤天行以氣言地勢以形言厚德謂君子自厚其德也君子於乾法其强於坤法其厚法地勢以自厚猶法天行以自强也載物謂任重也今夫地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可謂能任重矣君子之德博厚配地則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亦如坤地之博厚而無不持載也小人則不然小人薄德而方寸褊窄見人有能則媢嫉以惡之見人有善則違之俾不達惟務刻剥而使人無所措手足又安能容物蓋與君子之厚德載物不可同日而語矣厚德象坤德之厚載物象坤上有坤

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陽承陰則陰氣騰而爲雲陰鬱陽則陽氣奮而爲雷陰陽和洽然後化而爲雨屯之爲卦坎水在上謂之雨可也不言雨而言雲陰陽之氣方屯結而

未通也雷動於雲中而未成雨故曰雲雷屯屯難之世君子有爲之時也君子將以解天下之屯難而爲之綸謀締慮反覆紬繹猶治絲然既經之使不亂其常又綸之使不失其序也經綸猶言經理綸理之也綸與倫通平菴項氏曰彖言世變之屯象則自言人道之常經者立其規摹綸者糾合而成之亦有艱難之象焉經以象雷之振雷以象雲之合

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水出山下泉之象也泉方出而未達如人之蒙穉未知所適故曰山下出泉蒙德者心之所得者也行者身之所行者也行貴乎果決德貴乎涵養德乃行之源也君子觀泉之出於山下涓涓不已終將通達是以果決其行又觀其發源自山中來源頭深遠而有涵養是以育養其德平菴項氏曰果行象泉之出育德象山之深力行者似鬱養德者似愚皆有蒙之象焉彖言治人之蒙此言君子以蒙自治也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上上聲與澤上於天之上同音夬取決義故言澤而不言雲需取待義故言雲而不言雨今夫雲之上於天也必待其族而雨君子之飲食也必待其

類之聚而宴樂君子於此蓋居易以俟命不行險以徼幸也享以訓恭儉以禮爲主燕以示慈惠以恩爲主故宴飲不以醉爲度取樂而已飲食象坤水之潤宴樂象乾體之健平菴項氏曰飲食以養陽象坎宴樂以養陰象乾飲食宴樂需客之具也古語燕客爲需今人謂之待客亦此意也

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天在上而西行水在下而東流一西一東其行相違而不親訟之象也孔氏正義云不云水與天違行者凡訟之所起必剛健在先以爲訟始故云天與水違行也君子觀此象以作事謀始所以絕訟

端於事之始也始謀盡善則他日不至於訟矣伊川程子曰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聖與都氏曰天爲三才之始水爲五行之始圭叔呂氏曰乾坎皆有始義坎爲謀作事亦取乾義

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師卦上坤地下坎水而曰地中有水何也曰水由地中行也水由地中行未見其有水也鑿之則有水水不外於地而普天之下皆水也古者井田之法隱兵於農未見其爲兵也用之則爲兵兵不外於農而普天之下皆兵也此地中有水所以爲師

之象也民者農也兵者衆也容民畜衆在平居无事之時則散處斯民爲大司徒之比閭族黨州鄉无非農也一旦用之於有事之時則聚處其衆爲小司徒之伍兩卒旅師軍无非兵也深居馮氏曰容民如地之受水畜衆如水之有坊坤容而坎畜也師臨二卦爲坤故一以容民一以容保民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地上有水水與地最相親而無間者也是爲比之象先王以封建萬國親撫諸侯亦如水之與地相比也先王非謂周王蓋謂古先王天下者如堯舜禹湯皆是也聖與都氏曰萬國猶地也諸侯之得國猶水之居地也深居馮氏曰象稱先王凡七卦比之建國豫之作樂觀之省方噬嗑之明罰復之閉關无妄之育萬物渙之享帝立廟皆王者之事從古而然故稱先王節初齊氏曰唐虞萬國周止千八百國而孔子猶言萬國者衆建而少其力也衆建則多助少其力則易制周制殆非孔子意也然則曰先王其不爲周言歟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風有氣而無質能畜而不能久況行於天上而未能下及萬物則其畜也小君子以懿文德猶風行天上僅能舒卷煙雲而成文耳懿者柔淑粹美之

謂如容儀之溫恭言辭之和婉皆足以爲德之文飾不能如大畜之前言往行所識者多而所畜者大也懿取巽體柔順之象德取乾體剛健之象文象互離之文明平菴項氏曰以山畜天則其所畜大矣以風畜天則其力之所至止於盪摩披拂是以謂之小懿者小德之名君子以小懿而文大德雖不若前言往行啓發培灌之多然而和氣令辭婉容愉色所以輔成其德者不可廢也

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

澤如湖海之類是也兌澤潴水於下而乾天運行於上履之象也君子以辨別上下之分蓋將定民

之志使士農工商各安其業而不生覬覦之心也

序卦云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履乃有禮之卦也曲禮云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今夫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不言於上天下水之訟又不言於上天下地之否而必言於上天下澤之履何也曰上天下地其分自遼絶又何必辨上天下水其行自相違亦不必辨唯上天下澤則有不可不辨者焉蓋澤水漫漶遠望則與天相連不知孰爲天孰爲澤此君子所以觀此象以辨上下定民志也伊川程子曰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

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愚謂民志不定蓋由尊卑無等貴賤無別則不知孰爲上孰爲下也上下不辨則卑踰尊賤妨貴天下紛紛何時而治乎上下既辨民知尊卑有等貴賤有別截然如天淵之不侔則其志一定各安其所履而莫敢覬覦然後可以言治也聖人之於易象疑似之間必致意焉故不曰天下有澤亦不曰澤在天下而必曰上天下澤者所以嚴君臣上下之大分也

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

右民

乾上坤下天地之定位也泰之爲卦則下乾而上坤上下易位蓋象天氣之下降地氣之上騰故曰天地交泰所以不曰地天交泰而必曰天地交泰者天君象也地臣象也地不可以先天臣不可以加於君也后謂時王古者天子與諸侯皆稱后天子爲元后君天下也諸侯爲羣后各君其國也或以后爲繼體守文之君其說亦通天地之道以陰陽言天地之宜以時勢言財裁通用左右古佐佑字財成者因其全體而財成之所以制其過也輔相者隨其所適而輔相之所以補其不及也氣化

流行有寒有暑后則財成其道分春夏秋冬而爲四時地形廣袤有燥有濕后則財成其道分東西南北而爲四方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穫冬宜藏此天時之宜也后則輔相其宜使之當春而耕夏而耘秋而穫冬而藏皆得其當高宜黍下宜稻此地勢之宜也后則輔相其宜使之高者種黍下者種稻無不得其當如堯典之曆象日月星辰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之別九州則三壤皆財成輔相以左右斯民之法也后觀天地交泰之象以任財成輔相之責於兩閒以左右斯民使之用天之時因地之利以遂其生養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也

左右即輔翼匡直之謂與益稷左右有民之左右同紫巖張氏曰陽爲左陰爲右左右之而使歸中也愚謂在天地則財成之以制其過輔相之以補其不及在斯民則左右之以救其偏無非皆欲其中也易道之貴中蓋如此

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否卦上乾天下坤地上下不交而室塞不通否之象也是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以儉嗇其德所以遠避小人之害也儉者收斂於內而不敢呈露也辟與避通用君子於此唯欲全身遠害而已豈以爵祿爲榮雖繫馬千駟弗顧也萬鍾於我何

加焉是故人君之爵祿不可得而榮之也紫陽朱子曰收斂其德不形於外以辟小人之難人不得以祿位榮之秀巖李氏曰歐陽公集古録跋尾載漢玄儒婁先生碑云父[redacted]安貧守賤不可榮以祿與朱子說同紫巖張氏曰坤吝嗇爲儉德三陽在外爲辟難坤包爲祿平菴項氏曰儉德辟難不與害交也不可榮以祿不與利交也此君子所以體天地不交之象也世固有假避禍之名以保榮祿者故聖人必兼言之不可榮猶言不可得而榮非戒其不可也儉德又屬地之嗇不可榮以祿又屬天之高金華唐氏曰夫而不施祿是去小人以爲己利也否而榮以祿則邦無道而富貴也

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不曰天下有火亦不曰火在天下而必曰天與火者天覆於上火炎於上是天與火相同也是故天與水相違則爲訟天與火相同則爲同人卦名同人而象辭乃云君子以類族辨物得无異乎蓋族有遠近之不同類聚之則近者同乎近遠者同乎遠物有高下之不同辨別之則高者同乎高下者同乎下而無不得其同也潛齋吳氏曰泰乃君子之卦否乃小人之卦同人乃分別君子小人之卦故取高明之象言之深居馮氏曰類族象天之兼

覆辨物象火之鑒形

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離在坤下則爲明入地中明夷離在乾上則爲火在天上大有夷則明入地中而不見有則明在天上而大也紫陽朱子曰火在天上所照者廣爲大有之象所有旣大無以治之則釁孽萌於其間矣天命有善而無惡故遏惡揚善所以順天反之於身亦若是而已矣愚謂物有善有惡宜有以彰別之不然則善惡混淆惡者日茂而善者莫之能伸君子以惡不可縱善不可隱於是見人有惡即止遏之使之不復爲惡有善即顯揚之使之勇於爲善所以然者非君子之私意也順天命也蓋天命有德作善則降之百祥故君子揚之也以天討有罪作不善則降之百殃故君子遏之也亦以天君子豈容心於其間哉不過順承天之休命耳休美也天之命蓋有善而無惡也誠齋楊氏曰同人明在下而不敢專故止於類而辨大有明在上而由己出故極於遏而揚準齋吳氏曰此象大義是謂人君有高明之德則爲去小人用君子獲天祐也節齋蔡氏曰遏惡揚善離象順天休命乾象

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山本高於地者而曰地中有山則以卑蘊高含蓄

而不露圭角謙之象也衰多惡盈也益寡益謙也君子以已下人不敢自高以善與人不敢自有於是裒取已之有餘以增益人之不足又稱量其宜而均其施與猶權衡然不至於過亦不至於不及適平而止非謂奪甲之多以益乙之寡而必欲物之齊也衰多益寡象山在地中稱物平施象山與地平稱平聲施去聲裒鄭荀董氏蜀才作桴云取也字書作掊廣雅云掊減也或疑地中安得有山蓋非實象平菴項氏曰此正實象也以天下地勢觀之地之最下而負海者其中最多大山非地中有山而何若曰地下有山則不可爾或者疑之曰謂地下有山何爲不可也愚應之曰非知渾天之說不足以語此知渾天之說則知山與水皆在地中猶人身中之有骨與血故比與豫皆言地中若地下則是虛空安得有山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雷在地中其聲未發則其氣閉鬱及其出地奮發而有聲則其氣通達而和暢豫之象也豫之爲卦內坤順外震動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樂記云樂者天地之和也又云樂者所以象德豫之象辭云先王以作樂崇德謂先王作一代之樂所

以發揚祖考之德而尊崇之也崇德諸儒皆以爲褒崇功德又添一功字唯深居馮氏謂褒崇祖考之德乃與象辭之意合今從之殷盛也薦享禮也上帝天之尊稱以主宰而言故謂之帝以配祖考當作配以祖考如商湯祭昊天而配以嚳祭五帝而配以契是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祀上帝而以祖考配報本之道也樂外也德内也作樂象震之動崇德象坤之順帝出乎震震在上有上帝之象互艮爲門闕互坎爲隱伏有宗廟祖考之象節初齊氏曰祭義云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又云禘有樂而嘗無樂先王祭祀之禮蓋合乎天道以

仲春之月雷乃發聲是以春禘有樂至秋嘗之時雷乃收聲是以無樂郭白雲引此以明先王作樂之道因雷之收發其微如此夫雷之出於地上春分時也文王八卦以震準之震正春也而曰帝出乎震雷出而帝與之俱也夾鍾二月律也郭兼山謂周大司樂以圜鍾爲宮而奏於圜丘圜鍾夾鍾也正體豫以作樂也圜丘祭天郊祭也周之郊以后稷配天故言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然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則雷在地中時也而易與大司樂云爾者豈其始用冬至而周公時已用仲春歟其曰先王豈周以前皆仲春歟

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雷發聲於春收聲於秋冗正秋也時爲秋則雷亦隨時而收聲故曰澤中有雷隨若言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則是歸妹之象非隨之象也君子以嚮晦入晏息者時動則動時靜則靜時當止息君子亦隨時而止息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夫當旦晝之時事物交接於前君子蓋不能不與之酬酢至昏晦之時羣動既息則君子不能不與之俱息若乃終日役役至暮夜而不知止息則神疲力竭而弗能繼矣豈隨時之道哉或曰然則周公坐以待旦孔子終夜不寢非歟曰嚮

晦入宴息君子之隨時處常也待旦不寢聖人之救時處變也震東方之卦日出之地曰暘谷冗西方之卦日入之地曰昧谷今自震東而趨於冗西有嚮晦之象卦互巽入艮止有入而止息之象

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小畜之風在天上觀之風在地上渙之風在水上並無所阻故皆言行蠱之風則止於山下爲山所阻而不能條達故不言行而言有康節邵子曰蠱者風之族也蠱以風化故風字從虫今夫山下有風則木多滯淫而蠹生焉蠱之象也振起也君子以振民育德者民心偷惰而風俗澆薄則當振起

之使之深耕易耨歡於生業而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則庶乎民德歸厚也育德與蒙取象同而其意則異蒙言育德乃君子之德蠱言育德乃民之德紫陽朱子曰振民有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

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之地岸也岸在澤上而下臨於澤故曰澤上有地臨言其相臨而最親近也君子之臨民豈以威加而力制之蓋以德教容保之而已若以刑政臨民又施以威力是不能容又安能保民乎哉教取兌口之象容取坤腹之象節齋蔡氏曰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之象也蛟峰方氏曰思訓斯語辭

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之行於地上則卑而及物所加者偃所觸者動有周遊歷覽之義故爲觀之象先王以省察四方俯觀民之風俗而就爲之設教如王制所謂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令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修其教不易其俗是也夫風行地上各隨其時時爲二月則谷風至自東時爲五月則凱風至自南時爲八月則閶闔風至自西時爲十有一月則廣莫風至自北四時所至無有差忒先

王之省方二月則東巡守五月則南巡守八月則西巡守十有一月則朔巡守亦猶風行地上而無不周及也平菴項氏曰方與民屬地省之觀之敎之屬風

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諸卦象皆順說唯泰與噬嗑倒說泰不言地天而言天地此聖人崇陽抑陰尊君卑臣之微意也噬嗑不言電雷而言雷電伊川程子紫陽朱子皆以爲倒置或曰按噬嗑之彖傳云雷電合而章蓋取其交而相合耳不交則爲電雷交則爲雷電也愚則曰噬嗑之象豈有他哉不過取其威明二者之並行耳先王以明罰勅法則威明並行亦如電與雷相合而震耀使天下知所畏而莫敢犯也或又疑之曰若然則噬嗑與豐取象何以異哉曰豐則光明後動猶電閃而雷繼之震而擊物故豐之象曰折獄致刑噬嗑則不然雷先動於下電乃明於上唯震耀而已不擊物也故噬嗑之象但曰明罰勅法明罰如金作贖刑所以懲其過也勅法如象以典刑所以防其惡也言之於設敎之後所以輔敎之不逮也秀巖李氏曰釋文云勅俗字也字林作敕圭叔呂氏曰明罰離象勅法震象明而示之雖愚知避嚴而勅之雖悍知畏深居馮氏曰離火

也而不爲火者五卦其遇雷則爲電噬嗑豐是也遇地則爲明晉明夷是也而重離亦以明言之

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艮山靜而止質也離火動而明文也火明於山下則質而以文故曰山下有火賁夫山下安得有火所以有火者有人於此居之也人居於山下則煙火輳集與荒山寂寞之境不同矣庶衆也與庶物之庶同非謂其小也秀巖李氏曰政與獄皆有小大不當執庶字以爲小也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者修明庶政之治具則可飾之以文若斷獄則不可也書呂刑曰非佞折獄唯良折獄佞爲口才也口才且不可斷獄矧可以文而飾之乎苟恃其明察而深文巧詆緣飾以沒其情在小人則敢如是在君子則无敢如是也君子而如是則非君子矣豐卦明於內而動於外故其象曰折獄致刑賁則明於內而止於外故其象曰明庶政无敢折獄深居馮氏曰明庶政者離之明无敢折獄者艮之止又曰先之以臨觀之教養後之以噬嗑賁之刑政刑特以輔教而已

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之根深藏於地中不可得而紀極而曰山附于地以衆人所共見者言之耳莫高匪山今乃附著

於地剥之象也山之巔高出於地上安靜而不搖蓋以地厚故也宅居也爲人上者欲安居於上可不使下之厚乎書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蓋本固則邦寧下厚則上安未有本不固而邦寧下不厚而上安者也謂之上者凡居衆人之上者皆不可剥剥其下非但人君爲然也隆山李氏曰易中象辭曰大人曰君子曰先王而此獨曰上者剥之世在下羣陰盛極而猶有一陽在上作易者喜見之故指在上之一陽而爲之辭也圭叔呂氏曰厚下坤象安宅艮象上九一爻爲廬亦宅之義卦取桑變剛義象取上安下義各有所主也平

菴項氏曰凡彖所言皆六爻消長之象凡象所言皆八卦取物之象大抵卦有吉凶善惡而象无不善者蓋天下所有之理君子皆當象之遇卦之凶者既不可象之以爲凶德則必於凶之中取吉以爲象焉剥與明夷是也人君无用陰剥陽之理則當自剥以厚下君子无用暗傷明之事則當自晦以蒞衆凡此皆於凶中取吉諸象之例皆然

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復十一月之卦是時天氣正寒而井泉初温陽氣在下故也先王以至日閉關而不通往來故商旅於至日不行后於至日不省方蓋安靜以養其稚

陽之氣不敢先時而動夫震陽初復於坤地之下其氣至微唯安靜而後能長是宜愛護以養之未可勞動人或動而泄之是爭天地之先而分奪其氣也先王謂古先哲王后謂時王或謂后乃繼體守成之君言先王而又言后所以別於先王也至日閉關乃先王之遺法至日不省方後王遵先王之遺意也平菴項氏曰豕取陽之復來故可以出入象取雷之在地中故不可以行不可以出豕與象取義不同諸家與豕同說則非衆象之例亦非此象之義也愚按書舜典云十有一月朔巡守正當省方之時今乃曰后不省方蓋爲冬至之一日

爾他日不然也夫關所以通來往豈可閉商旅皆欲出於塗豈可使之不行今曰至日閉關商旅不行亦不過謂冬至之一日而已閉關象坤之闔戶商旅象坤之衆震爲大塗商旅所行之路坤爲迷不行之象也坤爲地方之象也顏師古訓方爲常謂不省方爲不視常務殆非也

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六十四卦之象例作一句無分爲兩句者先儒皆以天下雷行爲句物與无妄爲句誤矣唯胡旦與深居馮氏雲間田氏以天下雷行物與作一句今從之无妄之爲卦上乾天下震雷雷之動於天下

而无妄行物之動於天下亦无妄與故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與者應也无妄誠也天以誠動物以誠應皆无妄也兼山郭氏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率歸之自然而已此无妄之本也愚謂无妄則誠誠者天之道也天之道自然而已矣天道出於自然雷之行於天下物之動於天下亦莫不皆出於自然夫唯其皆出於自然是以雷發聲則萬物出而與之俱動有翼者動而飛有足者動而走生於山林者動於山林生於川澤者動於川澤其動也時至而氣自化蓋無一物不由乎天理之自然豈有妄邪先王以茂對天時長育萬物

夫何爲哉亦不過順天理之自然而一出於誠耳豈有妄邪夫天有是時先王非能先後之也對而循之耳物有是生先王非能損益之也育而成之耳中庸之所謂誠即易之所謂无妄也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子思之說蓋本乎此伊川程子曰茂對之爲言猶盛行永言之比無他說也節齋蔡氏曰對與對上帝之對同言至誠之動無時不對無物不育也平菴項氏曰時以象天物以象震節初齊氏曰象言育

者三卦蒙也蠱也无妄也蠱上艮互震在下蒙无妄皆下震互艮在上震者物之生理而艮所以育之也一陽入於坎出於震而艮在坎震之間此育之意也

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漢上朱氏曰天在山中以人所見爲象聖人論天地日月皆以人所見言之深居馮氏曰以氣言之天之氣藏於山中亦爲大畜之象天之氣固無不在唯山則氣所附而能藏畜之也愚謂大畜之爲卦下乾天上艮山是爲天在山中大莫大於天而曰天在山中則其所畜者大矣令人以九霄之上日月所麗處爲天遂疑天不在山中殊不知地之上虛空處皆天也大凡掘一尺地則有一尺天是故井中有井中之天洞中有洞中之天室中有室中之天山中有山中之天何必以九霄之上乃爲天哉小而壺中甕中亦莫不有天又何必以天不在山中爲疑哉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君子以多識前賢往聖之善言善行而學以聚之則其胷中所得日以富矣蓋其所識者多則其得之所蓄者大也識音志與論語默而識之識同平菴項氏曰文在外故爲小畜識在心故爲大畜漢書作志義同深居馮氏曰識記也多識如天之容覆畜德如山

之圍繞虛齋趙氏曰亙震足兌口於中爻有言行畜德之象

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山者禽獸草木生植之地雷動則禽獸草木皆動蓋不可非時而動也雷動而在山上則聲已出山是爲小過在山下則聲猶未出山其動不至於過是頤養之象也人之所養在乎言語飲食言語妄出於口則禍至飲食妄入於口則病生二者皆養德養身之切務君子知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是以慎節其出入頤乃口頰之象故取其切於頤者言之曰慎言語節飲食充此言語之類則凡號令政教之出於己者皆所當慎而不可悖出充此飲食之類則凡貨財賦稅之入於上者皆所當節而不可悖入虛齋趙氏曰言語飲食取其動慎與節取其止

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水蓋潤養其木者也今也高漲而浸滅其木不亦過甚矣乎是大過之象也木雖爲水浸滅而其根榦未嘗動搖故君子之於時也在位則獨立而不懼不在位則遯世无悶獨立不懼非有大過人之才不能也遯世无悶非有大過人之德不能也揚庭鄭氏曰獨立不懼居大位任大事者也遯世

无悶有大德无大位者也其說是已夫當此大過之時尚可以有爲則君子之在其位任其責者不容不爲故雖千萬人吾往矣夫何懼果不可以有爲則君子之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退而避之而已有何悶君子之才之德大過於人故能若是不然則獨立而人莫我輔能不懼乎遯世而人莫我知能无悶乎獨立象巽木之植遯世象巽之伏不懼无悶象兌之說紫巖張氏曰序卦云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考大過之象非養之有素其能至於是乎節齋蔡氏曰獨立不懼巽木象遯世无悶兌說象

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坎爲水下卦坎上卦又重之以坎故曰水洊至習坎洊之義與洊雷震之洊同雷曰洊聲相續也水曰洊流相續也水之流也前者往而東去後者又從而西來往者過來者續往來相繼繼而不絕是兩坎之象也坎字上加習蓋承卦辭之誤常德行謂德行有常而不改習教事謂教事練習而不輟治己治人必皆重習然後孰而安之也節齋蔡氏曰常德行坎剛中象習教事重坎象或曰坎北方之卦積陰肅殺之氣在焉坎險也難也兵凶器戰危事以其行險而犯難也故重坎取兵武之象教

事如月令仲春教振旅仲秋教治兵之事是也詩常武云有常德以立武事德行無常而欲武事之立難矣論語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戰乃武事而以文事教之古之道也武事而無文之教則殘民以逞不敗臣者幾希

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離明也下卦離上卦又重之以離是爲明兩作非並作也水就下故坎言水洊至火炎上故離言明兩作也秀巖李氏曰明兩作雷雨作二象皆當以作字爲句深居馮氏曰日出曰明没曰昏作起也發也與詩薇亦作止之作同解言雷雨作亦此義也明作猶言明發兩猶再也日一而已而旦旦明作以見重離之象愚謂離爲日不稱日而言明天無二日也他卦之離有在上者有在下者亦皆不稱日何也日君象也易道無所不通稱日則唯人君可用如士庶皆不可用也大人以德言乃王公之通稱蓋有大德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者也繼明者今日之明繼前日之明而不絶其明相繼不絶故能徧照四方不然則耳目所及且不能照又安能徧照於四方萬里之遠哉繼明即是明兩作謂前日在下位而其明如此今日在上位而其明亦如此前後自相踵蓋皆一人之明非謂後王

而繼前王之照而世襲其明也紫陽朱子曰明兩作猶言水泮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兩個日頭白雲鄭氏曰六十四卦唯離象獨稱大人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故稱大人伊川程子曰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或稱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勑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

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上何為而有澤澤氣上蒸於山而山受之也山上而有澤則山體中虛可知矣山唯中虛乃能受澤心唯中虛乃能受人心有私主而物欲窒之則自滿自是必將拒人故君子觀此山上有澤之象而以虛受人也家語云損其自多以虛受故能成其博也與此同旨圭叔呂氏曰虛取山之虛象受人取山受澤之潤象節初齊氏曰所謂受者歸斯受之也若有心於受則已非虛矣又曰澤非山上所有也而有焉蓋為山之虛也使止欲象澤之通於山則豈不可如蹇之山上有水而必曰澤非以其有水也以其虛也彼實也故為蹇此虛也故為咸趙氏輯聞云豕辭爻辭與象辭義各有攸主易

變無窮聖人之取義未嘗執一釋彖言咸感釋象言虛受唯圓機之士可以學易

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雷迅則風烈風飛則雷厲二者常相從而不厭故曰雷風恒方謂事情所向立不易方謂君子卓然自立有定向而不妄動也平菴項氏曰巽入也而在內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故謂之恒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易位而相從故謂之益象於恒言立不易方於益言則遷與改其義明矣

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紫陽朱子曰天體無窮山高有限遯之象也愚謂遯之義雖是退避亦取遠去之意以象言之山止於下天行於上天蓋遠於山而相去甚遼絕也君子觀象以遠小人豈有他哉不過危行言遜而已遜其言則不惡不使之怨也危其行則有不可犯之嚴不使之不遜也此君子遠小人之道也若怒悻悻然見於面目發於聲音則疾之已甚適致小人之忿怨以激其變耳豈全身遠害之道哉遠去聲惡入聲張橫渠讀爲憎惡之惡亦通不惡是君子待小人之禮嚴是君子守已之節天下有山遙望之天與山若相接連何惡之有及到山頂則山

自止於下天自行於上山於天邈不可干豈非嚴乎隆山李氏曰大畜之爲卦天在山中蓋艮在上而乾在下乾之健進艮而止之故曰大畜遯之爲卦天下有山則是乾在上而艮在下乾之健行于外艮在下而不能止之故曰遯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雷在地中則陽氣潛藏出地則陽氣奮發在天上則陽氣甚盛是大壯之象也大壯二月卦雷在發聲之時也雷之發聲必以其時非其時則不發君子之舉動必由乎禮故非禮則弗履禮者天理之節文取乾天之象履者足之動取震足之象或曰乾爲首震爲足以足加於首此非禮之甚者也冠雖弊猶不可加以屨何況乎首而可加以足乎聖人以震在乾上足無加首之理故特曰非禮弗履漢上張氏曰雷在天上非所履而履故史墨謂雷乘乾爲臣强之象君子以是動必以正非禮弗履也

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明謂離日之明不言日而言明詳見離象或謂日君象也不敢指斥故稱明以代之非也日者衆陽之宗若月若星若河若電若霞若霓皆假日以爲明日之明乃自已之明也未出地則其明爲地形

所蔽及其出也漸漸升騰而起則其明昭著於上晉之象也明德君子固有之德也自昭者自有此明德而自明之也夫人之德本明其不明者人欲蔽之耳人欲蔽之不能不少昏昧而其本然之明固未嘗息也忽爾省察而知所以自明焉則吾本然之明亦如日之出地而其明昭著初無增損也自之一字蓋謂由吾自已爲之耳非由乎人也大學所謂明明德所謂自明與此同旨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我曷我力也晉之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我明我德也君子唯盡其在我而已矣平菴項氏曰明德以象日自昭

以象地

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按渾天之說天包地地在天中猶鷄卵中黃天虛空無體日行於虛空遶地而轉其出也在虛空之中與地相去懸絶其沒也亦然何嘗入於地中此卦下坤上離離日在坤地之下其明隱而不見故曰明入地中地之中惟有水耳日何嘗入之哉涖臨也涖衆不用晦而明則衆心睽疑以此爲明則亦不明甚矣用晦而明則衆乃安和是以君子之明必用晦也用晦於外而明於內君子蓋觀此明入地中之象而得涖衆之道故唯韜光晦迹以遠

害不察察以爲明也家語云水至清則無魚人太察則無徒明其可盡用哉伊川程子曰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深居馮氏曰所涖者衆安得人人而察之涖之象離明也而入坤地之中爲晦之象虛齋趙氏曰自昭者治己之德用晦者涖衆之道

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齊家之道自修身始此風自火出所以爲家人之象也君子知風之自於是齊家以修身爲本而修身以言行爲先言行之接莫親且久於家人豈容有一毫矯飾是以君子言必有物而無妄行必有恒而不改物謂事實言而誠實則有物不誠實則無物也恒謂常度行而常久則有恒不常久則無恒也深居馮氏曰體異以言有物入人之謂言也體離以行有恒可見之謂行也

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火性炎上而又在兌澤之上澤性潤下而又在離火之下上不逮下下不奉上二卦合體而性不同睽之象也君子以同而異是謂於大同之中有不同者焉非謂求異於衆也猶之飲酒雖與衆同飲而不同沉湎耳論語云君子羣而不黨中庸云君子和而不流此即同而異之謂也同象二女之同

異象火澤之異伊川程子曰在人理之常則莫不同於世俗之失則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秀巖李氏曰彖言睽中有合所以責君子之濟睽象言同中有異所以論君子之不苟同

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坎水本流通之水若出於艮山之下則爲蒙泉之始達今在艮山之上澁滯而不流通蓋爲土石所礙耳夫以艮山之峻阻而有坎水之險陷在其前則險阻艱難不勝跋涉勞苦矣蹇之象也君子之遇蹇則反求諸身自修其德而已有所未善則必改無歉於心則唯加勉不行險以徼倖也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此之謂也虛齋趙氏曰反身取艮之背修身取坎之心節齋蔡氏曰反身者止乎外艮象修德者養乎中坎象

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深居馮氏曰易有兩卦自爲義例者雲雷爲也雷雨作爲解愚謂震雷在下而坎水在上則水氣結而爲雲也之象也震雷在上而坎水在下則水氣散而爲雨解之象也秀巖李氏曰明兩作雷雨作二象皆當以作字爲句愚謂作者動也明兩作動

而又動也雷雨作謂二者俱動也君子觀此解散之象以赦過宥罪凡有過誤而非故犯者則赦而釋之有罪惡而當刑罰者則宥而寬之號令如雷之震而天下無不聳動恩澤如雨之霈而天下無不喜悅使幽閉久繫之人一旦弛其禁錮脫其桎梏如陷穽中出而復見天日則其憂悶鬱結之氣无不解散所以體天地與物爲新之意而與民爲新也過言赦罪言宥聖人之意可見矣蓋過誤可赦故犯不可赦也故唯寬之而已若赦之則非義也赦過宥罪固君子之仁心然小過可赦過之大亦不可赦也小罪可宥罪之大亦不可宥也赦宥之令數出則長姦滋惡豈良民之幸歟當知易之所謂赦過宥罪特因險難解散而與民更始故有是也不然何以於蹇卦之後言之節齋蔡氏曰赦宥解義過動震象罪陷坎象

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咸損二卦以山澤上下取義所重皆在山與彖傳之說不同夫彖傳自是一說象辭自是一說其說或相通或不相通蓋不可强同如必欲合爲一說則豫之作樂崇德豈可以爲建侯行師復之閉關不行豈可以爲利有攸往哉夫山澤二者其氣相通者也山體中虛而受潤於是澤氣上通而山上

有澤是爲咸之象山下有澤則澤冠山而山塞澤澤也日壅山也日削是爲損之象楊子雲曰山殺瘦澤增高其說是已人之忿怒氣湧與山之突兀相似況多忿如少男者乎故君子懲之必如山之傾摧人之意欲無厭與澤之汗下相似況多欲如少女者乎故君子室之必如澤之填塞紫陽朱子曰懲忿如摧山室欲如填壑亨仲鄭氏曰通互體論之震動忿也艮山止之是爲懲忿兌說欲也坤土塞之是爲室欲

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恒言雷風恒益言風雷益並無所謂上下蓋風雷

相遇於天地間上下無常不可以上下言也若曰雷下有風恒風下有雷益是何言歟今人見益之象辭但曰風雷益遂以爲風雷相益未之思爾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二者固不相悖然而風乃陰氣也唯能撓物而已其所以成發育之功者得雷之陽氣動而爲之助耳如山下有澤損謂艮山因兌澤之寇而爲損非爲山澤相損也風雷益謂巽風得震雷之助而爲益非爲風雷相益也易以陽爲善陰爲不善風陰氣動則撓物則謂之不善可也物爲所撓而衰者以損枯者以折豈非過甚者乎得雷之陽氣相助遂爲之鼓

舞於兩間變其昔者殺物之不善轉而爲今日生物之善夫是之謂益君子見人爲善則喜而遷就之知己有過則悔而改更之亦猶風得雷助而爲益也震出也入而在內巽入也出而在外遷改之象也與恒之立不易方蓋相反或謂彖傳之意蓋謂損下益上爲損損上益下爲益皆以下卦爲重今曰山爲澤所寇而爲損風得雷之助而爲益則以上卦爲重無乃與彖傳之意相悖乎曰彖傳言六爻剛柔之義象辭言二體上下之象非相悖也各有所發明也彖傳自是彖傳意象辭自是象辭意豈可併而爲一而必欲求其同哉節齋蔡氏曰

遷善震象改過巽象

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高莫高於天卑莫卑於澤澤安得上於天而夬之象辭乃云澤上於天何也曰澤上於天謂澤之氣上騰於天也夬與需下卦皆乾也坎在乾上則爲需之待兌在乾上則爲夬之決又何也曰乾陽卦也坎亦陽卦也以坎遇乾彼此皆陽故坎水之氣上騰於天則油然作雲未能成雨是爲需之待兌陰卦也以兌遇乾陰陽和洽故兌澤之氣上騰于天則成雨而下降是爲夬之決也且夫需之爲卦下乾天上坎水中互兌澤離日初二三四亦有夬

之象而其義不爲決而爲待者天上猶有日而爲雨未成夬之爲卦則乾天之上純是兌澤其決也沛然下雨故其義不爲待而爲決也施去聲與謙象稱物平施之施同祿食祿也君子之施祿須當果決不果決則不能及下也古之人與賢者共治天職共食天祿未嘗以德自居若以德自居而猶豫弗施則非夬決之義君子之所深戒也施祿取兌澤在上之象居德取乾天在內之象南軒張氏曰居德則忌言不居其德節齋蔡氏曰居德而不施則與象反矣故忌蓋祖南軒之說王弼以則字作明字非也

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天下有風與風行地上不同行者在地而行各以其方故觀之象曰省方觀民設教有者自天而下無往不遇故姤之象曰施命誥四方省方必親臨而觀之先王之事也誥四方則施命而已后王之事也先王既設教矣后王不過遵先王之命施於四方而誥戒之不親臨也至尊者王至卑者民一尊一卑豈能相遇而況四方萬里之遠又安能一一與之遇哉今也施命誥于四方則猶風之降自天而無不遇矣風之在天下水遇之則波谷遇之則鳴草遇之則偃木遇之則撼凡天上之物與之

相遇蓋無有不感動者是故天之鼓舞萬物而萬物皆感動者風也后王之所以鼓舞萬民而萬民皆感動者命也命自后王而出猶風自天而降也四方東西南北乾天之下皆是也巽爲風而有聲命與誥之象也

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於天則決而爲雨夬之象也澤上於地則聚而爲湖萃之象也川壅爲澤澤乃衆水之所聚如彭蠡震澤之類是也聚之衆者莫若戎器君子以簡治戎器之弊壞者易而新之所以戒備不虞之變庶幾有備而無患也虞度也戒不虞謂戒謹虞度之所不及也大雅抑詩云用戒不虞箋云用備不億度而至之事兌西方殺氣屬金故言戎器巽體故言除坤藏而不露故言不虞兌爲口故言戒王肅曰除猶修治也伊川程子曰除謂簡治去弊惡也紫陽朱子曰除如詩天保何福不除之除秀巖李氏曰除本亦作儲又作治深居馮氏曰除去聲除舊置新曰除亦猶治亂曰亂馴擾曰擾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木生於地中自下而上升之象也書太甲云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君子以順修其德豈一旦遽能高大蓋自其微細積累然後至於高大也

今夫木芽蘖始生之時毫末耳積累以至歲月之深則尋丈之高可以干雲合抱之大可以蔽日君子之於德豈異是哉順德猶言率性循理順則可進凡物之進長皆以順觀地中生木之象則得之矣王肅順作慎非也釋文云以高大本或作以成高大嵩山晁氏曰王昭素云成字諸本或有或無愚謂有成字者是平菴項氏曰順德坤也積小以高大巽也坤爲順巽爲高物之高必以積其所積必以順非順不可積非積不能高也

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坎水在上而兌澤在下則澤上有水節之象也兌澤居上流坎水居下流水流下則澤中無水困之象也或謂卦互離日離又爲乾卦蓋離日以燥之則坎水乾涸猶人之精疲神乏而憔悴也是之謂困遂志猶言從吾所好困而致命遂志非君子則不能小人處此則凡可以幸免者無不爲也亦不得免焉徒喪其所守而已君子則不然君子所志將以身救天下之困窮見危則委致其命死則含笑入地無憾也諸說多有以致命爲推致於天付窮達於天而遂吾之志而已豈易之教哉紫陽朱子曰致命猶言授命致者持以與人而不之有也又曰論語中致命都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

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深居馮氏曰體坎陷以致命體兌說以遂志

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井卦下巽木上坎水而曰木上有水井何以見其爲井之象也先儒皆因彖辭言瓶遂以象辭之木爲轆轤爲桔槔爲汲水桶然彖辭取象自是一義象辭取象又自是一義豈可以彖辭之瓶爲象辭之木哉準齋吳氏曰象辭不言木上於水而明言木上有水是謂水之下有木明矣蓋井之爲井水下無木爲底則泥隨汲水而動其水必濁故周回甃砌雖磚累而底則用木而不用磚底若用磚則泥實而泉眼不通唯用木則泥有所護汲不至濁而水木之性相宜泉眼且無窒塞之患此木上有水所以爲井之象也或謂六十四卦之取象皆據自然無用人爲者木上有水乃自然之理如木根入地而津液上行達於木杪有井水自下而上之象古人鑿井蓋取諸此今欲知木上有水之說當求之未有井之先若謂木爲轆轤爲桔槔爲汲水桶爲井底幹此皆有井以後之說出於人爲非理之自然也愚謂井卦之名命於文王非伏羲也伏羲畫卦之時蓋未有井而文王名卦之時則有井矣文王以伏羲所畫坎上巽下之卦有井象而名

之曰井是故象辭因以爲木上有水井實取象於有井之後如鼎卦之象亦若是而已矣然鼎用烹飪井用汲亦皆自然之道也君子觀此井象而以爲井田之法於是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使民服田力穡勤勞於下以奉養其上又勸其相助而不敢惰農自安亦猶井中之水養人濟物而以上出爲功也坎勞卦也故言勞民亞爻爲口故言勸巽順故言相相慫亮反秀巖李氏曰此言亦爲井地設勸相即相友相助相扶持之意亨仲鄭氏曰先儒勞作力報反非也準齋吳氏曰以卦義詳之勞字當爲動勞

之勞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澤中有火謂有非其地不當有而有也澤中當有水今乃有火焉是變革之象也古者黃帝迎日推策始造歷法歷所以象日月星辰所會之次而授民以分至啓閉之時也積久閏差而四時不明則歷又不能不治故君子觀此變之象以治歷明時庶幾歷不差而四時明也治修也當修則修蓋不待改歲而後修也爻爲史巫故言治歷離爲明故言明時揚庭鄭氏曰澤中有火燼故根也深居馮氏曰大澤之中水落而有火革故之象益烈山澤

而焚之澤中之火也如雲夢跨江南北霜降水落半爲平陸火時有之澤者水之所也而火在其中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澤將革矣時運之變有數存焉歷所以步其數也治其歷法而天時可明矣三代而下漢之太初唐之大衍其始未嘗不精且密行之歲久未有不差差則復革之以求合自古逮今歷不知幾革也是非術之罪也天動物也歷定法也天無時不動而欲以一定之歷步之宜其久而必差差而必革也洪容齋曰大衍之用四十有九一行以之起歷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諸儒贊易皆不及此

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伊川程子曰以木從火爲然之象火之用惟燔與烹燔不假器故取烹象而爲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其象也乃象器以爲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象存乎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乃人爲也曰固人爲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是則可用此非人爲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爲義也愚謂鼎卦下巽木上離火中互乾金兌澤有鼎釜烹飪之象

位君位也命天命也君子之正位也如鼎之不敢傾則其命之凝也亦如鼎之不動摇蓋君位至尊天命靡常非正則不凝也水結爲凝凝則不動與坤初六爻傳陰始凝之凝同鼎乃金液凝聚而成者也君子體離之明端拱南面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如鼎之端正體巽之順協於上下以承天休而天亦不庸釋之則如鼎之凝固或曰禹之興也聚九州所貢之金以鑄九鼎夏亡而鼎遷於殷殷亡而鼎遷于周周衰而楚强大遂覬而問焉周大夫王孫滿對曰成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蓋三代之鼎猶秦漢以後之璽皆以爲傳國之寶

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洊之義與坎卦水洊之洊同震爲雷上下卦皆震故曰洊雷震古之人聞迅雷風烈必變況洊雷之震乎君子以恐懼而又修省體此兩震之象也恐懼者心之敬畏也修者修敕其善而進之也省者省察其不善而改之也恐懼取内震之象修省取重震之象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艮爲山以艮遇艮則上下皆山而兩山之勢相連

有兼并之象然其大小高下則各有其分其發育之功亦各隨其分而止君子觀此以思不出其位則亦安其所止而已矣位不特爵位凡人之安分如尸祝不越樽俎而代庖即不出其位之謂其義與論語同大抵人之所爲或至於出位者不思耳思則知其所止而不犯分安得出位思象互坎之心出象互震之出在上之山止於上在下之山止於下上下各止其所故言不出其位

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山上有木與平地之木不同地氣温厚則木之生也易山枯骨燥則木之生也難易則長茂速難則長茂遲此升漸二卦之木所以不同也若山下未有木而遠爾栽木於山上則空闊而無所依不爲山風搖落者鮮矣今夫山上之有木蓋自山下以漸培然後延亘長茂相因而至於山之巔是積漸之象也君子觀此象以居賢德善風俗亦必以其漸書畢命云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是豈一朝一夕所能使之善哉君子之居賢德亦須以漸而進皆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居訓積與書益稷懋遷有無化居之居同釋文云善俗王肅本作善風俗郭京亦云脱風字紫陽朱子曰二者皆當以漸而進疑賢字衍或善下有脱字平菴項氏曰居賢德象良

之止善俗象巽之入德不積則其入人也不深不足以善俗

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震爲長男兄也兌爲少女妹也澤上有雷猶兄妹之上有震兄也婦人在家從父兄父死則兄嫁之澤之從雷猶兌妹之從震兄也是故澤上有雷爲歸妹之象卦名歸妹則當從兄嫁妹之義推之說者皆以爲娶婦唯楊誠齋馮深居以爲兄嫁妹今從之嫁妹蓋與嫁女不同女乃己之所出妹與己同父者也不幸父亡而以孤女遺我則吾爲之兄也當任其責以早嫁之使身有所托得以偕老而永終則亦庶乎其可也若過時不嫁華落色衰而身無所托則怨曠興焉蓋其敝必至於此也君子以永終知敝豈特嫁妹爲然凡事事物物皆然有始則有終有新則有敝將欲永久其終蓋不可不先知其敝早爲之謀則不至于敝永終之道也若待其敝而後救之則晚矣是豈永終之道哉書蔡仲之命曰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此之謂也歸妹女之終也兌爲毀折敝也

互離爲明所以知其敝而永其終也

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雷光燁燁而滿目雷聲轟轟而盈耳無慊於心者

亦掩耳蔽目之不暇何況獲罪於天而其心有慊者乎今夫雷聲與電光二者皆至則豐盛可畏之甚矣以此之豐照臨其慊則凡有慊於心者莫不震懾而知服又何所逃罪哉君子觀此象以折獄致刑亦猶是也是故折獄則獄得其情而無有敢隱致刑則刑當其罪而無有不服蓋其威明並行如雷電聲光之皆至也折獄即斷獄也致刑致之於刑也伊川程子曰噬嗑言先王敕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爲致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爲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

獄君子皆當然也平菴項氏曰折獄用明象電致威用刑象雷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賁互坎水火在山下而又有坎水照映於其間故其火光歸聚而爲賁旅互巽風火在山上而又有巽風吹乎其中故其分散而爲旅茲蓋野燒延緣而過者耳猶旅寓而不久留也君子觀此象以明慎用刑而不留有罪者于獄蓋旅與獄皆非久處之地也王制云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夫用刑之道不明則寃固唯明者能用之然過於明則又傷於察是必謹慎而後

可然過於謹慎則又恐優柔不決而失之滯故又戒之曰不留獄或曰以六十四卦反覆觀之獄蓋起於訟終於中孚貴當聽訟之初故雖守噬嗑先王之法猶哀矜而無敢折者懼乘快之濫也旅猶在中孚議獄之前是當將斷之時故雖得豐卦折獄之情猶明慎而不敢留者懼淹禁之痰也深居馮氏曰噬嗑與豐以之明罰敕法以之折獄致刑象離之明震之威也若貴與旅離明不易而震易爲良止矣故以之無敢折獄以之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曰無敢曰慎曰不留震變爲艮之象紫陽朱子曰止在外明在內故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不敢留獄平菴項氏曰明象火慎象山不留獄象火之過山

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巽爲風上下卦皆巽如風之陣陣相繼故曰隨風巽申重也君子以申命行事者重復申明其命令如風陣相繼而至也既告戒之又丁寧之使人聽信其說然後見之行事則民之從之也亦如風之迅速也大抵命令之出務在必行不行則徒爲虛文耳今夫上順下下順上上下皆順而所行者皆順理之事是以命出則無敢或違與停滯也申命行事取兩巽之象深居馮氏曰巽以順爲體以入

爲用故取象爲風詩以風言教化猶易以巽言教命用觀以設教用姤以施命而用重巽以申命皆巽也

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兌爲澤上下皆兌則兩澤相附麗有交相滋益之象君子以朋友講習蓋朋友相與切磋琢磨則彼此皆有滋益也講者講其所未明講多則義理明矣習者習其所未熟習久則踐履熟矣此朋友講習所以爲有滋益而如兩澤之相麗也若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論語以學之不講爲憂以學而時習爲說以有朋自遠方來爲樂蓋極天下之至樂未有如朋友講習之爲樂也兌爲口講也習重習也卦疊兩口講而又講也節齋蔡氏曰講兌說象習重兌象

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渙者水之融液而泮渙也字從水從奐太玄以文準渙范望注云奐有文章故謂之文說文云奐文采明見也奐之旁加以火則奐乃火焰之光加以水則渙乃水波之文渙卦上巽風下坎水風來水面而水有文故曰風行水上渙夫風者無形之物也無所寓則無以見之今行於水上而水動成文然後見其爲風之至鬼神亦無形者非設壇於郊

立廟於宮則其享上帝祭祖考也亦何所寓哉先王觀此象以享于帝立廟於是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神鬼饗有所寓故也深居馮氏曰享帝以坎坎爲酒立廟以巽巽爲木愚謂古者立廟必於國之東南祭享必以血故易中凡言廟與祭享之事皆取巽坎二卦巽居東南而坎爲血也帝出乎震互震故言帝

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困卦上兌澤下坎水則澤在上流水自下流而去故澤無水爲困以其不能節也節卦下兌澤上坎水則澤在下流水自上流而來故澤上有水爲節以其能節也節者限止之謂書禹貢云大野既豬彭蠡既豬是也馬融云水所停止深者曰豬愚謂澤所以止水也水流至此而止故謂之節君子制度數所以爲節也議德行求其中節也數者一十百千萬也以算數事物之多寡故謂之數度者分寸尺丈引也以量度事物之長短故謂之度德存於中者行發於外者裁制之評議之非君子不行也虛齋趙氏曰上坎互艮制度數也下兌互震議德行也

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澤體中虛而善受澤上有風則澤中之水隨動天

下之孚蓋無有速於此者伊川程子曰澤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於中故爲中孚之象愚謂中孚之道近乎誠誠則物至而善應議獄特其一端耳獄成而又議之以獄乃人命所係也罪至此而又緩之以死者不可以復生也君子蓋知古人立法用刑之初意故不敢不盡其誠不然則嚴刑峻法常以刑法存於胷中唯恐不能致其罪況望其有哀矜之心而思所以緩其死哉或曰旅之象云明愼用刑而不留獄中孚之象乃云議獄緩死何也曰獄不可留豈可緩所可緩者唯重囚之死罪爾若併輕繫緩

之則留獄日久瘐死者不少矣隆山李氏曰議獄如周官之八議秀巖李氏曰緩死即三宥之意平菴項氏曰兌爲口舌爲附決有議獄之象巽爲進退不果有緩死之象深居馮氏曰皐陶典刑帝命之曰惟明克允易象於噬嗑賁豐旅四卦言刑罰獄法者皆離也中孚爲兌巽之重何取於獄歟中孚肖離也疊六爻爲三爻即離也

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雷出地奮爲豫雷在天上爲大壯今山上有雷較之出地之豫則過矣然未至如天上之大壯則其

所過亦小也君子修身謹行行惟恐不恭過乎恭何害喪致乎哀而止喪唯恐不哀過乎哀何害禮與其奢也寧儉用唯恐不儉過乎儉亦何害此三者雖有所過乃小過耳聖人不以爲過也故特於小過言之平菴項氏曰行喪用皆見於動以象震恭哀儉皆當止之節以象艮

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水之性常潤下火之性常炎上水既在火上火既在水下則水無勝火之濫火無勝水之燥二者相資以爲用既濟之象也中庸云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事至而旋爲之計則晚矣書說命云惟事事乃

其有備有備無患天下之患常生於不備有備然後無患苟不思所以豫防之則他日患生於肘腋雖悔無及矣今夫水在火上雖能烹飪之用然水覆則能滅火此君子所以思患豫爲之防也或者以爲儲水以防火其說不爲無理易以坎險爲患不以離明爲患也離明所以防患豈有患者哉節齋蔡氏曰思患坎難象豫防離明象

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辯物居方

坎水潤下之物也其位在下其方屬北離火炎上之物也其位在上其方屬南卦爲既濟則坎上離下而水火各易其方位卦爲未濟則離上坎下而

水火各正其方位君子以愼辯物居方者物以羣分則有高下之殊等方以類聚則有君子小人之異類辯而居之所以使高下不亂而君子小人各得其所蓋不可不愼也愼謹愼也辯明辯也物謂陰陽二物君子屬陽小人屬陰也同人亦言辯物皆取離明之象居方火居南方水居北方君子小人兩不相干也

周易象辭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文言傳說

林屋山人俞 琰 集說

古易十二篇文言傳自爲一篇題曰文言傳者孔子明文王彖辭爻辭言外之意以盡乾坤二卦之蘊而餘卦之說因可以類推也自王弼移附乾坤二卦後加文言曰三字冠於首而除去傳字後人遂不曰文言傳而僅曰文言或謂文飾其言或謂交錯而言或謂古有是言而孔子文之或謂言不文則不足以傳遠故因其文以詳言其理所以文飾乾坤之大德愚案陸德明釋文梁武帝云文言是文王所制梁武之說必有所據但制字未瑩耳或曰文言文王言即彖

辭又辭孔子傳述文王所言之意而推廣之故曰文言傳愚觀其反覆發明乾坤二卦彖辭又辭之意則知古易題曰文言傳良是矣分明彖辭又辭皆文王之言而孔子傳述之也首章云元者善之長也春秋左氏傳惠伯之說同穆姜則以善字爲體字較好或者因而疑之曰茲非孔子之文孔子以前穆姜惠伯常言之則此語乃古語也愚則曰古無是語穆姜惠伯亦無是語左氏蓋借孔子之說爲穆姜惠伯之說耳何以見之如呂相絕秦書此豈當時史氏之文哉蓋皆左氏爲之也又如國語司空季子之占既取八物之象又有坎勞卦之語審如是則孔子之前司空季子已有是說矣謂說卦爲非孔子所述亦可也吁讀易者要當明辯之苟輕信左氏之浮言而反疑聖言無乃不可乎

周易文言傳

林屋山人俞琰集說

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元亨利貞莫非善也元居亨利貞之首故曰善之長亨者通也亨而無不盡美故曰嘉之會利者宜也利而無有乖戾故曰義之和貞者正而固也處事而固守以正則何事不立故曰事之幹乾之元亨利貞即人之仁義禮智今於元亨利貞不言仁禮智而於利獨言義以見君子不以利爲利而以義爲利也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

伊川程子曰比而放之謂之體紫陽朱子曰此語未安體仁如中庸體物之體相似仁理也人物也以人之身而體仁之理乃足以長人矣愚謂君子以仁爲體則痒痾疾痛舉切吾身而無一毫之非仁固足以長人長人者居人之上而爲之君長也輔世長民莫如德則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蓋惟仁者則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禮者天理之節文嘉會謂事事盡美而動容周旋無不中節也禮以會

而後行會以嘉而合禮故曰嘉會足以合禮利與義皆訓宜利自義中來義安處便是利非義之外別有利也大凡利於已不利於物則爲悖於義而不和豈所宜哉蓋唯利物而不以己害物則足以和於義而不悖斯得其宜故曰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謂擇善而固執之也固而不正則衆議得以屈之正而不固則衆力得以傾之唯知正之所在而固守之乃足以立事故曰貞固足以幹事言利貞而不言元亨言仁義禮而不言智蓋互文見意將使學者觸類而長之也紫巖張氏曰不言智而言貞惡夫智容有不貞者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人道與天道一也君子行此仁義禮智即行此元亨利貞也君子即乾也仁義禮智即元亨利貞也

自前至此乃第一節申彖傳之意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此以下乃第二節申文傳之意歐陽文忠公曰此非孔子所作之全篇也若皆孔子作則其文自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亦不應自稱子曰也其先言何謂後言子曰乃講師自爲問荅之言亦如公羊穀梁之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紫陽朱子曰所謂子曰者是弟子後來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峰將通書除去篇名却在上面各添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此愚謂中庸大學亦稱子曰蓋皆後人所加也潛見躍飛皆龍德也龍德即君德今曰龍德而隱謂以九居初雖有君德乃在下而隱者也不易乎世守其道而不爲習俗所移也不成乎名晦其行而不求名譽之著也遯世无悶遺佚而不怨也不見是而无悶人不知而不慍也樂即无悶之謂无悶故樂也樂則行之者君子樂天知命安貧而不憂則遵遵初九在下

之象而行此潛龍勿用之道也憂則違之者小人不知天命長戚戚而不樂則悖初九在下之戒而違此潛龍勿用之道也言樂而兼言憂亦猶後章坤初六不善之殃與善之慶並說以見君子則如是小人則反是也或以進字假行字避字假違字而云見可而進知難而避是豈初九爻辭之旨哉夫既潛矣既勿用矣尚何見可而又進即尚何知難而致避耶或又謂君子有時乎憂樂其行其違皆出於我去聖人之意遠矣確堅也確乎其不可拔者內有所守而堅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此章始言龍德而隱終又總結之

曰潛龍也蓋自不易乎世至確乎其不可拔皆初九潛龍之德而君子所以勿用也若爲世俗所移而求名譽之成遯世而悶不見是而悶內無所守而爲人所拔則豈初九潛龍之德哉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龍德而正中謂九二有乾龍之剛德而在潛躍之間無過無不及而正得其中也庸常也常言常行必信必謹則口不妄語身不妄動也邪即人欲誠即天理過人欲所以存天理也理欲界限不可不

嚴弗爲之防則人欲存乎其中而天理亡矣故閑邪存其誠也善世猶言兼善天下不伐不有其善也位非九五何以善世而九二云爾者德博故也德博而化正已而物正也此大人之事也君德謂君人之大德孔子贊乾之九二曰君德蓋明指大人之爲九二也他卦皆以二爲臣位未嘗以二爲君德乾六爻皆言人君之事九二蓋人君之子未爲人君之時未有君位而有君德者也其位雖臣其德則君故孔子贊其德曰龍德又言君德言信行謹閑邪存誠贊其德之中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皆申德施之義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又

云誠者非自誠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子思之說皆本乎此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進德脩業謂君子終日乾乾也何以進德忠信所以進德也德與忠信皆主於心者也何以居業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業與辭皆見於事者也事已成謂之業脩業者業未成則脩而成之也居業

業已成則居而守之也居與論語百工居肆之居同辭言辭也脩謂脩省非脩飾也誠即忠信也立其誠謂立其誠意而不爲私意所汨撓也若但以脩飾言辭爲心則僞矣君子閑邪存其誠則無一念之不正也脩辭立其誠則無一言之不實也至謂行吾所有之德進而至於此也蓋指九三本爻即非謂至於九五終卒吾所脩之業居而終於此也亦指九三本爻即非謂終於九五幾乃幾及之幾與比六三幾不如舍之幾同皆訓近即非幾微之幾存義謂存其分義而不可過也君子之於德也知其所當至而篤行焉則其至之也如九三之

位至於下體之上而無不及故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君子之於業也知其所當終而固執焉則其終之也如九三之位終於下體之上而無過故曰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居上位謂九三位居九二之上也在下位謂九三位在九四之下也德進而已不有故不驕業修而上不忌故不憂無咎者善補過也九三過剛而不中又處危地本不能無咎也所以無咎者以其終日進脩乾乾不息又因其時而惕懼則足以補其過矣時釋夕字危釋厲字不驕不憂釋無咎之義至之終之可與幾可與存義皆申終日乾乾反覆道之義紫陽朱子曰知至

至之屬忠信進德意思進字貼著幾字至字貼着進字知終終之屬脩辭立誠居業意思居字貼着存字終字貼着居字又曰可與幾可與存義是旁人說如可與立可與權同居業如此存義如此蓋慎守臣位而知終者也安有犯上之心哉

九四曰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九四才剛位柔故其躍也或上或下而無常或進或退而無恒位不正爲邪九二九四皆以陽居陰位而不正故皆言邪羣指在下三陽非爲邪謂其動而或躍非爲小人之邪媚也非離羣謂其靜而在淵非離君子之善類也既非爲邪又非離羣何謂而不寧若是也君子之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時難得而易失君子不敢自失也學記云當其可之謂時失時則如上九之元而年事過高精力衰弱無能爲矣有不動動則有悔況又不知進退豈得無咎今九四所以無咎者知進知退而又能不失其進德脩業之時也夫時至九四吾惟進吾九四之業而已吾於分內所當進者進之所當脩者脩之又何咎之有進脩有重習之意而三四在重乾之交故此兩爻皆言進德脩業上與進釋躍字下

與退釋在淵之義無常無恒釋或之義非爲邪非離羣欲及時以申進無咎之義上上聲下離皆去聲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物之聲同則自以聲相應氣同則自以氣相求如水性潤下而濕地之濕者水必流焉火性炎上而燥物之燥者火必就焉龍水畜雲水氣故龍出則雲生虎威猛之獸風疾烈之氣故虎嘯則風生蓋各以其類相從也天運動而在上故物之本乎天者亦飛動而親上地處靜而在下故物之本乎地者亦靜植而親下無非各從其類也人爲萬物之靈亦萬物中之動者耳聖人之於人亦類也是故聖人作於上而萬物覩於下聖人作釋飛龍在天萬物覩釋利見大人紫陽朱子曰分明以聖人爲龍以作言飛以覩解見字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卦有六爻爻各有位是故彖傳謂六位時成說卦謂六位而成章則上九豈得無位今曰无位者九

五爲乾之君居乾九五之正位而尊無二上也上九元極而過中貴極而失正其位雖在九五之上而無九五之正位故曰貴而无位凡卦皆以五爲君初爲民二三四上並爲臣上九居至高之位而去初甚遠故曰高而无民二三四皆從五而不輔已故曰賢人在下位而无輔上九既无正位又无民又无賢人之輔乃又動而不知止能無悔乎爻辭言有悔孔子釋之曰是以動而有悔也蓋吉凶悔吝生乎動動則有悔不動則無悔也貴與高釋元字无位无民无輔皆申盈不可久之義伊川程子曰王弼以爲無陰陽之位陰陽繫于奇耦豈容

無也乾元上九云无位乃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開封趙氏曰九五有位有民有輔上九无位无民无輔聖人蓋兼六爻爲言若止論无位而不及无民无輔則失聖人之旨矣

潛龍勿用下也

此以下乃第三節重論六爻之義以再申前意也下謂初九之位在六爻之下龍在下則潛陽在下則藏君子在下則隱其爲勿用一也紫陽朱子曰潛龍勿用下也與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只是一意但重說耳

見龍在田時舍也

舍如館舍之舍時舍謂時止則止君子當隨時而止也乾之六爻以德言則皆君德以位言則唯九五爲君位餘皆臣位九二雖有君人之德然其時爲臣則當安臣位故曰見龍在田時舍也平菴項氏曰舍非用舍之舍舍之則爲潛龍矣舍者隨其所在而居焉古語舍訓爲置苟置於此則舍於此故傳舍亦爲傳置乾之時舍井之時舍隨之志舍下姤之志不舍命四舍字皆去聲龍本行天之物不常在田出潛之初時寓於此故曰時與潛異者潛則入而不出舍則已出而未行又曰時舍以在字言之

終日乾乾行事也

行事行吾分內所當行之事即進德脩業之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

試釋躍字與中庸日省月試之試同君子謹失時之戒而自試其所學蓋欲自知其淺深也

飛龍在天上治也

上釋天字初言下五言上蓋相發也伊川程子曰上治以天德位天位治所從出

元龍有悔窮之災也

窮而不知變則災必逮夫身窮釋亢字災謂有悔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體乾之元用乾之久則變不窮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以天下治也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

此以下乃第四節又申前意初之潛也隱而在下陽氣潛藏於重泉微而未之見也

見龍在田天下文明

二之見則出潛離隱雖不在上位然德博而化天下皆文明矣見非表暴之謂也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故天下利見而爲之動爲之變爲之化而盡皆如己之文明也平菴項氏曰天下文明以見字言之

終日乾乾與時偕行

三居下卦之上時既進矣君子之德亦進時而進也

或躍在淵乾道乃革

四之躍也離於下而進於上與在下之時不同矣乾道於是乎革也革者變也下乾以終上乾方始猶天道更端之時也平菴項氏曰卦至四則下革而爲上時至卯則寒革而爲暄皆進而得時者也

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九天德五天位有是德乃宜在是位也

亢龍有悔與時偕極

易以爻爲所處之人位爲所逢之時以九居三而三陽方盛故與時偕行九三蓋得時者也以九居上而六陽已窮故與時偕極上九蓋失時者也或曰乾以德明爻初曰德之隱二曰德之中三四皆曰進德五曰位乎天德獨上不言德上其有悔而以德者乎

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歐陽文忠公曰初無不變變無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故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廣平游氏曰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則也愚謂天則則天道也寒極而變暑暑極而變寒是之謂則乾所以用九而不用七者九變而七不變也故用九則見天則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此以下乃第五節復申彖傳之意天者莫非一元之運行周流而不間斷是以生生而不窮物之生也皆自此萌動暢茂條達故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性言其靜也情言其動也物之動極而至於收斂而歸藏則復其本體之象又將爲來春動而發用之地故曰利貞者性情也靜而至於靜之極但言其性足矣又兼言情何耶曰元起於貞貞下蓋有元繼焉動生於靜靜中蓋有動存焉貞而元靜而動終而復始則生生之道不窮若但言性而不

言情則止乎貞純乎靜而已矣不見貞下起元靜中有動之意而非生生不窮之道也此所以不分別孰爲性孰爲情而特渾而言之曰利貞者性情也鄭玄不明此義乃以性情作情性淺矣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乾始即乾元也元乃生物之始也美即亨也亨乃衆美之會也乾能生育萬物以利天下而天下皆復其美利故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乾之利天下無往而非利不可以名焉故曰不言所利如坤言利牝馬之貞也言利建侯之類皆指其所利而名言之名言則小不言則大故又贊其不言所利而特曰大矣哉或者疑之曰不言所利而二五之爻以利見稱何也曰孔子之意蓋爲乾之彖辭不言所利非謂乾之爻辭不言所利也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六十四卦唯乾純陽而其德最大故孔子贊乾之元乾之利皆曰大又贊乾之九五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剛則不屈健則不息中則無過無不及正則無反無側純則無雜粹則無疵精則純粹之至也乾之六畫無不剛無不健二五皆剛健而得中九五則剛健得中而且正六畫皆陽而無一陰畫間於其間可謂純矣二五皆純而且粹

九五則純粹而且精此七字惟乾之九五足以當之九五蓋乾之主爻也凡卦皆有主爻皆以五爲君孔子每贊主爻之德必兼五言觀彖傳可見況夫乾之主爻在五而五又爲君位其德又如此全美此孔子所以及其辭而稱贊之也

六爻發揮旁通情也

發揮動也旁通猶言曲盡情猶言用乾之六爻在本卦則彼此情相通若動而散於諸卦則自屯蒙以至既濟未濟凡以九居初居上居二五居三四者其情悉皆相通無不曲盡其義坤之六爻亦然橫渠張子曰乾發揮徧被於六十四卦其說是已

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時謂乾之時聖人於此時乘六陽之運以御天則如天之雲行雨施而普天之下咸被其澤也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

得於心爲德行於身爲行成德之成與成性之成同成之爲言貞也謂仁義禮智無不具也君子以仁義禮智發而爲事業故曰君子以成德爲行誠則形形則著故曰日可見之行也首章云君子行此四德此又云君子以成德爲行蓋申首章之意上行字去聲下行字平聲

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此以下乃第六節復申爻傳之意上文云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此乃云行而未成何其說之相悖歟曰非相悖也上文申彖意蓋終言一卦之德此申爻意乃單言初九之德其義各有所取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非謂初九不行也時乎潛隱而所行未著爾或曰此章云潛之爲言也末章云亢之爲言也此兩起句文法同蓋欲使學者因文究義以見乾之初九猶人之卑微乾之上九猶人之衰老唯宜守靜而安常皆不可變動而用事也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博學之則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問以辨之蓋將擇其善而知所從矣則又不可不加涵養之功故寬以居之寬則不迫居之久則守之固至於德盛仁熟乃可推而行之以及物也夫君子之學問如此寬仁如此雖未爲人君而有君人之大德故前章贊之曰君德此又重引之蓋深明九二之德爲君德而大人即九二也若獨指九五爲大人而以利見大人爲九二利見九五則非易之旨也雲間田氏曰諸卦二五皆君臣相應唯乾坤二卦不可以此論先儒乃曰乾卦純體皆君道坤

卦全體皆臣道聖人慮學者拘於正應以論乾坤特於乾九二兩贊曰君德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虞翻曰以乾接乾故重剛位非二五故不中或者乃謂以剛居剛爲重剛在九三則猶可在九四則不通矣乃又曰九四下重字衍文豈其然乎不若從虞翻之說爲長天謂五田謂二九三上不及九五之中而不在天下已過九二之中而不在田其不中若是豈不危厲君子慮此則終日進德脩業乾乾不已又因日之夕而爲之惕是以雖危而无咎夫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則奚在曰在人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九三居重乾之間而在下卦之上其位已過九二之中故曰重剛而不中九四亦居重乾之間而在上卦之下其位不及九五之中故亦曰重剛而不中九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固與三同然比之三則四也又居上體而出於人之上矣故曰中不在人夫上既不在天下既不在田中又不在人果何在耶曰在淵易卦兼三才而兩之以下二畫屬地中二畫屬人上二畫屬天三四雖皆人位而三附

於地蓋在人之正位四之在淵則離地而近於天非人所處之地故或之或之者何蓋疑之也君子於此戒愼恐懼唯知進德脩業而已故无咎或曰孔子贊乾之六爻必於此兩爻云九三九四而文法又同亦欲使學者因文究意以見九三九四並在重乾之間而俱得无咎者其才與位皆相似故也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二五爻辭皆言大人孔子贊九二但稱君子贊九五則稱大人尊九五也九五蓋乾之主也又以見九三止有大人之德而無大人之位九五則德位兼修也九五大人中正無私以天德居天位而與天爲徒故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悉皆相合而無間也天者自然之理也誠之所爲先與理合天亦弗能違也先後皆去聲紫陽朱子曰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所未爲而吾意之所爲自與道契天亦弗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者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以爲而理之所在當亦奉而行之蓋大人無私以道爲體也

元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九三居下體之極知至而又知終上九居上體之極乃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三所以無咎上所以有悔知與不知之異也苟知進退存亡而不以得喪累其心又於進退存亡之間不失其在我之正又豈有悔乎首言進退存亡而兼言得喪次言進退存亡乃不及得喪何也曰進退存亡天道也得喪乃人事耳孔子所以兩致其唯聖人乎之辭者謂其眞知天道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非聖人則不能也人事固亦有進退存亡若僅釋以人事則凡有識知而安於分義者能之何待聖人而後可耶此章句法與繫辭傳天下何思何慮同又如論語禹吾無間然矣稱顏子曰賢哉回也蓋皆兩致其辭而贊歎之也紫陽朱子曰再言其唯聖人乎始若設問而卒自應之也王肅疑兩言聖人爲重複遂改其一爲愚人謬矣

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天屬乾陽而剛地屬坤陰而柔地體雖柔動而生

物其用則剛坤卦六爻純乎陰柔是爲至柔動則變爲乾陽而剛故曰坤至柔而動也剛地雖動而生物其體本靜坤卦六爻純乎陰靜是爲至靜唯其至靜所以其德方正而截然不易故曰至靜而德方天數居始而爲一地數居次而爲二坤道之常蓋當處後不可攙先也攙先則失坤道之常矣唯處乾之後順乾而行則得其所主而不失坤道之常也故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藏蓄也萬物無大無小地皆藏蓄於其中博厚之至也陽變而陰化天施而地生坤之含萬物僅能化生耳非若乾之能變而又能化能施而又能生也故孔子於乾言變化於坤但言化而不言變蓋乾能兼坤坤僅得乾之半也光謂地道之光陽明而陰暗坤陰物安得光橫渠張子曰效法故光漢上朱子曰坤之光即乾之光愚謂坤本無光動而從乾是以光也順謂順乾而行也承天謂天氣在上而降施於地地則順承而受之也時行謂以時而行時乎春夏而天氣發生則地氣亦爲之發生時乎秋冬而天氣收斂則地氣亦爲之收斂坤之爲道蓋如此其順也此章申彖傳之意所謂至柔而動也剛申德合无疆之義至靜而德方釋貞義後得主而有常後順得常之謂含萬物而化光即含弘光大品物咸

享之謂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即乃順承天之謂自此以後皆申爻傳之義或疑文言傳兩贊用九至用六則無一語及之殊不思坤至柔而動也剛此非贊用六而何洪容齋曰頃見僧曇瑩云動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爲復在二爲師在三爲謙自是而往皆剛也其說最爲分明有理愚謂曇瑩所云不過謂一爻之動耳坤爻傳所爲六二之動是也今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蓋謂六爻俱動而至柔之坤變純剛之乾非但爲一爻之動也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坤之初六陰柔不中不正不善也不善之積極而至於弑君弑父實從此始以積善並言蓋明善不善皆在所積天道福善禍淫作善則降之百祥作不善則降之百殃苟積善則不獨身受其福又福于而家以及其子孫是謂餘慶積不善則不獨身受其禍又禍於而家以及其子孫是謂餘殃必者禍福之應如影隨形如響隨聲理之所必然也積善而曰必有餘慶所以勸天下忠臣孝子而使之勉於爲善也積不善而曰必有餘殃所以懼天下

亂臣賊子而使之不敢爲惡也乃臣弑君子弑父豈一朝一夕之故原其所由來則自小而大從微而著如霜而至於冰皆以漸而積也辯察也由辯之不早辯蓋罪其君父之不明明者知漸不可積於是防其微而辯之於早故天下之惡無由而成蓋知霜冰之戒也若小惡不遏坐視其長則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是誰之過歟由君寵其臣而不早辯其臣之惡父寵其子而不早辯其子之惡故也蓋言順也之順與前坤道其順乎之順不同蓋謂事勢之順不知不覺積漸因循而至於此極也積不善申履霜陰凝之義弑君弑父申至堅冰

之義非一朝一夕之故申馴致其道之義也誠齋楊氏曰順當作馴紫陽朱子曰古字順慎通用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發明六二之直方而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則下文當曰正以直內義以方外今乃曰敬以直內而不曰正以直內何也或曰劉元城嘗改敬以直內爲正以直內矣然正無下功夫處故須敬言敬則正在其中敬則有所操守而不失其本然之正也或又曰禮記云直其正也政乃敬之訛爾敬訛爲政政又轉而爲正亦猶詩體無咎言禮記乃云履

無咎言體訛爲禮禮又轉而爲履理或然也敬者主一於此而無他適之謂義者裁制於彼而合其宜之謂敬以操守於內而心不他適則其直於內也洞然而畧無私曲義以裁制於外而事皆合宜則其方於外也截然而不可移易君子蓋無往而非敬無往而非義也敬義立謂內不枉己外不徇物而卓然自立也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而出焉故有內外之辯敬在是則義在是內直則外自方非謂敬必在內義必在外也德不孤謂擇善而得所從也六二在羣陰之中不與羣陰爲黨其勢似孤其德則不孤蓋以敬義自立捨坤陰從乾陽

又焉得孤不疑謂擇善之明而不惑也坤德雖柔順而六二所行者正不習初六之陰邪則其從乾陽而行也夫復何疑此章以敬釋直字義釋方字又以敬以直內是持守功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功夫從程子朱子之說則坤六二之所謂不習可以爲不學乎平菴項氏曰習重習也二之所習謂習初也地利陰邪不可使盛若朋類相習積陰不已則賊亂之所由興也初二一陰方生聖人積慮其習曰積曰漸曰馴曰順皆深絶之六二之陰游至位當重習獨能不習故聖人喜之蓋初不正而二正初不中而二中每事相反而不相重是以知其

不習也又曰陰與陰相敵則孤孤則小陰從陽則不孤不孤則大婦能如此則得乎夫臣能如此則得乎君皆陰德之不孤者也張播本直方大上有易曰二字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陰從陽而不敢專也故雖有美亦含之而不發也以用也或用之從王事則歸美於君弗敢以成功自居故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弗敢成者非其才之不足而不能成也爲下之道當如是也伊川程子曰如是則上無忌惡之心下得恭順之道也愚謂下之事上猶陰之從陽便觀地之承天可見乃若妻之從夫臣之從君皆此道也故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不言子道臣與子一也夫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之氣地唯順而承之不敢居其成功是謂地道無成既曰地道無成而又曰代有終何也曰天數止乎九是無終也地數終於十則有終矣是故乾能始物不能終物坤繼其終而終之則坤之所以爲有終者終乾之所未終也坤不有其成而有其終故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也代繼也古之人爲臣而盡臣道者以地道自處而不矜不伐唯知代天之功以

終其勞及其成功則歸之天不敢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蓋知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義也美釋章字以妻道臣道並言蓋申無成有終之義此獨言地道則舉其大者爾書君陳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是惟良顯哉其坤六三之謂歟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乾陽用事則天地變化草木蕃賢人出坤陰用事則天地閉賢人隱當此天地閉賢人隱之時一語之差則凶禍隨至不謹密可乎易之所謂括囊无咎无譽蓋言君子之謹密不可不如是也且夫乾之初九在下卦之下去九五之君甚遠其隱宜乎坤之六四在上卦之下居近君之地而乃隱焉何也曰坤六五亦臣也非君也以人臣而處君位與乾九五異矣而六四適近之此六四大不幸也乾九五在上而天地閉塞天下終有戰爭之禍則六四以隱爲咎蓋時異事殊君子亦唯隨時之治亂以爲進退也時當進君子亦進乾九五是也時當隱君子亦隱坤六四是也謹即慎不害之謂曰閉曰隱皆釋括囊之義也

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黃中謂君子有中德之美也通理謂通達乎道理也正位謂知君臣之大義而以正上下之名位也居體謂以臣道自居而不失爲下之體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以至發爲事業儘有可觀豈非美之至乎正位居體蓋坤之正位在六二而六五非正是宜正之也坤之體當居下而居上非所宜也黃中通理正位居體釋黃裳元吉之義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釋文在中之義黃中通理以身言故曰四支居者身居之也黃中故能正位通理故能居體或者難曰六十四卦皆以五爲君九居五爲剛中之君六居五爲柔中之君今乃以坤之六爻全爲臣道無乃不可乎愚曰不然易中以六居五蓋半矣莫非君也在泰在大有之類則爲謙順之君在離在未濟之類則爲文明之君在豫在恒之類則爲暗弱之君惟坤之五雖君位坤實臣道不濟不取君義此章溪王氏之說也坤之六爻皆順承乾五之一君故坤之五不得爲君此誠齋楊氏之說也竊謂六十四卦自貞而下陰陽相雜剛柔相交始有所爲陰陽之配應剛柔之乘承於是乾則全卦皆爲君德而乾之九二其位雖臣

其德則君也坤則全卦皆爲臣道而坤之五六其位雖君其道則臣也豈可與諸卦倒言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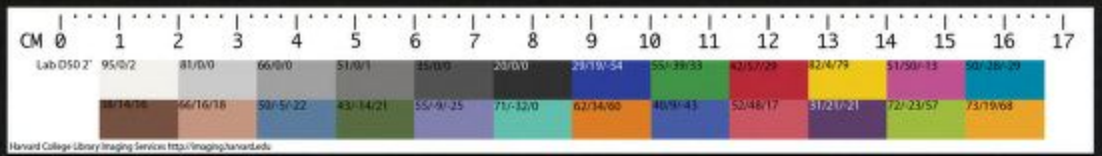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黃

疑謂似也坤至上六陰盛而與陽相似也陰當從陽也盛極則不能降以相從也不相從則與陽爲敵故曰陰疑於陽必戰乾君象也故乾之彖傳謂乾之六爻爲六龍龍君象坤乃臣而上六亦稱龍何也聖人以坤之上六處臣道之盛極而天下不知有君故特以龍言故曰爲其嫌於無陽也故稱龍焉爲去聲爾雅云十月爲陽鄭玄曰十月純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天道不可一日無陽人道不可一日無君也節初齊氏曰蓋與春秋天王狩于河陽同一書法狩于河陽非天王而曰天王嫌於無王也聖人於陽亦然血陰物也臣雖強不離陰類故曰猶未離其類也故稱血焉離去聲玄者天之色黃者地之色血言玄黃則天地雜類而陰陽無別矣故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陰陽相戰雖至於天地之雜亂然而天地定位於上下其大分終不可易故其終又分而言之曰天玄而地黃

俞氏周易集說文言

後學 成德 校訂

T110/2452 B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3/-18/-54
55/-39/33
42/57/29
4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39

周易彖傳說

林屋山人俞　琰　玉吾輯

文王之辭謂之經孔子之辭謂之傳傳者所以釋經之辭也經有彖辭即文王所繫於卦下之辭孔子釋文王卦下之辭而傳述其意故謂之彖傳古者經與傳各爲一書自費直以傳解經而後鄭玄以彖傳連經文然猶若今乾卦次序至王弼乃自坤卦而始每卦以彖傳移綴於彖辭之後又加以彖曰兩字冠之後之人遂不謂之彖傳而直謂之彖夫以孔子之彖傳爲彖則文王之彖辭當復謂之何哉魏晉而下去古日遠訛以傳訛至今讀者習以爲常弗察也先儒

謂西漢時六經與傳皆別行逮東漢諸儒作注始合經傳爲一如春秋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公羊傳皆無經文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鄭玄與馬融同時玄以易傳連於易經蓋倣融例而弼又援玄例也乃若杜預分左氏傳連於經范望散太玄測於八十一首之下皆欲取便於學者之誦覽故也唐太宗詔名儒定九經正義孔穎達奉詔與諸儒參議於易則獨取王弼自唐至宋著爲定論不本正義者以爲異說於是後之學者惟王弼是從竟莫敢移動呂汲公王原叔晁以道李巽巖呂東萊朱紫陽皆以分經合傳非古吳仁傑稅與權編周易古經亦皆極論王弼之失讀易者要當審其是不可狃於舊說而復以彖傳爲彖云

周易彖傳上

林屋山人俞琰集說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

紫陽朱子曰此專以天道明乾義又曰此一節首釋元義愚謂彖辭云元亨利貞不過謂大亨而利於正彖傳分而爲四又以元爲重故特贊之曰大哉乾元物有氣斯有形始者氣之元生者形之元形雖資坤而生氣則資乾而始故曰萬物資始夫乾之元亨利貞析之以配四時固皆天之德若獨論乾元之大則元者生意也亨者生意之長利者生意之遂貞者生意之成亨利貞之三者皆屬元

香港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之所統故曰乃統天統者以一該衆無所不總之謂大莫大於天而元統之則天亦萬物中之物耳元其大矣哉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

紫陽朱子曰此釋乾之亨也愚謂乾之亨乃陽氣亨通而物皆暢達之時是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凡昔之凝滯者皆至此而流動昔之潛伏者皆至此而形見故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施去聲始致反前言萬物此言品物萬與品同數異數曰元爲稟氣之始未可區別故總謂之萬亨則流動形見而洪纖高下各有區別故特謂之品或疑孔子

贊乾四德獨不言亨何也誠齋楊氏曰言元言利貞而不言亨非不言亨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即亨也節齋蔡氏曰雲行雨施亨之見乎氣也品物流形亨之見乎形也

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

終謂下乾之終九三是也始謂上乾之始九四是也九三九四乃乾下乾上之交接處一乾方終一乾又始則生意於此續而不絕故不曰始終而特曰終始說卦云終萬物始萬物亦是此意彼言艮東北丑寅之交此則言兩乾上下之交也或以初爲始上爲終初上乃一卦之始終非此之謂也或

以元爲始貞爲終元貞乃四德之始終非此之謂也大明終始謂聖人大明天道之終始以示人也六位卦之六畫也易六畫而成卦一畫有一畫之位一位有一位之時乾六位各以時成則乾道於是乎備矣乾而止於三畫則終而无繼豈生生之謂易哉所謂大明終始所謂六位時成皆發明重乾六畫之義六龍乾之六爻也六位言六畫之定分六龍言六爻之變象六位乃諸卦之所同六龍則純乾之所獨也時乘六龍以御天謂聖人當此之時乘六陽之亨通以行天道與天道同一亨通也紫陽朱子曰此言聖人之元亨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

紫陽朱子曰此言乾道變化无所不利而萬物各得其性命以自全以釋利貞之義也愚謂乾道天之道也變化陰陽之變化也陰變爲陽陽化爲陰寒暑之往來是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一往一來而不已是之謂道天道之所以爲變化者何變化萬物也萬物蓋隨四時之推移而爲之變爲之化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物受天之所賦自形自色自生自長莫不小遂其小大遂其大是爲各正性命謂各得其性命之正也大音泰大和即元氣也保謂保全而无虧合謂合聚而不散物

皆斂華就實而保合大和則又爲來春發生之地也乃利貞者由是而利貞也承上文之意推本元亨而言也蓋自元而亨亨而利利而貞貞則又元不貞則无以爲元元乃物之萌芽初出時亨乃物之長茂時利乃物之收斂時貞乃物之結實而歸宿處唯有此歸宿處是以貞下起元靜極而復動冬極而復春生意常周流而不絕若使元亨而不利貞春夏而不秋冬則元氣磔裂發散无餘而乾道或幾乎熄矣何變化之有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紫陽朱子曰此言聖人之利貞也愚謂聖人聰明睿知冠乎羣倫超出庶物足以有臨足以表正萬邦而天下皆得其所安故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首即元也萬國願戴聖人爲首亦猶萬物資始於乾之元也孔子贊乾之利貞而又言首其意亦可見矣蓋曰貞不終於貞而貞之後又繼以元也聖人體乾之元出而君臨萬國是爲萬國之元首萬國各有其君則又各爲其國之首蓋推廣乾元之大以見生生之道无窮也乾彖傳三言物初言萬物次言品物又言庶物何其異耶曰萬物偕天而言也品物以在地而言也庶物即品物對人君而言則謂之庶庶者衆也

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乾天道也坤地道也天尊地卑故乾元稱大坤元稱至至義差緩雖不若大之盛然乾之所至坤亦至焉坤元蓋與乾元同其大也孔子嫌於兩大同稱故變文而贊坤之元曰至哉所以尊乾也聖人於尊卑之辨謹嚴如此萬物資乾元以始有氣而未有形資坤元以生乃有形父母之道也是故天氣不下降於地則地亦不能生物地之生物乃順而承天之施也承受也奉也坤順乾而受乾之施下奉上之道也

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順與厚皆坤德順而承天之施所以生物厚而合天之无疆所以載物乾德之大无不覆幬而无此疆爾界之限坤德之厚无不持載亦无此疆爾界之限是之謂合夫坤其靜也翕翕則含弘其動也闢闢則光大含弘如此光大如此是以品物咸得亨通也或曰陽明而陰暗陽大而陰小光大者乾之德坤安得光大曰坤之德含容弘博而與乾合則亦光明盛大也孔子贊坤之德不曰大而曰至蓋以尊无二上而不可與乾並稱次贊坤之亨乃曰含弘光大則坤德之大實與乾同不然坤何以為乾之配

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

龍行天之物故以象天馬行地之物故以象地坤順而承天是以博厚載物而合乾无疆牝馬柔順而類地是以引重致遠而行地无疆彖辭云利牝馬之貞孔子加以柔順二字而釋之曰柔順利貞何也彖辭云君子有攸往自連下文孔子併及之而釋之曰君子攸行又何也曰孔子所以錯綜其辭者蓋又發明文王言外之意而謂君子所行柔順而貞則宜柔順而不貞則不宜也孝經云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於父臣不可以不爭於君故當不義則爭之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坤臣子之道也臣子之事君父唱則必應固不可不柔順然倡之不以道而亦應焉則過於柔順而不貞矣過於柔順而不貞則柔爲小人之善柔順爲小人之阿順豈君子之所宜哉

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坤不能自行順乾之健而行君子有攸往先則迷而失其道後則順而得其常西南兌離巽皆坤朋乃與類行東北雖喪其朋然陰當從陽乃終有得主之慶慶叶韻平聲音羌君子之出處隨地而安隨地而貞不限西南東北皆吉故曰安貞之吉應

地元疆方其在西南則安於西南猶女子在室則安於父母家及其往東北則安於東北猶女子嫁而從夫則安於夫家在此亦貞而吉往彼亦貞而吉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或者乃謂惟當貞於陽方不當貞於陰方則拘於一而與應地无疆之義背馳矣坤彖傳凡三言順三言无疆順坤德无疆則乾德也坤合乾之无疆則地亦无疆是故馬之无疆類地君子之无疆應地

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易六十四卦惟乾坤二卦純剛純柔无所謂上下之乘承亦无所謂內外之配應其餘六十二卦則皆剛柔錯雜乃有乘承配應既有乘承配應則其說千變萬化而無窮矣剛謂乾之九柔謂坤之六始交謂乾之初交坤之初而成震難生謂坎水之險在前此合上下二體釋卦之名義也動者震之德險者坎之德震在坎中是謂動乎險中此雖具上下卦二體之德並言其意則在初九初九蓋屯之主爻也大釋元字大亨貞謂屯之時動則可以出險而大亨固不容不動然又不可遽動唯以貞道固守則利也陽在陰中則激而爲雷陰陽和洽則烝而爲雨雷雨之動滿盈謂震雷坎雨閉固欝

塞必至於滿盈而後動以象也道艱難而未能遽通也天造時運也草震象謂雜亂而未定也昧坎象謂幽暗而未明也屯之時如此豈宜有所往唯宜建侯建侯所以濟難也不寧不遑寧處也難生故不寧侯未建則難未解欲寧處得乎

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蒙卦下坎水上艮山退則困於坎水之險而不可處進則閡於艮山之止而不可往進退莫知所之是之謂蒙山下有險言卦象險而止言卦德蒙言

卦名自此以下皆言卦義以亨行者蒙以亨而後行未亨則止既亨則行也蒙豈能遽亨所以亨者時也當其可之謂時蓋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也時中者於其可亨之時而亨之不先時不後時也志謂五之志應謂應二也二以剛明之賢處下五以童蒙之君居上非是二求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伊川程子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剛中指九二以其剛而得中則告而有節乃可決人之疑也瀆蒙謂告之

不一則其說煩亂而愈滋其惑也是不惟問者瀆告者亦瀆也夫童蒙求我之初其志蓋專一也吾當盡誠以告之不告則失人至於再至於三則煩數而其志不專一矣不若不告告則失言也聖者无所不通之謂童蒙之時便當以正道涵養其正性是乃作聖之功也古之人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大人之所以爲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童蒙之時情竇未開天真未散粹然一出於正所謂赤子之心是也蓋涵養正性全在童蒙之時若童蒙之時无所養而失其正則它日欲望其作聖不可得矣文王曰初筮告孔子釋之曰以剛中也文王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孔子釋之曰瀆蒙也文王曰利貞孔子釋之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孔子蓋發明文王言外之意故其意又加詳焉或曰亨行二字羨文

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須待也險在前謂前遇坎水之險也剛健而不陷謂乾不陷於坎也坎雖險乾以剛健能需而不躁進則无陷溺之憂矣揆之以義蓋不至於困窮也卦互兌兌爲澤坎水在兌澤之上則澤有水而其

象亦爲不困窮也位乎天位謂以九居五也上五兩爻皆屬天位而五爲天之正位故言天位正中謂正得其中也需之時剛明之君與剛明之臣同德相孚五也又能以正道固守而其剛明之德不爲二陰所揜是以亨且吉也正中以明有孚與貞位乎天位以明光亨與吉往有功謂需極則當往往則有難濟之功蓋无不往而坐待險平之理也此卦彖傳先以卦德釋卦名義而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蓋合二體而言次曰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蓋贊九五之主爻終曰利涉大川往有功也蓋又合二

體之德言或曰需之爲卦以乾遇坎而爲之辭故乾雖剛健而以險難在前不能不爲之需乃若遇巽則其剛健爲陰小所畜遇艮則其剛健爲陽大所畜各因其所遇而爲之辭也同是坎也以震遇之則動乎險中而能濟難屯卦是也以艮遇之則見險而能止不犯於難蹇卦是也需則知險難在前遂不躁進又有剛健濟難之才遂不即止必有待焉而後進與屯蹇異矣

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上剛指乾下險指坎在上者恃其剛以陵下在下者懷其險以伺上一剛一險訟之由也險者狡而工於爭健者强而力於爭險而健是以訟也夫上剛下險分兩體之上下而以彼此言險而健則合兩體爲一而總言之也若使險而不健亦不能訟健而不險亦不生訟唯險而又健則內懷險惡而多蓄智謀外恃壯健而不畏敵扑訟之所以成也此以卦德釋卦名義也健字句絶乃及於訟或以健訟相連誤矣剛來而得中指九二九二蓋成卦之主爻也自彼而此謂之來訟乃需之倒體需主爻在五訟主爻在二向爲需之主則剛處於五今

爲訟之主則剛來於二也或謂訟爲四陽卦自遯來而九三降爲九二非也得中謂居下體之中也訟不可成謂非吉德得已則已不得已而爲之亦不可極其終也中正指九五訟唯中正而有理則宜見中正之人故曰利見大人尚中正也淵指坎水訟之時人情乖違深入險地必遭陷溺故曰不利涉大川入於淵也伊川程子曰據卦才而言更取成卦之由爲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上爲義所取不同也

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師者衆也周禮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二十五人也四兩爲卒百人也五卒爲旅五百人也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也卦唯一陽而有五陰之衆故曰師衆也正謂兵出而有名也書武成云將有大正于商注云大正以兵征之蓋謂武王伐紂以有道誅無道是爲大正也孟子云征之爲言正也能役天下之衆而以之討亂禁暴弔民伐罪然後謂之正不正則兵出無名人心不服何以王天下今興師動衆而名正言順可以王天下矣故曰貞正也

能以衆正可以王矣九二剛得中而无過爲上與六五柔中之君相應故曰剛中而應行此危險之道而上順天理下順衆心故曰行險而順夫兵者不祥之器用之則傷財害民是毒天下也蓋蠻夷寇賊毒害於民聖人不得已而伐之用兵乃所以去其害猶用瞑眩之毒藥以攻毒疾疾既毒則其用藥亦不容不毒也如此而民皆從之既吉而又无咎之者以其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也故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不然則雖欲无咎且不可得而況吉哉涑水司馬公曰夫治衆不以剛則慢而不振用剛而不獲中則暴而无親上无

應於君下无應於民則身危而功不成所施不在於順則衆怒而民不從四者非所以吉而无咎也吉而无咎則唯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乎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紫陽朱子以比吉也三字爲衍文郭京以比吉兩字爲彖辭但誤增也字凡彖傳先舉彖辭後以義結彖辭下並无也字姑蘇潘氏曰比輔者臣親其君也下順從者民親其君也愚謂比以九五爲主輔謂六四不憚其勞而輔已也下順從謂在下三陰皆順而從已也近有六四順而爲之輔下有三陰順而无不從此九五所以爲比之吉也坤順也初至四皆坤畫有衆皆順從之象上六不與焉今但曰下順從而不及上蓋斥上六在外也剛中謂九五剛而得中也卦有内外二體筮法先成者爲内卦後成者爲外卦故蒙以内卦爲初筮比以外卦爲原筮孔子釋蒙之初筮曰以剛中也釋比之原筮亦曰以剛中也蒙之剛中乃九二比之剛中則九五是也剛則所守者固中則无過爲此所以原筮元永貞无咎也厚齋馮氏曰萃之與比下體坤地則同而上體水澤之象亦不相遠萃以九四一爻有分權之勢故元永貞於五言之若比下无

分其權者故元永貞言之於彖義各有在也上下應謂九五與初二三上下之情相通也衆方歸附之初上下之情蓋猶未通四居其間不憚其勞以下之意達於上又以上之意達於下然後上下之情通故曰不寧方來上下應也上六處比之極有不得其比之象窮而无所歸故曰後夫凶其道窮也

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柔指六四六柔爻四柔位以柔居柔得其位之正而上下五陽皆應之是爲小畜故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伊川程子曰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唯革有曰字亦文勢當然健而巽合二體之德釋小畜之所以亨也剛中指九五志行指六四此又以九五六四兩爻釋小畜之所以亨也亨而謂之乃蓋謂六四雖爲成卦之主爻然陰柔不能自亨必得九五剛中之君主於其上而六四之志上與之合夫然後得以行其志而亨不然不能亨也紫陽朱子曰易中說陽處便扶助推移到陰處便抑遏壅絶蓋不特小畜爲然他卦以陰爻爲主者皆然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謂陰氣包畜陽氣不往

則陽氣尚往而爲雨不成故其施未行蓋太陽出時雲從西來布滿空中則陰陽相迎和洽而爲雨詩蝃蝀云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也若夫太陽在東而雲往於西安能成雨今也雲在密邇而不雨以喻六四陰小力弱欲籠絡天下賢士以爲己用而三陽雖與己密邇尚往而不肯附己六四雖能繫其情而未能全制之也以諸爻觀之初與四爲正應所當相從也且不肯從二非四之應又焉得從三與四則近而不相得又豈能遽使之從此所以施未行然上有九五與之志合則其終必行今特未爾

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履柔履剛也謂兌六三之柔履乾九四之剛蓋以二體釋卦名義非謂六居三也夫以柔而履剛其危如蹈虎尾而虎不見咥何耶蓋有道也和說而應之也履者君子行己之道君子非禮勿履故履爲有禮之卦非以履訓禮也禮之用和爲貴人有剛暴難制者宜以和柔之道制之若以剛制剛則兩剛相遇必有一傷況居下者乎此履道所以貴乎和說而應乎上也事上之道如賤事貴卑事尊皆當和說不和說則犯顏忤旨適以激怒而取辱

非亨道也今乾剛在上如虎兌柔盡和說之禮以應之夫然後亨蓋履以六三陰柔爲成卦之主爻陰柔不能以自亨必待陽剛而後亨故曰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疚病也陰干陽則陽爲之病今九五以剛德處上得乾之中居乾之正而尊履君位彼六三者雖爲成卦之主爻然以柔德處下不能爲我之病而九五之德光明自若故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易六十四卦以乾居上者不特一卦未嘗於九五言帝位唯履九五獨言帝位聖人之意可見矣履者辨名分之卦也六三雖以一陰統衆陽然而臣也其位則處下

也上有九五之君在焉六三蓋不可僭也故特稱賛九五之尊而名其位曰帝位易道崇陽而抑陰尊君而卑臣其例嚴密蓋如此也

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陽而外陰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泰正月之卦方春之時天氣交於下地氣交於上而萬物皆暢達泰之爲卦實象之在人事則君臣上下之情相交而莫不道同志合故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內卦乾陽之健外卦坤陰之順故曰內陽而

外陰內健而外順君子陽類也三陽在內故曰內君子小人陰類也三陰在外故曰外小人聖人之於小人不過外之而已不爲已甚也蓋天地間有陽則有陰有君子則有小人雖唐虞成周泰和極盛之際亦不能無小人但君子健而用事於內則小人順而聽命于外耳泰之時小人在外固不爲君子之害君子在內亦未嘗加害於小人君子小人兩不相傷而其情亦自相通若內若外皆得其所此其所以爲泰也陽自復而起一陽初生是爲十一月之卦歷臨至泰陽寖長是爲正月之卦自此上進爲二月之大壯爲三月之夬陽日以盛陰

日以衰故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或曰六十四卦乾上乾下之卦八坤上坤下之卦八凡得乾坤之一體者或言健順或言剛柔並不言陰陽獨否泰言陰陽蓋泰否即乾坤上下之往來也諸卦或有乾而无坤或有坤而无乾泰則坤上而乾下否則乾上而坤下乾坤之二體具故言陰陽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也

雜卦云否泰反其類也泰言天地交否則曰天地

不交泰言上下交否則曰上下不交泰言內陽而外陰否則曰內陰而外陽泰言內君子而外小人否則曰內小人而外君子泰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則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每每與泰相反於此見泰之所以爲泰否之所以爲否者交與不交耳故泰否彖傳發端之辭皆曰則是猶言不過如是非有他也且夫泰之時天地交是以萬物通否之時天地不交是以萬物不通其相反固然矣如泰言上下交而其志同否當言上下不交而其志不同今乃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何至如是耶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否之時君子擯棄而在外

雖有邦猶无邦也无邦猶言匪人蓋上下不交而所用者小人雖謂之匪人可也君子不用而國非其國矣謂之无邦可也豈但其志之不同也哉又如泰云內健而外順則否當云內順而外健今乃曰內柔而外剛何也曰健順德也剛柔質也否之時陰柔用事於內肯順君子哉順則不否矣故不以健順言而但以剛柔言也柔者易以親故在內剛者易以疎故在外否之所以上下不交者由其親小人而內之疎君子而外之也內小人而外君子是以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也

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

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柔得位得中指六二乾指九五九五乾之主也同人之成卦在二二與五應故以二五兩爻取義九五剛得位得中而六二柔得位得中兩爻剛柔相應上下相同此卦名所以爲同人彖辭所以云同人于野亨同人曰三字程子朱子皆以爲衍文夫六二爲同人成卦之主爻既得位得中矣必曰應乎乾者明其柔弱而以己同人非能爲主致人之同己也是故孔子釋利涉大川則又曰乾行蓋大險大難必剛健乃能有行非柔弱所能濟柔弱者

雖得位得中苟非應乎乾則亦不能行也然則同人之所以亨所以利涉大川蓋有九五乾剛在上而六二能應之是以同人于野則亨涉大川則利也文明以健總論二體之德中正而應則又指二五而言大抵同人之際雖粲然有文以相接然不健則必將厭倦豈能與人同中正而无應則雖欲同人而人不我同故必文明以健中正而應然後可以與人同也同人之道必以正否則小人之苟同耳小人之情同乎己者是之異乎己者非之唯求同己不求同理此小人之私也君子則不然同乎理則謂之是異乎理則謂之非唯求同理不求

同己此所謂君子正也正者何至公无私也至公无私則天下之志是非好惡雖不同皆足以通之故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者六五以陰柔居人君之尊位在羣陽之大中上而上九下而初九九二九三九四皆應之更无他爻分其應此卦名所以爲大有而六五所以獨擅其尊稱也諸爻得位失位並无凶咎以其皆應於六五也其德剛健而文明總言二體之德應乎天而時行則專

指六五六五乃大有之主爻也謂六五當大有之時下應乎乾之九二順天時而行也是以元亨者謂大有二體如是大有六五之主爻又如是所以元亨也六五以一陰統衆陽雖得尊位大中而上下皆應之然其才終是柔弱不能自亨故必應乎乾而後亨也小畜下卦亦乾也六四亦以一陰統五陽也然柔弱不能以自亨則曰剛中而志行乃亨履之上卦亦乾也六三亦以一陰統五陽也然柔弱不能以自亨則曰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同人之上卦亦乾也六二亦以一陰統五陽也然柔弱不能以自亨則亦曰應乎乾又曰乾行

也凡此皆以陰柔不足爲主必有待乎陽剛而後亨也或曰同人與履皆云應乎乾大有乃云應乎天同歟異歟曰彼應其德故言乾此應其時故言天其義各有所取也或又曰大有比純乾只爭一畫若以九居五則爲乾而御天矣不言應天也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謙卦艮下坤上艮本坤體乾交之而成艮艮之光明即乾之光明也艮陽畫在上而陽氣發見于外是以光明天道下濟而光明謂天本居上其道則謙降而下交於地故其光无不著明也地道卑而上行謂地道卑處於下而能謙順以奉上故其氣騰而上行也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謂三才鬼神其理皆如是也謙尊而光謂在上君子而能體天道之謙則愈有光也卑而不可踰謂在下君子而能體地道之謙則我旣自卑矣人亦无以加於我也文王曰君子有終孔子釋之曰君子之終以之字易有字孔子蓋又發明文王之意非謂謙道唯君子乃能終身行之也孔子先以天地之道言謙次以天地鬼神合人事而言謙所謂謙尊而光即

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卑而不可踰即地道卑而上行也曰天道下濟曰地道卑釋謙字曰光明曰上行釋亨字餘釋君子有終之義或曰謙乃一陽五陰之卦九三乃成卦之主爻也凡卦以一陽統五陰者彖傳皆以剛言故復曰剛反師曰剛中而應豫曰剛應比曰以剛中也剝曰柔變剛也而謙之彖傳獨不言剛何也曰謙以止順爲德不可以用剛也伊川程子曰濟當作際下際謂下交也

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豫之九四以一陽統衆陰爲成卦之主爻而衆陰无不宗之謂之柔應剛可也謂之上下應之可也今特曰剛應何也曰豫之時君弱臣强聖人嫌之故抑之也九雖剛不與柔相應則其志亦不能行四也以一陽居五陰之中爲天子近臣上承六五之柔君下與初六之民相應而坤衆皆順從之遂得以行其志故曰剛應而志行天下之事逆理而動者往往心勞而事艱唯以順而動不悖於理則從容不迫而此心安和悅樂故曰順以動豫夫豫之所以爲豫者順理而動也順理而動雖天地亦然豈獨人事爲然故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

況建侯行師乎是故天地以順動而不違乎理則日月之數不過四時之序不忒聖人以順動而不違乎理則刑罰不煩而民畏服時義謂豫之時其義如此大謂三才之道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不過如此也易六十四卦各有其時亦各有其義與用孔子贊其大矣哉者十二卦或言時義或言時用或止言時何也項平庵曰豫隨遯姤旅皆若淺事而有深意故曰時義大矣哉欲人之愚之也坎之險難睽之乖異蹇之跛涉皆非美事有時或用之故曰時用大矣哉欲人之別之也頤大過解革皆大事大變故曰時大矣哉欲人之謹之也

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彖傳凡言剛來柔來與剛柔上下皆以兩卦反對取義如訟九二云剛來蓋自需九五來无妄云剛自外來蓋自大畜上九來或曰訟在需後謂訟自需來可也无妄在大畜先矣可謂无妄之剛自大畜來耶曰泰極爲否否極則爲泰損極成益益極則成損前後之相仍也知泰否損益之相仍則知无妄倒轉爲大畜大畜倒轉爲无妄後卦蓋兼前卦而言前卦亦兼後卦而言不以先後拘也夫隨倒轉則爲蠱蠱倒轉則爲隨隨初九之剛實自蠱

上九來而居六二之下故曰剛來而下柔下去聲或謂自否而來非也動而說隨蓋合二體之德而言隨也剛不下於柔則其勢離動而不說則其情乖烏得隨故唯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乃可以爲隨也天下隨時當作天下隨之紫陽朱子曰王肅本時作之胡旦曰轉隸者誤增日爲時愚按古篆之爲出時爲眚蓋傳者之誤也隨時之義當作隨之時義紫陽朱子曰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愚按豫遯姤旅四卦例則之時倒爲時之蓋由上文之誤而誤也夫所謂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之蓋指九五謂九五處隨道亨通之時能固守以正而无咎

則天下皆隨之也隨之爲卦大抵以下隨上故初交二二係三三係四四隨五凡在下者无不隨上是謂天下隨之雖然隨之義一也又言交又言係何也曰初九乃成卦之主爻主不可以隨人故不言隨而言交係者隨而拳戀不捨之義六二六三上六其性皆陰柔而拳戀相隨不捨故皆言係隨道貴乎正故諸爻雖取其相比相隨而不必其應然非陽居陽位陰居陰位則必有戒之之意隨之時其義甚大蓋不可以爲細故末節而不思其義故特贊之曰大矣哉

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

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蠱乃隨之倒體隨以初九上六爲成卦之主倒轉爲蠱則初九之剛上而爲上九上六之柔下而爲初六故曰蠱剛上而柔下上上聲下去聲或就本卦升降而謂蠱自泰來非也剛者上而過於高柔者下而過於卑一高一卑不相爲謀蠱之由也居蠱之時在下者柔而不事其事或進或退而不能爲在上者雖剛而能事則又止而不肯爲以至紀綱日隳刑政日弛而天下事无有不壞者蓋巽固進退不決苟非艮之止亦未至於蠱唯其巽而止

所以蠱也巽則无奮迅之志止則无健行之才上下皆委靡退縮不能以有謀有爲於是事事因循苟且積弊而至於蠱故曰巽而止蠱夫巽而止蠱蓋以卦德言致蠱之由非飭蠱之道也猶險而健訟亦以卦德言致訟之由豈治訟之道哉蠱也者前人之舊弊也飭之則亦有亨通之道特患无其人耳如其道有其人治天下猶運之掌蓋不難也要之世雖蠱壞元氣猶存尚可以致亨今也飭之不過除去其弊耳弊既除去則又如其先之亨通故曰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孔子釋利涉大川而曰往有事者當蠱壞之時宜涉艱險而往有攸濟不

可處之於无事之域也文子云流水之不腐以其逝故也戶樞之不蠹以其運故也大抵器欲常用久不用則蠹生體欲常動久不動則病生蠱之時止而不動則天下之事終於蠱而已矣故勉之使往不宜坐視其弊而弗救也孔子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曰終則有始天行也者欲其動而有爲也卦互震震動也動所以飭蠱也天道好還六甲必六旬一周蓋未有極而不返之理蠱而飭焉則弊者可以復新壞者可以復完亦如天道之運行終則復始也此言剛上而柔下恒彖傳亦言剛上而柔下此言終則有始恒彖傳亦言終則有始此

何以爲蠱彼何以爲恒也曰巽而動所以爲恒巽而止所以爲蠱也夫所謂巽而止蠱蓋言巽而止則蠱巽而不止則不謂之蠱也蒙彖傳曰險而止蒙蓋言險而止則蒙險而不止則不謂之蒙也蒙下坎而上艮其中亦互震動動於蒙是爲治蒙之道動於蠱是爲治蠱之道可以類推也或曰蠱言先甲後甲而以爲終則有始巽言先庚後庚而以爲无初有終何也曰甲者十干之首事之端也既亂而復治則又如其初故於蠱之甲曰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當庚者也始焉不善既更而後善故於巽之庚曰无初有終其義各有所取也

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臨十二月之卦也二陽在下四陰在上二陽以漸而長與四陰相逼故曰臨剛浸而長此以卦體釋卦名也象辭言澤上有地臨蓋謂上臨下尊臨卑此言剛浸而長則謂内臨外大臨小也浸猶水之浸物以漸而浸進也天地間一氣不頓長一形不頓虧必以其漸陰符經謂天地之道浸是也說而順以二體言臨之德說則與物相得順則與物无忤說而順則非以强暴相臨也剛中而應謂九二以剛中之德上應乎柔中之君也大釋元字正釋

貞字天道謂陰陽之消長也陽剛之長雖以其漸而大亨亦必以其正不正則乖戾乘之而爲愆矣君子當此大亨之時雖有應於上亦不可過用其剛是必行之以正不正則小人乘之而爲害矣故曰大亨以正天之道也消不久謂陽之消不久可待也以月數論之尚有八月孰謂不久以卦體觀之臨倒轉即爲觀蓋不過反掌間耳是故二陽長于下而以漸亦未足爲喜倒轉爲觀則二陽消於上而不久深可憂也嗚呼陽之長也以漸其消也亦必以漸今論其長則曰浸論其消則曰不久聖人豫爲君子憂蓋如此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陽大陰小大壯四陽卦主陽而言故曰大者壯也觀四陰卦則當主陰而言今乃獨贊九五而曰大觀在上又曰中正以觀天下何也曰此聖人崇陽抑陰尊君卑臣之微意也按郭京易舉正豕辭脫觀亨二字此下脫是以亨三字大觀者仰而觀天俯而觀民无所不觀也在上以九五之位言順而巽以二體之德言中正以觀天下則又贊九五之德既中且正足以爲觀以示天下也書君牙云爾

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今九五爲觀於上而中正如此況又以順巽相遇感則必通天下其有不化者乎下觀而化謂方盥之時四陰在下見其至誠而悉皆觀感而化也中庸云至誠如神又曰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此之謂也聖人以不言之教寓於祭祀之時使人可望而不可即雖在下者盡皆羣小自當觀感於形迹之表而莫不肅然畏聳然服此之謂神道設教也豕以祭祀言故聖人曲暢神道之義神道天道也天道不言而化无爲而成如雨行於地春則東夏則南秋則西冬則朔自然而然莫測其所以然是爲神道聖人

仰觀乎天以天之神道設教初不求天下之服而天下自皆心悅而誠服如舜恭己正南面而天下自治文王不大聲以色而萬邦作孚自然之感固如是也服謂四陰順服於下既皆觀感而化則莫敢進逼以犯其上也平菴項氏曰觀字卦名并一卦内並是平聲唯觀天下一字是去聲

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頤口中兩旁肉二三五柔爻是也中有物謂九四之剛爻橫於柔爻之間也初上兩剛爻如齒有噬嗑之狀故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其取象蓋因於頤非自頤而變也頤下震上艮上下兩剛中則四柔噬嗑下震上離上下亦兩剛中則三柔亦有頤之象但以九四一剛間於其中故其象爲頤中有物而卦名乃曰噬嗑或曰噬嗑倒轉爲賁亦有頤中有物之象亦可以爲噬嗑而以爲賁何耶曰凡噬者必下動賁无震故不得爲噬嗑也夫頤而中虛則无事於噬而自可合今有物焉則窒塞矣苟不以齒決之烏得而合故噬已則嗑嗑則窒塞者去而上下亨通故曰噬嗑亨文王曰噬嗑亨孔子添一而字蓋謂噬而嗑之則亨不噬則不嗑不嗑則不亨也剛柔分謂一剛一柔分居内外也剛柔分

而不亂有明辨之象明辨乃察獄之本也內震動外離明動而明也雷動於內電明於外相資而並見合而章也合而章則威與照並行用獄之道也柔得中而上行指六五上行謂居尊位也六五雖以陰爻居陽位而不當然施之用獄則宜蓋用獄之道剛固不可過柔亦不可唯柔而得中乃得用獄之宜也進齋徐氏曰剛柔分未噬之象動而明方噬之象合而章已噬之象猶噬嗑然噬則頤分噬則頤合此三句解噬嗑而亨之義

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賁乃噬嗑之倒體柔來而文剛謂六二之柔自噬嗑六五而來分剛上而文柔謂分噬嗑初九之剛上爲賁之上九即非自泰來或謂一陰一陽卦皆自復姤來二陰二陽卦皆自臨遯來三陰三陽卦皆自泰否來非也或又謂彖傳凡言剛來柔來皆從乾坤二卦來亦非也夫乾坤者衆卦之父母三百八十四爻无非皆乾坤也又豈但一爻爲然哉小字當依郭京作不字上九乃陽畫之大不可以小言也柔來而文剛則文在內而內文明故亨分剛上而文柔則文在外而止止則不可動故不利有

攸往京曰天文上脫剛柔交錯一句紫陽朱子曰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天文謂七政之錯行列宿之森布人文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序文明謂尊卑貴賤上下大小燦然有文以相接也止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各安其分之所止也文貴乎明不明則无別又貴乎止不止則流明以止則无過與不及之患然後不害其爲文禮以節文爲義者此也夫賁人文也而兼言天文天人同一理也聖人仰觀天文以審察四時之變蓋觀夫賁之剛柔交錯也俯觀人文而爲之移風易俗以化成天下蓋

觀夫賁之文明以止也剛上之上上聲

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上剝字卦名下剝字訓剝之義趙氏輯聞云以剝訓剝猶以巽釋巽爲其不可以他釋也或曰下剝字音撲擊果而墮落之也與豳七月詩八月剝棗之剝同柔變剛謂上九一剛將爲衆陰所變也夫五陽而一陰則曰剛決柔剝五陰而一陽則曰柔變剛何也曰陽性剛果一旦勇決則不可禦陰性柔緩必積日累月以漸而變也柔之變剛也蓋始於一陰之生變乾爲姤次變姤爲遯又變遯爲否

又變否爲觀及其變觀爲剝則又將變剝而爲坤也否言小人道長此但言小人長又何也曰否之時三陰在下與三陽勢均小人有長之道蓋猶未長今則一陽孤立於上而五陰羣處於下小人勢盛故孔子直言小人長不言其道也順者順夫天理止之者止而弗動非謂順小人之勢而止其惡也觀象謂觀此剝卦之象也觀此剝卦之象遂得處剝之道不然則逆而悖理動而激變非徒无益反受其害如漢之黨錮唐之白馬是已夫小人之與君子猶陰之與陽相爲盛衰殆无終窮之理消則息息則盈矣亦无久盈之道盈則虛虛則消矣

易窮則變變則通剝之終乃復之始剝窮上返下不久則又將爲復是以君子觀剝之象而尚消息盈虛不敢妄動但順時而止以待天道之還耳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反者自外而來歸於內也孔子釋復亨而曰剛反蓋謂復之所以亨者剝上九之剛反而爲復之初九也按郭京易舉正剛反下有也字動指下體之震順指上體之坤向在剝時君子之道不行則唯

順而止之今倒轉爲復則君子之動也以順而行時雖不同君子之行止則无非順也順者何順夫理也君子於此順理而行則无往不可故總而結之曰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天行謂天道之運行也剥窮於上而反於下則止者復動往者復來猶天道之運行周則復始也剛長謂初九之剛自此而長也釋利有攸往而曰剛長蓋贊初九之德初九乃復生之主爻也天地之心謂天地生萬物之心也天地生物之心無乎不在獨不觀果核中心一點其名曰仁者乎當其氣候之肅殺寂然不動無端倪可見迨夫氣候之發生則其仁萌芽自

核中而出即此觀之天地生物之心亦可見矣詩周頌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生物之心蓋未嘗一日息也聖人於剥反爲復靜極動初見天地生物之心未嘗一日息故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天地之心在在有之聖人則於復卦見天地之心爾非謂唯復卦見天地之心也或謂靜爲天地之心非也或又謂動爲天地之心亦非也

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之爲卦內震外乾乾之三畫皆剛爻也今曰

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自何爻而來耶曰无妄乃大畜倒體无妄內卦初九之剛蓋從大畜外卦上九而來非從本卦升降也或謂訟與无妄皆自遯來訟九二无妄初九皆遯九三降而爲之非也動謂震健謂乾動而健者君子之動以天是以无妄也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謂九五剛德居中與六二正應而其所以大亨者以其正也是則天命之祐也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謂君子所行雖无妄其或有非常之變而天不我祐則不宜有所往往將何之往則悖理悖理則逆天逆天而行天其祐哉行矣哉猶論語云行乎哉

正言之曰何之矣又反言之以歎之曰行矣哉蓋甚言其不宜往也夫无妄與臨皆大亨以正臨則爲天之道无妄則爲天之命何也曰運於上而自然者道也降於下而靡常者命也命即道也處此之時逢此非常之變則君子奈之何哉順天命而已矣今諸解者莫不曰豕辭言利貞蓋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故其匪正則爲過眚蓋以爲人之匪正如六三九四之不正則有災眚也吁既无妄矣則安有所謂匪正者乎當知豕辭所謂匪正蓋謂天之變非謂人之不正也

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

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大畜之爲卦下乾上艮剛健乾之德也篤實艮之
德也乾艮皆陽卦陽明故輝光艮之輝光即乾之
輝光發于外者也畜之不已則日進一日其德愈
著故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書咸有一
德云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注云終始不衰是乃日
新之義夫大畜倒轉爲无妄則其剛自外而來是
爲初九无妄倒轉爲大畜則其剛自下而上是爲
上九剛居上而六五在下承之有尊尚賢者之象
故曰剛上而尚賢上上聲大抵有一剛賢在上則
衆才畢止於下今夫乾之三陽在下視艮之一陽

在上以爲其類見尊於當時遂皆頫首受畜而不
敢猖狂妄行茲蓋上之人有以制之也夫既有以
制之故不曰健而止特曰能止健能止健者乾雖
健而難制艮則能制之制之非故抑其進也養
之以待用也艮何以能制之也曰大正也陽卦爲
大陰卦爲小小畜以小畜大非正也大畜以大畜
大則正也夫唯其大正而能止健也故健者咸止
於下由是踐履熟涵養深所畜者久元復有輕躁
之失也養賢養在下之三陽也書說命云惟賢非
后不食蓋賢者在下則家食仕則食君之祿祿所
以養賢也應乎天謂六五陰柔其才不能以自濟

必與剛陽相應然後能濟也卦爲天高而在上者也今在下體亦謂之應乎天以明天之理無乎不在也

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伊川程子曰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无非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愚謂養生養形養德養人雖有輕重要皆以正道固守則吉也爲卦震下艮上中互重坤坤體中虛有以

容物而物皆致養焉故訓頤爲養觀其所養謂即此頤卦之象而觀其所養之道也所養之道如上養下下養上陽養陰皆正也但陰養陽則於理爲顛倒非正也觀其自養謂反求諸己以觀其自養之道也自養之道如言語則正而有序不敢不慎也飲食則正而有度不敢不節也雖然頤之道貴乎正頤之時則不可失如天地之養萬物當寒而寒當暑而暑寒暑不失其時則萬物各得其宜聖人之於萬民也亦然聖人養萬民豈能一一徧及哉其先務則惟養賢而已賢者得所養則體聖人之意以下及萬民然亦安能家至戶給而與之食

哉不違其農時而已孔子蓋以萬物萬民之生與養時爲大故不曰義不曰用而獨曰頤之時大矣哉始言其正終言其大頤之道備矣文王之意不過謂觀此頤卦中虛之象以反觀諸身以自求吾之口實止言自養不言養人孔子乃詳言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蓋又推廣彖辭之義云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易以陽爲大大過謂陽之過也卦之六畫凡三畫是陰三畫是陽則爲剛柔分大過卦乃四陽二陰之卦則陽盛而過於陰故曰大者過也在人事則泛言萬事大者之過凡大者皆是非一端也初六在下卦之下本也上六在上卦之終末也弱謂初上皆陰柔也以德言之中强而本末皆弱則不能勝其重任焉烏得而不橈故曰棟橈本末弱也剛每患乎過今四剛共聚于中爻可謂剛過矣剛過唯恐其不中剛過而中則亦可以任扶顛持危之責而有以立大事成大功又何患乎過猶之治病焉病勢沉痼而攻之以瞑眩之藥自其治微疾之道觀之則謂之過自藥病相對言之則謂之中所謂時中是也巽而說行以二體之德言也巽順則與物理无忤和說則與人情相得處顛危之世剛

過而不失其中又巽順而和說則無非可行之道也以此而行則利有攸往而无不亨矣非其才有大過人者能若是哉乃亨謂如此而後亨通也他卦彖辭先言亨後言利有攸往往自往亨自亨也大過彖辭則先言利有攸往後言亨孔子於亨字上又添一乃字蓋明亨因於往不往則不亨也大過之時其事甚大與常時不同故贊之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楊繪曰不曰義者不可以常義拘不曰用者非常之用也

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

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卦疊兩坎内外皆險是爲重險險者何以二陰而陷一陽也八卦中唯險非吉德而又重焉險亦甚矣坎本坤體乾交之而成坎其中乾畫則水也乾行不息故坎水之流亦不息夫坎水流水也與兌澤不同澤乃水之所潴而後盈盈而後流孟子所謂盈科而後進者是也坎水則不然坎水乃江河大川之水晝夜常流流則不盈故曰水流而不盈水之源出於西北其流則趨於東南迂迴曲折不知更歷幾險而終至於海茲非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乎最有信者莫如潮一日兩至隨月之盈虧

以爲消長凡月到坎離潮水亦到隨月早暮以爲期信未嘗差失也剛中指二五兩爻剛中則遇險而不讐也同舟共濟胡越無患乎異心今二五同在險中則彼此同心而相維所以亨也往有功謂不可憚勞也坎勞卦也凡坎用事皆曰往有功需蹇解皆然漸雖無坎三四五互坎也天險指上坎地險指下坎蓋發明重坎之義也天險无形之險也不可升與論語天之不可階而升同地險乃有形之險也山川丘陵是也然天下豈皆山川丘陵王公於是鑿斯池築斯城以爲封疆之衛故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時用謂有時

乎用而非用之常也

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麗附麗也以一陰附麗於二陽之間也在物爲火火性善附麗也豈惟火哉天地之間凡有象有形如日月如百穀草木各有所附麗也日月麗乎天在上者之麗也百穀草木麗乎土在下者之麗也蓋發明重離之義在人則爲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亦莫不皆有所附麗也明離之德也重明指上離而言明在上卦是爲重明也正指下離而言下三爻蓋皆正也以上卦之重明附麗乎

下卦之正故曰重明以麗乎正如象辭以重兌爲麗澤亦謂上下卦相附麗非獨指一爻也句中有以字如同人之文明以健貞之文明以止皆論上下兩體之德也亦非獨指一爻也乃化成天下謂如此乃可以化民而成俗也柔麗乎中正雖以二五兩爻竝言然所重則在六二中正蓋指六二也六五雖中然柔而不正豈能遽亨下與六二相附麗此所以亨故曰柔麗乎中正故亨釋畜牝牛吉而加是以二字蓋總結上文之所以亨然後有此吉也柔附本非令德在人當審所麗不然何亨之有亦何吉之有卦有六二六五兩陰爻孔子恐占者不知牝牛爲六二故又如此詳言之六二蓋離之主爻也

周易俞氏集說彙辭上卷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彖傳下

林屋山人俞　琰　集說

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書咸有一德之咸訓皆今曰咸感也謂咸之爲卦有上下相感之義非以感訓咸亦非以咸爲无心之感咸者泥於字說遂以咸爲无心之感非也夫人之所以相感者心也既謂之感矣以爲无心可乎但不可容心而有所私耳若其无心又焉能感

剛上而柔下二氣感應以相與釋咸之所以亨也柔上謂上卦兌之陰爻剛下謂下卦艮之陽爻二氣即山澤之氣感應以相與謂山澤之氣往來相通此感則彼應彼感則此應一感一應而彼此相與也但曰二氣而不言山澤者山澤形也言山澤則不見陰陽感應以相與之義也止而說釋咸之所以利貞也夫婦之道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今也內止而外說則其止不止於固而其說亦不至於流也男下女釋咸之所以取女吉也禮記郊特牲云男子親迎男先乎女剛柔之義也蓋古者婚禮自問名至於親迎皆以男先下女今以

艮男下兌女是得婚禮之正也總而結之故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天地氣交相感也聖人感人心謂聖人之心與衆人之心交相感也然天氣不下降則地氣不上騰萬物安得化生聖人不通天下之志則下情死由上達天下安得和平天地之間有感斯有應也故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天地之所以感者如此萬物之所以應者如此則大而天地小而萬物其情理皆可得而見之也故又贊之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天地與萬物既皆以情

言則咸感之道不可以爲无心也抑明矣

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恒二卦六爻皆相應而名義不同者咸以少男下少女交感之道也恒則長男居外長女居内夫夫婦婦恒久之道也恒倒轉爲咸則柔上而剛下咸倒轉爲恒則剛上而柔下剛上柔下則其分正而可久此以卦之主爻言恒也一陽動于二陰之下爲震雷一陰入於二陽之下爲巽風相與謂相薄而不相悖也咸言二氣相與者山澤通氣耳蓋專以氣言雷風則又有聲不特氣也雷得風則迅風得雷則烈雷風相與則其氣相須而可久此以卦象言恒也巽而後動則其德不暴而可久此以卦德言恒也三剛三柔皆相應則其交不疑而可久此又以六爻之應言恒也恒者久也久也者久於其道也孔子以久訓恒懼復者以執爲久也故釋恒亨无咎利貞則曰久於其道也蓋謂所久在道非妄執也又懼夫昧者不知道之所在也故又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蓋謂道在不已所以

能久也釋利有攸往乃曰終則有始何耶蓋又申不已之義也若使天地之道終而不復始則亦已矣又安能久惟其終則有始是以不已則久也又慮其不知天地之道何以恒久而不已也遂又以日月四時推而明之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蓋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其道循環而不已故能久照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其道代謝而不已故能久成也若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者也聖人久於其道而不已故能致天下之化成也天即道也日月得天得此恒久不已之道也四時變化无非皆恒久不已之道也即此觀之則天地所以生萬物而不息萬物所以生生而不窮其情理皆可得而見也故又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恒彖傳凡六言久蓋以久訓恒孔子明言曰恒久也或以常爲恒非也或以變爲恒亦非也趙氏輯聞云聖人於乾以常對恒竝言則恒常自爲二義於需言未失常乃取用恒之義常未能恒恒則包常變爲言若常可訓恒則聖人當云恒常也蓋恒之訓久乃久遠之義非常變之義今人避諱故曰常據義當曰久

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

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非亨道也遯而亨也者蓋謂身遯而道亨非謂遯而後亨也剛當位謂以九居五而得其正應謂與六二相應而不與爲敵此君子隨時用權明哲保身之道也是時君子小人情猶相得未至於上下不交也故君子心雖欲遯而身猶在位其義則未可遽遯也未可遽遯則惟有以正自守以權應柔順時而行耳故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此釋君子當遯則遯而所以致亨之由也浸而長猶水之浸物以漸而長也其義與臨卦彖傳同彼言剛長此則柔長也文王曰小利貞所以戒小人不宜進逼君子孔子又恐君子持祿固位當遯而不遯故釋之曰浸而長蓋謂二陰在下雖微其勢方來四陽在上雖盛其勢將往往者屈來者伸君子於此蓋不容不遯也此時不遯則何時而可遯耶自常情觀之二陰以艮體止於下而不動四陽在上其勢猶盛君子何必遯識時者觀之則不然蓋二陰之止暫止也今雖止而不動徒以我四陽尚盛未敢肆爾然自此浸長必將上進蓋不終止於其下也諸儒皆謂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爲二五君臣相應君子宜與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則相與扶持之又謂小利貞爲君子尚可致力以小有爲

唯紫陽朱子云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爲愚謂陰已浸長固不可有爲然時未可遯則君子要當與時而偕行義苟當遯則君子亦當與時而偕行君子之遯非爲身也蓋爲道也故孔子贊之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易以陽爲大大壯者謂四陽長而强盛也剛以動故壯就二體釋卦名謂乾剛在內加以震動於外是以壯也然而過於剛則爲暴而已奚足以爲壯故又曰大者正也謂大者貴乎正唯正然後可以爲大不正則血氣之壯徒壯耳非大也大者壯以卦體爻畫言大者正則以理言正大謂旣正且大也極正大之理則至公无私可以見天地生物之情故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或曰觀四陰二陽陰長而消陽之卦也大壯四陽二陰陽長而消陰之卦也觀之四陰進則五九消矣大壯之四陽進則六五消矣五君位也故二卦彖傳皆不言消長聖人之意微矣伊川程子曰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正至大也正大之理學者默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恐疑爲一事也趙氏輯聞云易於咸於恒於萃言天地萬物之情而此不及萬物者萬

物之情正者未必大大者未必正不得與天地並也不言大正而言正大別於大正小正也復言天地之心大壯言天地之情心蘊於中情則外見復雷在地中天地生物之功伏而未露故聖人有以見其心大壯雷在天上天地生物之心已達於外故聖人有以見其情

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以日之進言與升漸木之進不同晉下卦坤地也上卦離日也日出地上其明進而盛升漸雖亦有進義而无明盛之象升恒自下而進漸特進而

有序皆非晉之比也以明夷對觀之彼日之入此日之出也大明指離之六五謂明王在上尊居君位猶晝日之大明也順指坤之三陰謂諸侯在下盡臣道之順而附麗乎大明之君也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君上而言則進而至於光大也在臣下而言則進而承其光寵也明出地上以上下二體之象言順而麗乎大明以上下二體之德言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之柔進居上卦之尊位也晉乃明夷之倒體在明夷爲六二倒轉爲晉則進而爲六五謂自臨卦而來者非也或曰三女之卦在上者獨離爲得尊位則謂之上行乃若巽在上則六四

皆謂之上合又謂之上同合者合於五同者同於五不得謂上行也是在上則上六皆謂之上窮亦不得爲上行也是以兩字乃總結一卦彖辭之義與咸之彖傳同康當作亨令以亨爲康蓋因彖辭之誤而誤爾按郭京易舉正云王弼舊本有亨字彖傳是以下亦脫亨字

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明入地中明夷此以卦象釋卦名也係辭傳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孔子釋六十四彖无非皆推廣文王彖辭

之義而獨於明夷稱文王蓋明入地中明夷正文王與紂之事之象也紂无道而國將亡文王有大明之德而幽囚於羑里豈非明入地中其明隱而不見之象乎或以明入地中爲衍文非也晉言明出地上蒙言山下有險豈皆衍文耶內卦離故曰內文明外卦坤故曰外柔順大難謂羑里之囚也其難關係天下之大民命之所寄故曰大難文王之德內蘊文明外施柔順是故蒙被大難而不與九侯同受其害不然在大難之中亦難乎免矣以之謂用此道也文王處明夷昏闇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卒能脫身羑里蓋用此道也故

曰文王以之晦其明謂隱其明以自晦也紂之時小人雖衆皆不能窺見箕子之所爲箕子之明蓋不彰於外也若使逞其智而内不文明矜其能而外无柔順有如後世楊修曹子建之徒則被害久矣豈能蒙此大難哉内難謂家難也其難關係一家之内宗社之所寄也箕子爲紂之近親身處其國内而切近其難故曰内難紂淫酗日甚箕子諫之則勢不可去之則義又不可未免佯狂自晦而其志則以道自任固守以正而不變此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文王總一卦而言箕子則指内卦六二而言非指六五也白雲郭氏曰明夷

獨爲聖人明德遭難之事初无衆人之象故止言文王箕子

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以巽離成卦故彖辭獨言女彖傳以男女並言蓋專指二五爻畫之陰陽而生義也言女正而必兼男正者君子以修身爲齊家之本身不修則家不齊也以六居二以九居五其位皆正故曰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先女而後及男家人以内爲本也然天尊地卑男尊女卑一定而不可易故

又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君長也嚴君猶言尊長蓋一國有一國之長一家有一家之長父母乃一家之長也爲一家之長不可不嚴不嚴則紀綱不立下无忌憚凡事玩弛而家道廢矣治家之道與治國同故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嚴君即男女之正位乎内外者也父母主恩而稱嚴君不可以恩廢禮也乃若父盡父道子盡子道以至兄弟夫婦亦各盡其道則尊卑有等長幼有序男女有別而家道正矣推此以及天下天下可不勞而定也故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不曰定天下而曰天下定

蓋風化自近始此正則彼自正也彖辭舉其端故但言利女貞彖傳極其全故兼言男女之正而又以父子兄弟夫婦推廣而備言之大學云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其說皆出於此

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睽之爲卦下兌上離皆陰卦也火與澤雖俱動而

火自動於上澤自動於下竟不相同非若坎離之陰陽相逮也中女少女雖同處一家及其有行則各適其所歸其志蓋不同非若坎離之陰陽相合也夫上火下澤爲睽上澤下火爲革革亦二女同居而其志又且不相得乃大亨何歟曰革以九居五以六居二大亨者以其正也睽則反是此所以僅爲小事吉也夫物極必返睽久必合聖人於此有合睽之道焉何則說而麗乎明也當是之時二志乖睽雖說亦見疑非麗乎明不可也睽乃家人之倒體家人六二之柔本居下倒轉爲睽則六二進爲六五而上行又得中而應九二之剛則睽者

合矣是以小事吉也古今蓋无久睽不合之勢聖人亦无視亂不救之理且如天地異位睽也而陰陽升降共成化育之功則其事同男女異姓睽也而婚嫁往來俱有室家之願則其志通萬物散殊睽也而在大化中均稟陰陽之氣則其事類天地也男女也萬物也其體雖睽其用則合當睽之時合睽之用則不止小事吉而已孔子恐人不明其大故贊之曰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

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難謂跋涉之艱苦險在前謂前有坎水之險下卦艮止中互離明則知止而不陷於險也險之在前人皆見之固不待智者而後見見險而能止則其所見蓋有出於衆人之外者非衆人所能及故孔子特贊之曰見險而能止知矣哉往得中謂以九居五往而得其中也道窮謂九三處下卦之終而又在艮止之極也往有功謂往而濟蹇必見大才大德之人乃有功也夫處險之時見險而不知止固不可謂之智見難而弗往救則非易之教也故彖言利見大人孔子釋之曰往有功蓋恐其終於止而弗往也九五尊居君位不失其正近而上六六四下而九三六二其位皆正初六位雖不正然以陰而處下蓋亦正也則是通國上下各守其分而无有不正故曰當位貞吉以正邦也卦雖名蹇而諸爻皆无凶辭亦以其正故也用謂變動而用事蹇之時非終於止而不用亦非小有才者之所能用故曰蹇之時用大矣哉平菴項氏曰險而止為蒙止於外也見險而能止為知止於內也止於外者阻而不得進止於內者有所見而不妄進此蒙與蹇之所以分也也與蹇皆訓難也者動乎險中經綸以濟難者也蹇者止乎險中崎嶇以涉

難者也此屯與蹇之所以分也

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拆解之時大矣哉

解之爲卦下坎險上震動險非動莫解故曰解險以動唯動故能免乎險而不陷而卦名所以謂之解故曰動而免乎險解九四爲震體之主動而在外剛而不過在上二陰順之動而得衆人之助故曰解利西南往得衆也解乃蹇之倒體解九二即蹇九五向也險難在前則吾不可不任濟蹇之責當是時而往則往爲得其中道今險難解散无所事乎往則以來爲得其中道故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難解之初乃與民維新之時人方厭亂而餘風遺俗亂政弊法有不可因者早革之則有功事勢既定而人心安於故常乃始圖之則擾矣尚何功之有故曰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蹇之時艮山止於下坎水滯流於上蹇而爲險今爲解則震雷動於上坎水浹洽於下解而爲雨是艮其所以蹇而震其所以解也方其未解則天地之氣蹇澁而不舒及其既解則天地之氣發達而雷雨作雷雨作則百穀草木之甲无不開拆故贊其時曰大矣哉隆山李氏曰以畫觀之解者蹇之反以卦觀之

解者屯之反也大率屯蹇皆難之方興而解則難之散也又以三卦之二體細觀之蹇之止乎險下固不若屯之動乎險中而屯之動乎險中又不若解之動乎險外也

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損之爲卦兌下艮上兌陰卦也兌以陰爻爲主陰虛而不足故言損艮陽卦也艮以陽爻爲主陽實而有餘故言益兌乃損卦之下體故言下艮乃損卦之上體故言上然則所謂損下者指六三也所謂益上者指上九也主陽而言故曰其道上行王童溪曰諸儒謂損乾之九三益坤之上六此泥於卦變而謂損卦自泰來也或者謂損下益上其道上行爲剥民以奉其君則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此豈道哉此豈易之教哉文王曰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孔子但加一而字其義自見蓋損而非有孚元吉无咎豈可固執而有所往又豈可以二簋享夫二簋之用其禮太簡唯當損之時可用吾應時而用之耳故曰二簋應有時若在萃之時則用大牲矣各有其時也今夫損下益上之時損其剛益其柔蓋損其所

當損益其所當益也故曰損剛益柔有時人事有盛衰天道有盈虛盈則必消虛則必息此天道之損益也是故盛而有餘則損之衰而不足則益之與天道並行而不相悖故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此卦彖傳凡三言時蓋極論損下益上損剛益柔隨其時則可非其時則不可也

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損下益上爲損損上益下爲益二卦皆主下而言益之爲卦下震上巽損上指六四之陰爻虛而不

足也益下指初九之陽爻實而有餘也上有所裁損而民受其益則喜悅无有窮極故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益乃損之倒體向爲損之上九今爲益之初九此自上而下於下也爲人上者躬儉節用膏澤下於民則其損上益下之道大而且顯故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益之時无所往而不利況九五中正而无過爲往則有慶故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木謂舟楫上巽下震皆木故曰利涉大川木道乃行伊川程子改木道作益道紫陽朱子以爲不須改今以渙之乘木有功中孚之乘木舟虛準之宜從紫陽爲是動而巽則日進一日其益悠久

而无疆猶天氣施於地而化生萬物其益廣大而无方也凡此益道時行則行亦行其所當行耳故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然在損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言損必兼益在益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而不言損蓋損之所謂損下益上上未必有所益下實有所損聖人惡其損故兼益言之益之所謂損上益下上寔无所損蓋其益下亦所以自益不得謂之損也故言益而不及損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明乎此則知損益之道矣

夬决也剛决柔也健而說决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決絶也一柔而五剛決之一小人而衆君子絶之故曰夬決也剛決柔也爲卦乾下兌上健則決說則和故曰健而說決而和夫既決矣奚其和蓋成卦之爻在上六而九三乃其正應也九三在内則與衆君子志同在外則與小人相應是以剛而不暴決而和也郭京易舉正云彖辭脫亨字此下脫乃亨二字上六以一陰處五陽之上高據其位而肆无忌憚於九五之君前小臣戲嚴上者也故曰揚於王庭柔乘五剛也夫九三在衆君子之中不

幸與上六小人適居相應之地當其孚號之際同列蓋不能不見疑爲九三者能自安乎孔子釋夬之彖其意若曰九三迹雖可疑心則無他始雖危而不自安終則久而自明故曰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夫上六所恃者九五之孚也所尚者口之號呼也五既告自邑而不即就之則五之孚不終而上之伎窮矣故曰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衆君子在下特未往耳若同心協力而往則剛長之極變爲純乾矣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平庵項氏曰剛長乃終與終有凶相應剛長未終陰猶在上剛長既終則陰有凶矣終者上爻也陽長

爲復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也陽長至終爲夬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此又與復之剛長相應也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姤乃夬之倒體五陽在下而一陰乘之於上爲衆陽決去之故曰剛決柔也五陽在上而一陰乘之於下與陽終不期而會故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夫一陰在上而曰剛長乃終欲其終而爲乾也姤一陰在下而曰不可與長恐其進而爲遯爲否而至于剥也茲蓋聖人崇陽抑陰之微意也郭京曰勿用上脫女壯二字姤爲五月卦五月建午午屬南

方物皆相見於此而品目章章於天地間故曰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姤以初爲成卦之主爻其應在四剛蓋指九四中正則指九五姤九四即夬九三向爲夬九三之時有九四隔於其上不得與九五相遇合倒轉爲姤之九四則近比九五而君臣際遇矣此九四之剛所以獲遇九五之中正也夬姤皆主一陰聖人則取其應爻不以陰爲主故在夬則盛言九三在姤則盛言九四蓋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夫以九四之剛不幸而與初六小人適相應亦幸而際遇九五中正之君則在下衆陽无不際遇而君子之道得以大行於天下故曰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或以九二遇九五爲剛遇中正非也又以九居五爲剛遇中正亦非也姤之時義蓋謂天地相遇又謂剛遇中正非但謂柔遇剛也天地不相遇則品物不咸章君臣不相遇則其道不大行於天下故曰姤之時義大矣哉

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者聚也下坤順上兌說下之順從蓋以上之和說也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則下亦欣說而順從其上既上下順說而九五又以剛德居中與

六二正應是以人心翕合天下皆相聚而願歸之故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者之祭祖考必有廟廟必有尸主所以聚祖考之精神而致其孝享也享與饗同禮記祭義云饗者鄉也鄉之然後能饗焉又云致齋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如是則自已之精神既聚而後祖考之精神乃於此乎聚蓋祖考精神即吾自已精神也謝上蔡謂鬼神要有便有要无便无蓋有以聚之

即有无以聚之即无也人之生也魂氣聚而成形死則魂氣游散而无不之祭於廟而廟有尸主則鬼神有所依歸故明道程子謂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爲類骨肉又爲一家之類已與尸既已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又謂古者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渙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則不享无主則不依故易於萃渙皆言王假有廟今夫王者於萃聚之時大立宗廟以聚祖考之精神既致極其孝道又致極其享禮故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大人者萃之主也正已而物正者也萃而見九五大人則聚以正矣

故曰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郭京曰亨下脫利貞二字九五以中正之德尊居天位九四大臣用大牲以助祭在下初六六二六三皆往而奔走於廟蓋知天命之所在矣故曰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天地萬物高下散殊其情何以見之觀其所聚則見之也蓋觀其所感則見其通觀其所恒則見其久觀其所聚則見其同其道一也天地萬物之情既於此而可見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亦於此而可知也

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謂坤柔時指巽而言巽東南之卦於時爲夏地氣至此而升騰也故曰柔以時升升乃萃之倒體時爲萃則地氣聚而在下時爲升則地氣升而在上也下巽而上順九二以剛德居中與六五柔中之君相應所以其道大通故曰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當柔以時升之時見大人則不唯元憂且有慶矣故曰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方乃陽明之地升而至於陽明之地則自下而上自隱而顯其志行矣故曰南征吉志行也伊川程子曰元亨誤作大亨平菴項氏曰萃與升皆剛中而應萃剛中在上其衆必聚升剛中在下其勢必升故萃

以五爲大人升以二爲大人

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困剛揜也謂剛爲柔所揜而卦名所以爲困也上六之柔據於九五九四之上九三之剛陷於六三初六之中象君子爲小人所蔽也爲卦下坎險上兌說處險以說人之難能唯君子能之君子知命而安於理義自得其樂身雖處困其道不同故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君子通指諸陽大人則專指九二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蓋能以剛中之德自守故曰貞大人吉以剛中也處困之險固宜以說然以道自說可也說人不可也上六居卦之終在困之窮不知自說而專尚口舌求說於人人亦不之信秖自取困窮耳故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困而至於窮則心折氣沮其不搖尾乞憐者鮮矣豈但尚口而已哉是故處困之中蓋非君子則不能吉非大人則不能亨也或曰困與屯蹇皆遇險難之卦其爲憂患固相似而所處之時則不同屯外險內動是可動而不敢遽動也蹇外險內止是可止而不得其止也困外說內險則險不在外而在內欲動則不容動非屯之比矣欲止則不容止非蹇之比矣唯有說而順受爾

漢上朱氏曰范諤昌謂貞大人吉下脫无咎二字平菴項氏曰師貞丈人吉謂九二困貞丈人吉亦謂九二聖人恐人謂困之大人不指九二故不言剛中正但言剛中明非九五也

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井之爲卦下巽上坎坎爲水巽入也巽在坎下入乎水也坎在巽上上水之象也猶汲者以繩繫瓶下入井中得水而上此卦名所以謂之井也郭京易舉正云彖辭卦名下脫亨字彖傳養而不窮上亦脫亨字改邑不改井下脫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

句井養而不窮謂飲食以養人灌溉以養物其爲人之食用不可勝既也困二五皆以剛德居中倒轉爲井則二五之剛中如故故曰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在人亦然剛而不懾中而不倚則所守者定雖時有變更志則不改也井以上水濟用爲功汔至而未及泉是入乎水而不能上水故曰未有功也不言无功而言未有功蓋勉之也人之學業與夫趨事赴功皆然才雖弱力雖未至要當勉強而行之蓋不可幾成而敗之也今也係羸其瓶於井中則不能濟人之用矣故曰是以凶也孔氏正義云計覆一瓶之水何足言凶以喻人之修德

不成不能愼終如始也漢上朱氏疑此卦彖傳脫錯當曰巽乎水而上水井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无喪无得往來井井養而不窮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紫陽朱子則以爲不然蓋无喪无得往來井井兩句意與不改井同故不復出愚謂亦未繘井井字當連羸其瓶今井字連上句蓋承彖辭傳寫之誤故爾

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巳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離爲火兌爲澤革之兌不言澤而言水何也曰坎水之流兌澤之渚雖有陰陽水之分均是水也故屯需之坎爲雲小畜之互兌亦爲雲需訟之坎爲川大畜之互兌亦爲川師比之坎爲水革之兌亦爲水易之取象大率如此革以兌上離下成卦故曰革水火相息又曰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息止也水在天上而勝於火則火冷成灰滅而後止火在水下而勝於水則水熱成湯涸而後止此乃水火之變也變則水火之本性革矣此卦名所以謂之革也不特此也離長女兌少女合爲一卦有二女同居之象若一男一女如咸則上感下

應以相與今也二女同居則其志彼此不相得不相得則變生焉變則二女之情革矣此卦名所以謂之革也睽亦二女同居但曰不同行睽之二女中者在上少者在下中少順序不過其志各有所向而已革之二女少者反在上中者乃在下上下紊亂而名分差忒則變爭自此而始此不同行不同居之別也事之變革即日不孚必至於已日乃孚者其革之也有信之之道也故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苟无以信之則雖已日亦不孚也內有離之文明故能照察事理於未革之先而不至乖其是非外有兌之和說故能和順人心而不至駭其

觀聽知其理有大亨又能以正道固守如此則所變革之事合於理而當於人心是以悔亡故曰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之間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春已盡則革而為夏夏已盡則革而為秋秋已盡則革而為冬冬已盡則又革而為春故曰天地革而四時成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桀紂无道而天災流行人心離散此天命當革之時也於時夏命訖而湯革之商命訖而武王革之上以順夫天意下以應夫人心故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時當天道之變更人事之改易此蓋革之至大者也故贊之

曰革之時大矣哉

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六十四卦皆非象也而獨於鼎卦曰鼎象也何哉象者像也鼎之爲卦其形與鼎相像也初六在下像鼎足九二九三九四皆陽實像鼎腹六五中虛其形對峙像鼎之耳上九在鼎口之上其形橫亘像鼎之鉉故曰鼎象也此以卦之六畫言鼎之形象如是也若以二體言之則下巽木上離火以木入火而致亨飪之用故曰以木巽火亨飪也亨即古烹字亨亦當作亨改亨爲享今文也古者亨烹享通作亨烹者煮也飪者熟也烹飪非鼎也鼎之用也鼎之烹飪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上用以享上帝下用以享聖賢蓋非一人奉養之私也烹飪之要莫過祭祀賓客而祭祀之重者莫過上帝賓客之重者莫過聖賢故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聖人謂古之聖王聖賢謂古之人臣有聖賢之德者也无所不通之謂聖古之人稱聖賢不問君臣凡有聖德者皆可以稱聖如書湯誥稱伊尹爲元聖孟子稱伊尹爲聖之任伯夷爲聖之清柳下惠爲聖之和孔子爲聖之時趙岐稱

通志堂

孟子爲亞聖皆是也享帝止曰烹養聖賢乃曰大烹何也郭京易舉正云而大亨羨文或曰大烹非謂待人臣之禮過於享帝也蓋天道尚質而貴誠享上帝唯用特牲而已故直言亨人事尚文而貴多享聖賢則饗飧牢醴當極其盛非備物厚禮不能養也故曰大烹大言其廣大而周徧非謂尊大之也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指六五六五爲鼎之主既能養人又能畏巽下人廣其視聽不以一己之見聞爲聰明而以天下之耳目爲視聽於是明目達聰而无所不見無所不聞故曰巽而耳目聰明五離體離爲目

而兼言耳五乃鼎耳故也六五乃革之六二本居下者也倒轉爲鼎則進居尊位又得其中而與九二相應故曰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夫如是所以其占爲元亨故曰是以元亨是以兩字蓋總結一卦彖辭之義也彖傳凡三言柔進而上行晉也睽也鼎也皆以兩卦相並而取義或謂晉自臨觀來睽與鼎自遯大壯來非也

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恐者心動而悚然也震來而恐此致福之道也後

謂旣震之後有則謂有法則旣震之後敬畏如此可以爲法則也論語云迅雷風烈必變蓋古人敬天之威出於中心之誠非僞也驚遠謂聞其聲而變動乎其外懼邇謂見其威而戰栗乎其中遠謂卦之外體邇謂卦之內體內體皆震故有遠邇驚懼之象以人事言之遠爲一國近爲一家遠在百里近在一身由遠及近因其驚而爲之恐懼修省故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古者主祭必以嫡子之長震爲長子故言祭主爲震之長子者能常存敬畏之心不間乎遠近則出而可以保守宗廟社稷以爲祭祀之主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即解不喪匕鬯四字郭京與伊川程子皆云脫不喪匕鬯一句紫陽朱子曰出謂繼世而主祭也或云出即鬯字之誤

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艮之義訓止大抵時當止則與時俱止時當行則與時俱行君子之行止唯隨其時而已今處艮止之時則其時當止故君子於此之時動亦止靜亦止動靜皆得其所止而不失其時是以其道著見

於外而光明也郭京易舉正云彖辭脫艮亨二字彖傳光明下亦脫故亨二字艮其止之止字王弼謂易背曰止以明艮即止嵩山晁氏曰只當依卦辭作背平菴項氏曰自王弼以前无艮其止之說今按古文背字爲北有訛爲止字之理紫陽朱子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又曰此段分作兩截却是艮其背不獲其身爲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爲動之止總說

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止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効驗所以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愚謂背乃止之所所乃止之地止其所以止字蓋釋艮字所字正釋背止其所謂卦疊兩艮一上一下各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釋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義艮六爻之應陰陽相敵上下相背蓋无相與之情也若使上下不相背而相與則應酬交錯豈能无咎唯其上下相背而彼此不相與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而无咎也震亦上下

敵應坎離巽兌皆然獨於艮言之者艮主乎止故也震相仍而動坎相援而出離相繼而明巽伏而相入兌見而相說艮則各止其所而不相與故特言其敵應也

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漸之進也紫陽朱子謂之字疑衍或是漸字郭京易舉正云吉下誤增也字秀巖李氏按王肅本女歸吉也作女歸吉利貞本漸乃歸妹之倒體歸妹六三進交於乾下自內往外而為女歸之象誤矣人患不得位耳不得位則雖賢无以施其功今既進得位則其往也有功矣進得位往有功也蓋釋女歸吉而指六四進以正則可以正邦也蓋釋利貞而指九五彖傳凡論主爻之得必以五兼言之此易道尊君之大義也夫正邦之道當先正身其身正孰敢不正今九五之進也以正則國人化之如二如三如四皆進以正初上雖不得位然初以陰居下上以陽居上亦无有不正者諸爻皆正而九五又得尊位之正又剛而得中故不止乎往有功而其正又可以正邦也止而巽動不窮此合二體而言漸也止有安靜之義巽有和順之義內不止則非

漸之道外不巽則非進之道內止而外巽則安靜和順而无躁進之失有不動動則不至於困窮也大凡欲速則不達其動必窮今夫漸之動也止而巽則非欲速者也是以動而不窮也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歸妹之爲卦兌下震上九四陽爻在上卦二陰爻之下六三陰爻在下卦二陽爻之上一上一下有天地相交之象故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夫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男女之交與天地之交其義一也是故天地交則萬物作興不交則萬物從何而生男女交則生生之道不窮不交則人道廢而人類滅矣今夫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前者方自此而終後者又自此而始始終相續而不窮此歸妹所以爲人之終始也說以動謂兌之說以震之動也動而嫁妹凡親黨之在內者皆喜說也大抵兄之於妹未必如愛女之情甚切今也父有遺孤而子能嫁之宗族蓋无有不喜說者以其所歸者妹也故曰說以動所歸妹也夫震爲長男兄也兌爲少女妹也成者以震男爲夫兌女爲

妻遂謂說以動爲男說而動夫卦名歸妹則當以兄嫁妹求其義指兄爲夫可乎唯其誤以震男爲兌女之夫乃謂所歸者小女而就震言說遂謂長男說小女之色不以德殊不思說者兌也非震也又就兌言動遂謂少女說而動殊不思動者震也非兌也二三四五皆位不當也三五皆柔乘剛也而彖傳之意則專指六三何也曰六三乃成卦之主爻也六三位不當又以柔乘剛蓋不特在夫婦爲失倡隨之意又爲臣犯君子抗父賤陵貴小加大无一而可此所以動則皆凶而无攸利也

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豐者至高至滿而極盛之義故曰豐大也爲卦下離明上震動明以動相資故亨節齋蔡氏曰明以動合二體言其致亨之道豐疑作亨王者處豐大之世天下至廣人民繁庶事物衆多保之治之之道當務行寬大蓋非小才小智所能故曰王假之尚大也日正中則大明當天而其照天下也无幽不燭无隱不彰王者富有四海所治既衆思慮安得周及必如日之正中而无偏照則宜故曰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然日无常中之時中則必昃

月无常盈之時盈則或食天地之大猶有盈虛之變而與時消息況於人況於鬼神且以人言之有生則有死不能常生而不死更以鬼神言之有聚則有散又安能常聚而不散盈虛猶言盛衰消息猶言進退盛極則衰進極則退理之常也是理也非獨人與鬼神如是雖天地亦如是故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於豐大之時而爲此戒蓋以持盈之道略不謹愼則必至傾覆也文王曰宜日中謂豐大之時居至尊而照臨天下當如日之正中乃无偏私蓋恐其不及而勉之孔子又恐其過而不能常

如日之正中遂戒以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與夫三才鬼神之道蓋又發明文王系辭言外之意

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旅二五皆柔得中今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蓋指六五謂六五柔順而得在外之中與他卦之柔得中者不同也伊川程子曰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愚謂剛強非處旅之道人所不能容故莫尚乎柔順在旅而柔順則知處旅之道矣然柔順又不可過過於柔順則无以自立甚而柔媚取容而順從乎人適以自賤皆非得中者

也豈處旅之道哉故唯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斯可矣順乎剛亦指六五謂六五處兩剛之間而能順乎剛德之人以爲己之助也承乘皆剛是羈旅之人交於强有力者也苟非善處則取辱招禍必矣旅之爲卦下艮止上離明止而離乎明蓋兼上下二體總言之也論語云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此即止而麗乎明之謂也所謂止而麗乎明雖兼二體而言其所重則在上九九三艮體之止也其位在旅之下而得其所止則其自處者正又能附麗於明則其所依者又正可謂善處旅矣其占爲上下皆小亨而在下者又當守其旅之正故總結之曰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或曰旅豕傳凡兩言小亨其一疑衍非也旅之時最難處旅之義不可不知蓋其亨雖小其時義則大故又贊之曰旅之時義大矣哉聖人小其亨而大其時義非大旅也大其處旅之道也

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巽之取象在天爲風在人君爲命風者天之號令其入物也无不至命者人君之號令其入人也亦无不至卦疊兩巽有號令重復之象故曰重巽以申命申猶書堯典申命羲叔之申義皆訓重漢上

朱氏曰巽者命之始也外巽者申前之命也愚謂孔子明言重巽以申命蓋申命所以體重巽之義也九五之剛爲巽之主中正而无過爲命出則九二之剛巽乎九五而罔敢或違故曰剛巽乎中正與姤傳謂剛遇中正相似彼以四五言此以二五言也夫二五兩剛本不相合以在重巽之時而上下相巽此九五之志所以行也六四在九五之下順承九五之剛初六在九二之下亦順承九二之剛故曰柔皆順乎剛上以巽道化下下以巽道事上上下皆巽是以小亨而利有攸往又利見大人孔子蓋總解文王彖傳三句故用是以兩字結之其句法與旅之彖傳同夫巽以六四之柔爲成卦之主又而孔子乃曰剛巽乎中正又曰柔皆順乎剛而不以陰爲主易道崇陽抑陰尊君卑臣例如此也平菴項氏曰以卦體言之重巽以申命是小亨也事必待申命而後行豈大亨之規模哉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是利有攸往也柔皆順乎剛是利見大人也其辭與旅相類皆總陳卦義而用是以二字結之故知當作三句分說也

允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說和說也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其柔外見而和說故曰兌說也卦疊兩兌則二五以剛爻居中有中心誠實之象三上以柔爻居外有接物和柔之象中心誠實則不欺於天接物和柔則不拂于其人說也以道而所守者正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向使外柔而中不剛則内无所守其說必流殆將无所不爲而違道干譽又何順天應人之有順天指上兌而言應人指下兌而言乃若說以先民說以犯難此兩說字亦爲重兌而發夫和說之道若内若外无施不可在内而以之先民則民皆欣然効力忘其勞而不辭在外而以之犯難則民亦欣然赴敵忘其死而不顧茲蓋說之以道故也說之以道孟子所謂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是也以至父語之子兄語之弟遞相勸勉皆忘其勞與死而无怨心則其說也豈不大矣哉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民勸謂民自勸非勸之使然也孔氏正義云先以悅豫勞民然後使之犯難則民皆授命忘其犯難之死伊川程子曰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人君之道以人心說服爲本故聖人贊其大

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渙之剛來與隨之剛來同皆指後卦而言渙乃節之倒體渙九二之剛蓋來自節之九五既非自漸來亦非自否來夫剛之來也雖在下卦坎險之內而險難蓋已渙散不至乎窮極故曰剛來而不窮渙六四之柔在節爲六三本在下體又不得位倒轉爲渙之六四則得異位陰柔之正而上與九五同是異體又同其正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此據成卦之由而釋亨之義也剛來濟柔動乎內而无險困之難柔往輔剛止乎外而无違逆之乖此

所以能渙散險難而致亨也王謂九五渙之君也有九二剛中之臣相與渙散其險難又有六四同體之正人爲之輔由是九五之王得以大建宗廟中天下而立使民望有所屬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巽木以爲舟楫有致遠之功當此風行水上之時水釋而舟楫可通故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童溪王氏曰不及利貞疑有逸文郭京易舉正云利涉大川下脫利貞二字誠齋楊氏曰濟難才也散難非才也德也巽之才木也其德風也水之深能溺萬物然乘一木則悠然而濟水之怒能決九川然遇一風則欻然而散才以濟之德以散

之天下之大難一朝渙散而不復聚渙之所以亨也

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節之剛柔分與噬嗑同皆以一剛一柔分居內外而各爲之主也九五九二皆以剛爻居得其中是爲剛得中剛柔分而不至乎偏剛得中而不至乎過此節之所以亨也故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中下欠一也字上六柔而失中居節之極是乃過於節而節之苦者也凡物過節則苦味之過正形

之過勞心之過思皆謂之苦節而苦則非通行之道故曰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爲卦下兌說上坎險說以行險此又以二體言節之所以亨也險乃人之所難行者也說以行之則亨矣又豈至乎困窮哉當位以節中正以通此再釋亨義也九五居得其位爲節之主以身率先用節之道度吾身之可行者行於天下中而无過正而无私則通行而无弊矣若夫已自不能節而强人以所難是豈通行之道哉或曰節居第六十卦計三百六十爻應一歲三百六十日當期之數一歲之間自立春至大寒爲氣二十有四爲節十有二而溫涼寒暑各

有其定限遂成春夏秋冬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之有四時此天地之節也人君體天地之節以裁制其法度輿服宮室莫敢或侈稅賦徭役莫敢或過然後財无妄費民无橫害故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論語云節用而愛人正是此意蓋節用所以愛人傷財則必至於害民也古之人恭儉而取民有制者何也深知傷財爲害民之本也

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虛舟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柔在內謂六三六四之柔在四剛之內剛得中謂九五九二居得其中內以全卦言中以二體言也中孚成卦之主爻在六三六四而彖傳又兼九五九二言崇陽而抑陰不以陰爲主也說而巽孚乃化邦此又以二體言孚也爲卦兌下巽上一說一巽上下相孚故邦國不言而化也豚魚即江豚也出則澤上必有風未嘗失信許渾詩謂江豚吹浪夜還風是也或從王弼分豚魚爲二物謬矣郭京易舉正云豚魚吉信及也今本多豚魚二字愚謂信及豚魚猶詩序云德如羔羊及乃近似之謂非施及之及也謂人之不失信比及於豚魚之信也巽木動於兌澤之上有乘木之象四陽在外而內

函二陰有舟虛之象舟虛則无沉溺之患而利於涉險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謂守信而不以正則悖理也天即理也應天謂合乎理也中孚之道近乎誠誠者天之道人之心虛則誠誠則天矣厚齋馮氏曰中孚之義猶无妄有正有不正如盜賊之相羣男女之私期皆孚之不正者也故曰中孚以利貞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陽大陰小小過之卦二陽而四陰小者過也小者雖過然小事亦有過而亨者也小過下脫亨字當云小過亨小者過而亨也事有時而當過則其過也從時之宜非過也況又以正道固守而不至過甚故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六五六二陰柔雖小然皆得中故施之小事則可九三九四陽剛雖大然皆不得中位故施之大事則不可郭京易舉正云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下誤增吉字理或然也小過乃中孚對體中孚省離離爲雉鳥飛之象也飛鳥之象在中孚則有之變爲小過則飛鳥已過但遺其音聲耳亦謂中孚有卵

象鳥自卵出故小過有飛鳥之象又謂二剛在中四陰在外翼之爲飛鳥展翼之象皆鑿說也柔之爲道在下而承剛爲順在上而乘剛爲逆上逆而下順釋不宜上宜下之義上逆謂六五乘九四之剛而在上也下順謂六二乘九三之剛而在下也若就飛鳥言之則遡風而上爲逆隨風而下爲順也當此不宜上宜下之時詎可捨順而趨逆哉伊川程子曰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遠過其常在得其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又曰有飛鳥之

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伊川所謂彖即彖傳也以彖傳爲彖蓋承王弼之舊云爾或謂大吉之大亦衍文蓋承彖辭傳寫之誤也

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一說謂既濟所以亨小者是必大者亨其大者然後可以爲亨也一說謂小上更有一小字大者亨小而小者亨則大者之亨可知也紫陽朱子依嵩山晁氏云濟下脫小字當作既濟小亨小者亨也愚謂陽大陰小小指六二也三陰之中唯六二正

而且中有亨通之道焉孔子恐人以小亨爲亨之小故特加者字明其爲六二之亨也六二蓋旣濟之主爻也初三五陽位而以九居之此剛正而位常也二四上陰位而以六居之此柔正而位當也剛柔正而位當在他卦亦有之乃若三剛之柔皆正而位皆當則六十四卦之中獨此一卦而已故孔子於此特贊之也六二以柔順之德附麗於二陽之間而得其中故曰初吉柔得中也六四上六不中者也九五陷於其間止而不動則必至於困窮故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彖辭曰終亂乃曰終止則亂終止何以亂也於其終有止心則亂

也人之常情處无事則止心生止則怠怠則有患而不爲之防此所以亂也當知終止則亂不止則不亂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无一朝之患豈至於困窮哉隆山李氏曰旣濟六五三陰皆在三陽之上而離之一陰又居中而履正其曰亨者指離之一陰而爲之言也平菴項氏曰六二以柔爲卦之主陰爲小故稱小焉謂小大皆亨者誤也

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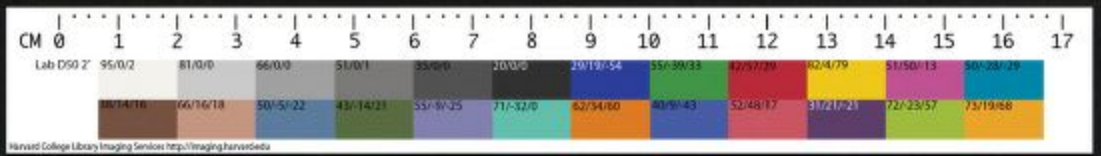
中謂六五之中柔得中未出中皆指六五未濟所以亨者六五爲未濟之主柔得其中而无過爲也

故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卦有兩險下體坎三四五又互坎此兩險也故必至於上九乃可以脫險乃可以言濟六五雖處下坎之上而未脫互坎之險則猶在未濟之中故曰小狐汔濟未出中也終謂卦之終上九是也續繼也六五苟能繼其前功更進一步而終之則出乎險外而未濟當變爲既濟矣奈之何小狐力弱而不能繼哉故曰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既未能出中又不能續終然則何時而可亨也故又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謂六五位雖不當然不有九二之應則剛柔相濟有亨道焉豈可竟以爲无攸利哉文王以未濟次既濟孔子釋未濟復於无攸利之後釋亨字曰雖不當位剛柔應也蓋易道貴乎變通不欲其終窮也或以爲此八字錯簡當在柔得中也下豈其然乎平菴項氏曰既濟未濟皆以柔爲主既濟自六二而達於上六則既濟之事已終故爲既濟未濟自初六而至于六五幾於濟矣而未能出中以至於上則其事猶未終也故爲未濟知此義則未濟之卦辭不待解而自明矣其曰雖不當位亦指六五言之雖六爻皆不當位義但取五而已

周易俞氏集說彖傳下卷

後學 成德 校訂

T110/2452 B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6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39

周易爻傳說

林屋山人俞 琰 集說

爻傳者孔子釋文王爻辭而傳述其意也初九潛龍勿用此爻辭也文王之所作也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此爻傳也孔子之所述也古易爻傳自爲一篇不以附經自費氏以此解經而鄭玄傳費氏之學始移附各卦經文之後猶未若王弼以之分附於諸爻之下也弼更以象辭置於爻辭之前又於象辭之首并爻傳之首皆冠以象曰二字於是後人以象辭爲大象爻辭爲小象而爻傳則謂之象傳其謬甚矣夫象辭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不過如斯而已矣安有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所謂大小哉所以有大象小象之稱者蓋妄認爻辭亦以爲象辭故也既妄認爻辭以爲象辭故又妄稱爻傳以爲象傳也嗚呼爻傳不謂之爻傳而謂之象傳自漢以來列易於學宮專置博士而世無一人爲之辨何邪古易始變亂於費直次變亂於鄭玄大變亂於王弼遂使六爻之意皆不連屬且如坤六三以時發也以發字作去聲與大字害字叶又如蒙六四獨遠實也以實字作去聲與巽字順字叶又如未濟初六亦不知極也以極字作去聲與正字叶皆魯音也至今東原之人皆以入聲字作去聲如瀆爲豆識爲志曲逕爲去遇之類是也若從王弼以爻傳分綴

於各爻之下非但不是其韻叶又上下文前後相承之義亦泯而不見矣愚故用古易爻傳例並不以附經而自爲一篇庶幾六爻連屬而文意不間斷云

周易文傳上

林屋山人俞琰 集說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乾初九爻辭云潛龍勿用孔子釋之曰陽在下者九陽爻而在初之下位也紫陽朱子曰陽謂九下謂潛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以九居二則出潛離隱而其德及物矣故曰見龍在田德施普也中而不偏故所施周普施去聲始豉反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通志堂

反復道者反而復諸道也反復並如字廣平游氏曰反復宜與復卦之反復同或讀反復爲翻覆非也夫易道貴中過中非道也三居下乾之終於時爲夕已云過中矣君子因其時而惕乃反求諸身省察其不善以復其善故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或疑爻傳每只舉上一句而不及下文何也曰反復道即釋夕惕若厲无咎之義雖不舉下文而下文之義在其中矣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四居上乾之下則其位近五矣進而干分犯義則不能無咎進而恪守臣位則非干分犯義者也乾九四之進如此是以無咎徂徠石氏曰進釋躍字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二五均大人也二止言德施普五乃言大人造以明九五乃乾之主爻有大人之德又有大人之位施爲造作其功用與天同也大人釋龍字造釋飛字

元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上九所以有悔者盈也天道惡盈惟中可久盈不可久也盈釋元字不可久謂有悔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彖傳云首出庶物此乃云不可爲首何也曰用九

蓋言乾六爻之變也變則與不變異矣九雖天德
今既變而爲坤則不可爲首非謂乾不可爲首也
若謂乾不可爲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又誰爲之
首乎

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孔子釋乾初九曰陽在下釋坤初六曰陰始凝也
以明三百八十四爻凡九皆乾之陽凡六皆坤之
陰而乾九坤六所以爲易之緼也霜陰之始凝也
冰陰之大凝也始者未甚凝馴致其道則因循日
久以漸而積必至于大凝也馴音循謂順習也二
若順初而與之同惡相習則其禍可勝言哉所喜

者六二有所守而不習則初六之惡無相濟者矣
按魏志許芝云初六履霜陰始凝也郭京易舉正
云今本於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審如是則王弼
時猶未差誤王弼後始差誤爾紫陽朱子曰當從
魏志或曰爻辭云堅冰至要其終而言爻傳云至
堅冰原其始而言

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陽動陰靜六二陰爻而言動者從乾陽而動也六
二以位言諸爻唯六二中正而其德直方雖在羣
小之中唯知從乾陽之大而不爲羣小所移是以
其道光明夫地道屬陰爲幽爲暗安得光所以光

者從乾而動他爻不言地六二獨言地以見六二乃坤卦之主爻也或疑孔子釋此爻止言直方而不及大殊不知動即大坤陰之靜固小從乾陽而動則大也

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時釋可字發去聲叶大字韻詩四月飄風發發之發亦與害字叶以時發者當其時之可而發也可貞則貞可發則發唯其時而已知音智坤陰本不光大今曰知光大者以其從王也從王即從乾之謂也六三其知矣乎見六二從乾遂亦從乾此其所以光大也伊川程子曰只舉上句解義則并下

文他卦皆然

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六三半剛半柔半動半靜故稱其知六四純柔全不動故稱其慎乾之時剛正之君在上四也進則无咎不幸處坤之時切近六五四也慎則不害各隨其時也爻辭言无咎无譽爻傳止言无咎當此時在此位得無責咎幸矣何稱譽之云慎釋括囊不害釋无咎

黃裳元吉文在中也

六五以陰柔之爻居陽剛之位而剛柔相雜是以謂之文也文與中皆釋黃字在中謂在上體之中

也

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烏窮則啄獸窮則攫陰窮則與陽戰此必然之道也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坤體本小變爲乾則其用大故曰以大終也

雖磐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爻辭曰磐桓利居貞爻傳乃曰志行正何其相反也曰勉之使行以經綸天下之也也初九以剛陽之爻居陽剛之位正也所居既正故其所行亦正是以身雖磐桓志則上行而與六四相應也然則

磐桓非不動也弗輕動耳故曰雖磐桓志行正也

蓋因爻之所已言而發其所未言也易以陽爲貴陰爲賤初九陽畫而在六二陰畫之下故曰以貴下賤衆陰皆順之故曰大得民大凡位之處下者皆當謙小況在屯難之時乎今也以貴下賤而大得民是宜建之爲侯也

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爻傳凡稱本爻之名皆以本爻所居之位言今曰六二之難乘剛也蓋謂六二之所以屯如邅如者以陰柔而乘初九剛陽之上也難字釋屯如邅如之義凡爻以剛乘柔則順以柔乘剛則逆逆則其

情乖而不相得此屯之六二所以有屯如邅如之難也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人倫之常也今女子貞而不字則非人倫之常矣至于十年之久而乃字則從其人倫之常故曰反常安定胡氏曰此爻施於人事猶君子守正專應不妄所從也

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郭京曰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從禽謂畋獵也古者畋獵必有虞人引導今即鹿而無虞人則何以從禽況乎坎險在前往則遇險豈不自取困窮乎是以君子止而弗往弗往則不至於困窮也曲禮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安定胡氏曰凡飛走可擒獲者皆謂之禽周禮云羔豚犢麋雉鴈謂之六禽龜山楊氏曰獸亦禽也

求而往明也

求而後往在我彼求而我往則其往也可以爲明矣如不待其招而往則是不知去就之義謂之明可乎六二不近爲初九所通故爻辭稱其貞六四雖與初九正應必待其求而後往故爻傳稱其明龜山楊氏曰待求而後往非擇義之明疇克爾也

施未光也

施去聲釋膏字九五陽明之德爲二陰所揜故未

光曰未光則猶望其光也伊川程子曰此人君之
也
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屯極如此而不知變故曰何可長也和靜尹氏曰
否上九陽剛故能傾否此以上六陰柔不足以濟
屯而皆曰何可長也意不同而言各有當也秀巖
李氏曰何可長也凡四言之此爻與豫之上六中
孚之上九皆戒之之意若否之上九則幸之之辭
也
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用刑雖非聖人之本心而國之有法不可不正若
使有罪者皆漏網而去法安在哉法釋刑字
子克家剛柔接也
子雖克家不可以獨任其剛必剛柔相接乃可今
二五剛柔相接而上下相應在朝廷則爲君義臣
行在家則爲父慈子孝故曰子克家剛柔接也言
子之所以成克家之功者以上下之情相接故也
伊川程子曰苟非上下之情相接二雖剛中安能
尸其事乎
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陽倡而陰和男行而女隨順也女先求男於理爲
悖況又捨上九之正應以從九二故其行爲不順

通志堂

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易以陽爲實陰爲虛初六六三近九二之陽六五應九二之陽而又近上九之陽獨六四與九二上九並不相近故曰獨遠實也不言實遠而言遠實蓋道不遠人人自遠於道耳紫陽朱子曰實叶韻去聲

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卦有九二上九兩剛爻六五仰而承上九順也俯而應六二巽也順則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巽則其言可入人亦樂告之以善大抵童而蒙則心和氣平故順巽以聽人而人皆披肝瀝膽以忠言告之故吉長而蒙則心高氣盛無復巽順以聽人則人皆箝口結舌而不敢進言凶禍之所必至也平菴項氏曰五本互坤爲順動而交二則成巽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節齋蔡氏曰剛上柔下故順愚謂處上而禦六三之寇則順處下而爲六三之寇則不順矣今也上以剛禦柔下以柔從剛則上下皆順也

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需于郊則去坎水甚遠不犯險難而行君子於此蓋居易以俟命不行險以僥倖也初九乾體乾乃剛健之物其道以上行爲常今以險在前遂不敢

冒險而進雖需之久亦未爲失其常道也未失常
釋元咎
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衍平也寬也在中謂在下體之中也比之郊則去
水稍近比之泥則去水尚遠居得其中故也固不
至於陷溺然亦浸淫矣故未免六四有言語之相
侵惟能寬綽厥心守中而無過爲堅忍而不妄動
則亦不及於險難而以吉終也需之時以近險爲
戒大近則大傷小近則小傷故三則致寇二則小
有言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災害也易以上卦爲外下卦爲內需之坎險在上
故曰災在外寇盜之至豈自至哉由九三才位俱
剛進不顧前是以致之故曰自我致寇然居得其
正而能以敬慎自持亦不至於有害故曰敬慎不
敗需之時蓋有待而進非戒其不得進也要在相
時而動不可不敬慎小心耳敬慎小心實轉凶爲
吉之道也解之六三亦致寇矣解之爻傳何以曰
又誰咎曰解之災在內六三又不敬慎故也伊川
程子曰災患難之通稱對眚而言則分也紫陽朱
子曰發明占外之占聖人示人之意切矣
需于血順以聽也

柔固不可以敵剛況三陽之衆乎四能順以從時則三陽之進聽其自進不與之競也或曰三四乃乾坎之會三若恃健而不畏坎必敗故以敬慎告之四若據險而不畏乾必傷故以慎聽告之

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彖傳云以中正也但言其位此云以中正也則以德位並言五居君位無不中者特恐不正耳不正則昵比六四之陰而言路爲六四蹇礙豈能下孚于三陽而使之進乎今九五所以吉者以其剛得中而又能守之以正也

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上六以陰柔之爻居陰柔之位謂之當位可也而曰不當位何也一說以當字作平聲謂不當主人之位也需以五爲主則他爻皆客也上六雖不當主人之位然與人恭而有禮則亦未至於大失也一說以當字作去聲謂需極而成訟則乾升于上坎降居下上降爲六三雖其位不當然以陰承陽則亦未大失也愚以噬嗑彖傳準之則當字疑作去聲爲是然他卦爻辭言位不當位正當又皆平聲則從平聲爲長

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訟終凶豈可長久哉彖傳云訟不可成蓋言訟之

通義而不欲其成爻傳云訟不可長蓋言初爲訟端而不欲其長九二爲興訟之主初六之所以辯者辯已不爲九二之所挾也雖六三見疑而小有言語相傷然上有九四之應辯之則必明也辯與三辯也彼言而此辯也

不克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不克訟而歸唯有逋而已矣竄釋逋字謂伏之深也下不可以訟上也自下訟上以卑元尊能勝之乎不能勝也不能勝則禍患至矣禍患之至豈非自作弗靖以掇取之乎掇謂自取之速也

食舊德從上吉也

平菴項氏曰食舊德從上吉也此從字與從王事不同此謂從上六也愚謂九二訟上而患至六三從上而吉蓋下無訟上之理訟上者人情之所同惡從上者義理之所當然也訟之六三與上九剛柔相應雖近比九二而心則從上不爲九二所挾此所以吉

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迷而不復則非但不失且有害矣既復而即命渝而安貞則不失也

訟元吉以中正也

九五之所以訟元吉者以其中正也或曰九五乃

聽訟之主書呂刑云咸庶中正則中正者聽訟之道也紫陽朱子曰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服命之寵聖王所以褒有德顯有功也上九以訟而受服斯亦不足敬也己南窗湯氏曰聖人謂不足敬蓋惡人之好訟也

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失律釋否臧二字失律謂不和師出以和不和故凶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好生惡殺天之心也不嗜殺人則天之所寵也九二剛中而有應於上在師中而無過是以自天祐之而獲吉故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者以止戈爲武不以多殺爲功九二能順承王命之不殺而招徠之俾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來臣故曰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如以王三錫戰功則天下被不仁之禍尚何懷萬邦之有潘謙之疑此爲互文欲作在師中吉懷萬邦也王三錫命承天寵也紫陽朱子以爲不當改

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師行而信任專一則大有功不然則大無功也或曰大指九二弟子輿尸則長子無功也

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兵家之常也六四才力不足退而左次未爲失常也未失常釋无咎與初九一意

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九二剛得中而无過爲以之行師不亦宜乎如六三之陰柔不中而使之則不當矣使之者誰六五之君也或曰使字恐只是位字轉寫之訛爾蓋指六三也

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正功謂有功必賞雖小人亦當賞之也亂邦謂小人得上則挾功以逞必生僭竊之禍也或曰書武成之終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復云敦信明義崇德報功蓋小人有功武王亦必報之若崇德則小人勿用矣盡上六之義者其唯武王乎漢高祖不知此義乃裂土以大賞戰功遂召韓彭英盧之亂光武鑒高祖之失自定天下之後一例論功行封而用之於左右者鄧禹耿弇賈復數人而已如臧宮馬武之徒皆不與焉蓋亦知此義矣

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比以所遇之時言初六以所處之位言比道貴先而以從五爲吉孔子恐占者雖知諸爻皆當比五

而不知初六所以比五之由故特表而出之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謂初六處比之時其位在下去九五最遠初之比五蓋因近比於二而得之也

比之自內不自失也

六三不中不正六二不可與之比也今也比五而不比三則以陰從陽而其所以自守也正又何失焉其義與坤六二不習吉六二不亂羣同

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比匪其人則必爲其所害故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或曰上無正應近而二四皆不與之比則亦可以躬自悼矣

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內有六三外有九五而六四介乎三五之間將誰之從是必擇其善者而從之可也四也外比於五豈非棄邪而親善捨下而從上者乎上釋外字乎菴項氏曰賢上皆指五也以德言之爲賢以位言之爲上比之四應在下故謂五爲上以別下也訟之三其應在上若就五則反下故以從上別五義各有當也

顯比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誡上使中也

九五顯比而所以吉者其位正居上卦之中也逆

謂上六背五而去彖辭所謂後夫者是也順謂初二三嚮五而來彖辭所謂下順從者是也舍逆即去者不追之謂取順即來者不拒之謂伊川程子曰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爲逆來者爲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諸說解逆順二字皆不然乃謂禮言畋獵之事以禽獸背己而去爲順向己而來爲逆而其面傷者弗以獻故前禽弗射而舍之彼所謂逆順皆祖王弼之說而與此相反此以理言彼則以勢言也亦不指何爻爲前禽今以六畫之象觀之當依蔡節齋以上六爲前禽上使中

釋吉字謂九五在上以中使中所以吉也平菴項氏曰春秋傳服則舍之舍置也不必用上聲讀又曰使與師六五同師五使三不當故凶比五使二得中故吉

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比而有首則終有所託无首則終將若何紫陽朱子曰以上下言之則爲无首以始終言之則爲无終

復自道其義吉也

君子之進退必由其道今既復自道則揆之以義而吉也宜矣

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往而不復則不能不自失既復矣則亦不自失也其所以不自失者何也處中而不至於過也云亦者承上文之義以初九之不失而亦不失也初既復自道矣故二也亦不自失皆言自者不喪己之謂也

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爻辭曰夫妻反目孔子乃釋之曰不能正室蓋又因此發明修身齊家之道以示教也虞翻曰妻當在內夫當在外今以妻乘夫而出在外故曰不能正室

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於君臣相合之際不以得君爲樂而以位危爲懼乃引避三陽而不妨賢路如六四者乃近君之賢臣非小人也爻辭於九五言有孚六四亦言有孚其君臣相合如此故爻傳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言惕而不言血何也伊川程子曰惕出則血去可知矣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小畜之時內有衆君子則九五富矣然而九五之富非自能爾也要皆六四之功也今九五以六四有容衆之德遂與之孚信攣結而共享其富故曰

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爻曰尚德載謂其所尚當如是也爻傳曰德積載謂其積久而後如是也故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

疑猶疑也升九三曰升虛邑無所疑也蓋衆人皆升我亦與之俱升在上又有應而前無拒之者其升無疑小畜上九則不然謂之既處矣而又征行非所宜也況無應乎其行不能無疑故曰君子征凶有所疑也不言婦貞厲月幾望蓋省文也泰之九二亦然

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願者志之所向履初九上無正應在下位而不援乎上故謂之獨行願人唯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未免唯利是趨狥乎人而同流合汙若夫安履其素而行則清修潔白不願人之文繡唯求其在我而已中庸云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與此同旨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也

初與二皆無應居履之時初無應而獨行其願所守者正也二不以無應而自亂蓋其所守者中也或曰乾虎在上九二以幽靜之德居中而安其所履豈以在彼之剛暴咥人遽亂其在我者而荒忙

失措哉

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眇者雖能視不能洞見則亦何明之有跛者雖能履不能遠到則亦難與之行故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其位不當而又妄動焉則有咥人之凶矣故曰咥人之凶位不當也位雖不當其志則剛而欲見用於君上而有爲故曰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夫以六居三其才雖不足道其志則亦可取故但言其志剛不復深咎之

九四上九亦位不當而獨於六三言位不當何也

曰六三雖爲履之主爻而上有九五之君在焉故於九五則稱其位正當於六三則斥其位不當此聖人崇陽抑陰尊君卑臣之微意也隆山李氏曰六三一時得權之主而九五則一卦定位之主也三言位不當五言位正當上下之分不可亂也

愬愬終吉志行也

初曰獨行願去君遠也四曰志行近君也此與否睽未濟之九四凡四言志皆此意也君子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處履之時居近君位則其志行矣履以和行故六三之志徒剛九四之志則行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以九居五不患其不剛明唯患其躁急履之九五正當至尊之位若過於剛決而所行又固執之甚則危厲矣故戒之曰夫履貞厲位正當也文傳言位正當凡四履否允中孚皆見於九五何也曰卦有六位唯九五然後爲正當也當平聲後倣此

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人之踐履貴乎有終況其位在上乎在上而克終此莫大之慶也故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慶平聲叶前韻後倣此

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志在外謂君子未出仕之時其身雖處草萊而其志則在廊廟也彖傳云內君子而外小人以朝廷爲內野爲外爻傳云志在外則以家爲內出仕於國爲外志在外與咸初六渰六三凡三言之皆以外卦爲好

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大光也

光大謂胷次明闊而有容人之量也伊川程子曰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童溪王氏曰止舉包荒而下文之義亦兼矣此亦省文之例也

元往不復天地際也

際會也坎以六四遇九五九六相會故曰剛柔際泰九三遇六四正當乾坤二體之會故曰天地際

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郭京以失實作反實愚謂失實與蒙六四遠實同皆指陽爲實也陰之從陽猶貧之依富也今三陰在外而失所依故曰皆失實也願者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泰之時上下不相疑忌小人之順從君子蓋出其本心故曰中心願也

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二五交而其志同又以中德相合得以行其願也

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征伐不出於君而出於大夫命不出於國而出於邑可謂亂矣

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賢者未嘗一日忘君也身雖處畎畝乃心罔不在王室泰之時可以有爲故其志在外不幸處否之時无可爲者故其志唯在君而已爻辭云貞吉亨言君子處否之道爻傳云志在君蓋推明君子之本心

大人否亨不亂羣也

六二渥而不淄者也其德中正雖處否之時而在初六六三羣陰中不亂也不亂羣之義與坤六二不習同不釋小人吉以見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

包羞位不當也
六三之位不中不正而包六二之中正多見其不知量也
有命无咎志行也
初去君遠則志在君四近君則志行其義與履九四同有命无咎則向者在君之志今得以行矣
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大人尊居君位之正而處否有道遂得以保其存而不亡故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當平聲在九五則贊之曰位正當在六三則斥之曰位不當履九五六三亦然无非崇陽而抑陰尊君而卑臣也伊川程子曰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爲大寶

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否終縱无人傾之終將自傾豈有長否而不傾者哉伊川程子曰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故否上九則能傾否也上六則不能變也也
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爻辭云同人于門爻傳乃云出門同人出門而同人則非能致人之同也初九蓋非善與人同而无咎者也乃未之有同而未有咎之者爾蓋是時未

有二五之正應亦未有三四之爭奪則有誰咎之秀巖李氏曰又誰咎凡三言之在解與節者其應不同

同人于宗吝道也

野者衆之所共通道也宗者己之所屬吝道也吝而謂之道人道以親親爲大親親仁也未有仁而違其親親之道乃與他人同也同人于宗固吝然亦人所共由之道非其他私意之比故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敵剛謂所敵者九五之剛也九五之大師在上戰則必克非九三伏戎之可敵也安語辭安行者度德量力決不可行行將安之其義與无妄彖傳何之矣同紫陽朱子曰安行言不能行

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夫既乘其墉矣則其攻二也是豈力弱而弗克哉特以義之弗克而弗攻耳二與五剛柔相應中正以相與義豈能奪孔子恐占者以弗克攻爲力不足故釋之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升而不已必困今也乘其墉以攻二則亦勞而困矣謂之凶可也何爲而吉耶曰九四蓋困而知反者也故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則即所謂義也九四蓋今而後得反

於義也校之九三則四也畏義而弗克視畏威而不興者蓋有間矣

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五與二以中正之道相應其先未遇而號咷以其由中之直爲三四所間而不得伸終焉相遇蓋用大師克之也克勝也與書泰誓予克受受克予之克同言相克者以見二陽之强如敵國而非用大師不能勝也秀巖李氏曰困九五亦言以中直義與比同

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上九在同人之時而獨居卦外患爭之禍則免矣其志則未得也夫上九之志非不欲內同於六二也而適處於郊六二甚遠蓋其居使之然也

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大有初九即同人之上九昔在同人之時遠於六二而不能與之同故曰志未得今倒轉爲大有之初九則又遠於六五而不能與之交亦不利矣豈非无交害耶故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大有時也初九位也時位如此所以无交害爻傳凡稱卦名者皆以時言凡稱爻名皆以位言龜山楊氏曰當盛大之時貧且賤焉恥也則无交宜有害矣

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九二任重而道遠剛得中而无過爲猶大車載物所積酌中則馬有餘力車有餘量然後不致顛覆也大車且然若車小而所積過中其有不敗者乎

公用享于天子小人害也

享于天子之占唯公可用小人得此占則不利如南蒯占得黃裳元吉而敗是也害是釋弗克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九四居近君之地不能无嫌疑焉今也自抑如此所以別嫌疑也如九四者可謂明辨君臣之義而晳者矣晳明貌音智叶害字志字韻當如詩東門之楊明星晳晳作去聲伊川程子曰賢智之人明辯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漢上朱氏曰離爲明五兌口爲辨晳荀氏作晰

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在心爲志蓋未發也發之者信也繫辭傳云人之所助者信也當大有之世在下者本有協助之志而在上者能以誠信接下又足以感發之則應之者交至故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易平易也備防備也六五爲大有之主其道德之威足以服人而人自敬之畏之也其爲吉也校之屑屑然從事乎兵刑術數之防閑此則坦然平易而無戒備之

勞故曰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威如之吉其義與家人上九同

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居大有之時爲衆陽者不以大自有爲六五者亦不以有自尊故六爻皆不繫卦名爻辭乃於初九曰大有初九上九曰大有上吉者大有言其時初上言其位也六五爲大有之主初去五遠故有无交之害上去五近故有天祐之吉時位然也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爻辭謙謙句點爻傳乃以君子綴于謙謙之下謂謙謙乃君子之德非君子則不能謙謙也卑者在下之謂牧者馴養六畜之名牧牛馬者常守之而不使奔逸君子之牧心亦猶是也自牧與象辭自彊自昭之義同節初齊氏曰九三勞而謙二四上爲九三而謙而初无所爲故曰自牧而與九三俱稱君子

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卦以九三爲謙之主而六二自下承之得其所謂謙矣是以中心得上六雖與三應乃高據于上則失其所謂謙矣是以志未得

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九三以一陽居衆陰之中衆陰皆順而從之有萬

三言之

民服之象萬者數之盈一陽五陰之卦多言之如懷萬邦建萬國之類皆是也萬民所以服君子者非服其勞也服其勞而能謙也九三爻辭本以勞謙句點爻傳又以君子二字屬之言勞而能謙乃君子之德非君子則不能如是也表記云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況九三而能謙宜其萬民服也

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物各有則或過焉或不及焉皆違則也六四上承六五之柔主以盡事君之禮固不爲不及又下讓九三之功臣而不敢當其承已其謙如此亦不爲過矣故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準齋吳氏曰撝字從手謙以撝言所謂手容恭也與人交接而手容不恭是必傲慢之人也繫辭之論謙有德言盛禮言恭之語如四之謙亦可謂德盛禮恭者矣

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九三曰萬民服六五乃曰征不服聖人之意蓋有在矣九三雖剛臣也六五雖柔君也詎有萬民服九三之剛臣而或有不服六五之柔君者乎不服則不容不正之也聖人於君臣之義其嚴謹如此侵伐當依郭京作征伐蓋承經文之誤爾夫侵奪之事乃戰國之君所爲王者不爲也郭京曰越已之分乃謂之侵君上之所行秖合征正之不合侵

奪其說是已

鳴謙志未得也可用行師征邑國也

二承三上應三此兩爻皆曰鳴謙二則中心得上則志未得何也處卑在下之爲得也上六之行師爻辭言利用爻傳乃斷之曰可用可者當其時之可也可則用不可則已謙之上六豈得已者哉是以斷之曰可嵩山晁氏曰多國字

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曰初六者謂其以陰柔之質居至卑之位也小人之志短淺一得志即心滿意溢不勝其悅易以窮也位方在豫之初不能安時處順乃恃其有應於上而輕肆如此是其志已先窮而自取其凶也

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六二所以不終日貞吉以其德之中正也徂徠石氏曰下不從初六鳴豫上不從六三盱豫居中守正不從樂豫故吉或曰中正當作正中叶志窮凶韻其倒置與艮六五同文言傳云龍德而正中是其例也易言正中者六餘見比隨巽

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位不當謂處非其位也六二中正則不爲逸樂所移六三不中不正則仰望於人而求逸樂此六二所以吉六三所以有悔也

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九四之由豫也在上者信任之在下者順從之故得曰大有志曰大行蓋以一陽統衆陰而居人臣之極位動乎上而下無逆之者又无他爻以分其權故其志得以大行也太極在下位則志之所行者小爲近臣而得權則志之所行者大彖傳云剛應而志行蓋謂此也李隆山曰彖傳專指九四故爻傳與彖傳同

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以六五之柔乘九四之剛此柔主遇强臣之象也貞疾而稱六五以其位言也所以恒不死者柔得中而无大豫雖爲剛陽所逼猶有虛位存焉蓋未亡也

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在上亦以位言也豫至此極矣豈可長久而不知變乎故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何可長者欲其速改也趙氏軒開云在上所以釋冥何可長所以釋豫

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未失也

初九震體震以陽爻爲主爲主者故不當隨人而陽亦不當隨陰然以下從上以正從正則隨道之當然也夫初九以陽居陽正也六二以陰居陰亦

正也以初九在下之正從六二在上之正故吉九二與六三皆半剛半柔故爻辭皆言失初九剛正而專一出門即與二交則得所從之正故不失也

渝者何權以適變也稱輕重而行之以合於義是之謂權權非知道者不能行行權則不能不失經故戒以從正言正釋貞字當隨之時不能適變則失時徒知適變而不能守正則失已二者皆非也唯能趨時適變而於適變之間又能以正道固守而擇其善者從之斯不失矣此爻與同人初九相似同人之初九出門而同六二非與九四同也此則出門而交六二亦非與九四交也或者拘于正應以四言明功而初言出門交有功是謂交于四蓋泥於兩功字而不思隨之義乃是近而相從非遠而相應也況九四剛而不正者也初而與之交則豈得爲從正哉

係小子弗兼與也

人之一身安能兼與得此則失彼二者不可得而兼也二係三則失初非欲棄初也勢不得兼也趙氏輯聞云事不能兩得人不能兼與陰必隨陽則二之與初者情也下必隨上則二之與三者時也當隨之時係三則失初二者不可得兼兼初與三而立義故變係

係丈夫志舍下也

舍止也釋居字當作去聲舍下謂六三居貞而止於九四之下也處隨之時當以下隨上以陰係陽不可躐等而進四隨五而獲則三也亦可隨四而得此則三之志也志在隨四豈肯躐四以求五故曰係丈夫志舍下也漢上朱氏曰先儒舊讀舍音捨王弼讀舍與乾九二時舍也之舍同爻辭曰利居貞此曰志舍下也以舍訓居弼之說爲長三四相比近也四亦无應宜相親也以陰求陽以下隨上順也

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四之隨有獲蓋居近君之地而有逼上之嫌人必疑忌若獨擅其有以爲己私則其凶宜矣故曰隨有獲其義凶也然九四與九五德皆剛明彼此皆相知而相信无所謂凶也然則九四所以得免其凶也者其功在乎率天下以隨五能盡其臣下之道而足以自明故曰有孚在道明功也安定胡氏曰既有孚信在於臣子之道而上得剛明之君知己非叛逆之意故足以明己之功

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九五處尊而其位正中九四雖强然亦何敢不隨九四既隨則天下无不隨之矣然則九五之所以

得吉者以其位之正中而能致在下之隨也伊川程子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若上六過此而處外則其道窮矣

拘係之上窮也

處隨之世天下皆隨九五而上六獨在外有不得其隨而上窮之象夫隨至於上亦窮矣上窮而无可隨則不容不迈而係五故曰拘係之上窮也

幹父之蠱意承考也

意在承當其事而成其親之令名不欲見其過也

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幹母之蠱不可過甚九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得中道釋不可貞之義

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爻辭言其无大咎是未免乎有小咎也孔子釋之曰終无咎何耶曰但恐不能幹耳既幹矣終亦无咎也

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六四之才僅能裕而弗能幹若欲有所往則未見其有得必先有失故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六五之德足以承任幹父之責矣以令名蓋前人之愆是不以才幹而以德幹也故曰幹父用譽承

以德也以釋用字德釋裕字初以意承五以德承皆能幹父之蠱者也故初與五皆言承承謂本爻非指他爻也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志可則謂其志可以爲後人之法則也準齋吳氏曰如曾子不忍違親而辭齊之聘其志豈不可則

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初九所居之位正則其志之上行无不正也況當陽剛寖長之時上與六四相應而六四亦正如此則初九之志得以行其正也與臨初九同正釋貞字

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未順命三字諸說多出於牽强而其義未穩夫既咸臨而吉无不利矣何乃未順命也涑水司馬公以爲二在下體而不當位故小人未肯盡受命伊川程子曰以爲二與五至誠相感非由順上之命安定胡氏謂未字羨文厚齋馮氏亦謂羨文愚案臨之彖傳云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蓋陰陽往來相爲消長此天運之常也今九二適當陽剛浸長之時上下相應而吉无不利是豈有心於逼陰而遽求其上進哉順天命之自然而已矣安定胡氏厚齋馮氏皆以未字爲

美則與爻辭之意不相戾亦與彖傳之意合今從之

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六三以陰居陽是其位既不當矣復乘在下之二陽能无咎乎若恬然不知憂懼則何止无咎既而知其爲咎而憂懼焉則亦能改過而遷善矣此其所以咎不長也

至臨无咎位當也

三无應而比二以說媚陽此不正者之所爲也故斥之曰位不當四與初爲正應以順應陽此正者之所爲也故稱之曰位當童溪王氏曰六四正也不曰位正當而曰位當何也曰當臨之時大亨以正大者之事也故不以正予陰也

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臨下之道唯行之以中爲宜不宜過乎剛也過剛則暴豈大君之所宜哉不宜過於柔也過柔則弱又豈大君之所宜哉今以六居五柔而得中又能下任剛中之賢則剛柔相濟是乃大君之所宜也宜者何即行中之謂也中乃隨時取宜非任明察以爲智也行中釋宜字

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上六篤厚君子也所以或吉者體坤德之順而其

志在乎從陽也內謂內卦內卦雖无應而上六之志則唯在內不以尊高自居也古爲徐氏曰臨上六志在內與否初六志在君同否之初六本非應五臨之上六本非應二此可以恚論耳

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初六以位言也不曰小人无咎而曰小人道論謂小人在下識見短淺是乃小人之常道而其咎不足言也東萊呂氏曰辭雖指小人意却屬君子小人則可君子則不可

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婦人主閫內之事女子无外交之禮其爲簾視壁聽此乃婦人女子之常態尚亦可醜士而爲婦人女子之態豈不甚可醜哉亦者承上文而言童觀固爲小人之道而闚觀亦爲可醜皆非君子之道也

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節初齊氏曰未失道蓋爲九五幸之也九五一或放失所守則六三必不止於其下也或謂六三坤體而互艮是以止於其下而不敢進亦未失坤順之道也

觀國之光尚賓也

爻辭觀其利用賓而孔子釋之曰尚賓蓋嘉其觀

感而化也節初齊氏曰觀成卦以六四六四卦主也而九五在上六四不可以主自居也故勸使用賓孔子釋之曰尚賓蓋尚其用賓不尚其爲主也故曰配尚或曰賓禮皆欠玩味用字

觀我生觀民也

爻辭曰觀我生君子无咎爻傳乃曰觀我生觀民也謂人君觀自己之得失又當觀民德之善否以自省察也中庸云本諸身徵諸庶民此之謂也

觀其生志未平也

觀之時四陰甚長二陽漸銷生意如此君子蓋深爲之憂而其志未安故曰觀我生志未平也或謂上九觀九五之生而其志憤然不平則又過矣伊川程子曰上九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云志未平也

屢校滅趾不行也

屢校滅趾則不能行則惡積而罪大自此始矣

噬膚滅鼻乘剛也

龜山楊氏曰九四爲間者也而初應之二剛合則爲間大而難噬矣愚謂六二之柔既乘初九之剛則其噬膚也蓋不得不用力焉不然不能及肺也

或者乃謂陰柔不能自動必資剛陽以爲助然後可動今六二不乘初九之剛而動則其爲力不勞矣夫爻傳言乘剛凡五如屯之六二豫之六五困之六三震之六二无非皆因之以爲害者也曷嘗資之以爲利哉

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處非其位故遇毒論語云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六三自處不當焉能治人故反爲人所害也

利艱貞吉未光也

諸爻言噬噬惟九四之噬最難今九四以艱貞而後吉固吉矣校之六五蓋未足以爲光也

貞厲无咎得當也

居離明之中其明不至於察而罰當其罪所以貞厲而无咎者得其所當也彖傳言不當位爻傳言得當彼以位言此以事言也位謂以柔居五故不當事謂以柔用獄故得當平菴項氏曰當字平聲得其當中也又曰噬嗑上三爻離卦也九四離之初故曰未光上九離之極故曰聰不明六五離之中故曰得當

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上九離體非不明也而曰聰不明蓋罪其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也既不聰矣又何明之有此與

夫之九四辭同而義稍異

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易中凡言乘皆自上而乘其在下者二在己上奚可乘也義弗可乘故寧捨安而就勞也

賁其須與上興也

上謂九三在其上也九三質也文恃質而興此六二所以待九三之興而與之俱興也興起也

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陵勝也終莫之陵者柔終不能勝剛也九三既以剛正之質固守則六二之柔雖文終不能勝之也

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郭京曰六四下有皤如二字節齋蔡氏曰所當之位可疑也蓋以當字作平聲四當賁道變革之位與初正應四止而初文明體性各異而不相得彼此皆不能无疑然體性雖異合之則成章始以我爲寇而見疑終則與我爲婚媾而疑釋故无尤也

終无尤此與剥蹇鼎旅凡五言之皆一意

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以位言有喜者居尊位而有化成天下之喜也有喜此與大畜升凡三言之皆一意

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上亦以位言上之所以得志蓋以六五之志同也

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滅下謂先不見其足也豕傳云剝剝也柔變剛也柔之變剛自此而始蓋銷滅初九之剛變而爲初六之柔也滅釋蔑字下釋足字

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與應也未有與謂在上未有君子之應則无以遏止小人之進也崔憬曰至三則有應故二未有與也愚謂六二若有九五剛德之與則小人知有忌憚又何至於是哉不言无與而言未有與蓋有望乎上九也

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失者與衆陰相失而不相得也上謂六四六五下謂六二初六荀爽曰衆皆剛陽三獨應上故失上下

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切近災謂災及六四則切近君位而六五亦災也

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小人所貪者寵利耳假之以權則亂遠之則怨以宮人之寵寵之而駢首順序終无尤也伊川程子曰於剝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

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民指衆陰載釋輿字輿所以載而行民所載謂在上不可一日无君子而君子之道不可一日不行於世也小人賴君子在上而得以自存若使用其姦以害君子則其終也自失所覆猶之害木者蠹木亡則蠹亦亡矣然則小人之姦終亦何所用哉

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不遠之復此君子以之爲脩身之道也脩之何如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仁指初九下仁下附初九也仁者心之德善之本初九脩身而反本復善可以爲仁矣二之吉蓋以親近初九而吉也

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窮而後復勢雖危厲然揆之以義亦无咎也

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道指初九脩身之道從道者初九脩身以道而六四從之也六四於衆陰之中從道而不從衆蓋得所從矣或曰從道比之下仁則在其次矣一初九也彼以爲仁此以爲道道就身言而仁以道言也

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二居下卦之中故休復吉四居衆陰之中故中行獨復五居上卦之中故敦復无悔孔子釋敦復无

悔而曰中以自考蓋謂六五因二之中四之中以自考乎己之中也自考而中矣則又何悔之有考察也反觀內省之意也與履上九之考同王弼以考爲成非也

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君指五反君道者五中而上不中五自考而上不能自考也或曰君指初初乃復之主也初不遠而上遠故曰反君道也

无妄之往得志也

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以誠實无妄之道而往則何所往而不得志哉

不耕穫未富也

不耕而穫天祐之也言其富則未也他人用功於前天而不復自强爲善故以未富儆之不兼舉菑畬蓋耕穫與菑畬其旨則一故不縟其辭云

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行人得牛其得也蓋出於意外邑人之災其災也亦出於意外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六三位不當蓋有災矣九四位亦不當宜亦有咎然能知時度勢以貞德自守又誰咎焉如此而无咎固當有之非出於意外也故曰可貞无咎固有

之也其語意與益六三爻傳同

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試謂嘗之也无病而嘗藥則反爲病矣

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初九曰得志天命之祐而其志得也上九曰窮之災天道之窮而有此災也童溪王氏曰先儒謂在人曰眚在天曰災固有是說也今觀上九之爻贊以災釋眚則知災即眚也眚即災也天即人也人即天也

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知其危而止其行故不犯災需初九亦乾體而曰不犯難難謂坎水之險此曰不犯災災謂艮山之阻

輿說輹中无尤也

中謂下卦之中唯其中故无尤雜卦云大畜時也時止則止又何尤焉環溪吳氏曰輿說輹一也在小畜之三不免反目在大畜之二則无尤也以其中也

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三雖乾體之健而能處之以艱難守之以正固然後有攸往是以與上合志節初齊氏曰艮欲止之而乾健自止此其志所以合也

六四元吉有喜也

以六四之柔正初九之健而初也亦以已爲利而不敢犯上此六四所以有喜也

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四六五皆以柔制剛初在下微而易制二則漸進而難制矣今旣說其輔而不進此六五所以有慶也平菴項氏曰喜慶皆陰陽相得之辭卦中唯二陰有應故四爲有喜而五爲有慶喜者據已言之慶則其喜及人五居君位故及人也若論止物之道則制之於初乃爲大善故四爲元吉而五獨吉而已

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卦以止健爲義爻止於上九則止極而行无復止矣何謂天道是也何謂衢道之大行是也非眞有所謂天衢也道釋天字大行釋衢字

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孟子云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又云飮食之人則人賤之矣今初九陽德之大本有可貴之質乃內捨其大而外觀其小豈不爲人所賤故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蓋賤其不能自養也

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征凶而稱六二者謂六二居得其位自養以正蓋

不必動動則自取其凶也二與初皆震體是爲同類初方賴我之養我若有行則與初相失故曰行失願也

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頤道靜止則吉下三爻之凶皆以其動而六三躁動之甚又且不正不中故曰道大悖也悖釋拂字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以六四之陰養初九之陽雖曰事屬倒植然居近君之位而當大臣之任則其在上而施下也光矣上釋顚字施釋頤字

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爻辭云拂經爻傳乃云順以從上順則不拂矣拂則不順矣无乃其說之自相戾乎曰非也拂者違二五相應之常順者順承上九以陰而從陽也此與蒙之六五同彼有應故從二此无應故從上

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慶釋吉字大有慶則天下皆賴之也嚮非六五順從而諫行言聽則膏澤不下於民何吉之云

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處下而事上不可不慎初六過慎如此蓋以柔處下也柔釋茅字在下釋藉字

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桡則雖隆亦凶矣

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枯楊生華是竭其精英發露於外豈能長久老婦得其士夫則柔邪過甚而可醜此與解九三皆曰亦可醜說文云醜可惡也與詩牆有茨言之醜也之醜同

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不可咎謂不可以其過甚而責之也過涉而至于滅頂之凶雖於事不濟然殺身成仁其志蓋可愍也豈可咎之哉如東漢諸人是已或者不原其心從而追咎之過矣

老夫而老妻女妻而士夫是本分也老夫而女妻則過分矣故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棟桡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九三過剛雖有應於上亦不可以輔蓋其強愎自用非无人輔之有輔而不可以輔也然上六之才柔甚亦非能輔之者此九三所以无輔而凶也伊川程子曰棟當屋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棟隆之吉不桡乎下也

下謂初六之應也初六之才雖柔其位則剛亦足以支撐乎下所以九四之棟不桡則隆而吉

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在坎之底陷而又陷是謂失道若使得其道而出則不凶矣習坎以全卦之時言入坎以二體之內言
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中者正在險中而未能出也上无應援雖欲出中未能也
未之坎坎終无功也
彖辭云行有尚孔子釋之云往有功此乃云終无功何也彖言一卦之義爻則言一爻之義也終无功釋勿用二字六三進退皆險故終无出險之功也

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六子卦以本卦自相重者其六爻俱不相應唯以相近比爲義坎六四之柔近比乎九五之剛乃君臣相與會合之際故曰剛柔際也剛柔際釋納約自牖无咎或曰古本无貳字釋文云樽酒簋一本更有貳字其實皆非也當作樽酒貳簋爲是今曰樽酒簋貳蓋承爻辭傳寫之誤
坎不盈中未大也
陽爲大九五陽爻大也中未大者九五雖有剛中之才唯自祇於旣平而无咎未足以爲大也

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上六以位言失道而曰上六者上六居坎之終將出險矣復陷而不能出是失道而自取其凶也與初之失道異矣

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以剛明之才動於下此心謹畏有如履錯之敬則咎亦可以辟而免焉故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九三言日昃之離六二其日中之離乎居下卦之中而得其中道故比他爻爲最吉六二蓋離之主爻也

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猶人之暮年景薄桑榆安能長久也伊川程子曰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

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无所容謂罪大惡極世所不容也

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離雖以六二爲主爻而六五尊居君位乃離之王公也九四豈可恃其强而陵迫之哉以下陵上以臣迫君此九四所以終於死棄而六五所以吉也爻傳以六五兩字表而出之以見六五乃離之王

公其名位終不可以干也易以大事稱王小事稱公今以王公並稱蓋言其名位非言其事也離如字或作去聲非

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征之爲言正也邦有不正則不容不征所以正邦也漢上朱氏曰王肅本此下更有獲匪其醜大有功也

周易爻傳俞氏集說上

後學 成德 校訂

周易爻傳下

林屋山人俞 琰 集說

咸其拇志在外也

外指四初與四感應以相與雖未能遽行而拇動則志之所之已在於四矣榮陽呂氏曰初以陰居下靜而未行蓋心感而迹未應者也

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以凶吉兼言在人所處何如耳動雖凶然處之有道守正而不先動則亦可轉凶而爲吉也苟能以謹愼自居爲應而不爲感則不至乎有害故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以坤六四準之順當作愼古字

順慎通用

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處即居也曰亦者承上文而言二之腓動而不能居三之股亦然也不處者居不能安其位失艮體之止也夫九三以剛陽之才爲內卦之主二陰乃隨我者也我當以主自居豈宜隨人今其志如此則其所執甲下矣或曰下謂二也其所以不處者以其志在隨人而所執者下之陰也陰躁欲動已又隨之安能止哉或疑九三艮體也何爲不能止在下之柔而乃與之俱動也曰此乃感象也當感之時雖止亦動也

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繫辭傳云情僞相感而利害生蓋感得其道則利感失其道則害九四貞吉而悔亡亦未爲所感之害但於往來之間加之以思慮之憧憧而所感者私則感之道狹矣是未足以爲光大也

咸其脢志末也

未字下當有發字與害字大字叶韻觀坤之爻傳可見在心爲志出口爲言言心聲也咸其脢則言未出口而其志在心未發也不及无悔蓋其志未發則其无悔可知矣今諸解者以未字作末字以爲所感淺末非也

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滕傳也滕口說謂以口說傳布以感人也紫陽朱子曰滕騰通用平菴項氏曰初上皆不言凶悔吝者當感之時柔在內者必應於外柔在外者必說於內皆其常理又所應皆正非妄感也故无凶悔諸儒謂滕口說爲鄙之非也若鄙之則爲吝矣事自有當用口說之時凡訓詁誓命皆口說也滕字虞翻本作騰蓋傳布之義書所爲播告之脩也但專恃口說亦不爲美故不得言吉

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論語云欲速則不達孟子云其進銳者其退速恒貴久於其道凡爲學爲治皆然恒之初豈可以遽求深求深則凶也逍遥李氏曰譬如掘井始浚便求深決无所成

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九二以位言九二處非其位不能无悔所以悔亡者位雖不正然居下卦之中而能久於其道何悔之有道者何中是也中庸云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蓋中非難能久於中爲難能而九二能之則其悔亡也宜矣

不恒其德何所容也

論語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蓋不恒其德人

皆羞與爲伍雖巫醫之中亦无所容其身況爲公卿大夫而與賢者同處乎

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書伊訓云恒于遊畋時謂淫風謂畋非可乂之事也畋之久則无禽矣九四居恒之時其位不當久非其位也久而所處非其位徒爾久耳必无所獲也

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春秋穀梁傳云婦人以貞爲行者也孟子云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愚爲古之貞女不更二夫其從夫也一於柔順終其身而不變夫子處事則當制之以義不可泥於一若從婦人之道執一而不通徇常而不知變則非夫子所宜故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

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在上以位言居上之道持重可也今以陰柔居上而輕躁如此是以大敗其事而无功也或曰大指九三上之應在三三不恒而上遂振以爲恒蓋三不足以綱之也大无功蓋責三矣平菴項氏曰師六三恒上六皆以大无功解凶字言敗績也

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往則災不往則何災之有此戒小人勿進逼君子

也童溪王氏曰汝不往則陽亦遂其遯計何見傷害也

執用黃牛固志也

彖辭云小利貞爻辭云執之用黃牛之革爻傳申之曰固志蓋勸小人固守其志不可以寖長之勢進逼君子也固釋牛革或曰牛當作革革字下垂訛爲牛

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當遯之時而爲二陰所係如有疾病而困憊之甚也孝經云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臣妾蓋家人之小且賤者耳懷之以親愛固之以私恩是乃畜臣妾之道施之大事則有所不可如是也或曰過剛而不中故不可以當大事

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爻辭云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謂君子則吉小人則不吉也爻傳云君子好遯小人否也而不及吉字蓋謂唯君子爲能好遯小人則不能好遯也雖不及吉字然既好遯則遯而亨其吉不假言也

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君子進以禮退以義仕固不可以不正遯亦不可以不正九五之遯所以爲嘉者以其能正其志而不爲回邪也潛齋吳氏曰使後世之爲臣者其於

居位皆能如此正其志尚安有僭竊之患哉

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三比陰四五應陰皆有反顧之心而不能无疑上九在外而下无係應是以无所疑也无所疑與壯九三同秀巖李氏曰此決於進彼決於退也

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剛陽之壯將以上進而上无應援遂孚于二此乃不得已而孚非出於本心之孚故曰其孚窮也

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以位言以九居二在他卦皆爲不當位在大壯則吉者以剛居柔而不過乎壯又能以中道自守也秀巖李氏曰爻辭言九二貞吉者三而此言以中解言得中道未濟言中以行正大意相類但各叶韻耳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小人用壯君子罔也其句法與君子好遯小人否也全相類孔子恐後世疑爻辭有兩用字以爲小人之用與君子同故特去其一

藩決不羸尚往也

尚與上同尚往謂前无阻礙可以進而上也

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以六居五雖在尊位而其才柔弱不能制在下之剛故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秀巖李氏曰在大壯之世以柔居尊失其壯矣

不能退不能遂不祥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人之處事以爲易則不祥審以爲艱則祥審向也既以不祥審而致咎今祥審而不輕率則其咎不長也

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以六居初固非正也而以柔處下是亦正也進而見摧於四柰之何哉唯有獨行吾正而已初在三淦之下未交接于君乃未有祿位未有爵命者也

无官守无言責則其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秀巖李氏曰傳文多舉首句所謂獨行正者乃并貞吉賛之也

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受茲介福者以其中正也

衆允之志上行也

衆皆允之者蓋其志皆欲上行以順承大明之君也

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初六六三位皆不當獨於九四言不當者衆皆以柔順麗乎大明已獨以剛暴進迫之豈其所當也

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能盡其在我而无患得患失之心則其往也有慶矣

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陽畫又離明之體乃曰未光何也曰四據其應其道不容不伐必用伐而得之未足以爲光明也萃之三陰爲九四所據故其九五爻傳亦曰未光

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君子于行唯義所在義不容茍則去又何暇食

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以位言時當明夷何吉之有六二既中且正安時處順不失其則故吉伊川程子曰則謂中正之道

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九三雖與上六之陰相應其志唯在於陽明之地是捨闇而就明也當明夷之時而能捨闇就明是以大有得濮園趙氏曰南狩之志先儒或指爲武王之事不可以訓非聖人之意也

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意者心之所發也當此之時苟可以自見吾亦爲之如不可爲從吾所好故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箕子正士也紂雖囚奴之不失其正也商亡而箕子存是天无息明之理也向與比干同被害則洪範不作明遂息矣天下後世安知皇極之訓哉箕子當依蜀才作其子詳見本爻辭蓋承爻辭之誤厚齋馮氏曰五君位也爲人主而夷天下之明不可以訓故文王移置於上六以初登于天後入于地況明夷之主六五在下而承之則明夷之主之子之象也厚齋此說蓋依蜀才本作其子深得易之本旨矣夫箕子雖紂之庶兄蓋臣子也紂雖无道乃君父也以紂爲父亦可然依諸說以上六爲紂則又未之思爾

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四國指六五以下四爻照謂居上而臨下靡不照見也失則謂不安處於上而下與三應是棄上趨下而失其正道也或以六二順以則爲文王順帝之則上六失則爲紂失君人之則皆非也

閑有家志未變也

在心爲志今釋閑有家而曰志未變者婦訓初來子訓嬰孩於其未變之初而豫爲之防也待其已變而後爲之防則人情乖離傷恩害義者多矣書周官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是此意也

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蒙六五曰順以巽事師之道也漸六四曰順以巽事君之道也家人六二曰順以巽蓋事夫之道也事夫而能順以巽乃婦人之賢德此六二之所以吉也六二以位言以其居中履正故有此吉

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家節謂治家有法則而貴乎得中不可過也九三蓋過矣始焉家人嗃嗃而畏懼亦未為失節嚴之過而婦子之至親者卒皆悲怨嘻嘻而不能堪則失節矣節初齊氏曰嗃嗃不過有所拂逆嘻嘻則有所嗟怨矣孔子以嗃嗃為未失而謂嘻嘻為失節蓋欲乘其未失而節之也雷霆天之怒也使曰轟轟焉求人之過而誅擊之則將不勝其病矣

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爻辭云富家大吉爻傳釋之曰順在位蓋謂富家不以多財為吉而以順在位為吉也何謂順在位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也禮運云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豈以多財為吉哉富而以順居之則滿而不溢可以保其家而長守其富吉孰大焉

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嚴以分言愛以情言治家之道固不可不嚴又不

可嚴之過如九三之過剛則上下之情離而婦子至於悲怨九五剛而得中所以上下之情交而彼此相愛六二曰无攸遂謂能執柔順以事其上九五曰王假有家謂能務行寬大以臨其下此所以交相愛也

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家之本在身身脩而后家齊家人之卦初應四二應五三獨不應上上蓋不正也諸爻皆正上獨不正君子於此必自反也自反而正矣家庸有不齊者乎聖人恐其但知嚴於責人而不能責己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秀巖李氏曰威如之吉與大有之傳略同夫子慮人以猛爲威故特出此義

見惡人以辟咎也

見惡人以辟咎者以禮接見惡人蓋所以辟咎非辟其人也爻戒其二而傳釋其一舉其重者言之耳

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遇主于巷雖非朝覲之正非爲邪也六二與九五蓋君臣之正應二雖失位未失事上之道也伊川程子曰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幽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於巷未失道也

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位不當謂所居不正故有如是艱阨也遇剛謂始爲九四九三兩剛所阨終與上九之剛相應也

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之志欲與初交初與四不交則四之志不行今既交則四之志行也伊川程子謂唯有君則能行其志蓋以四近五故也平菴項氏曰初以四爲惡人其見之也以辟其爲咎爾非望其有所同也四以初爲善士與之相遇誠交而氣合則化孤爲同化厲爲安己不作咎則人得上行矣故曰交孚无咎志行也四近君而初在下四不正而初正故其辭如此

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秀巖李氏曰睽六五與晉六五同皆文明柔順虛中之主往則有慶也

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見豕負塗而恐其污已固亦有焉見載盈車之鬼而恐其祟已果有是哉鬼无形安能見見之者有所疑爾此妄見非真見也心有所疑則諸境見於前疑既釋則諸境皆滅是說唯深於道者知之俗儒不知也上九疑六三之甚故有如此怪異今既相遇而人情和洽則胷中之疑皆渙然而釋矣故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伊川程子曰睽極則咈戾

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塗泥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猜成其罪惡如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以无爲有妄之極也物理極則必返其始睽也元所不疑故云羣疑睽極而合則皆亡也

往蹇來譽宜待也

釋文云鄭氏本作宜待時也蹇之時固以見險而能止爲智尤宜待時而動若遂止而竟弗往豈所宜哉

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跋涉勞苦以求濟國家之難雖未見其濟然以身徇國終亦可取蓋无尤之者也

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九三來歸爲主於內而得位則在內二陰皆喜之如春秋書季子來歸是也反當作正承爻辭之誤爾

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處蹇難之中而倚人之力非實則不足以恃今六四所以來連九三者以九三當位而實也平菴項氏曰六四當位實也上六以從貴也實與貴皆指陽言之六四以九三爲實以九居三非當位實乎

六四則連之而已上九以九五爲貴以九居五非貴乎上九則從之而已若但言當位則六四亦當位也故加實字以明之恕齋趙氏曰易以陽爲實先儒謂六四以陰居陰爲得其實者非也

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九五身在大蹇之中而衆皆來助之者以其居中而有節能以蹇難自守不敢少縱於法度之外也

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内指九三貴指九五孔子恐占者不知來碩爲應九三見大人爲從九五故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易道貴陽賤陰從貴蓋謂從九五之陽也秀巖李氏曰以從貴也與鼎初六同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義宜也九二爲下卦之主而初六自下承之故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與坎六四同皆取近而相鄰之義乃若蒙九與六五相應則言剛柔接

九二貞吉得中道也

九二以位言以剛居柔在他爻爲不正在二則以得中爲吉彖傳云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而爻傳云九二貞吉得中道也蓋以九二居中而能以中道自守也

貞且乘亦可醜也自我致戎又誰咎也

可醜猶言可惡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斯亦可醜也已自我致戎是誰之過歟自取其咎也釋文云致戎本又作致寇案其失自虞翻始虞前皆依爻作寇

解而拇未當位也

解以二四兩陽爻成卦爻傳獨於九四曰未當位何也秀巖李氏曰案諸爻失位者皆云位不當而此變其文者謂未當君位也若進而之五則當盡去羣陰乃為得耳南窗湯氏曰易唯二五為當位自餘皆為不當位愚謂從李氏湯氏之說則當字作平聲讀

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不曰退小人而曰小人退者君子既有解而无誅戮則小人信服自爾退也退謂退而改過以自新也

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解之終豈容更有悖逆不順者射之則悖者解矣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合志謂上與六四之志相合也伊川程子曰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為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紫陽朱子曰尚上通

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損下益上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適中而已蓋有餘則損之爲中九二非有餘者則以弗損爲中九二以位言其位得中而其志如此故曰中以爲志也

一人行三則疑也

一則專而无他志三則雜而疑所與此人之常情也伊川程子曰一陰一陽豈可三也故三則當損損其疾亦可喜也

人之无疾是可喜也有疾而損其疾則亦可喜也

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五居君位之尊而言上祐其天祐乎以爻象觀之上謂上九五受上之益故言自上祐

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益九五之君以益下爲心故大得志損上九乃臣也亦大得志然則君臣上下皆當以益下爲心也

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厚事重厚之事也即大作之謂猶詩北門云王事敦我是也下不厚事者初九在下本不可當此大任然既受六四之益悅而忘勞所以事雖重厚而不以爲重厚也紫陽朱子曰下本不當任厚事故不如是不足以塞咎也

或益之自外來也

六二中正非求益者也初九益之蓋出於望外非其正應也故曰或益之自外來也外指損之上九益初九蓋自損上九而來也損六五受上九之益曰自上祐益六二受初九之益曰自外來均言其所自也

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事之凶變而施益固亦有之非其常也故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其語意句法與无妄九四爻傳同誠齋楊氏曰唯凶事則固有是舉不然則否岷隱戴氏曰固有之言事之當然不以爲異也

告公從以益志也

告於公而見從豈但六四有益下之志哉亦以六五有此志也

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四既有孚而順我之心則雖有所損亦不必問之矣吾志在乎益下今也下皆受其賜而順我之德則吾大得志也節初齊氏曰四承志五得志也

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益之時上益下下報上而上下皆有益上九獨不然則所謂莫益之乃其偏辭也三應上擊之者五非三也孔子恐占者誤以爲三故曰或擊之自外

來也平菴項氏曰諸爻无无益者獨上九一爻无益之者故曰偏辭也

不勝而往咎也

爻言往不勝爲咎孔子釋之曰不勝而往咎也謂未往之先已知其必不能勝蓋明初九之所以爲咎也

有戒勿恤得中道也

初過剛二則剛中而无過无不及處之蓋得中道所以有戒勿恤

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當衆陽決一陰之時與上六小人爲應能无咎乎今也決而又決雖其間去就委折不能不致疑於同列逮夫事久則明終亦无咎也

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之其行次且蓋以剛居柔而其位不當也既聞言則非不聰也昧而不信耳不信則其心不明甚矣孔子釋是爻不責其不聰而責其不明蓋誅心之論也平菴項氏曰夫以九五之正一與上比猶爲未光況九四之不正其能明乎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之決去上六其事雖正然其心潛有所係特以義之不可而不容不決耳蓋非其本心也僅可

以免咎未足以爲光明也宋成曰詳註驗經誤增中字

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小人都不能善終其終必敗矣之一陰又安能長在五陽之上哉故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趙氏輯聞云凡言終者要其終也

係于金柅柔道牽也

牽釋係字初六之柔近係于九二則不進矣故曰係于金柅柔道牽也陰性善係牽係蓋陰柔之道也

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義者宜也初之魚二既有之宜乎其不及四也

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牽即初六柔道之牽九三雖與初六同體然能以危厲自戒則其行未爲初六之所牽也

无魚之凶遠民也

二與初比近而得之故有魚四雖應初遠則失之故无魚二言義不及賓此言遠民蓋相發也爻以初爲小人遂喻以羸豕二四則皆目之爲魚孔子則又以初爲民易之取象其例如此蓋不可爲典要也

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以德言五以位言中則无過正則不偏也舍猶傳舍之舍訓置故傳舍亦爲傳置命令之出務在必行豈可舍哉象辭言后以施命誥四方此言志不舍命謂九五之志將以徧告四方如風行天下不少停置也不釋以杞包瓜蓋含即包也章即瓜也平菴項氏曰舍字去聲義與隨之志舍下也同

姤其角上窮吝也

角剛而傷物以此與人相遇誰其與之在姤之時其位居上而无所遇蓋亦窮矣所應所乘皆无所遇豈不吝乎

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既應四又比二方寸動亂而不一故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乃五之正應而位又得中雖爲九四所間而卒未能萃然而中有所守而未變也中未變者事君之禮雖不能隨時事君之心則未嘗變也

往无咎上巽也

六三之所以往无咎者上之人巽而不相拒也四與五居己之上同是互體之巽故曰上巽也孔子於此文明以互體示人而王弼輩不取互體殆不深究耳或以上爲上六誤矣上六非巽體也

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唯居人君之位然後可以當天下之萃故九五之爻辭云萃有位无咎九四所以必大吉而後无咎者以其位不當也四蓋近臣也況以九居之則爲近嫌又焉可以當天下之萃故孔子直以位不當斥之

萃有位志未光也

九五居萃之時雖有其位而下有九四分其權則其志蓋未光也爻傳于比之九五曰顯比之吉於萃之九五則曰未光彼无九四之隔而此隔於九四也然則顯者其德也未光者不幾於徒位歟漢

上朱氏曰一本无志字

齋谷涕洟未安上也

萃之時天下皆利見九五之大人我獨背之而位處其上人雖不我咎我則未能自安於其上也

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上指四非二也初之所以得升者在下位而獲乎上也初六與六四道同志合是爲上合志進齋徐氏曰晉下三柔與五同志故六三言衆允而釋之以志上行升下一柔與四合志故初六言允升而釋之以上合志

九二之孚有喜也

剛中而應非九三所能阻此九二之孚所以有喜也九二以位言

升虛邑无所疑也

在上三陰皆順之何疑之有

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坤體之順況以六居四而又正則其有事于岐山也誠意上達于思神蓋亦升之順事也

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六五爲升之主尊居九陛之上而下有九二剛中之賢爲之正應諸爻又皆巽順之是以大得志也

釋貞吉升階而贊其大得志蓋又發明文王言外之意

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升而至於上則窮矣唯有消亡豈復有增益之富序卦云升而不已必困此困所以繼升之後也凡爻傳所謂在上皆以位言漢上朱氏曰陰虛爲不富

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幽不明謂其昏暗而陷於幽深之地明則不至是也郭京曰不明上誤增幽字節初齊氏曰始雖无所見而妄出終有所激而深入皆不明也然則初非入而幽蓋本幽也故特出幽字或以幽爲衍文

非也

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以剛中之德自守雖困于酒食而誠意上通於五遂有朱紱方來之慶

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乘剛謂乘九二之剛猶據于剛芒之上不得其安也祥與詳通與履上九爻辭考祥其旋同皆當作詳不詳謂死期將至而不詳審非以不祥釋凶字也或曰當與大壯上六爻傳不詳同此訛爲祥爾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非不來也但徐徐爾其身雖徐徐而不亟其志則未嘗不在於初也以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與初相應此在困之時有與者也困之六爻二五皆剛三上皆柔唯四與初剛柔相應故特以有與言之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志未得之義與謙之上六困之九五同五將求二以相與共濟天下之困而小人間之遂用劓刖之刑以刑小人其志蓋未得也以中直之義與同人之九五同九五之君不正小人不直之罪則六二君子未得其直而五也卒有未說二既得其直則五也乃徐有說五之所以乃徐有說者以五之中

直二之中也故刑其不中而用其中則二於是乎有慶五於是乎受福矣平菴項氏曰二五本非正應特以中相得故二曰中有慶也五曰以中直也志皆謂所應四志在初而未得故來徐徐五志在二而未得故乃徐有說

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未當謂困於六三之纏繞而不自爲計則其所處未爲當也行謂脫去六三而行上六之所以轉禍爲福者以其能自爲行計也蓋處困之極能行則吉不行則常在困中无有出期也雲間田氏曰諸家皆以吉行也三字爲一句非也蓋動悔有悔吉是句行也是句動悔有悔之所以吉者以能行而得之也行也二字乃是暗解征吉之義

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下謂初在井卦之底時謂所遭之時舍者止也井之所以爲新舊者時也時舍者時不用汲也虞翻曰時舍之義與乾文言傳之時舍同平菴項氏曰謂之時舍明非初之罪時至在此爾至三而渫至四而甃即此井也井未嘗變變者時也

井谷射鮒无與也

困之水欲下而下有應曰有與者退而有與也井之水欲上而上无應曰无與者進而无與也爻曰

井谷射鮒甕敝漏而爻傳止曰井谷射鮒无與也蓋无與即解甕敝漏伊川程子曰井以上出爲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於初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爻云爲我心惻爻傳乃云行惻謂九三之所行實可惻也爻云王明爻傳乃加一求字蓋君子將以濟人利物切於施爲故其所願則唯求吾王之明也或疑三非五應安得相求殊不思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九五之君以陽剛中正之德而居上三何惡於求之哉平菴項氏曰五在坎中自三至五爲離不願其爲坎也故爲求王明九三之求王明非爲富貴將使上下皆受其福此以明慕君之本心也

井甃无咎脩井也

物壞然後脩脩然後完井壞而甃完之則舊井爲新井矣又何咎之有脩字釋甃字又見補過而无咎之意論語云過而不改是爲過矣井之六四其能改過而自脩者歟

寒泉之食中正也

井之六爻或中而不正或正而不中既中且正唯

九五耳井道貴養唯中正則能養人故曰寒泉之食中正也不中不正爲初六之泥而食之則害人矣

元吉在上大成也

在上以位言井以上出爲功上之元吉井功至此而大成也何謂大成自九二渫之六四甃之至五而有寒泉至上則從人汲取而勿幕井之功大成矣

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爲也

初九剛明之才雖可以有爲然居革之初在位之下又无正應詎宜驟有所爲哉不可戒辭也去之

革二字省辭也或曰牛當作革可省牛不可省革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革所以去弊未當革而遽往則其往爲貪功競進變更紛紛適以滋弊耳何嘉之有必往於已日當革之時則其行有嘉美之功行釋征字嘉釋吉无咎

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之往也既稽之衆論至於三而皆合矣又將何之之釋征字

改命之吉信志也

信志謂其志在乎革去前弊而有以取信於人也

至此已日之後則不唯人信吾志而吾亦自信也

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虎之斑文大而疎朗革道已成事理簡明如虎文之炳然也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豹之斑文細而且密君子居革之終以功業著見蓋猶豹文之蔚然也比之虎文之簡明則有間矣此亦九五上六大小之別也小人居革之終幡然嚮道以順從九五之君无不心悅而誠服故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或者乃謂面革而心不革非也夫旣順從矣心烏得而不革蓋未熟玩孔子之

辭耳

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貴正顛則趾逆向上悖也然其中宿有漬穢因顛而出之未爲悖也去故以納新出穢以致潔所以從貴也易以陰爲賤陽爲貴初與四應從貴謂從九四之陽

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二與五爲正應鼎有實則當愼所往以奉五可也爲初所即不可也然物旣不能即我終亦吉而无尤也

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耳虛而處上然後可以貫之以鉉今實而處下則失其鼎耳之義也節初齊氏曰耳受鉉者也上九鉉也而三應之五比之故五爲耳三亦爲耳五不革而三革者五得耳之義而三失之也

覆公餗信如何也

初與四應是其私信之人也敝於所私而信任非人其禍如何哉或曰信如何嗟歎之辭也猶言果必若是而无疑其如何也

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鼎耳中虛實者其鉉也虛中故能受鉉以爲實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井與鼎皆以上出爲功故孔子於此二卦之上爻皆言在上上以位言鼎之上蓋鉉之本位也玉之德堅剛而温潤上九在上以剛居柔而不至於過蓋得剛柔之節者也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初九爲震之主爻又在卦之初故爻辭與彖辭同而爻傳之辭亦與彖傳之辭同

震來厲乘剛也

乘剛謂乘初九之剛剛在初而二乘之則其震也出於不意遂倉皇失措而不得其安不然六五獨非乘剛者哉

震蘇蘇位不當也

位不當謂所處不正不正所以震蘇蘇正則震來虩虩矣

震遂泥未光也

陽剛本光明陷於重險之中而遂泥是以謂之未光

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當雷聲往來震動之時恐懼而不安之甚故曰震往來厲危行也二遇初震猶不得其安況重震而五遇之乎夫以六居五雖失其正然得中而事无過為則亦无大喪失故曰其事在中大无喪也或曰其事在中如渙彖傳謂王乃在中皆主祭言之其事為獻享之事在中在廟之中也

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中未得者震至上六雖其聲索索而此心恐懼自失唯恐有過而弗能改也位處震終動極極則當變豈宜復動故征行則凶征行雖凶能以六五之鄰為戒而修省則亦无咎也紫陽朱子曰中謂中心

良其趾未失正也

初陽位而陰居之似乎失正然陰柔本在下之物謂之失正未可也若以足趾觀之雖有行動之象

然能止於其初而不動亦未至於失正也

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未退聽者其隨非六二之本心也但言不拯其隨而不言其心不快蓋未退聽即解其心不快四字或以未退聽爲三止乎上而未肯下從乎二則非也

艮其限危薰心也

危釋厲字其夤列則有危巳之憂今不言列其夤而徑言危薰心蓋省文也

艮其身止諸躬也

與物相背則外无所見唯自止其身而已身之外无能爲也故曰艮其身止諸躬也躬即身也童溪王氏曰或者有身信而躬屈之說非也

艮其輔以中正也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六五之所以艮其輔而不至於悔以其中也平菴項氏曰中正以上下叶韻當作正中紫陽朱子曰正字羨文叶韻可見愚謂以躬終二韻叶之當如大壯九二爻傳之例作以中也爲是

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處艮終而吉以其能盡止道而謹厚克終也厚釋敦字書君陳云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遷者止之

反也不能止此厚之所以不終也

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居漸進之初而上應无援此固丈夫之所安而幼稚之子處此則以爲危厲畏謹如此宜其无咎也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素飽猶詩伐檀素餐注云素空也德不稱其祿位是謂尸位素餐今六二以中正之德居中正之位則非尸位素餐而徒飽者也

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醜類也九三本乾體與上二陽同類是羣醜也今捨二陽而居下故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離去聲女以漸而歸四與三以近比而苟合失其漸進之道故曰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在下二陰皆坤畫順也順則其情相親有寇難則相與保護故曰利用禦寇順相保也順釋利字與蒙上九爻傳相似

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求安之道苟能順所遇之時而處之以卑巽何所處而不安秀巖李氏曰此爻乃所以成巽者故云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二五以中正相配始雖有間之者終必相合但其合有漸耳終得遂其室家之願也

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鴻之飛長幼有序雖疾風不亂用其羽而爲儀則亦不可亂也

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以恒者歸妹用娣以其廣繼嗣而爲恒久之道也

相承者佐其嫡以相與奉承其夫也恒也之上无以字嵩山晁氏曰孟氏京氏无此以字

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屯六二曰反常謂字乃女子之常不字則非常至十年之後而乃字則反復迈其常也此曰未變常謂嫁者女子之常今九二不願嫁似乎變常然能以幽靜自守是亦女德之常未爲變常也

歸妹以須未當也

從嫁當以娣姪以須則未當也秀巖李氏曰當作平聲叶韻

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爻辭言愆期而爻傳直述其志以見愆期在我而不苟從人蓋有待而行非爲人所棄也行謂出嫁詩泉水云女子有行是也

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六五位在上卦之中以尊貴而行中道則服飾之美不至於過也夫以帝妹下嫁於諸侯服飾雖過

美亦无害然而古之人尚德不尚飾務內不務外豈以服飾外觀之美爲美哉郭京曰上句舉經不當有也字

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上六以位言上六陰虛无實則六三所承乃虛筐也六三亦无實而特言上六蓋其失在上三不足責也

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彖辭云宜日中爻辭云雖旬无咎皆勉之使中者爻傳云過旬災則戒其不可過也文王唯恐其不及孔子則又恐其過蓋與彖傳天地之日月說同或疑不釋往有尚蓋過旬而不往則災往則有尚其義一也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爻云發若傳乃云發志志蓋五之志也在心爲志五居中故言志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則六二可以發六五之志也然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故必待上之人與吾相信然後可以發其志而撤去其蔽故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信釋孚字蛟峰方氏曰君雖障蔽至誠未有不動也

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九三剛而不中故不可以當大事其應在上而上

六乃柔暗之人則九三雖有剛明之才亦不可輔之而成大事也或曰不可大事蓋釋日中見沫謂其所見者微小故不能成大事也人之股肱用事者必居其右折則不可復續今既折矣雖欲見用終不可得也終不可用與剥上九同蓋絶辭也

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二四皆豐其蔀而此言位不當者六二中正九四蓋不中不正而自致之也二四皆日中見斗而此言幽不明者二處離明之中此在離明之外其居使之然也郭京曰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本脱志字蓋九四之志將以有爲者也而處位不當又遭不明之時非得剛明者爲之助則不能以有爲也今也上有六五之相遇下有初九之相資此九四之志所以得行也徂徠石氏曰四雖幽晦而遇夷主是以志行而吉蓋祖郭京之説

六五之吉有慶也

六五以位言慶者幸而相喜賀之辭以六居五柔暗之君也下无剛陽之應又爲上六所蔽本不能致吉幸得九四爲之輔而獲吉故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戸闃其无人自藏也

通志堂

上六豐大其屋如翬斯飛翔于天際可謂極其壯麗矣抑孰知豐極則變而爲旅豈能久處耶闚其戶閒其无人非果无人也有其人而不能下求之爾有如九三剛明之人與已爲正應乃使之埋光鏟彩於下其蔽之也是誰之過歟蓋上六自藏之也孟子云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然則豐之上六其凶實自爲之非由乎人也

旅瑣瑣志窮災也

初之災孔子不悲其時之窮但言其志窮何也以其自取之也

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在旅得童僕之代勞而不至困乏又能以正道固守何尤之有故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童僕指初貞則六二自謂若以爲得童僕之貞則初六豈貞良者哉

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過剛非處旅之所宜也過剛而其次被焚亦既傷矣與下之道復如此義當喪也上言在上指本爻爲上此言與下指初六爲下三與上皆剛而不中故上以焚言此以喪言蓋各舉其一以相發也節初齊氏曰亦以傷鄱陽胡氏作亦已傷謂已見傷於上而復不改以待下也

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大抵未得位則在人之下其才未得伸其志未得行況處旅乎旅之四與初皆在人之下者也初六艮體柔而止四與初位處上卦之下其爲人也高明不以得利爲喜故其心不快君子之志蓋在乎得位行道雖兼金乘馬之饋亦未足快於其心豈但資斧

終以譽命上逮也

逮及也上逮者上及乎尊位也故有譽命如九四之未得位則安得譽命上釋終字節齋蔡氏曰上謂上爻終以譽命及五

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易中凡稱卦名皆言其所遇之時凡曰在上皆言其所處之位以旅之時而其位在人之上自高如此人必怒其僭而害之宜乎其遭焚故曰其義焚也剛元絶物況又无應則其喪牛于易也竟无一人告之故曰終莫之聞也或曰喪牛于易一作喪牛之凶

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初承二而應四而重巽之卦剛柔皆无正應初也從四乎從二乎是以无所決擇而其志疑惑若能如武人之貞以自斷其承上之心而順從九二之

剛則其志治而不亂矣夫志一也且疑且治何也
爻柔故志疑位剛故志治
紛若之吉得中也
不言用史巫三字蓋省辭也得中謂事神之禮宜
如此亦非過爲也二居下卦之中故言得中
頻巽之吝志窮也
九三過剛豈巽順者哉窮而後巽非其本志也
田獲三品有功也
爲大臣者當謙恭下士以收拾天下之人才如巽
之六四可爲有功矣有功謂田獵而有獲也
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大抵巽不可過甚況人君乎故以九五兩字表而
出之謂九五之所以吉者其位正得其中也
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居上而過於巽窮而不知變者也固執而凶則其
凶正當然也非自外來也紫陽朱子曰正乎凶言
必凶
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人有貳心則疑九四之商兌是也初九在兌之初
唯知近比於九二則其所行蓋未疑也
孚兌之吉信志也
二與初同德相信其志蓋在初而不在三也二剛

中有守決不妄說于三故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位不當明六三位不正也乾正位在九五坤正位在六二震以初九離以六二艮以九三巽以六四坎以九五兌以上六或以六三爲重兌之主非也

九四之喜有慶也

九四以位言慶幸之之辭九四居此位能截斷六三不使之爲害蓋幸而有此喜故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孚于剝位正當也

兌正秋之卦初爲孟秋中爲仲秋末爲季秋重卦則以初二爲孟三四爲仲五上爲季孟秋七月屬否仲秋八月屬觀季秋九月屬剝兌之九五正當剝之六五故曰位正當也當平聲平菴項氏曰位正當也言雖兌爻正當剝位也履夬二卦皆成于乾兌故履之九五稱夬亦曰位正當也言其在履而當夬位也中孚九五有孚攣如即用小畜九五之辭故亦曰位正當也言巽體居上四五以正相孚皆與小畜相當也否九五大人吉亦曰位正當也言此爻正當乾卦九五大人之位也易中言位正當凡四爻皆兼取兩卦相當之義此外得位之爻或稱正或稱當无兼稱者

上六引兌未光也

上六以位言以六居上得說之正是兌之正位也乃俯從所引爲說而不已未足多也又何光焉

初六之吉順也

陰當從陽初六之所以吉者以其位處下而能順承九二之剛也鄭亨仲曰陽資陰則逆陰資陽則順明夷之六二渙之初六其所資者皆九也故兩卦皆以順爲言

渙奔其机得願也

居渙之時猶在險難之中望五之机奔就之則其所願得矣

渙其躬志在外也

外謂上也三將脫身於險而與上相應志蓋在外

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六四陰爻安得光大上從九五之陽是以光大

王居无咎正位也

以九居五王位之正也位釋居字伊川程子曰能如五之爲則居尊位爲稱而无咎也

渙其血遠害也

上與三相應三曰志在外此曰遠害何也爲小人謀則欲其親君子而從善爲君子謀則欲其棄小人而遠害也害釋血字

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爻辭云不出戶庭无咎孔子恐占者泥於不出之說遂於爻傳明之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謂處節之初雖當慎守而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而初則塞而未可出也橫渠張子曰見塞於九二故不出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當其可之謂時九二之出維其時矣其出也不早不後正當其中今也當出而不出則失時之極也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不節之嗟咎將誰執當自思其過可也平菴項氏曰又誰咎也凡三同人之初九以爲褒辭解之六二以爲貶辭節之六三王弼從解沙隨程迥從同人安世謂三辭皆无褒貶但言人當自謹而已出門同人我所當擇致寇之端我所當省不節之嗟我所當慮得失由已皆无所歸咎也雖與他爻无咎小異然亦得補過之方於本義无悖也觀需九三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則解之自我致戎又誰咎也亦教以自反非必貶辭也

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上謂九五也六四之所以安節亨者蓋能奉承九五中正之道而行之也

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節貴乎中中則无過无不及當節而不節則六三有不節之嗟過於節則上六有苦節之凶惟九五甘節而吉者蓋居位之中當位以節无過无不及也

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節而得中則可以通行過則其道窮矣涑水司馬公曰其道窮也者謂其道不可通行於世也

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彖辭云利貞謂中孚之道當固守以正也今以九居初正也正則其志專一而與四相應蓋未變也

家人之初九亦言志未變皆示人以慎始之道也

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眞誠相孚此中心所願也平菴項氏曰中心願甚言其孚故泰之六四不戒以孚亦曰中心願也

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三居不當位心无所主故或鼓或罷而不定若初九則不如是也

馬匹亡絶類上也

絶釋亡字類釋匹字上指六四謂六四絶六三之類於上也伯玉毛氏曰馬匹亡者陰之絶類而從陽者也坤以喪朋爲吉中孚以絶類爲无咎節初

齊氏曰絶類上謂其遠絶六三之匹類乎上也或云絶類以從上或云絶類以自上皆有增字釋經之嫌不若以上爲六四而云六四之絶其類乎上爲得孔子釋匹字之意且於六三得敵可以互發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小畜之九五云有孚攣如中孚之九五亦云有孚攣如小畜以六四爲全卦之主中孚則以六四爲上卦之主中孚之九五正當小畜之九五其位同故其辭亦同詳見兌九五爻傳解當乎聲

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翰音而欲效澤鳥之長鳴吾見其力盡而不能繼又何可長也橫渠張子曰上九處中孚之窮不久將變而爲小過之初六故小過初六之爻辭曰飛鳥以凶

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處小過之時可下不可上可止不可動初六不安分處下是燕雀而欲爲鴻鵠之高飛豈所宜哉以此而凶則其凶不可免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遇妣而過其祖此小過也遇臣而過其君謂之小過可乎蓋遇妣可過於祖遇臣則不可過於君故在祖言過在君言不及不及其君謂人臣之分不

可過也

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被戕害而曰凶如何蓋甚言其必凶也不釋防之者以其不能防也能防則不爲其戕害也

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位不當謂九四剛失位而不中也當小人過而亨之時爲君子者宜以禮待遇小人蓋逢此之時居此之位不容不然故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不得已而往則其往也不可以久處故曰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密雲不雨已上也

已上謂陰過於陽也陰陽和則雨今也陰過於陽豈能成雨乎紫陽朱子曰已上太高也

弗遇過之已元也

六五曰已上謂其已過也上六又過甚故曰已亢曳其輪義无咎也

初九與六四爲正應在既濟之初恐六四之復陷也竭力以挽其輪輪雖敗其義亦无咎況不敗乎

七日得以中道也

失而復得以六二能以中道自守也

三年克之憊也

憊者勞甚而疲困也敵强曰克三年之久然後克

之則老師費財其憊可知也

終日戒有所疑也

懲熱羹者吹吝鑒今六四在既濟之時而復涉險難能无疑乎所以爲之防者故疑其又有後患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祭在時不在豐禴祭蓋時祭也時祭雖薄明神所饗是以吉大來也時字蓋釋禴字虛齋趙氏曰曰實曰大曰福曰吉皆坎中之陽也

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既濟之終變爲未濟蓋爲久也平菴項氏曰上六居濟之終而復陷於險如病愈之後復遇病其能久乎

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人之才力有限不可强也在未濟之初早已濡其尾尾濡則不能舉豈能濟乎茲蓋不度其才力之所至而冒然驟進不得其中者也故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極之義與節九二失時極同亦字承既濟上六濡其首而言極與正叶猶坤之發與大叶家之實與順叶蓋魯音之叶如此不必改極爲敬以叶正亦不必改正爲直以叶極也

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以九居二而其位不正故以貞吉戒之然以剛德

居中而无過爲則其所行亦正也九二在他卦爲不正在未濟之時以剛居柔蓋得爲下之正者也

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六爻皆位不當而獨於六三曰位不當以六三才弱而處下體之上也

貞吉悔亡志行也

爻以六三爲未濟則九四其濟矣乎九四已脫下卦之險爲近君之大臣是以其志行也

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暉者日旁之光故周禮眡祲以十暈爲十煇今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則不獨爲六五之吉與之比者皆吉也

飲食濡首亦不知節也

爻辭既兩言有孚而分飲酒濡首爲二事則爻傳所謂飲酒濡首亦當分爲二事諸說皆以飲酒濡首渾爲一說未之詳玩爾飲酒蓋謂孚于六五則足以止矣濡首謂又孚于六三則不知止焉故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周易爻傳俞氏集說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T 110/2452 B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39

周易繫辭傳說

林屋山人俞琰集說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辭乃文王之辭繫謂繫屬於卦爻之下傳者孔子傳述文王之意故曰繫辭傳係一作繫按陸德明釋文云若從彖下系者音口奚切非也又云王肅本作繫辭上傳說於雜卦皆有傳字或疑今本除去傳字徑以孔子之辭爲繫辭何也范諤昌曰繫辭非孔子命名止可謂之贊係耳歐陽文忠公曰係者有所係之謂也言其爲辭各聯屬於卦爻之下也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係辭何其謬也況其文乃槩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係不得謂之係

通志堂

辭者必矣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或又疑司馬談論六家要指引易大傳云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此係辭傳中語也何乃謂之易大傳耶李秀巖曰意者秦漢諸儒自爲易大傳一書如伏生尚書大傳之比而司馬氏不詳考誤以係辭傳爲易大傳耳劉向封事亦引易大傳云誣神者殃及三世此豈係辭傳中語乎亦猶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本易緯之文而司馬遷荅壺遂問所引乃冠以易曰二字鹵莽類此要不足據也秀巖又謂係辭傳文體全與文言傳同疑此二傳乃後人取孔子之說而彙次之故文勢節目頗與中庸相似愚亦深疑之竊謂係辭傳乃文言傳之餘耳是故嵩山晁以道以文言傳先係辭傳愚今所編蓋依晁氏古易置係辭傳于文言傳之後分章則依朱子本義

周易繫辭傳上

林屋山人俞琰集說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天地者乾坤二卦之象也天居上而其道尊地居下而其道卑是故易之設卦也先乾而後坤則尊卑之道如天高地下之不紊而乾坤二卦定矣乃若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則乾坤蓋未定也白雲郭氏曰連山以艮爲首歸藏以坤爲首周易以乾爲首故繫辭傳首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尊卑者天地上下之定理高卑者天地上下之定

分不言高卑而言卑高以卦畫言也伏羲卦畫蓋自下而上也陳分列也貴賤謂卦爻之上下也易道賤卑而貴高故其六位之分列則以卑而在下者爲賤高而在上者爲貴而貴賤於是乎位矣

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陽常動陰常靜故曰動靜有常乾奇畫屬陽而剛坤偶畫屬陰而柔斷者剛柔各自有體而其質不同也不言陰陽而言剛柔以其可見者言也陰陽氣也剛柔質也質可見氣不可見也虞翻曰斷分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

方有陽方有陰方各以其類聚物有陽物有陰物各以其羣分吉善也凶不善也卦有二體之上下爻有六位之遠近陰陽分合其情不同此吉凶所由生也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在天成象日月星宿之屬是也在地成形山川草木之屬是也變化謂陰變爲陽陽化爲陰也仰觀乎天俯察乎地其成象成形者如此則易中陰陽之變化於是乎見矣自天尊地卑至此言聖人作易因陰陽之實體爲卦爻之法象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

易中凡言剛柔皆指爻畫之奇偶摩錯也盪推盪也易卦之畫皆起於一奇一偶自一奇一偶兩相摩錯而爲八卦又自八卦兩相推盪而後爲六十四卦觀先天圖可見是故者以此之故也接上文以起下文也後倣此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

雷霆指震風雨指巽坎日月指離坎雷霆也風雨也日月也無非皆乾坤之變化也或疑不言山澤何哉曰山澤在地成形者也此但以在天成象者言之耳然山澤出雲雲騰而致雨蓋出於山澤者也雖不言山澤而山澤在其中矣雨以潤而風亦謂之潤以風能滋物之氣也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男女謂六子乾交坤故震艮坎得乾道而成男坤交乾故巽離兌得坤道而成女在人亦然人自不察耳在物亦然凡牡皆得乾道者也凡牝皆得坤道者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知猶主也萬物資乾之陽爲始而乾主始物故曰乾知大始作猶動也坤之陰從陽而動代乾之終而成生物之功故曰坤作成物紫陽朱子曰知訓管字如知州知縣之知不當解作知見之知白雲

郭氏曰自易言之則始於乾坤而乾又爲坤之始是爲大始也自物言之則萬物始於坤坤始於乾是爲大始也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乾之始物以其易也坤能成物以其簡也易者平易而不難非輕易之謂簡者簡約而不煩非苟簡之謂乾主乎健要動便動故易坤順乾而行凡其所能皆順從乎乾而不敢爲主故簡然則乾知大始于其前坤作成物於其後坤之能蓋成乾之能也

嵩山晁氏曰姚信謂能字當作從

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前知字訓主此知字訓識從就也人之所爲如乾之平易而心無巇險則人皆可得而知如坤之簡約而事不煩擾則人皆可得而從易知則與之同心者多故有親易從則與之協力者衆故有功有親則存諸內者日以崇故可以長久有功則其著於外者日以廣故可以宏大可以長久者賢人之德也可以宏大者賢人之業也若夫聖人之德業則與乾坤同其久同其大無所謂可不可平菴項氏曰稱賢人者明乾坤之德人皆可充而至也若

通志堂

但言聖人則嫌於必生知安行而後可而進修之路絶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如乾之易簡如坤之簡則天下萬事萬物雖衆而其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成位乎天地之中而與天地參矣龜山楊氏曰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而天下之理得矣又曰行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個自然之理嵩山晁氏曰而成位乎中其矣王肅作易成位乎其中矣

右第一章紫陽朱子曰此章以造化之實明作經之理又言乾坤之理分見於天地而人兼體之也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

玉篇云卦兆也謂占事知來而有吉凶先見之兆也或曰卦者掛也古人筮占則畫奇偶於板而懸卦于前所以謂之卦象者物理之似有取六畫之象者有取三畫之象者亦有取一畫之象者無非象也辭謂卦之彖辭爻辭聖人作易每設一卦則先觀卦中之象然後係以辭而明其吉凶之理以示人蓋有畫斯有象有象斯有辭有辭而後吉凶

之理始明今人捨象而玩辭但求辭之理不求象之理淺矣

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剛柔者爻之九六也九六相推故生變化不然則一卦止爲一卦而已變化從何而生何謂變化柔爻動而變爲剛剛爻動而化爲柔一卦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爲四千九十六卦也白雲郭氏曰易稱剛柔皆指九六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易言吉凶在人則爲失得易言悔吝在人則爲憂虞聖人觀爻爻有失得之象則係以吉凶之辭觀爻有憂虞之象則係以悔吝之辭君子玩吉凶悔吝之辭則見所謂失得憂虞之象也上文止言明吉凶而不言明悔吝蓋吉凶既明則悔吝亦明矣舉重以見輕也紫陽朱子曰吉凶悔吝者易之辭也得失憂虞者事之變也得則吉失則凶憂虞雖未至凶然已足以致悔而取羞矣蓋吉凶相對而悔吝居其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也又曰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又曰過便悔不及便吝悔屬陽吝屬陰亦猶驕氣是盈客氣是歉也節齋蔡氏曰憂慮也虞度也能慮能度則可免失而至得矣此言上文觀象係辭明吉凶之義

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柔變而爲剛進之象也剛化而爲柔退之象也剛
屬陽而明晝之象也柔屬陰而暗夜之象也然有
進則有退有退則有進未有常進而不退常退而
不進者也有晝則有夜有夜則有晝未有常晝而
不夜常夜而不晝者也是故剛雖晝之象退而化
爲柔則夜之象也柔雖夜之象進而變爲剛則晝
之象也通乎晝夜進退之道則知剛柔變化之道
矣

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卦本三畫自下而起初畫爲下再畫爲中三畫爲
上重而六之則各分上中下是故初動則與四應
二動則與五應三動則與上應故曰六爻之動三
極之道也伊川程子曰三才以物言三極以位言
愚謂三極之道言道之體三才之道言道之用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
辭也

易之序謂易中所著事理當然之次第不但謂六
位之先後也爻之辭謂六爻所言吉凶悔吝也居
以位言安謂安其分也樂以心言玩謂繹之而不
厭也君子觀易之序而循是理故安觀爻之辭而不
達是理故樂平菴項氏曰虞翻本序字作象以與

下文合似不必爾

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象謂卦象之不變者變謂六爻之變者玩謂觀之詳與翫字通用觀則一見而決翫則反覆而不捨審諦之至也君子平居無事之時則觀其象而熟翫其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動而將有爲將有行則觀其變而熟翫其占以考其所占之吉凶蓋其動靜之間舉無違理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或曰觀象翫辭如蔡墨云在乾之姤如莊子云在師之臨謂之在者是也觀變玩占如陳侯遇觀之否晉

侯遇大有之睽謂之遇者是也

右第二章紫陽朱子曰此言聖人作易君子學易之事白雲郭氏曰前章終於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謂在上尊位之聖人也不曰聖人而曰賢人謂能法乾坤易簡非獨聖人可得天下之理賢者亦可修而得也此章終於君子玩易蓋兼窮通之君子其玩易皆一也稱君子蓋無聖賢言之

爻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

爻者每卦之下爻辭也爻者每畫之下爻辭也象謂一卦之全體爻指全體而言變謂九六之一節

爻指一節而言國語云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韋耀注云全烝全其牲體而升之俎凡禘郊皆血腥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殽體解節折升之俎也謂之折俎愚謂易中所謂豕乃是象之全體亦猶禘郊之全烝故豕字與象字相似而字皆從豕易中所謂爻乃是象之分體亦猶燕饗之殽烝後人加肉於爻下而爲肴字蓋別於易也諸說惟東坡蘇氏曰爻折俎也實得古人稱爻之義及論豕之義乃云豕者豕也則於豕之外添出一豕矣象雖豕屬然非豕也或謂豕爲六牙象則無問其六牙不六牙畢竟豕即是象或又謂豕形如豕則豕又非象矣至謂豕九竅唯鼻不具而其尾甚長夜欲寐則返其尾以遮鼻夫返尾室鼻此雖也周禮有雖鬻詎可以周禮之雖爲易之豕哉

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吉凶言失得之大不若悔吝之小悔吝言疵類之小又不若無咎之善無咎者本亦有過以其善能補是以無咎聖人嘉其能而許之以善蓋開其遷善之門也誠齋楊氏曰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不

盡善之謂失小不善之謂疵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覺其小不善非不欲改而已無及於是乎有悔不覺其小不善猶及於改而不能改或不肯改於是乎有吝吾身之過猶吾衣之破也衣有破補之斯全身有過補之斯還還者何復之於善也補不善而復之於善何吝之有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

列分別也位六爻之位也位有上有下在上爲貴在下爲賤以初上分別之上貴而初賤以三五分別之五貴而三賤以二四分別之四貴而二賤爻之貴賤以位而分別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六爻

蓋皆有位也或謂初上無位謬矣

齊小大者存乎卦

陽爲大陰爲小陰卦多陽以陰爻爲主陽卦多陰以陽爻爲主如復姤之類是也王肅曰齊猶正也陽卦大陰卦小卦列則小大分也紫陽朱子曰齊猶定也

辯吉凶者存乎辭

善爲吉惡爲凶辨猶明也爻之吉凶非辭莫明故曰辨吉凶者存乎辭乎蒼頊氏曰吉凶悔吝无咎皆辭也獨吉凶言辭者悔吝可以介而免无咎可以悔而致必有憂震之心者然後能用力於微焉

至於吉凶則得失之大者讀其辭者皆可辨也此而不悟聖人亦末如之何也矣

憂悔吝者存乎介

憂者憂其將然也未有吝悔而先爲之憂也既憂之則不至悔吝也介猶界限之界謂交物之際截然自守不陷於凶吝之途也與豫六二介于石爻九四介疾有喜之介同或曰介纖芥也謂小小疵病耳

震无咎者存乎悔

震者動而不安也咎謫責也悔謂能見過而內自省也震動而不安則幡然自改亦足以補其過矣

又何吝之有也

是故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卦有大小辭有險易辭也者卦以陽爻之大者爲主則其辭平易如復如謙之類是也卦以陰爻之小者爲主則其辭艱險如小畜如夬之類是也各指其所之者隨其時之所值而命之辭其辭則各指示其所向而使占者得以知所適從也漢上朱氏曰之者動爻也虛齋趙氏曰之變卦也言本爻之辭正指之卦之義占筮之法蓋本諸此

右第三章紫陽朱子曰此章釋卦爻辭之通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易謂易之書也準猶齊平而無毫釐高下之差也天地之道即易之道易之道即天地之道天地如此易亦如此故曰易與天地準唯其與天地準故能贊天地之化育而彌綸其道漢上朱氏曰九準陽六準陰伊川程子曰彌綸也綸理也在事爲倫在絲爲綸彌綸徧理也紫陽朱子曰彌如彌縫之彌有終竟聯合之意綸有選擇條理之意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觀視也察視之詳也幽陰之不可見者也明陽之可見者也幽明之故謂陰陽之所以然也聖人何以知之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故知之

也天在上屬陽而明故言文其文可以仰而見故言觀地在下屬陰而幽故言理其理亦可以俯而知故言察以者用也用易中陰陽之理而觀察之也紫陽朱子曰天文則有晝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晝明夜幽上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天文幽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平菴項氏曰伏羲之始作易也仰觀於天見陰陽之象俯察於地見剛柔之形於是制爲奇偶之畫以準之使萬物之情皆以類從而天文地理遂與人事物情相通爲一而幽明之故可得而知矣

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

死生有說乎曰有說可知之乎曰可知何以知之曰原始反終則知之原始者推原其始反終者於其終而反求其始也人能原其始而求其所以終又能反其終而求其所以始則知死生之說矣夫天地大化雖生生不窮然有生則有死未有生而不死者生則氣聚而成形蓋出於大化死則氣散而形潰復歸於大化茲萬理之所必然無他說也人唯不窮其理故不知其說往往以死爲諱而臨終則怖窮理則知其說而視死如歸亦無所怖豈以死爲諱哉伊川程子曰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其與是類乎又曰理窮則自知生死之說不必以死生別是一道理而求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人爲萬物之靈亦萬物中之一物耳以變對物而言則物者有是物也變則無矣人之生也氣聚而精凝則顯而可見是爲物及其死也氣散而魂游則隱而不可見是爲變謂之變則與物異矣伊川程子曰既是變則存者亾堅者腐更無物也愚謂古人以死者爲物故又爲物化蓋生則爲物死則

爲故故即變也化即變之成也在易則爻有等謂之物得乾之陽爲陽物得坤之陰爲陰物變猶乾變爲坤坤變爲乾之類是也或以物爲太玄之物殆音殺非也鬼神之情狀隱顯聚散而已隱顯理也聚散氣也自其理之隱顯者言之則知鬼神之情自其氣之聚散者言之則知鬼神之狀理其情也氣其狀也橫渠張子曰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魂爲變歟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亾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又曰精氣者自無而有游魂者自有而無自無而有故顯而爲物自有而無故隱而爲變又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旣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紫陽朱子曰精氣爲物是合精與氣而成氣魂而精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雖獨說游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相似者易似天地天地似易彼比相似也蓋天地一陰陽也易亦一陰陽也若幽明若死生若鬼神

莫非陰陽也聖人之作易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所謂幽明之故與夫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皆與天地陰陽相似故不違庶其知雖周知乎萬物之情而所以濟天地之用者必以其道故不過差雖有時乎從權旁行亦不至乎廢經而忘返故不流蕩樂天順其理也知命安其分也樂夫天理之自然而知命分之當然則此心與天爲徒故不憂安土不懷居也土即地也不擇地而居則隨所寓而安也敦篤厚也安土敦乎仁則已私盡去純乎天理無所往而非仁故能愛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

範如鑄金之模範圍如匡郭之周圍曲謂委曲成謂成就天地之化大而無窮萬物微而且衆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而不遺此聖人用易以贊其化育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晝陽也夜陰也有晝則有夜有夜則有晝如前所謂幽明死生鬼神是也通謂通達而兼明之也聖人通乎晝夜之道而幽明死生鬼神之理無不知也

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神妙而不可測或在陽或在陰故無定方易唯變

所適或爲陽或爲陰故無定體橫渠張子曰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右第四章鄭玄虞翻皆以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相連解說紫陽朱子曰此章言易道之大聖人用之如此平菴項氏曰自仰以觀於天文至故知鬼神之情狀此三知者言易之所知與天地準也自與天地相似故不違至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此四故者言易之所能與天地準也自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至神無方而易無體此四而者言彌綸之功也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陰陽氣也何以謂之道蓋太極動而生陽動極則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是之謂道繼謂靜極而復動一動一靜而無繼則造化熄矣今也靜極復動則貞而又繼之以元元乃善之長也故曰繼之者善也成謂動極而復靜自元而至於貞則動極復靜而成終矣靜乃天之性也故曰成之者性也紫陽朱子曰繼善是動處成性是靜處又曰繼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而復生元無窮如此平菴項氏曰一陰一陽

猶言一出一入明奇偶之迭用也陰陽氣也陰陽迭用者道也道之所生無不善者元也萬物之所同出也善之所成各一其性者貞也萬物之所各正也陳北溪曰繼成字與陰陽字相應是指氣而言善性字與道字相應是指理而言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仁者知者莫不均具此性而俱有此善但其氣稟不同故其所見亦不同爾仁者之所見在仁遂謂此道爲仁知者之所見在知遂謂此道爲知皆一偏也至于百姓則日用常行乎陰陽之中無往而非陰陽之道而莫之或知猶之每日飲食而弗知其味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紫陽朱子曰仁者謂之仁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謂之智是見那收斂處百姓日用而不知是不知所謂發生亦不知所謂收斂醉生夢死而已漢上朱氏曰君子之道則合仁與智橫渠張子曰謂之名之也之謂直爲也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仁本藏於內者也顯諸仁則自內而外如春夏之發生所以顯秋冬所藏之仁也用本顯於外者也藏諸用則自外而內如秋冬之收成所以藏春夏所顯之用也鼓謂鼓動萬物而生生不息也不與

聖人同憂者聖人人也吉凶與民同患故不能無憂天地之道則不過鼓動萬物而使之自生自成耳天地不能加毫末於其間也是故語其德則聖人好生天地亦好生天地蓋與聖人同語其心則聖人有憂天地無憂天地蓋不與聖人同圭叔呂氏曰因上文仁智而言天地之大也用即智在天道則不言智而言用智存於心有心則有憂而天道則無心也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天地以生物爲德以成物爲業其德業至盛至大亦無以加矣聖人之德業與天地之德業一也何謂大業富有之謂也富有者何大而無外物成而靡所不有也何謂盛德日新之謂也日新者何方來無窮物生而與物俱新也天地之德業蓋如此若言聖人之德業則亦如此聖人即天地也天地即聖人也

生生之謂易

陰生陽陽生陰陰陽相生而其變無窮故曰生生之謂易夫是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爲兩儀既生兩儀又生四象既生四象又生八卦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等而上之蓋生生而無窮也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

成象已成之象也效陳也法謂造化之詳密而可見者乾主氣故言象坤主形故言法後章觀象於天即此象也觀法於地即此法也紫陽朱子曰效呈也陳也一似說效羊效犬效馬又曰效字難看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有陳獻意思言陳出許多物事

極數知來之謂占

數著之策數也窮極其數而知方來是之謂占

通變之謂事

變卦之爻變也通達其變見之於行是之謂事或言通變或言變通同歟曰窮則變變則通易也通其變使民不倦聖人之用易也

陰陽不測之謂神

陰陽動靜不可測度是之謂神橫渠張子曰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或曰方其揲著之初卦猶未成或為陰爻或為陽爻蓋不可以測度非神而何

右第五章紫陽朱子曰此章言道之體用不外乎陰陽而其所以然者則未嘗倚於陰陽也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易之爲道也廣大其爲書也亦廣大以言乎遠以言乎邇以言乎天地之間無所往而非易以遠而言則其理通行而不禦以邇而言則其理具在目前靜而且正以天地之間而言則萬事萬物之理無不備焉可謂廣大矣深居馮氏曰以言乎遠則不禦天也乾也以言乎邇則靜而正地也坤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人事也屯蒙而下六十二卦也虞翻曰禦止也遠謂乾邇謂坤天高故不禦也地貞靜而德方故正也紫陽朱子曰不禦無盡也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守一之謂專兩闔之謂翕翕乾畫奇而實不變則其靜也專變則其動也直直乃坤之德也坤畫偶而虛不變則其靜也翕變則其動也闢闢乃乾之德也廣生大生謂乾坤廣大而生生之道無窮也乾天道也無所不包故大坤地道也無所不受故廣大則極於有形之外廣則限於有形之內此乾坤之辨也明道程子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紫陽朱子曰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秀巖李氏曰此章專以乾坤言易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廣大配天地謂乾坤之廣大如天地之廣大也變通配四時謂乾坤之變通如四時之變通也陰陽之義配日月謂乾坤陰陽之義與日月之陰陽相似也易簡之善配至德謂乾坤易簡之善與人心之至德相似也至德即中庸之德橫渠張子曰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深居馮氏曰陰陽之義配日月復之七日陽之義也臨之八月陰之義也

右第六章誠齋楊氏曰此章言聖人所以贊易之道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其原生於乾坤之二卦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至矣乎贊易道之至極而無不盡也聖人本諸天地而作易聖人之德業即天地之德業也聖人之所以崇德廣業於易見之矣節齋蔡氏曰明其理於內者德也盡易而理益明非崇德歟著其理於外者業也盡易而理益著非廣業歟廬陵歐陽公曰凡有子曰字者皆講師之說也紫陽朱子曰十翼皆夫子所作不應自著子曰字疑皆人所加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

高明莫如天卑順莫如地知欲其高明而不卑汚蓋效天也禮欲其卑順而不高傲蓋法地也紫陽朱子曰人之智識不可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修身是禮卑處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易則行乎天地之中非謂知崇禮卑爲天地設位而易行乎知禮之中也明道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何不言人行乎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成性之成與成德之成同人之性渾然天成蓋無有不善者更加以涵養功夫存之又存則無所往而非道無所往而非義矣謂之門者道義皆自是而出也誠齋楊氏曰本然之謂理當然之謂義自其本然而行其當然之謂道

右第七章平菴項氏曰此章言聖人體易於身也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賾當依紫陽朱子訓雜亂與春秋傳嘖有煩言之

啻同擬比度也天下之物亦衆矣賾則雜亂不一未易見也聖人有以見之而比擬卦畫有健順陷麗動入止說之形容則象其物之所宜而名之是故謂之象如乾陽也乾之三畫純陽而其性健則其象宜以爲天坤陰物也坤之三畫純陰而其性順則其象宜以爲地震亦陽物震之一陽動於二陰之下則其象宜以爲雷巽亦陰物巽之一陰入於二陽之下則其象宜以爲風如說卦所列者是也環溪吳氏曰苟明乎象則天地之大可坐而窺鬼神之奧可默而知聖人之已言者可曉然而無疑其未言者可以類而推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天下之事亦多矣不動則不見也會謂理之所聚處通謂理之無礙處典禮謂法度之常而天下通行者也聖人之作易既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則其係六爻之辭以斷吉凶亦莫不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前言設卦觀象係辭焉而明吉凶乃指豪辭明則使人有所知而不昧也此言係辭焉以斷其吉凶乃指爻辭斷則使人決于行而不疑也紫陽朱子曰如庖丁解牛會則其族而通其虛也典禮只是常事猶言常禮常法

又曰會而不通則窒礙而不可行通而不會則亦不知許多曲直錯雜處故必觀會通而後可以行典禮又曰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各自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爲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阻亦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甲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處若盤桓利居貞便是一個合行底却是通處也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

聖人唯能見天下之賾故能言天下之至賾聖人唯能見天下之動故能言天下之至動天下之物雜而不一可謂賾之至矣聖人於易象言之則犁然當心蓋不可惡也天下之事變而不常可謂動之至矣聖人於爻言之則井然有條蓋不可亂也惡烏故反紫陽朱子曰惡厭也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前云言天下之至動謂易此云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謂人擬議猶言比評謂裁度其當否使合於理也擬於未言之先則其言合乎理而無失議於未動之先則其動合於理而無差是故聖人之於易也設此卦觀此象擬其形容而後係之以言議其時位而後斷之以動所以成易道陰陽變化

之功而與天地參也或曰前言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蓋伏羲作易之事此言擬議以成其變化乃文王用易之事卦爻之陰陽變化出於伏羲之畫故言生文王以辭述而成之故言成紫陽朱子曰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法行之此下七爻則其例也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我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此釋中孚九二爻義謂戶之動發於樞矢之動發於機言行乃君子之樞機要當慎其所發發而善則榮發而不善則辱由身而加乎民自邇而見乎遠極其至則動天地不可不慎也君子比鶴出其言釋鳴字居其室即在陰之義千里之外應之即其子和之之義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即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之義紫陽朱子曰鶴鳴子和好爵爾靡此本是誠信感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乎言行也

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此釋同人九五爻義謂君子之出處語默其迹雖或不同其心則同無往而非道也金乃至堅之物二人同心則其利可以斷金蘭乃芬香之物同心之言相合則似之愈久而愈不厭二人指九五與六二九五之陽在上有或出或語之象六二之陰在下有或處或默之象出處語默即先號咷後笑之義二人同心斷金臭蘭即相遇之義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釋大過初六爻義謂君子過慎之至所以無咎也物無問厚薄輕重自其苟且者爲之則舉是物置諸地而安斯亦可矣今又以茅藉之又何咎之有薄莫薄乎茅重莫重乎藉茅之爲物雖薄用之以薦藉則可重也當知薄在物可重在人用之輕則輕用之重則重亦在人用之何如耳慎守斯術推而行之於事其亦無所失矣物薄釋茅義用可重釋藉義無失即無咎義節齋蔡氏曰凡天下之事過則有失唯過於慎則無所失故無咎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釋謙九三爻義謂君子重厚之至而能以其功下人所以有終也夫好高好勝人之常情其能謙者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有勞而不自伐以爲勞有功而不自德以爲功重厚之至也德言其盛也令也有功而不德可謂德之盛矣禮言其恭也令也勞而不伐可謂禮之恭矣致極也存位猶乾九三之存義致恭以存其位謂禮極其恭所以存其分義而不敢踰越非謂保其祿位而强爲之謙也有功釋勞字不伐不德釋謙義存其位即有終之義伊川程子曰致恭者所以存其位如言爲善者有令名君子豈爲令名而爲善乎厚齋馮氏曰不

德者即有德色之德

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紫陽朱子曰此釋乾上九爻義當屬文言此蓋重出也孔氏正義云此明無謙則有悔故引乾之上九亢龍有悔證驕亢不謙也童溪王氏曰知聖人深乎謙之九三則知聖人深戒乎乾之上九可知也何也亢者謙之反也九三致恭存位上九則貴而無位九三萬民服上九則高而無民九三能以功下人上九則賢人在下位而無輔此九三所以謙而有終上九所以亢而有悔也

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此釋節初九爻義謂君子之修身謹行必先謹夫言語則無咎也合意以謀之一言而漏之利未加于民而適足以産禍召亂則其亂之所生也豈非言語以爲階乎爲君而言語不密則禍及其臣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爲臣而言語不密則自喪其身鄭雍糾之死是也大抵幾微之事不密則禍從口出而其害立成是以君子之愼密也不惟其身不妄動言語亦不妄發也誠齋楊氏曰唐高宗

告武后以上官儀教我以廢汝此君不密則失臣也陳蕃告竇大后願出臣章宣示左右此臣不密則失身也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此釋解六三爻義謂小人處非其位而自招其害也聖人作易以盡情僞而盜之情僞亦知之故曰作易者其知盜乎董仲舒曰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

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愚謂負者以身負物物貴而身賤故曰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者以身乘車身尊而物卑故曰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君子之器非小人所當乘也故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不可慢也下不可暴也上慢下暴則盜亦乘其過惡而伐之矣古之良賈深藏若虛今也輕慢其藏而不能隱密是教語盜賊使取之也古之賢女不事華飾今也夭冶其容而怪服異裝是教語淫者使犯之也是皆有以招之也招謂自召之也藏去聲

右第八章紫陽朱子曰此言卦爻之用節齋蔡氏曰自中孚初爻至此凡七乃夫子擬之辭而爲三百八十四爻之凡例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二十字韓康伯在夫易何爲者也之上案班固律歷志在天數五地數五之上伊川程子曰宜在此紫陽朱子遂移在此章之首愚謂陽數奇故以一三五七九爲天陰數偶故以二四六八十爲地天地者陰陽對待之定體一至十則陰陽流行之次序以五行言之不過一二三四五蓋正數也六七八九十乃其配耳一屬水其位居北二屬火其位居南三屬木其位居東四屬金其位居西五屬

土其位居中央以五加北方之一則爲六加南方之二則爲七加東方之三則爲八加西方之四則爲九復以四方之一二三四會而歸於中央則成十或曰自一至十天地之全數也五六居中天地之中數也以五十有五去其五餘得五十是爲大衍之數以五十有五去其六餘得四十有九是爲揲著之數虛齋趙氏曰天一生水位乎北地六成之地二生火位乎南天七成之天三生木位乎東地八成之地四生金位乎西天九成之天五生土位乎中央地十成之舊說以此爲河圖或以爲洛書皆無所據其實天地五行生成之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者此也

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四十四字韓康伯本置在再扐而後掛之下紫陽朱子移置在此愚謂天數五指一三五七九之五者皆陽也地數五指二四六八十之五者皆陰也氣有二而行有五二非五不能變化故天數有一三五七九地數有二四六八十五非二不能自行故一三五七九則爲天二四六八十則爲地也五位相得者一二也三四也五

六也七八也九十也猶甲陽得乙陰丙陽得丁陰戊陽得己陰庚陽得辛陰壬陽得癸陰五者之陰陽皆相得也各有合者一六也二七也三八也四九也五十也猶甲陽合己陰乙陰合庚陽丙陽合辛陰丁陰合壬陽戊陽合癸陰五者之陰陽各自相合也天地二十有五謂一三五七九積而爲二十五也地數三十謂二四六八十積爲三十也總而計爲五十有五是皆天地之數也一三五七九乃天之五行二四六八十乃地之五材一生二成一往一來造化功用皆不出乎此故曰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伊川程子曰變化言功鬼神言用又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紫陽朱子曰變化謂一變生水而六化成之二化生火而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鬼神謂凡奇偶生成之屈伸往來者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宋咸易辨云天地之數是自然之數大衍之數是推行之數愚謂推行者自太極生兩儀則陽一陰二行而爲三兩儀生四象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

三太陽四衍而爲十四象生八卦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衍而爲三十六通太極之一兩儀之三四象之十八卦之三十六則其數五十今曰大衍之數五十其殆是乎崔憬曰捨一不用者以象太極虛而不用也愚蓋知太極爲數之體而不用矣而未知兩儀四象八卦爲數之用也鄭武子揲著古法云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不盡天地之數何也蓋大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衍者不及五也又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言於五十中虛一不用也蓋著四十九合成一圍辟猶渾沌未分乃所虛之

一是其用之本也此易之太極也愚謂太極之一非數也數自此而起是爲數之體非數之用故不用不用而虛其一所以存太極之本體而其用則唯兩儀四象八卦所衍之數則其用四十九也聖人用四十九著如下文所云之法掛其一而以四揲之則四其九而爲三十六四其六而爲二十四四其七而爲二十八四其八而爲三十二蓋出於理勢之自然而非人之智力所能增損此大衍之數五十而用唯四十有九是爲不可易之法蓋不可易者聖人之法可易則非聖人法也分而爲二謂以四十九著信手分而爲二以置左右也象兩

謂自一而生二凡所謂兩者無不象之豈特象兩儀故不實言之也掛懸也掛一者於所分右邊著中取一著懸於前與左右著鼎立而爲三也象三者自二而生三凡所謂三者亦皆象之不特象三才也夫其所以掛一者何也有所待也以待兩手四揲之餘歸併而爲一也舊法掛一乃掛於小指間則與扐同矣既有中指兩扐又加以小指則爲三扐是五歲之中不特再閏乃有三閏矣蓋掛自掛扐自扐詎可以在前之掛雜於指間之扐哉揲時設反連數之也說文云揲閱持也揲之以四者先取左著四四而數之置於左次取右著亦四四而數之置於右也象四者象一歲之春夏秋冬也奇紀宜反與畸同奇者所揲四數之餘也歸者歸併而爲一也既四四而數左右之著而得正策之數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餘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也扐即得反扐者勒也歸奇於扐以象閏者先以左揲所餘之數勒於左手中指外以象三歲一閏也閏者月之餘日積分而成月者也五歲再閏者三歲一閏之後再積日而再成月則五歲之間又再閏也古者閏法之置起於氣盈朔虛氣謂二十四氣朔謂日月之合朔何謂氣盈朔虛蓋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之行一晝夜一度

三百六旬有六日則周天而爲一朞月之行一晝夜十三度有奇常以二十九日半而與日合故曆法以兩月而置一小盡氣之行常以十五日二時五刻爲一氣以三十日五時二刻爲一月之氣故朔常不足而氣常有餘併朔虛氣盈計之則一年所餘十一日有奇三而積之則一閏常不及三歲又以其餘計之則再閏常五歲有餘今曰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者一變之中有五節掛一爲一節揲左爲二節扐爲三節揲右爲四節再扐爲五節一節象一歲三節之扐象三歲一閏五節之再扐象五歲再閏是謂第一變也既再扐而象再閏然後置前掛扐之著於一處而以所揲見存之正策合而爲一是爲第二變如初法再分再掛再揲再扐也不言分揲而獨言掛者以明再變三變以至十有八變每變皆當掛也或曰近世有第二第三變不掛之說雖其初揲不五則九再揲不四則八其數亦同然其三變之餘爲老陽少陰皆二十七爲少陽者九爲老陰者十其於陰陽多寡既已乖戾而所謂老陰蓋絶無僅有若用三變皆掛之說則六十四變而爲老陽者十二爲少陰者二十八爲少陽者二十爲老陰者四老則陽多而陰少少則陽少而陰多然而陰陽之變各三十二而其

數適平以此論之則再變三變皆當掛一也明矣林至易裨云著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七八各三六子之象也蓋以六十四變而八分之老陽得八老陰得八三少陽三其八得二十四三少陰三其八得二十四此體數也用數則不能無增損於其間體數則陰陽各半用數則陰侵陽陽侵陰是以少則陽少而陰多少陽少陰均二十四而少陽之四益於少陰則少陽二十而少陰二十八也老則陽進而陰退老陰之四歸於老陽則老陽二十而老陰四也以此證之則再變三變皆當掛一也抑明矣紫陽朱子曰繫辭言著法想別有文

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亦是孔子解文分而爲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文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扐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是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是可見案韓康伯本此下有天數五至行鬼神也凡四十四字參錯于其間朱紫陽移置于天一至地十之後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

策筭也即蓍之莖數也筮法初變掛扐之數不五則九再變不四則八三變亦不四則八凡三變之後得五與四四通計十三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三十六而其數九得九與八八通計二十五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二十四而其數合十有八變計之則爲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爲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合之爲三百六十當四分度之一書堯典云朞三百六旬有六日是

也今略其餘舉其成數言之耳若得五與八八或九與四八通計二十一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二十八而其數七亦乾策也若得九與四四或五與四八通計一十七則其過揲所得者四其三十二而其數八亦坤策也合十有八變計之則爲乾之策一百六十有八爲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一合之則亦三百六十聖人不書者以乾坤用九六之變而不用七八也七八蓋不變也若併七八與九六合爲三十以應乾坤十二爻之數亦爲三百六十蓋九六七八皆乾坤之策也或者止認九六爲乾坤之策遂以七八爲子之策誤矣

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二篇謂易之上經下經也上下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陽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九三十六策積之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陰爻百九十二每爻各四六二十四策積之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應總秤一鈞爲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數而曰當萬之數者萬蓋盈數也取其盈數言之不論其餘也若以陽爻之七計之則每爻各四七二十八策積之得五千三百七十六策亦乾策也以陰爻之八計之則每爻四八三十二策積之得六千一百四十四策亦坤策也

合之亦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此乾坤所以爲易中之蘊也若併七八與九六合爲三十以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數亦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易所以言九六而不言七八者九六乃可參兩七八則不可參兩也兼山郭氏曰以畫言之則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無六子之畫也如震之初乾畫也乾策也震之二三坤畫也坤策也在震初無是畫無是策也乾畫不得不稱九坤畫不得不稱六也故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之得奇畫者皆用乾之九也得偶畫者皆用坤之六也終無用七用八之道故九六者有象七八無象

是故四營而成易

是故二字連上文而言也童溪王氏曰營求也用著之法以四而揲之成易之數以四而求之故老陽數九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四少陽數七四而求之則其策二十有八少陰數八故四而求之則其策三十有二陰陽老少六爻之本也故曰四營而成易若夫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亦以四而求之故乾陽爻六六九五十有四四而求之則二百一十有六坤陰爻六六三十有六四而求之則百四十有四以乾之五十有四合坤之三十有六爲九十焉亦

刻良公

四而求之則三百有六十而二篇之策陽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七百二十有八陰爻一百九十有二其數一千一百五十有二總而言之二千八百八十亦四而求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也凡此皆求以四而得之此易之書所以成於四營也愚謂童溪之說是也正義乃云四度經營蓍策乃成易之一變誤矣先儒皆祖其說以分二掛一揲四歸奇爲四營非也因又謂分掛揲扐只可以謂之易未可以謂之變亦非也夫掛揲扐者一是爲一變分掛揲扐者十有八乃爲十有八變若從其說則是一易而十七變矣非十有八變也況歸

奇於扐者再併二掛一揲四則爲五營矣豈可以爲四營也哉

十有八變而成卦

十有八變者每一度分掛揲扐爲一變三度分掛揲扐爲三變則成一爻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內又九變則成三畫之卦于外凡十有八變而後成六畫之卦也

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八卦乃三畫之卦小成謂內卦成於下也引而伸之者外卦又成於上則爲六畫之卦六十四也觸類而長之者八卦可伸而爲六十四卦則六十四卦可伸而爲四千九十六卦也以四千九十六卦以斷吉凶則天下所能之事畢盡矣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易之道變化無窮未易見也顯之者辭也顯而可見則幽者闡矣是謂顯道易之德行至簡至易亦可測也神之者數也神而莫測則顯者微矣是謂神德行道之顯故可與酬酢德行之神故可與佑神紫陽朱子曰道因辭顯行以數神酬酢謂應對佑神謂助神化之功又曰德行以人事言惟決之於鬼神則德行神矣又曰神不能自說吉凶必俟

易始見是易能佑助於神也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自陰而陽者變也自陽而陰者化也所以一變一化而無窮者道也神者何陰陽不測之謂也豈可以遽知若夫神之所爲則可以變化之道而知之何謂神之所爲如上文所言蓍數之法變化往來進退分合此乃神之所爲也紫陽朱子曰變化之道即文數法是也皆非人之所能爲故夫子歎之而門人加子曰字以別上文也節齋蔡氏曰變化之道即下文至精至變之事神即下文至神之事

右第九章紫陽朱子曰此言天地大衍之數揲著求卦之法然亦大略矣意其詳具於太卜筮人之官而今不可考耳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曰辭曰變曰象曰占得其主而用之者各有所主是故用之於言者主乎辭用之於動者主乎變用之於制器以盡創物之智者主乎象用之於卜筮以明龜策之吉凶者主乎占以用也尚主也如漢書尚食尚方之尚是也紫陽朱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今且以乾之一爻明之如初九潛龍勿用辭也有六九老陽也

六老陰也陽至九而極則變爲陰陰至六而極則變爲陽此變也潛龍象也勿用占也推之三百八十四爻莫不皆然也

是故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君子將動而有爲有行必求之易所爲所行有疑必告蓍而問其所占之吉凶蓍也受人之命而荅之其速如嚮之應聲無有遠近幽深悉以告人遂使占者前知未來之物易其至精矣乎非聖人不能研其精故曰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紫陽朱子曰命乃將筮而告蓍之語冠禮筮日宰自右贊命是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

紫陽朱子曰參伍錯綜皆古語也而參伍尤難曉案荀子云窺敵制變欲伍以參韓非云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云參之以比物伍之以合參史記云必參而伍之又云參伍不失漢書云參伍其價以類相準此足以相發明矣參與伍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故舉以爲言如云什伍其民如云或相什伯非直爲參與

伍而已也揲著本無三數五數之法只是交互參考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有迭相爲用之意綜者總而挈之一低一昂如織者之綜索也愚謂著無三數五數之法則參非謂數之三五非謂數之五也參伍以變錯綜其數不過以分掛揲扐之餘數驗過揲之正數一出一入更相考覈以審其多寡之實究九六七八以定卦爻之動靜耳參雜也伍猶行之成列也筮法初變不五則九再變不四則八三變亦不四則八或得五四四或得九八八或得五八八或得九四八或得五四八遂成一爻凡十有八變而成卦此所謂參伍以變也如左揲

右揲得四九三十六策而其數九則其掛扐之策得一五兩四謂之三少而其數亦九或左揲右揲得四六二十四策而其數六則其掛揲之策得一九兩八謂之三多而其數亦六或左揲右揲得四七二十八而其數七則其掛扐之策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而兩八謂之兩多一少而其數亦七或左揲右揲得四八三十二策而其數八則其掛扐之策或一九而兩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謂之兩少一多而其數亦八此所謂錯綜其數也知參伍以變之變而通其變則爻之文在是天地之文盡在是矣此所謂成天地之文也知錯綜其數

之數而極其數則卦之象在是天地之象盡在是矣此所謂定天下之象也變者數之未定數者變之已成文者象之未成象者文之已定通變以成文極數以定象易其至變矣乎非聖人不能通其變故曰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于此世之通于數者論參伍錯綜則以九宮言之九宮縱橫皆三五十五也東坡蘇氏曰九宮不經蓋緯書所言之數非易數也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人莫不有思易則無思也人莫不有爲易則無爲

也未有所感則言在冊象在畫著在櫝寂然不動若無與於物既有所感則凡天下萬事萬物吉凶悔吝之理無有不通者易其至神矣乎非聖人不能窮神故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夫寂然不動易也感之者人也未占之時寂然不動如鑑之明如谷之虛及其占也感而後應遂通天下之故則如鑑之照形谷之應聲有何思有何爲乎菴項氏曰著之變策之數爻之文卦之象皆寂然不動之物初不能如人之有思亦不如人之有爲皆純乎天者也及問焉而以言則其受命也如響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皆同乎人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深蘊奥而難見也幾細微而未著也極深謂以易之至精窮天下之至精研幾謂以易之至變察天下之至變不極其深無以研其幾深蓋其體幾蓋其用也紫陽朱子曰研猶審也幾微也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

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天下之志不一何以通之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天下之務至衆何以成之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

之務疾則速行則至未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深就心言在内者也故能通志幾就事言在外者也故能成務深與幾皆言能而神獨不言能蓋神之所爲非人力之所能也上文以至精至變與至神並言此以深幾神並言蓋至精所以極深至變所以研幾神則統言易之妙也精也變也深也幾也皆神之所爲也紫陽朱子曰通志猶言開物也人所以閉塞者爲其淺耳深則能開通之矣又曰所以通志而成務者神之所爲也平菴項氏曰至精至變至神易之體也唯深唯幾唯神易之用也物情難盡唯精於

占者能極遠近幽深之情而係其辭故雖深而無不至也事變至微人所易忽唯明於變者能推分合錯綜之文而見其象故雖微而無不察也至於神則無所用其力矣或指精變深幾爲四者精主占而言深即占之辭變主變而言幾即變之象亦不出於四事也

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前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此又重言之蓋總此章所言之意紫陽朱子曰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爲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也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爲精爲變而成變化之道哉變化之道所以爲神之所爲也所以極深者以其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覆明上文之意復以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平菴項氏曰自將有爲以下專論尚其占一事猶以四事終之者占則有辭變則有象舉其一則四事皆在其中也

右第十章紫陽朱子曰此承上章之意言易之用有此四者愚案韓康伯本此下有天一至地十二十字紫陽朱子連以天數五至行鬼神也

四十字共移置於大衍之前秀巖李氏雖依朱子以天一地二與天數五合而爲一却仍依康伯置於此章之末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何爲問辭如斯荅辭讀易者不知聖人所以作易之意則徒爾玩其辭耳夫聖人作易何爲而作也蓋將以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也聖人之意如是而已開物謂物理未明易則明之成務謂事體未定易則定之冒天下之道謂天下之理無不包括於卦爻之中也伊川程子曰開物者燭理也成務者適變也紫陽朱子曰開物成務謂使人卜筮以知吉凶而成事業冒天下之道謂卦爻既設而天下之道皆在其中又曰易之爲書大抵皆因卜筮而說逐卦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覆冒其中令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爲主者只是怕小却這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不知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皆包舉在此隨取隨得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以用也易能開物故聖人用以通天下之志易能

成務故聖人用以定天下之業易能冒天下之道故聖人用以斷天下之疑紫陽朱子曰聖人作易教他占吉則爲凶則否所謂通志定業斷疑此也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著用於卦未定之先故其德圓卦成於著已定之後故其德方著之德圓象天天數用九而體七七七則五十而虧一卦之德方象地地數用六而體八八八則六十而盈四神謂其知來知謂其藏往也六爻之義各有所取蓋隨其時位也易者變也貢者以吉凶告人也圓而神所以能通天下之志方以知所以能定天下之業易以貢所以能斷天下之疑嵩山晁氏曰易字陸音容易韓音變易今從韓誠齋楊氏曰貢者獻也書云俾來獻卜是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

曰洗心曰退藏於密則聖人此心無一塵之累矣又曰吉凶與民同患則聖人此心不勝其憂焉何也曰著之德圓而神天下之志通矣卦之德方以知而天下之業定矣六爻之義易以貢而天下之疑斷矣聖人遂以此洗心滌慮而無思退藏於密而無爲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無事則潛心淵默寂然不動人莫能窺及其有事則其神知

之用又隨感而應故曰吉凶與民同患當知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易也在聖人則洗心退藏於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易也在聖人則吉凶與民同患聖人即易易即聖人其道一也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來謂將來之事著之神則無不知之往謂既往之事卦之知則無不藏之聖人之神猶著之神也聖人之知猶卦之知也所以知來所以藏往與著卦一也或曰藏往之藏當作識與大畜象辭多識前言往行之識同蓋因上文退藏之藏遂訛爲藏少梅鄭氏曰圓者運而不窮可以逆知來物方者其體有定可以識於既往紫陽朱子曰神以知來如明鏡然物來都看見知以藏往只是現在有底事都識得愚謂藏與識頗相似識誤爲藏恐或然也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其孰能與於此哉問辭也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荅辭也聰明謂耳目無所蔽叡知謂心志無所疑惑殺者武之事武則必殺今言不殺者聖人之聰明自足以通天下之志聖人之叡知自足以定天下之業其斷天下之疑則神武之決也又何假乎著卦之占亦猶古者神武之君威服天下而不假兵之血刃也紫陽朱子曰神武而不殺

得其理而不假於物之謂或曰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蓋古語而孔子援以贊聖人之大也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之道謂天理之自然民之故謂人事之所以然聖人洗心退藏于密是以明於天之道吉凶與民同患是以察於民之故神物謂蓍也以其前知故稱之曰神物明天道遂知神物之可興察民故遂知民之必用而不可不有以開其先而前用之也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古人之祭也七日戒所以遠夫外物之干也三日齋所以專夫一念之敬也其於卜筮也亦然今曰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其德謂蓍之德也神明謂神而明之在乎聖人也占者能以敬心求蓍有如聖人之齋戒則蓍也受命如響無有不應者矣不然則蓍乃枯草朽莖何神物之有紫陽朱子曰蓍龜靈物也雖聖人亦必神明其德者必齋戒而後靈不齋戒則不靈也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

戶一而已闔之闢之則二陰陽之動亦一氣耳靜則氣入萬物皆由之而入此闔戶也動則氣出萬物皆從之而出此闢戶也戶之闔猶坤陰之靜故

曰闔戶謂之坤戶之闢猶乾陽之動故曰闢戶謂之乾先言坤之闔者由靜而動也人之呼吸必先闔而後闢亦陰陽之義也伊川程子曰涵養之道出入之息者闔闢之機而已又曰闔闢往來見之鼻息橫渠張子曰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闔已則復闢闢已則復闔一闔一闢而互換故謂之變陰往則陽來陽往則陰來往來循環而不窮故謂之通見謂陰陽之發見陰陽初發見乃謂之象形謂陰陽之有形陰陽既有形乃謂之器因陰陽之全體裁制而用之以昭示天下故謂之法即陰陽之妙以利民生之日用使之出乎此入乎此民咸用之由於其中而莫知其所以然故謂之神

白雲郭氏曰坤陰物也故有闔戶之象乾陽物也故有闢戶之象既能闔復能闢是所謂變也朝闢之暮闔之日復一日往來闔闢不窮是所謂通也通也者通其變也至於戶之可見則曰法也其有形則曰器也制而用此者則曰法也利於出入之用而天下之民無不用之者又其所以爲神也如

是則一戶之設豈苟然哉故治天下之道無他焉如制一戶之法使之變通可久斯得之矣雖黃帝堯舜之治不過如此

是故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大音泰易無體而有至極之實理故曰易有大極唯實故有唯有故生是以大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原夫兩儀之未生也是爲大極渾渾淪淪一而已矣逮夫動而生陽爲陽畫之奇靜而生陰爲陰畫之耦則陽一陰二是爲兩儀儀也者一陽一陰對立之狀也爾雅云儀匹也謂其陰陽相並也自兩儀而上每畫各生一奇一耦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是爲四象自四象而上每又各生一奇一耦則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爲八卦合太極之一兩儀之三四象之十之三十六則其數五十即大衍之數也大衍之數五十而其數四十有九者存太極本體之一而用兩儀四象八卦之四十九也自漢唐諸儒論大衍之數者莫不知五十去一爲太極之本體但兩儀四象八卦之用數則無一語及之徒知其體不知其用何哉蓋索之高遠而不復近思之爾

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八卦具而定吉凶則足以斷天下之疑矣吉凶定而生大業則有以成天下之務矣夫易之爲書六十四卦具乃可以占吉凶何爲獨言八卦也平菴項氏曰凡繫辭之稱八卦即六十四卦也八卦更相上下爲六十四卦故倒以八卦稱之其言伏羲始作八卦者亦謂六十四卦夫吉凶乃易之占辭何爲生大業也橫渠張子曰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而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而易之變通與四時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而易之懸象著明與日月同易也可謂大矣雖然作易而非有聖人之位亦不足以爲法於天下用易而非有聖人之德亦不足以爲利於天下故繼之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如十三卦所陳者是也紫陽朱子曰立下疑有闕文節齋蔡氏曰立字下當有象字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

亹者莫大乎蓍龜

賾謂雜亂探者抽而出之也隱謂幽僻索者尋而得之也深謂不可測鉤者曲而取之也達謂難至致者推而極之也賾非探而不出故以蓍龜鉤之遠非致而莫至故以蓍龜致之凡物象之賾隱事理之深遠蓍龜皆探索之鉤致之故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詩崧高云亹亹申伯鄭氏箋云勉也爾雅亦訓勉音尾亹亹猶勉勉大抵有疑而莫能決其心必忩得卜筮以決之而吉凶既定自然加勉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聖人何與焉故於莫大乎聖人之後又繼之曰莫大乎蓍龜蓍龜爲筮龜爲卜易之筮止用蓍而兼言龜者古人占事則蓍龜並用書大禹謨云龜筮協從洪範云龜筮共違于人是也秀巖李氏曰莫大乎蓍龜古本作莫善乎蓍龜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

前云是興神物獨指蓍而言蓋承上文蓍之德此云天生神物乃指蓍與龜並言蓋承上文莫大乎蓍龜此二物皆能前知故皆謂之神物孰生之天生之也則之者以之爲法也後云河圖洛書亦皆神物也故皆言則之則之者或曰蓍龜並生於上蔡蓍草叢生百莖半之則應大衍之數五十龜背

之文中間五段兩旁四段周圍二十四段腹之文十二段總而計之四十九段則應大衍虛一不用而用四十有九之數蓋皆神物也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

天地變化謂四時也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是謂變化聖人效之如卦爻之動靜蓋倣效天地之變化

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

天垂象謂日月也日月往來有盈昃薄蝕循其度則吉失其度則凶此天之垂象以見吉凶也聖人作易而示人以吉凶蓋象之而已象者像也天地

變化有理可測故言效日月往來有象可見故言象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伏羲之時未有文字如因河圖洛書之文而畫卦故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非圖書有天生之數而聖人就取之也關子明以五十五數爲河圖四十五數爲洛書劉牧兩易之謂河圖之數四十五洛書之數五十五說者以關爲是劉爲非其實皆不然案書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玉也河圖而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峴崘産玉河源出峴崘故河亦有玉洛水至

今有白石洛書蓋白石而有文者也聖人則之謂則其文以卦畫耳初無所謂五十五數與四十五數也夫五十五數易數也易固有之也易安有所謂四十五數哉四十五數者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五居中而上列二四下列六八分布而爲九宮子華子言之大戴禮言之乾鑿度言之在易則聖人無一語及之蓋非易數也河圖之說禮運亦嘗言之不過曰河出馬圖而論語亦嘗言之不過曰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並無所謂數之五十五與四十五洛書之說則他經無所見孔安國注洪範乃以爲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

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數愚案禹貢但言導洛不曾言洛之出書安國亦何所據而有是說耶夫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聖人指作易之聖人蓋伏羲也是河圖洛書伏羲之時具有之也劉向父子班固輩皆循安國之說遂以爲河圖授羲洛書錫禹如此則是伏羲時止有河圖未有洛書也不亦謬乎夫孔子兼圖書二者並言安國之徒乃岐而二之已與孔子之說大相庭況書所謂天錫禹洪範九疇蓋未嘗謂錫以洛書安國之徒乃謂洛書有九數疇之數亦九遂肆其說謂禹得洛書而敘九疇何其妄耶彼既以洛書爲數九而

歸之禹於是以河圖爲十數而歸之伏羲吾不知河圖洛書之有數安國之徒曷從而知之而圖之數十書之數九又果何所據耶蓋皆出于緯書也緯書不經牽合附會怪誕之甚漢儒多習讖緯之學其爲義疏往往採諸緯書自其有九篇六篇赤文綠字之說故班固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本文顧野王以農用敬用十八字爲神龜所附者豈不甚可笑哉東坡蘇氏曰九宮不經蓋緯書所言之數非易數也南軒張氏曰鄭康成溺於緯書乃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又以河圖爲八卦洛書爲九疇此皆蕪穢聖經者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

易有四象所以示者示之以象而使人有所見也係辭焉所以告者告之以辭而使人有所知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者吉凶既定而使人有以決其疑也橫渠張子曰吉凶變化進退剛柔易之四象歟白雲郭氏曰自易有四象以下與前文不相屬又非別章疑其錯簡侯果曰四象謂神物也變化垂象也圖書也愚謂橫渠之說如此白雲之說又如此則易有四象以下當在剛柔者晝夜之象也之下侯氏之說非也

右第十一章紫陽朱子曰此章專言卜筮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大有上九爻辭云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孔子於係辭傳凡三言之此則兼言所乘所應皆發明文王言外之意也天之所助者順也順則不悖於理是以天祐之人之所助者信也信則不欺於人是以人助之爻但言天此又兼言人天人蓋一理也當大有之時六五以柔德居中而在下衆陽皆助之以其信也上九居六五之上是履信也身雖在外而乃心未嘗不在君是思乎順也順則天助之矣九三賢人也上之應在三又與之同德相尚故曰又以尚賢也其德如此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紫陽朱子曰在此無所屬或是錯簡橫渠張子曰此篇宜在立心勿恒凶下蓋上言莫益之故此言多助也白雲郭氏曰當在憧憧往來困于石公用射隼皆稱易曰故自天祐之宜在其前也下篇七爻自憧憧往來皆稱易曰與天祐之同宜從郭氏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書以記言言有餘則非書之所能記言以達意意有餘則非言之所能盡達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曰可見聖人立象以示人使之觀象而默會其意所以盡也夫聖人之作易設卦觀象繫辭之以辭卦在是則象在是象在是則意在是矣意者心之所向而寓於象者也情實也僞妄也僞則不情情則不僞人之情僞萬端非言可盡設之以卦所以盡情僞也係之以辭所以盡言也變而通之則有以成天下之務而其用不窮足以盡其利矣鼓之舞之則有以成天下疊疊而其妙莫測足以盡其神矣立象設卦係辭此聖人作易之事變

通鼓舞此聖人用易之事王弼輩乃欲忘象忘言果聖人之意乎聖人之意正在乎言象也或曰首言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疑是古語次言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是設問之辭以下是荅辭紫陽朱子曰言之所傳者淺象之所示者深觀奇耦二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則可見矣變通鼓舞以事而言兩子曰字疑衍其一蓋子曰皆後人所加故有此誤如近世通書乃周子所自作亦爲後人每章加以周子曰字其設問荅處正如此也

乾坤其易之縕耶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緼之義與論語緼袍之緼同衣中之綿絮胎是也乾坤其易之緼邪謂乾坤緼於易六十四卦之中非謂易緼於乾坤兩卦之中也易之中所緼奇耦是也奇爲九耦爲六凡九皆乾凡六皆坤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爲奇者百九十二皆乾畫也爲耦者百九十二皆坤畫也以每爻三十六策積之則六千九百一十二皆乾策也以每爻二十四策積之則四千六百八皆坤策也合之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無非皆乾坤之策茲非乾坤爲易之緼乎其中矣易之所以爲易者乾九坤六之變易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故九六毀而不成列則無以見其爲易也易不可見則乾坤九六兩者之用息矣乾坤未嘗毀亦未嘗息特以爻畫之九六若不成列則無以見其變易之理爾下篇云剛柔者立本者也本即緼之謂也前言易行乎其中此言易立乎其中立與行同歟異歟曰立者體也行者用也紫陽朱子曰易之所有陰陽而已凡陽皆乾凡陰皆坤畫卦定位則二者成列而易之體立矣又曰毀謂卦畫不立易只是陰陽卦畫若無此卦畫豈復更有易乎誠齋楊氏曰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二皆乾之九也陰爻百九十二皆坤之六也平菴項氏曰凡係辭之稱乾坤即奇耦二畫也

乾純於奇坤純於耦故倒以乾坤稱也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道無形故曰形而上者器有形故曰形而下者如卦有上下之體爻有剛柔之質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器亦道也道亦器也道器蓋未嘗相離也因其自然之化而裁制之則謂之變推廣而流行之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則謂之事業前章云一闔一闢往來不窮天地之變通也此云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聖人之變通也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紫陽朱子曰重出以起下文郭京曰誤增夫象二字東萊呂氏曰是故夫象四字衍文節齋蔡氏曰夫當作爻象即卦爻即辭也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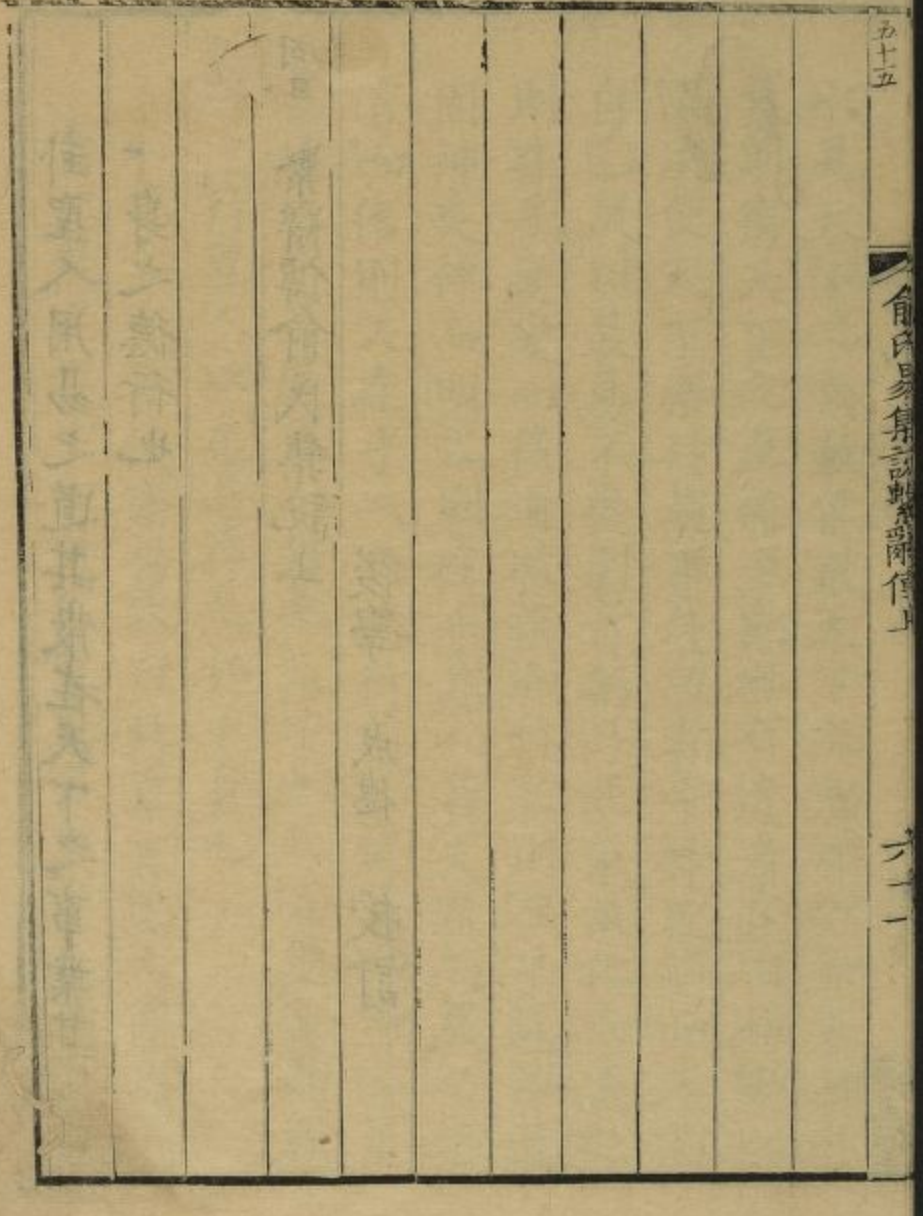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能極天下之賾聖人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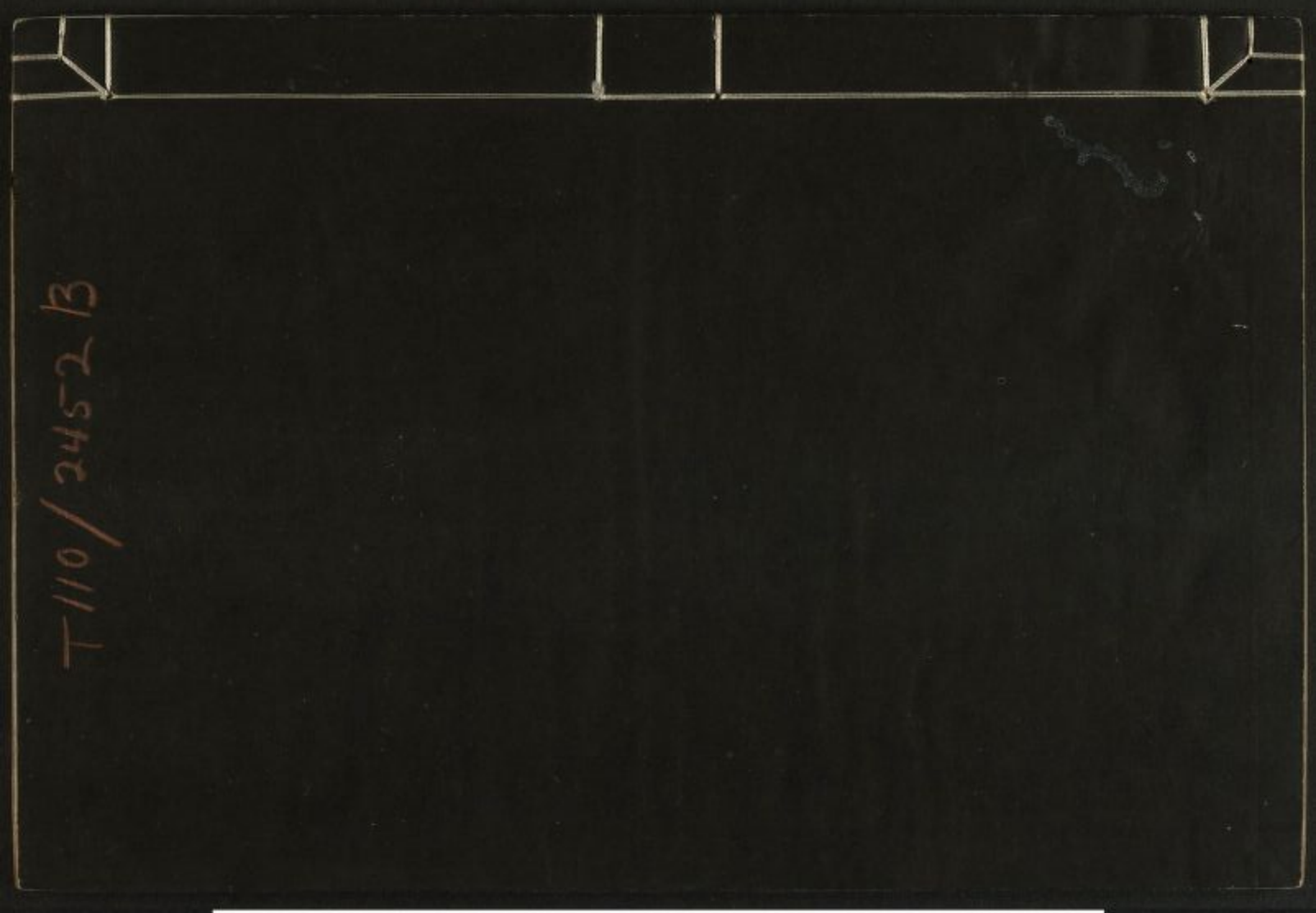
以見天下之動故能鼓天下之動賾以象著卦有象則窮天下之至雜至亂無有遺者故曰極動以辭決使天下樂於趨事赴功者手舞足蹈而不能自已故曰鼓易不變則奇耦乃死象故化而裁之則在乎變變而後通故推而行之則在乎通易道固神矣神而明之則在乎其人若夫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又在乎人之德行前言變通而歸之事業聖人以易道舉而措之天下也此言變通而歸之德行聖人以易道存之於一身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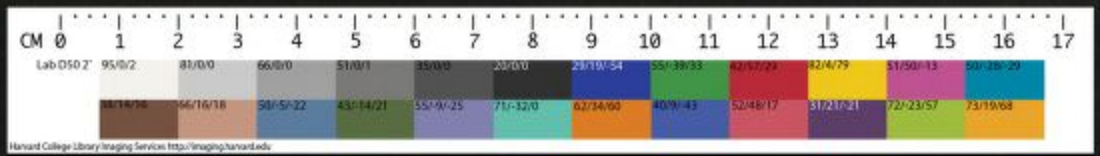
右第十二章誠齋楊氏曰此章言聖人作易之意其散在六十四卦之爻其象聚在乾坤之二卦聖人用易之道其散在天下之事業其聚在一身之德行也

周易繫辭傳俞氏集說上

後學 成德 校訂




T110/2452.13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8/19/-54 55/-39/33 42/57/29 4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7/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39

俞氏易集說繫辭傳下

林屋山人俞琰 集說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八卦三畫之卦也列而爲八則一卦有一卦之象蓋不特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凡天地間所有之象無不具在其中也因而重之謂伏羲既畫八卦又因而重之則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也爻在其中謂三百八十四爻皆在其中也伏羲畫卦自下而起其始畫也惟一奇一耦再畫則於一奇一耦之上又生一奇一耦第三畫亦然於是乾一兌二離三

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然成列及其重爲六十四則乾居八之一兌居八之二離居八之三震居八之四巽居八之五坎居八之六艮居八之七坤居八之八又皆成列而各有次序無非理之自然也方其畫時雖出於聖人之手聖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秀巖李氏曰言因而重之則重卦非文王明矣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

剛柔謂爻九六剛柔相推則一卦變而爲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變無不在其中矣

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

繫辭焉以命之謂卦爻之下繫之以辭而告人以吉凶悔吝也動謂占者所值當動之爻象亦不出乎此矣或曰動謂所變之卦左氏以動爻爲占者是也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

吉凶悔吝皆生於爻象之動吉一而已而凶悔吝居其三則人之動也可不慎乎夫吉凶悔吝四者皆辭之所命也占者由所命之辭而動則動固不吉不然則凶悔吝之三者隨至矣

剛柔者立本者也

易六十四卦凡三百八十四爻不過一剛一柔而

已易中凡言剛柔即九六也乾九坤六是以易之本立易非九六則以何者爲之本

變通者趣時者也

易窮則變變則通不變則不通也有一卦之時有一爻之時隨其時之宜而動此變而通之之道也故曰變通者趣時者也趣與詩棫樸左右趣之之趣同毛氏傳云趣趨也正義云卦既總主一時爻則就一時之中各趣其所宜之時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天下之事非吉則凶非凶則吉何以勝之曰貞則勝之貞者固守以正而不妄動也前言吉凶悔吝生乎動蓋動則有吉有凶今也固守以正而不妄動則動罔不吉何凶之有觀去聲古換反示也天地之道正所以萬古常示日月之道正所以萬古常明也人苟能正道固守而不貳以二則萬事萬變紛紜乎其前亦莫之能亂不然何以制天下之動哉白雲郭氏曰天地之所以示人日月之所以常明皆正也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者亦以貞夫一則正二則非正也吉凶貞勝之道亦若是而已矣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確然健貌隤然順貌乾之德動而健故確然而示人者易坤之德靜而順故隤然而示人者簡示人即貞觀之謂也

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

此者何謂上文乾坤之所示也易六十四卦皆有所示不特乾坤也乾坤既有所示爻蓋效此所示者也象蓋像此所示者也紫陽朱子曰此謂上文乾坤所示之理爻之奇偶卦之消息所以效而象之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爻象動乎著策之中吉凶見乎辭命之際故謂爻象爲內吉凶爲外變謂爻象之變辭謂吉凶之辭易之功業由變而見聖人之情因辭而見欲知聖人與民同患之情但觀聖人之辭紫陽朱子曰業似吉凶生大業之業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天地以生物爲德故人以天地之德爲大德聖人位乎天地之中而贊天地之化育故天下以聖人之位爲大寶釋文仁作人注云王肅卞伯玉桓玄明僧紹本作仁萬山晁氏東萊呂氏皆從釋文紫

陽朱子曰人之人今本作仁呂氏從古蓋所謂非衆罔與守邦秀巖李氏曰蔡邕云以仁守位以財聚人則漢以前已用此仁字而非始於王肅矣愚謂以此章上下文義詳之當依釋文作人守位以人大學所謂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也聚人以財大學所謂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也理財謂甲者還甲乙者還乙不可不理也正辭猶言正名蓋謂是則言是非則言非不可不正也禁民爲非謂制爲法令使民不敢悖理而爲非也義宜也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而得其宜此所謂義也夫財者利也聖人不曰生而已聖人之德不過順天

地之生而已位者生生之主也人者求其生生於我者也財者生生之本也理財正辭禁民爲非又所以全其生生之道也

右第一章紫陽朱子曰此章言卦爻吉凶造化功業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包犧即伏羲也包音庖字本又作庖按世紀云始取犧牲以供庖厨故號包犧氏上古茹毛飲血包犧則教民火食也孟京本作伏羲夫伏羲以前未

有文字爲政則結繩而已逮夫伏羲氏之王天下也觀象於天觀法於地俯仰之間天文地理之宜如日月星宿鳥獸草木昆蟲之類無所不觀又自一身至於萬物若近若遠無所不取於是始爲之畫而八卦作焉八卦者伏羲氏之心畫也精可以通神明之德粗可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其實只是八卦故兩離相遇而文王名之曰益在伏羲則震下巽上而已震離相遇而文王名之曰噬嗑在伏羲則震下離上而已它卦皆然太玄云察龍虎之文觀鳥龜之理安定胡氏曰言鳥獸之文者蓋東方之宿爲蒼龍南方之宿爲朱雀西方之宿爲白虎北方之宿爲龜蛇紫陽朱子曰王昭素云與地之宜諸本多有天字俯仰遠近所取不一然不過以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神明之德如健順動止之性萬物之情如雷風山澤之象節齋蔡氏曰神明之德不可見故曰通萬物之情可見故曰類

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周古文作罔伏羲作結繩爲網罟以教民佃漁佃以取鳥獸於山林漁以取魚鼈於川澤使民有肉食鮮食之利也離謂重離說卦以離爲日月相麗而虛其中有結繩而爲網罟之象以一陰離乎二

陽之間言之即鳥獸魚鼈麗乎網罟之象伏羲結繩爲網罟爲佃漁之用蓋取諸重離也紫陽朱子曰蓋字有義愚謂蓋取諸三字乃孔子以意逆志之辭謂古人制作無一不與易合非謂伏羲因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也白雲郭氏曰包犧之時未有犧牲作結繩爲網罟以佃以漁而已當時之人知有網罟佃漁不知有所取也孔子以易道觀之然後知是有取於離故曰蓋取諸離漢上朱氏曰網舉綱紀通言罟止言其紀也少梅鄭氏曰巽繩離目兩目相連結繩爲之罔罟也離爲雉佃也巽爲魚漁也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

炎帝爲耒耜耕耨以教民粒食故號神農益之爲卦下震動上巽入皆木也中互坤土木入土而動有耒耜之象耜耒首耒耜柄斲木以木之銳者因而削之爲耜今人加以鉄謂之犁頭揉木以木之曲者因而揉之爲耒今人謂之犁衡神農氏之時民厭食鮮食遂教民耕耨而民獲其利蓋取諸益益之名出於文王而神農之時益之名未立也蓋取諸益者謂神農作耒耜蓋有取於益卦非謂神農必按益卦之象然後爲耒耜也神農之時震下

巽上之卦雖未名之曰益而耒耜之利蓋有益之義也王昭素曰耨字諸本或作耜乃合文沙隨程氏曰飛走之類實害禾稼唯網罟佃漁之制立然後耒耜之利見於天下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噬嗑下震動上離明離明在上日中之象震動於下爲致民聚貨交易於市之象日中者大明當天而萬物相見之時也市者萬民聚貨以相交易之地也天下之民各處其方何以致之天下之貨各產其地何以聚之今也日中之時爲市則遠近之民皆得以相及而貨雖不一亦可坐而致其聚也

神農氏爲交易之法使民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退而各得其所則無有餘不足之患也其所以致而聚之者蓋取噬嗑之義噬嗑合也聚而交易合之象也借噬爲市猶履言禮音相似也後世古法多倣此括蒼龔氏曰其序與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同少梅鄭氏曰十三卦始離次益次噬嗑所取者食貨而已食貨者生民之本也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

坤

時當變則變不變則窮於是乎有變而通之之道焉變而通之所以趨時也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夫唯其數窮而時將變聖人因而通之則民不倦不然則民皆以爲紛更安得不倦由之而莫知其所以然者神也以漸相忘於不言之中者化也神而化之所以使民宜之也不然則民皆以爲不便何宜之有易無有窮也窮者數也陽數窮於九陰數窮於六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久則窮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乾用九六爻俱變則爲純坤坤用六六爻俱變則爲純乾義農之時人文未著世未知有禮黃帝堯舜化天下以禮而使民宜之遂垂衣裳以示天下蓋取諸乾坤九六之變而衣上裳下蓋取乾尊坤卑之象也或曰自此以下如舟楫牛馬皆通變宜民之事而特以衣裳爲先者義農之後人害固已消食貨固已足衣則鳥獸之羽皮而斯民耳目猶塗於聞見未識所謂尊卑上下也上之人無以示而敎之則强弱相陵鬬攘爭奪與禽獸何異於是黃帝堯舜體乾坤之象示人以衣裳之儀一上一下不可顚倒一尊一卑不可紊亂使黎民皆觀感而化不唯得其宜且知有禮而不至於陵僭則名

分正而民志定此天下所以治也正義云黃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故連云黃帝堯舜燿渠張子曰立法須是過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法須是通通其變故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法而不通也涑水司馬公曰聖人守道不守法故能通變白雲郭氏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謂無爲而治也能無爲而治者無他焉法乾坤易簡而已雲間田氏曰衣六幅裳十二幅而乾坤奇耦之畫備矣翁庶善曰乾之數極于九故王之司服九章坤之數終於六故后之司服六章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

渙下坎水上巽木中互震動木動於水上有舟楫之象舟即船之異名刳木爲舟因其木之長大而中空遂刳之以爲舟也剡木爲楫因其木之纖長而上銳遂剡削之以爲櫓爲槳通謂之楫也楫以進舟舟以載物爲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而民得其宜蓋取諸渙黃帝堯舜之時渙之名亦未立不過坎下巽上而已蓋取諸渙者謂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蓋有取於渙卦之義非謂黃帝堯舜必案渙卦之象而爲舟楫也紫陽朱子曰致遠以利天下疑衍南軒張氏曰衣裳之垂固欲遠近之民下觀

而化然道途之險阻則有所不通唯夫舟楫之利既興則日月所照霜露所隊莫不拭目觀化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隨下震上兌上六兌之陰爻牛也初九震之陽爻馬也互巽爲繩互艮爲手所以服乘之也上古牛之鼻未穿馬之首未絡至是始服乘之以之引重致遠以利天下則動作行止皆隨人意而民得其宜蓋取諸隨夫舟以濟川車以行陸皆百姓日用之所利者舟車之作舟易而車難故舟先乎車古者大車駕以牛後世以其優於引重因用以耕小車駕以馬後世以其優於致遠因用以騎厚齋馮氏曰大車牛駕之載物而重者也小車馬駕之載人而輕者也牛曰服馬曰乘其實皆駕車之稱牛馬行而車隨之所以引重而致遠故取諸隨嵩山晁氏曰服字說文作犕音偪愚按史記鄭世家周襄王使伯犕請滑春秋左氏傳乃作伯服犕與服通廣韻犕有兩音一音服一音備犕但音備不音服釋文云一本無以利天下四字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下坤上震坤爲闔戶互艮爲闕重門之象也震動而有聲之木互艮爲闇人擊柝之象也互艮爲

盜暴客之象也舟車既設儿陸既通民雖獲其利然暮夜之際暴客亦可得而至矣不可不豫爲之備也於是槩之以重門警之以擊柝而使民宜之蓋取諸豫柝夜巡所擊之木亦作橐今呼爲梆子周禮野廬氏聚橐鄭玄云擊柝以宿衛之也漢書作柝馬融云兩木相擊以行夜白雲郭氏曰豫之一卦本無備豫之義而孔子又明備豫於此者以見諸卦之象無窮不可以一義盡也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之利以濟蓋取諸小過

小過下艮上震震動於上艮止於下爲杵臼之象民既粒食矣又教之爲杵臼之利治米此乃小有所過而民用以濟者也蓋取諸小過希道耿氏曰暴客不至而居者安可以治粟矣少梅鄭氏曰兌金斷巽木斷爲杵也巽木入坤土掘地爲臼也坎陷也臼之象也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睽下兌上離兌屬西爲刑殺離爲戈兵此弧矢威天下之象也始者重門擊柝不過待暮夜之暴客耳然有甚於暴客者則非弧矢不足以服之於是弦木而爲弧剡木而爲矢爲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南軒張氏曰外有擊柝以防暴客內有

杵臼以治粒食而無以盛其不軌則雖有險而不能守雖有粟而不得食此弧矢之利不可緩也少梅鄭氏曰離爲絲坎爲弓弦木爲弓也兌金剡木而銳之剡木爲矢也平菴項氏曰互坎爲弓兌爲上弦離爲兵而麗於上此弓矢之象也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大壯下乾上震皆木也棟屋脊標也宇屋椽也棟直而承上故曰上棟宇垂而覆下故曰下宇詩七月蟋蟀在宇毛氏傳云屋四垂爲宇震之一陽在上卦之下而承二陰上棟之象也乾三陽在下而相比下宇之象也乾覆於下而震動於上有宮室蔽風雨之象上古伏羲以前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以避寒而無上棟下宇之安夏則居橧巢以避暑而有震風凌雨之患至黃帝堯舜始易以宮室爲上棟下宇之制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聖人之於物有爲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爲之所以貽於後也古有是而民厭之也今則易之所以革於前也以濟者其利生於已然也以待者其備在於未然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大過下巽上兌其卦肖坎坎爲隱伏葬埋之象也
中互重乾之大木棺椁之象也古之葬者未有棺
椁不過厚衣以薪葬於中野而已葬藏也劉向曰
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藏之中野顏師古曰言積薪
以覆之也不封謂不堆土以爲墳也孔子家語云
孔子葬於魯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
斧高四尺樹松柏而志焉封如字不樹謂不植松
柏以識其處也喪期無數謂哀盡則止未有三年
之制也後世聖人以送死爲大事既爲棺以周其
身又爲椁以周其棺遂過於厚蓋取諸大過前言
上古此但言古蓋極遠者云上古其次遠者則云

古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蓋取諸夬

夬下乾上兌外決而內明後世聖人爲書契以代
上古結繩之政蓋取諸夬書文字也載之於簡策
者也契約也所以合同也以刀刻其言於木者予
者執左取者操右彼此各有所據以爲驗也上古
民淳事簡大事則結以大繩小事則結以小繩後
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者言有不能記事有不能信
則證之以書契也百官以治者官用以爲決斷則
事辨而不相亂也萬民以察者民用以爲明驗則

情盡而不相欺也治謂決斷察謂明驗或曰夬者君子決小人之卦造書契亦以決小人之姦而防其僞也周禮質人掌稽市之書契說文云契約也徐錯曰案周禮司約掌萬民之約大約劑書于宗彝注云大約邦國約也劑即券契也左傳云王叔氏不能舉其契韓子云宋人得契容數其齒謂以刀分之有相入之齒縫也少梅鄭氏曰離爲文書也兌金刻木契也平菴項氏曰以乾金爲言於內兌金爲決於外書以刀記言契以刀決之故爲書契之象

右第二章紫陽朱子曰此章言聖人制器尚象之事愚謂易象無乎不具非止此十三卦足以制器也天下之器亦多矣十三卦之外豈更無可取之象哉聖人蓋取其要者言之爾希道耿氏曰十三卦之辭或言利或不言利何也網罟非不爲利也然必耒耜杵臼而後能裕萬民之食是則網罟之利不足言而耒耜杵臼之利大矣此所以耒耜杵臼言利也交易非不爲利也然待舟楫馬牛而後備四方之貨則是交易之利不足言而舟楫馬牛之利大矣此所以舟楫馬牛言利也門柝非不爲利也然門柝能保其內使暴客不能入而已弧矢則又能威其外使

暴客不能至是則門柝之利不足言而弧矢之利大矣此弧矢所以言利也獨於舟楫馬牛言利天下者舟楫馬牛之利無所不通可以周天下故也隆山李氏曰天下之事不至于夬則不通故襍卦之次序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于夬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是故兩字承前章而言正義云前章皆取象以制器以是之故易卦者寫萬物之形象也愚謂易有畫乃有象如乾象天坤象地巽下坎上而爲井巽下離上而爲鼎之類皆是也豈特十三卦之象而已哉象即像之謂既謂之像則不過其理近似而已學者深求其義則過過則必至於鑿也彖乃一卦之全材爻則分而爲六所以效天下萬事萬物之動也其間有得有失是以吉凶由動而生悔吝由動而著也生謂從此而生出著謂自微而著見悔有改過之意至於吉則悔之著也吝有文過之意至於凶則吝之著也原其始而言則吉凶生於悔吝之小疵要其終而言則悔吝著而爲吉凶也括蒼龔氏曰像者體也以上下言也材者用也以內外言也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偶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震坎艮三男陽卦也曷爲而多陰三男皆坤體乾交坤而得之也巽離兌三女陰卦也曷爲而多陽三女皆乾體坤交乾而得之也陽卦皆一陽而二陰是爲陽卦多陰陰卦皆一陰而二陽是爲陰卦多陽其所以然者何哉陽卦奇陰卦偶也陽卦奇者震坎艮皆五畫也陰卦偶者巽離兌皆四畫也其德行何也一與不一也陽卦一陽而二陰是謂一君而二民陰多陽少以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

爲君子之道陰卦一陰而二陽是謂二君而一民陽多陰少以二君共爭一民不一也故爲小人之道也紫陽朱子曰君謂陽民謂陰

右第四章僅兩節疑錯簡前一節當屬前章後一節當在貞夫一之下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

此以下釋咸九四爻義思者索其所欲慮者防其所惡何思何慮謂天下萬事萬物之往來甚衆若以思慮爲感則是自取其憧憧也如日月寒暑未嘗不往來而其往來也任氣之自運何思何慮又

如尺蠖龍蛇未嘗不屈伸而其屈伸也委形之自然何思何慮天下之理本同歸而殊其塗者自不同天下之理本一致而百其慮者自不一蓋往來者人事之常安能使之不往來但不可加以思慮之憧憧爾若加思慮之憧憧則徒自紛紛然豈咸感之道哉兩稱天下何思何慮蓋甚言咸感之道君子以虛受人無所事乎思慮也龜山楊氏曰易所謂無思者以爲無所事乎思云爾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無思此何理哉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此皆自然之往來非憧憧往來也往者屈來者信屈信相感而生生之不息則其利無窮矣信音伸伊川程子曰此以往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之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又曰近取諸身百體皆具屈信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信

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信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無所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橫渠張子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以僞也

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尺蠖屈而求信龍蛇蟄而存身此皆物性之自然也義即易中之義致與大學致知之致同精研義理無毫釐之差而深造於神妙所以致之於用也

見於用而利施於身而安所以爲崇德之資也精義入神內也致用外也自內而達外猶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內也即外以養內亦猶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信之道不過如斯而已故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伊川程子曰前云屈信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屈則無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而知感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德業也紫陽朱子曰因言屈信往來之理而又推以言學亦有自然之機也又曰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於此而已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耳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無不利也誠齋楊氏曰精於庖者其刀入神精於射者其矢入神苟入神矣其致用於庖與射也何有精於技猶若是而況精於義理而入神者乎是故以之致用則用必利以之安身則身必安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神無方妙而不可測者也化無迹泯而不可見者也自精義入神眞積力久以至於窮盡其神是以知化窮神而知化則從容中道遊于何思何慮之天而與天爲一矣玆非德之盛乎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窮神猶言窮理盡性知化猶言至於命橫渠張子曰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自有淺深又曰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所致非智力能強也紫陽

朱子曰此上四節皆以釋咸九四爻義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困之六三上有九四如石之當吾前三也非所困而困焉名之辱也必矣下有九二如蒺藜之居吾後三也非所據而據焉身之危也必矣既辱且危奚可動哉動則變爲大過之棺槨是死期之將至也妻其可得見耶死期將至古本作死其將至釋文云亦作期橫渠張子曰此明不能利其用也括蒼龔氏曰困之六三不能安身以崇德況利用乎

紫陽朱子曰石是挨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又曰且以人事言之有著力不得處若只管著力去做少間去做不成它人便道自家無能便是辱了名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隼者禽也弓矢者公用以射隼者也器謂弓矢人謂公也隼居高墉之上而公用射之此小人處危地而將就擒之時也是時君子之器已成是以動

而無所碍出而有所獲也昔者時未至則君子藏器於身又何敢動今也動而無不利如此謂其成器而後動者也括者結而有所凝之謂伊川程子曰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無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為而無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橫渠張子曰此明能精義以致用者括蒼龔氏曰解之上六能利用矣況安身以崇德乎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

小人不以不仁為恥故見利而後勸不見利不勸也不以不義為畏故威而後懲不威不懲也如噬嗑初九曰屨校滅趾無咎此乃小懲而大誡是為小人之福也此以下比先泛論事物之理然後舉易曰以證之與前不同郭京曰動字誤作勸字橫渠張子曰所舉易義是聖人議論到此因舉易義以成之亦是人道之大且要者也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一小善不足以成君子之名君子之所以成名者

善之積也一小惡不足以滅小人之身小人之所以滅身者惡之積也善惡之積皆非一朝一夕之故惡小則罪亦小惡大則罪亦大小人以

如噬嗑上九曰何校滅耳凶則其罪大而不可解矣家語云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其是之謂乎首不稱子曰蓋連上文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

小人所以傾危者自以爲位可恒安也所以滅亡者自以爲存可恒保也所以禍亂者自以爲治可恒有也君子則不然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如否九五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而畏懼如此是故其身安而國家可以保守也安危以身言存亡以國家言治亂以天下言括蒼龔氏曰否之九五能安身者也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不度其德之薄而居尊位不揣其知之小而謀大事不量其力之小而當重任其不及禍者鮮矣如鼎之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可謂不勝其任矣橫渠張子曰此明不知利用以安身者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知幾之幾與前幾事不密之幾同蓋幾者始動之微吉凶之端先見而未著人所難知者也知幾其神乎謂君子生有定見之明事未著而先已知也衆人皆不知而君子獨先知之不謂之神可乎諂佞也瀆亂也交於上以恭巽過則爲諂交於下以和易過則爲瀆君子當豫之時不屈己以徇人而無上交之諂不屈人以徇己而無下交之瀆其知幾乎衆皆迷而忘返君子則見幾而動何待終日它日吉凶既判果如所料然則君子之不諂不瀆者非其有先見之明疇克爾耶知幾以理言見幾以事言知在內見在外也如豫之六二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石者至重之物定而不動者也君子之不諂不瀆介然自守而如石焉則胷中自有定見若吉若凶一覽即決何待終日柔指六五剛指

九四豫之時九四之剛上逼六五之柔而威震主矣衆人所不察君子獨先知之豈非先覺之賢乎君子知今日之微如是遂知它日之彰必如是知今日之柔如是遂知它日之剛必如是此君子先有定見之明高出衆人之表是乃萬夫之望也望與詩彼都人士萬民所望同叶韻音亡或曰豫之九四恐亦不至乎僭叛聖人豫防之爾如坤之初六方言履霜便言堅冰至易之爲戒例如此也橫渠張子曰幾者象見而未形也伊川程子曰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及又曰斷別也其判別可見也紫陽朱子曰漢書吉之間有凶字或問朱子曰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頭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瀆勿令如此便是知幾進齋徐氏曰上交交於三也下交交於初也當豫之世四爲權臣三比而初應之皆權臣之與也二之於四本無係應以位在初三之間所比非人易爲所累一或不謹而諂瀆焉則陷於逸豫不能見幾而作矣括蒼龔氏曰豫六二知幾神之事也非精義不足以明之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殆將也庶近也聖人知幾賢人則近幾耳聖人無過故無不善賢人則或有過故猶不善但賢人有不善則未嘗不知知之則未嘗復行也顏子之不貳過蓋近道矣如復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則顏子其殆庶幾乎東坡蘇氏曰世所以不食烏喙者徒以知之審也如使知不善如知烏喙則世皆顏子矣所以不及聖人者猶待知爾括蒼龔氏曰復初九殆庶幾所謂精義也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天地絪縕謂乾坤陰陽之感也男女構精謂六子陰陽之合也萬物化醇謂氣化者也皆二而一者也如損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蓋言致一也男女即是六子非眞謂人之男女若以爲人之男女則人之男女止能生人豈能生萬物也哉括蒼龔氏曰精義則足以致一若損之六三是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君子位正身安而後動則動無不與心平氣和而

後語則語無不應定其交之可求而後求則求無不與君子修此三者故處世得以全身而遠害也乃若危以動則無黨與懼以語則無應援無交而求則誰其與之人皆莫之與則傷之者自外而至矣如益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益上九之位不正只居六爻之窮其身心之危懼可知矣不能益人而反求人之益其交其求又可知矣則其擊之者自外而來烏得不凶橫渠張子曰此又終以致用之戒郭京曰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誤作與平菴項氏曰危以動則民不與黨與之與也無交而求則民不與取與之與也

右第五章所舉十卦皆言君子學易之事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易三百八十四爻凡九皆乾陽之闢凡六皆坤陰之闔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門猶闔戶闢戶之義或以爲學易自乾坤兩卦而入非也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一闔一闢爲易之門而其變至于四千九十六皆此二物也以二物之德言則陰與陽合陽與陰合而其情相得以二物之體言則剛自剛柔自柔而其質不同故曰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以用也撰爲也天地之所爲可見者也易則以此二

物體之神明之德不可測者也易則以此二物通之故曰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釋文云本又作易之門戶邪愚案魏伯陽參同契亦作乾坤者易之門戶紫陽朱子曰乾坤便是易只一箇陰陽做底如一門二戶一闔一闢也子曰六十四卦只是一陰一陽闔闢而成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又曰諸卦剛柔之體皆以乾坤合德而成故曰乾坤易之門誠齋楊氏曰明乎乾之陽則知舉六十四卦之陽本乎陽者皆乾也明乎坤之陰則知舉六十四卦之陰本乎陰者皆坤也知易之道陰陽合德剛柔有體則知易之道所以體天地之所爲而與天地爲一體通神明之德而使神明無遯情矣天地之撰如三子者之撰撰之言爲也童溪王氏曰撰所以造物也

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名不特謂卦名凡卦爻所稱事物之名皆是也其稱雖雜亂不一然不越乾陽坤陰二物而已於此而稽考其事物之類則非一言而盡與淳古不侔矣故曰其衰世之意邪於字侯果以爲嘆辭紫陽朱子曰萬物雖多無不出於陰陽之變故卦爻之義雖雜出而不差謬然非上古淳質之時思慮所

及也故以爲衰世之意蓋指文王與紂之時也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往謂既往之事人所不明者易能彰之來謂方來之事人所未知者易能察之顯謂百姓之日用至顯而人所共見者易則微之而使人敬愼而不敢慢幽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至幽而人所難見者易則闡之而使人洞曉而無所疑知往來之事見幽顯之理則人心無不開明者矣蓋彰往察來則又可以因往而推來微顯闡幽則又可以因顯而知幽也當名如同人之宗觀之賓蠱之考小過之妣所命之名皆因其實而當也辨物如乾之龍始之魚噬嗑之肉剥之牀所取之物皆因其事而辨也正言者明其理而直言其事如利見大人利用享祀利用侵伐是也斷辭者斷以吉凶之辭如小貞吉大貞凶可小事不可大事是也備謂無所不具也斷辭則吉凶明而人事息矣此所以謂之備或曰斷辭即爻辭也紫陽朱子曰而微顯恐當作微顯而開而之而亦疑有悞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

其稱名雖小其取類則大如坤之牝馬以取類於

地是也其言所及者遠如坤言履霜堅氷至臨言八月有凶是也其辭交錯而有文如損言龜弗克違於六五益言龜弗克違於六二夬言臀無膚於九四姤言臀無膚於九三是也其言委曲而切中於理如泰之朋亡得尚于中行无妄之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是也其事直陳於前而其義則隱如蠱之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巽之先庚三日後庚三日是也

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貳疑也報應也聖人因民心之疑貳無以決遂作易以濟其所行之行濟如濟水疑則不敢濟決其疑則濟也故爲占辭以明其失得之報應示之以行有失得則報有吉凶也

右第六章言聖人作易之事紫陽朱子曰此第六章多闕文疑字不敢盡通後倣此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興於中古謂殷周之時作易者有憂患指文王夫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是伏羲作易也今以爲文王何也曰易之畫始於伏羲易之辭則始於文王故皆謂之作也夫易始作於伏羲有其畫無其辭再作於文王乃有六十四卦彖辭并三百八十四爻辭易道遂興興者起也文王以

前易只是卜筮之書掌於太史大卜占吉凶而已至文王繫之辭以明吉凶始就所占之辭教人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是易道之著明起於文王也文王之作易何爲有憂患也耶曰文王身受羑里之難又爲天下後世計此所以有憂患也夫易無思無爲者也今曰有憂患何也曰無思無爲者易有憂患者作易之聖人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是故兩字承上文而言履謂踐履基猶基址之在下築土宜實人之踐履自下積累而至上步步皆實則德有其基也謙謂卑以自處柄所以自持也以謙自持則德有其柄也復謂反其本人性本善一念或差則失其本然之天苟能自反而復其善則德有其本也恒謂常久固者堅固也損以懲忿窒欲則不善日損而德日脩也益以遷善改過則善日益而德日裕也困窮之際正可以觀德人能安於困窮而不失其所守如歲寒之松栢疾風之勁草則亦足以自別此所謂德之辨也井之德安靜而不動此所謂德之地也巽之德柔順而能深入細微事至則隨宜斷制此所謂德之制也紫陽

朱子曰凡卦皆反身脩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欲以修身遷善改過而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能巽順於理而制事也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此一節如書皐陶謨之九德蓋兼體用而言也履以兌柔應在上之乾剛是以和說而周至謙以艮陽下於坤陰而處下體之上是以尊高而光明復

小而辨於物者一陽初生於羣陰之下其氣雖微而不爲羣陰所亂如暗中一點白其光雖小而不爲黑所掩也恒雜而不厭者剛柔皆應而其文交錯如青黃之相間可謂雜矣而其所自守者有常至久而不厭也損先難而後易者其初用力頗難及其慣習則如自然也益長裕而不設者因有此理而就加充長之不必造作則僞也困窮而通者有所守則身窮而道亨也井居其所而遷者井本不動之物汲以養人濟物則隨所汲而往也巽稱而隱者二陽顯然在上稱也一陰入于其下隱也稱量事物之輕重而意不露但見其隨宜斷制而

不見其迹也紫陽朱子曰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至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

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

履以和行者君子之踐履以和爲貴不和則不可行也謙以制禮者禮尚謙卑唯謙卑斯可以制禮也復以自知者反求諸己而内自省也恒以一德者處煩雜之中久而不二則其德終始惟一也損以遠害益以興利者善曰益則其利日興也困以寡怨者固窮而不尤人怨是用希也井以辨義者

澄心靜慮則物來善應義無不辨也巽以行權者巽順而不與物忤則能隨物輕重而行權權所以平物之輕重也聖人行權酌而處之以合於義而已安定胡氏曰九卦皆即以之一字言之亦如六十四卦象辭皆著一以字蓋以明其用易也

右第七章三陳九卦之德說者皆謂聖人處憂患之道或曰九卦之兩體多取坤與巽兌蓋坤順也巽入也兌說也皆善處憂患而不怨天不尤人者也謙下艮上坤復下震上坤取坤順者凡二履下兌上乾巽下兌上艮困下坎上兌取兌說者凡三恒下巽上震益下震上巽井下巽

上坎巽上下皆巽取巽入者凡四獨於離無取蓋取憂患之中用晦則可用明則不可也

九家易云先陳其德中言其性後敘其用也紫陽朱子曰易中儘有處憂患之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困爲處憂患之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乃以爲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平菴項氏曰三陳之中皆有辨字其一曰困之辨辨於已也其二曰復小而辨於物辨於人也其三曰井以辨義人已之間兩極其辨也史學齋曰三陳九卦有深旨焉自履德之基至巽之制皆以之字發明其德此初陳也自履和而至至巽稱而隱皆以而字發九經之體此再陳也自履以和行至巽以行權皆以以字發九經之用此三陳也此九卦有德有體有用益切於人事之要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

易者載道之書也道不可須臾離也君子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可一日遠之哉屢遷謂六爻之變動也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此言易道之屢遷也變動不居謂六爻變動或爲九或爲六也六虛即六爻之位周遍也流行也位因爻而見爻之九六未定則其位虛也上上聲下去聲上下无常謂或在上或在下也剛柔相易謂陽剛變爲陰柔陰柔變爲陽剛而相交易也典常也要約也屢遷如是則不可以爲定法唯變所適而已紫陽朱子曰易不可爲典要揚雄太玄却可爲典要它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則吉夜則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而吉者又有凶者有陰居陰而吉者又有凶者有有應而凶者是不可爲典要之書也又曰易不是死法大玄都是死法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無有師保如臨父母

此言易書之不可遠也内謂下卦外謂上卦自内而往外爲出自外而來内爲入度節度也出入以度謂君子之出處進退當有節度蓋不可不謹也外内使知懼如泰倒轉爲否内乾出而爲外乾則柔辭戒之曰不利君子貞此在外而使之知懼也如需倒轉爲訟外坎入而爲内坎則柔辭戒之曰不利涉大川此在内而使之知懼也又明於憂患

與其所以致憂患之事因詳悉而告之則夫人至此鮮有不知懼者矣知懼之心油然而生則雖無師保之訓誨而儼如在父母之側不敢有自肆之心也易之爲書切近而有益於人也如此人之於易也其可遠之乎

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此合易書與易道並言也率循也辭謂卦爻之辭揆度也方謂事情之所向典謂可考常謂可守始循其辭以度其事情之所向則其爲善也既有典常可考可守矣然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而爲道也見於實用其爲書也不爲空言苟非其人則其道不能以自行其書亦空言而已前云不可爲典要謂易之言吉凶無定法此云既有典常謂易之言吉凶則有定理

右第八章誠齋楊氏曰此章言易道之用存乎變易道之體存乎常易道之行存乎人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

質謂卦體初爻原其事之始上爻要其事之終所以爲一卦之體質也時謂所占之卦遇乾爲乾之時遇坤爲坤之時物謂所值之爻陽爻爲陽物陰爻爲陰物六爻之剛柔雖相雜而不一然占者其

物則不雜也易之爲書蓋如此
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況易乎初爻乃一卦之本事
未成之始故隱而難知上爻乃一卦之末事已成
之終故顯而易知唯其難知故其辭但擬之而已
唯其易知故卒其辭以成之於終
若夫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
中爻謂初上之間四爻卦之互體是也物謂爻之
陰陽德謂卦之德内外二卦固各有其德而雜物
撰德則自其中四爻之陰陽雜而互之又自撰成
兩卦之德于其間也爻有中有不中有正有不正
有應有不應有與有無與故有是與非是者何當
於理也非者何悖於理也初上爲事之始終初則
是非未見上則是非已定辨其是非則在中間四
爻非此則不備也崔景曰孔疏扶王弼義以此中
爻爲二五必不然矣洪容齋曰中爻者謂二三四
與三四五也如坤坎爲師而六五之爻曰長子帥
師以正應九二而言蓋指二至四爲震也坤艮爲
謙而初六之爻曰用涉大川蓋自二而上則六二
九三六四爲坎也紫陽朱子曰先儒解此多以爲
互體又曰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占得觀卦
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不可廢

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噫嘆辭要約也存謂得位亡謂失位得位則多吉失位則多凶約之以此則若是若非瞭然在目而吉凶居可知矣馬融曰彖辭卦辭也正義云彖辭謂文王卦之辭聰明知達之士觀此卦下彖辭則能思慮有益以過半矣何謂文王卦下之辭曰乾元亨利貞之類是也彖辭蓋統論一卦六爻之體知者觀之則已得其大要雖未十分詳盡而亦思過半矣今諸解者往往指彖傳爲彖辭誤矣大哉乾元之類乃孔子之所述是彖傳也豈可以爲彖辭哉思過半者省半思索也思字當依正義作平聲括蒼龔氏曰居可知矣言無待於動也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言無待於爻也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無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以中爻之互體言則二四同是一體故其功同以上下二體之遠近言則二居下而遠於君四居上而近於君故其位異若論其善則二中而四不中故其善不同二應五遠於君而其勢伸故多譽四

逼五近於君而其勢屈故多懼柔之爲道不利遠而利中故以柔居下而遠則不利居下而中則亦無咎人之爲人無咎最難今既無咎矣則不必問其利也故其要在乎无咎也三與五互爲一體故其功同三居下而賤五居上而貴故其位異三多凶賤故也五多功貴故也三五雖有君臣上下貴賤之殊然以柔居之則其位不正而危以剛居之則其位正而勝也勝與前章貞勝之勝同或音平聲非也夫二與四三與五皆同功異位而二四言其善不同三五不言其善不同何也曰二四皆臣也可以比量其善五君也三臣也臣不可與君比量其善也郭京曰近也二字本王氏注今誤爲正文陸乘曰位有得中違中之間故五得中而多功三違中而多凶二得中而多譽四違中而多懼紫陽朱子曰其要无咎若作平聲則是要約之義若作去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右第九章指示學者觀六爻之法兼明中爻互體之用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易之爲書至廣至大天道人道地道靡所不有是爲悉備道非二不立故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

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以爻畫言之三畫有上中下之別以象天人地之三才六畫則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此所謂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六者何即陰陽剛柔仁義是也故曰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平菴項氏言其道之至謂之三極言其質之定謂之三才

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道即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有變動爻亦有變動爻者效三才之變動者也故曰爻物謂陰陽二物也陽爲貴陰爲賤爻有貴賤之等殊與物之貴賤等殊无異故曰物物相雜謂文謂陰陽相雜猶青黃之相間故曰文文有當不當初三五陽位也九居之則當六居之則不當二四上陰位也六居之則當九居之則不當當則吉不當則凶吉凶蓋生於文之當不當也童溪王氏曰此聖人因故六之辭而有及於故曰爻故曰物故曰文故曰吉凶生焉以詳明夫六爻之所以然也其可忽諸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

紂末無道文王未囚易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耳未有辭也殷德既衰周德既盛易道遂興故

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事耶以世言故先殷而後周以德言故先文王而後紂文王遭羑里之難其心危而不安故其辭亦危而不安辭謂彖辭爻辭彖辭凡六十四爻辭凡三百八十四皆文王之辭也或謂文王止作彖辭不作爻辭謬矣今以彖辭觀之未見其所謂危辭也其危辭則於爻辭見之謂爻辭非文王之辭可乎占法不變者斷以彖變者斷以爻謂文王不作爻辭不知占法者之妄論云爾李隆山李西溪辨之甚明茲不復贅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乾之九三重剛而不中而以警惕自處則曰厲无咎者危懼而使之平安也如豫之陰柔處下而以豫自鳴則曰鳴豫凶者慢易而使之傾覆也易道甚大取喻則甚詳細而百物不廢其要不過使人知懼欲其慎終如始而无咎焉耳此之謂易之道而聖人作易之本意也百物不廢如否之苞桑坎之叢棘大過之枯楊困之蔾藜葛藟蓋取諸草木井之射漸之鴻中孚之豚魚晉之鼫鼠坤之牝馬離之牝牛蓋取諸蟲魚鳥獸艮之背咸之頰舌噬嗑之耳鼻明夷之心腹蓋取諸身坤之囊訟之帶

鼎之鉉震之匕坎之樽簋井之瓶甕旅之斧解之矢巽之牀渙之機大有之大車既濟之紼蓋取之車服器用它如泥沙龜貝膏血酒食丘園陵廟之類苟可以爲吉凶得失之象者即取以言之是爲百物不廢也

右第十一章言文王所以作彖辭之本意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

乾六畫純剛是爲天下之至健坤六畫純柔是爲天下之至順得諸心爲德見諸事爲行不難苦爲易不煩冗爲簡自上視下所見爲險自下升上所向爲阻天下之至健莫如乾天下之至順莫如坤乾唯健之至故其德行恒易而不艱苦坤惟順之至故其德行恒簡而不煩冗夫乾至健而德行恒易何爲而知險也夫坤至順而德行恒簡何爲而知阻也曰乾道自上而臨下故知險也坤道自下而承上故知阻也人之處憂患者體乾之健而德行恒易則知險而不陷于險矣體坤之順而德行恒簡則知阻而不困於阻矣平菴項氏曰易與險相反唯中心易直者爲能照天下巇險之情即所謂通天下之志也簡與阻相反唯行事簡靜者爲能察天下煩壅之機即所謂成天下之務也阻者

填壅隘塞之狀與險惡不同

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能謂易之能也天下之吉凶層見疊出何以定之易能使人說諸心則天下之吉凶定矣天下之亹亹者成矣侯之二字橫渠張子紫陽朱子皆以爲衍文愚謂王弼略例舉此亦無此二字橫渠張子曰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平菴項氏曰能道占者之心而使之說故能定其吉凶之期能因占者之慮而爲之研故能成其亹亹之事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

變化謂易之陰陽云爲謂人之言動易道之變化人事之云爲初無二理凡吾所云所爲吉事則必有上天之禎祥蓋可以理推也至於象事則知制器之法占事則知方來之兆此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平菴項氏曰云爲即尚其辭尚其變也象事占事即尚其象尚其占也

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天地設位於上下聖人中立乎其間贊天地之化育所以成天地之功能也而百姓亦與能焉何也曰聖人作易明則謀之於人幽則謀之於鬼幽明兩盡而其謀悉見之於易故雖百姓之愚亦得以

觀象玩辭觀變玩占而有以定吉凶成亹亹此之謂與能也與去聲如中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之與同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

易之象以八卦之畫而著故曰八卦以象告易之情以爻辭彖辭而見故曰爻彖以情言

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

剛謂爻之九柔謂爻之六九六相錯則吉凶之理判然可見也

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變動謂爻之變動以利言者爻之變動本教占者趨吉避凶而无不利焉耳然或變動而吉或變動而凶何也曰以其情而遷也情有善有不善善則轉凶而爲吉不善則轉吉而爲凶也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是故兩字承上文而言上文曰吉凶以情遷故下文又詳言之也曰相攻曰相取曰相感即所謂情也其情有以愛而相攻者有以惡而相攻者有以遠而相取者有以近而相取者有以情實而相感者有以虛僞而相感者此吉凶悔吝利害之所由生也或曰愛惡相攻因於遠近相取遠近相取因

於情僞相感蓋相感而後相取相取而後相攻也感者情之始動利害之開端也取則情已露而悔吝著矣攻則情至橫極而吉凶分也橫渠張子曰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則是以人事言故有情僞利害也屈信相感而利生此則是理也唯以利言八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上文曰遠近相取而利害生兼遠近利害並言下文獨舉其近與害而曰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必其相感之初不以情實而以虛僞也感以情實則利生感以虛僞則害生今乃僞焉則其不相得也終必至於惡而相攻蓋不但有害又有

凶與悔且吝紫陽朱子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蓋遠而不相得安能爲害唯切近則凶害便能相及也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內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爲鄰近則有害矣平菴項氏曰相感者情之始交故以利害言之相取則有事矣故以悔吝言之相攻則其事極矣故以吉凶言之遠近愛惡情僞其居皆有遠近其行皆有情僞其情皆有愛惡也故末句總以相近一條明之近而不相得則以惡相攻而凶生矣以僞相感而害生矣以近相取而悔吝生矣是則一近之中備此三條也凡爻有比爻有應爻有一卦之主爻皆情之當相得者也今

稱近者止據比爻言之反以三隅則遠而爲應爲主者亦必備此三條矣但居之近者其吉凶尤多故聖人檃以近者明之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厚齋馮氏曰六辭與易全不相關恐斷簡錯見於此王介甫郭子和蓋嘗疑之或曰此指尚占命筮之辭上傳曰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此六辭恐是占者所問之言蓋言者心聲也有諸中則必形諸外也孟子所謂詖淫邪遁之四辭其意亦如此虞翻曰將叛者其辭

慙坎人之辭也中心疑者其辭枝離人之辭也吉人之辭寡良人之辭也躁人之辭多震人之辭也誣善之人其辭游兌人之辭也失其守者其辭屈巽人之辭也平菴項氏曰六辭之中吉一而已躁叛疑誣失居其五猶吉凶悔吝之分吉居其一凶悔吝居其三也叛非叛逆之叛但背實棄信者皆是也言與實相叛故慙吉者靜躁者動叛者无信疑者自信誣者敗人失守者自敗皆相反對也以類推之良吉也震躁也兌叛也巽疑也坎喜陷爲誣善離喜麗而失守大約不出於六仁者默勇者譁能言者寡信善巽者少決智人多險文士罕守

剛柔之變盡於此矣又曰上繫鋪敘易道之廣大而於德行之成自博而約也下繫指示爻象之精要而極於辭情之辨自本而末也誠齋楊氏曰此言學易而有得者可以知言矣孟子曰我知言蓋得乎此大抵歉於中者必愧於外秦舞陽色變而荆軻爲之辭謝是也故曰將叛者其辭慙將有言於人而逆疑其不售也必左右其說以嘗之此不有售焉則彼必售矣商鞅之說孝公是也故曰中心疑者其辭枝直情無所煩言至正無所揣摩申公之對武帝是也故曰吉人之辭寡人唯無躁競也人而躁競則巵言以眩世而無所忌強聒以撼人而不能已能令人厭亦能令人喜厭者察其空空而喜者意其有挾也淳于髡之見梁惠王連語三日三夜是也故曰躁人之辭多小人之疾君子而欲毀君子也必深匿其毀之之迹疾之愈甚則毀之愈緩或顯譽其人而陰寓其忮或泛爲之說以旁見其意故毀行而人不悟公孫弘之譖仲舒汲黯是也故曰誣善之人其辭游人之心未有無所主者所主者義乎攻之者愈衆而主之者愈堅所主者不義乎外必周爲之防而內必深室其隙幸而遇庸人雖欲攻之莫知所以攻之者不幸而遇智者先得其隙而入之逆奪其防而據之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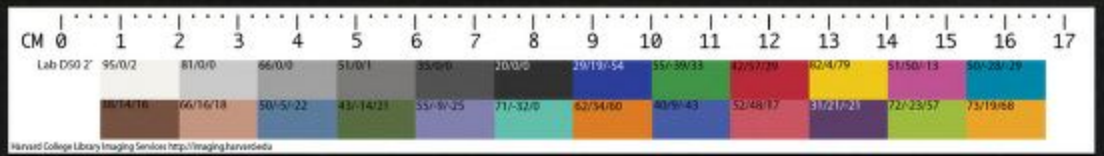
語而折夷之見孟子是也故曰失其守者其辭屈西山眞氏曰緘默不言者有似乎寡尠陳無隱者亦近乎多聽言者苟不察焉則懷姦者得吉士之名盡忠者入躁人之目豈不悞哉

右第十二章言得乾坤易簡之理則辭變象占之理無不知也

俞氏易集說繫辭傳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T 110 / 2452 B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4/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3
55/-9/-25
71/-32/0
62/5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28 1939

俞氏易集說說卦說

林屋山人俞　琰　玉吾叟

易有三畫卦有六畫卦三畫有三畫之象六畫有六畫之象何謂六畫之象如下震上艮而爲頤頤中有物而爲噬嗑與夫井鼎之類合上下二體爲之者是也何謂三畫之象說卦所列者是也卦有畫則有象象以辭而顯不說則不明此說卦所以作也先說著數卦爻爲聖人作易之本次說六畫兼具三才之道次說伏羲八卦方位先乾坤後六子以明六子之功用皆出於乾坤次說文王八卦方位始震終艮而又盛稱六子之功用次說八卦之德次說乾馬坤牛之

通志堂

類以明遠取諸物次說乾首坤腹之類以明近取諸身次說乾坤爲父母所以得男女之由終則分八卦爲八條凡三才之道无不說之所以類萬物之情也其說亦有經中所无者如震之蒼筤竹萑葦離之鼈蟹蠃蚌是也然損之簋泰之茅非蒼筤萑葦之屬乎頤之龜震之貝非鼈蟹蠃蚌之屬乎需之酒即坎之水也旅之斧即離之戈兵也乃若震爲龍乾坤皆无震而言龍坎爲豕大畜姤皆无坎而言豕離爲龜損益皆无離而言龜蓋自有所取也乾爲馬而坤爲牝馬坤乃乾之配也坤爲牛而離爲牝牛離之中畫乃坤畫此又取一畫之象也至如訟之帶困之紱豐之沛巽之牀渙之機坎之牖大過之棟漸之鴻剝之魚中孚之鶴聖人豈能一一盡言之於說卦哉讀易者苟能觸類而長之則說卦之所无者盡皆可以通之也

俞氏易集說說卦

林屋山人俞　琰　集說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

著神草也贊助也與中庸贊化育之贊同生著謂聖人生出用著起數以求卦之法非謂天生此著以助聖人筮占之用也夫天之生著但能生其形不能生其用神能前知不能言其所知聖人於是生出用著起數以求卦之法則神所不能言者以著言之故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著聖人指伏羲幽言其隱而不可見幽贊於神明即佑神之謂生著即是興神物以前民用之謂

參天兩地而倚數

天地之正數不過一二三四五而已六七八九十乃其配也倚者相依傍之謂天數倚天地數倚地各從其類也參者三之也兩者兩之也參天者天一天三天五也兩地者地二地四也倚者一三五相倚而爲九二四相倚而爲六也七八亦從此出但二五爲七三四爲七則一地而一天矣一三四爲八一二五爲八則一地而二天矣皆不得謂之參天兩地也聖人用著以起數其所謂參兩實本乎此是故著法三變之末其餘三奇相倚而成一畫之陽三偶相倚而成一畫之陰九變皆三畫之陽參之則三其三也三三爲九則其過揲之策爲四九三十六參之則三其十二也九變皆三畫之陰兩之則二其三也二三爲六則其過揲之策爲四六二十四兩之則二其十二也乾六爻之策二百一十六參之爲七十二者三坤六爻之策一百四十有四兩之爲七十二者二至於三百八十四爻之策數悉皆參之兩之則乾策六千九百十二者三其二千三百四也坤策四千六百八者二其二千三百四也是故孔子於易之二篇止言九六之策不言七八之策七八亦乾坤之策也但七八不可以參兩耳故不言也何謂七八不可以參兩

七則兩其二而一其三八則兩其三而一其二不可得而參兩也其餘過揲之策與六爻之策三百八十四爻之策莫不皆然蓋唯九六則可參兩七八則不可參兩故易之三百八十四爻唯言九六而不言七八也說者但知七八少陽少陰不變故不用而不知七八不可參兩故亦不用也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

陰陽氣也觀陰陽二氣之變而立八卦故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剛柔質也重而爲六畫則分散剛柔於六十四卦而生三百八十四爻故曰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漢上朱氏曰立卦之前象未著故曰陰陽立卦之後象乃見故曰剛柔節齋蔡氏曰陰陽者即所以爲爻矣此復言剛柔而生爻者蓋未入用則謂之陰陽已入用則謂之剛柔未入用故止曰觀已入用故曰發揮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和不乖也順不逆也理析之而有條理也和順於道德統言一卦之體理於義析言六爻之用且如乾爲天道而健爲其德爻之潛見躍飛則其義也窮理謂窮天下之理盡性謂盡人物之性至命謂合於天道紫陽朱子曰此聖人作易之極功也又曰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

宜處物物皆有理須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則性之所自來處故曰至又曰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又曰窮理是知盡性是行如爲子知所以爲孝爲臣知所以爲忠此窮理爲子能孝爲臣能忠此盡性也能窮其理而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盡又曰窮理盡性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也又曰窮理盡性本論易非論人諸家皆借以論人亦通誠齋楊氏曰天之授人者曰命人之受天者曰性在物情之所具者曰理在人事之處物者曰義會義理而行之通者曰道體斯道而充乎已者曰德命非通塞短永之謂也天以道德義理之性而授之於人之謂也猶父之命子君之命臣也命令而付授之也然則理與義有辨乎曰理者物情各具其所本然之謂也義者人之處物各宜其所當然之謂也今有二器於此其一樽也其一簋也問樽奚事曰其器酒也問簋奚事曰其器飧也此物情所本然者也斯之謂理今有人焉見其爲器而不知其用或眞飧於樽焉或眞酒於簋焉是得爲處物而宜其所當然者乎若易眞之則宜其所當然矣斯之謂義然則理若何而可

窮性若何而可盡命若何而可至理也性也命也爲三乎爲一乎曰理譬則路也性譬則足也命譬則家也人有自百里之外而歸其家者或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或九十里而止是能至其家乎否也夫百里之近也而家无可至者何也非以其路有所未窮而足力有所未盡乎是故家无不可至路无不可窮而足有不能盡也性有不能盡而理无不可窮命无不可至也是窮理盡性以至命之說也理於義謂治於義也非窮理之理

右第一章先言著次言數次言立卦生爻此聖人作易之本卦爻具然後言道德義理性命此聖人作易之極功或疑先言生著後言立卦以爲伏羲畫卦初不假乎著何乃先著而後卦耶曰此以筮言也明道程子不云乎生著謂用著以求卦非謂有著而後畫卦也或又疑先言立卦後言生爻以爲六爻具然後成卦何乃先卦而後爻耶曰此亦以筮言也紫陽朱子不云乎方其立卦時只見得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前章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與性命似乎判而爲三此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則性命與理一而已矣天以此理與人謂之命人得此理於天謂之性性也命也蓋一理也天之道有陰與陽地之道有柔與剛人之道有仁與義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仁義以德言氣也質也德也其理一而已矣是以通天地人皆以道言道即理也前章云立卦謂卦也此云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謂六十四卦也三畫之卦象三才六畫之卦則兩其三才也方其三畫而未重也下一畫爲地中一畫爲人上一畫爲天重爲六畫則

金佩卿

天地人之道各兩而上二爻爲天道之陰陽下二爻爲地道之柔剛中二爻爲人道之仁義道非兩不立偏於一非道也是故立天之道則曰陰與陽立地之道則曰柔與剛立人之道則曰仁與義其間皆着一與字蓋天地人之道各兩而其所謂兩者要皆相與爲用蓋不可舉一而廢一也繫辭傳亦言三才之道矣彼以人道居天地之中此則以人道居天地之後何也曰彼謂易有三才之道故以上中下次序而言此謂聖人作易立三才之道故先言天地後言人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謂伏羲畫卦之始不過一陰一陽而已

自一陰一陽上各生一陰一陽則分一爲二又分二爲四分四爲八分八爲十六分十六爲三十二分三十二爲六十四於是剛柔交錯而有文六位自然成章試以一卦觀之初三五爲陽位者三二四上爲陰位者三陰陽各半故謂之分位之陽者剛居之柔亦居之位之陰者柔居之剛亦居之或剛或柔更相爲用故謂之迭昔者聖人指伏羲作易謂六十四卦如此一畫

右第二章言爻畫之位兼具天地人之道爲陰陽柔剛仁義又以爻畫之奇偶爲陰陽剛柔而不及仁義蓋人之道即天地之道也紫陽朱子曰仁與義當作義與仁仁當對陽秀巖李氏曰不必然如繫辭傳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亦不必須以高對貴廣大配天地亦不須以大對天蓋聖人之文不如此拘也愚謂先陰後陽以上與五兩位言先柔後剛以二與初兩位言先仁後義蓋以四與三兩位言上陰而五陽二柔而初剛則四仁而三義也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康節邵子以此爲伏羲八卦所謂先

天之學也夫天上地下一高一卑此定位也故乾南坤北上下正相對山通澤之氣澤通山之氣山澤之氣往來相通故艮居西北兌居東南上下斜對風得雷而烈雷得風而迅雷風相薄而相爲用故震居東北巽居西南上下斜對水火本一燥一濕而相害者也今一東一西而橫對則不相犯也八卦相錯謂八卦列於八方其畫皆以一陰對一陽二陰對二陽三陰對三陽而有交相錯雜之象康節邵子曰八卦相錯者相交錯而成六十四也馬融曰薄入也射字虞陸董姚王肅皆音亦云厭也紫陽朱子曰射音石射猶犯也不相射是不相

害之義又曰先天圖本一邊都是陽一邊都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來交易陽兩邊各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其象如此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觀先天圖可見橫圖以左往右爲順自右來左爲逆圓圖以自北往南爲順自南來北爲逆二圖皆從中起故自震而往歷離兌至乾則順自巽而來歷坎艮至坤則逆來往既以逆順言而獨以逆數言易何也曰自乾一兌二離三數至震四逆也又自巽五坎六艮七數至坤八亦逆也或曰易之筮占專爲知來設故曰易逆數

也如所謂占事知來所謂逐知來物所謂以前民用皆逆數之謂也紫陽朱子曰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則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於乾之末爲夏至焉皆退而得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右方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右方之序

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右第三章言先天八卦相錯而有往來順逆之象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卦位相對與前章同之字蓋指萬物而言雷以動之則發其萌風以散之則舒其氣所以生萬物也燥則雨潤之濕則日晅之所以長萬物也止之以成其質說之以遂其性此則收萬物之功也至於君藏之則又以爲來歲發生之地故以乾坤終之前章以乾坤爲始而後言六子者八卦之序也

此章先言六子而以乾坤居終蓋終而復始則生生不息造化無窮易之道也郭京曰乾以居之居誤作君紫陽朱子曰雷以動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

右第四章言六子之功用皆出于乾坤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八卦始於震歷巽離坤兌乾坎而終於艮此氣化運行之序也帝即天也以其主宰萬物故謂之帝自震而出必而後齊齊而後相見相見而後致役致役而後戰戰而後勞勞而後成成則復出矣它

卦不稱言而兌艮稱言蓋兌即說之謂艮即成之謂康節子以此為文王八卦所謂後天之學也崔憬曰帝者天之王氣也春分震王而萬物發生立夏巽王而萬物潔齊夏至離王而萬物皆相見立秋坤王而萬物皆致養秋分兌王而萬物之所悅立冬乾王而陰陽相薄冬至坎王而萬物之所歸立春則艮王而萬物之所成終成始也以其王天下故謂之帝平菴項氏曰後天下之序播五行於四時震巽二木主春故震在東南次之離火主夏故為南方之卦兌乾二金王秋故兌為正秋乾次之坎水主冬故為北方之卦土王四季故坤土

在夏秋之交爲西南之卦艮土在冬春之交爲東北之卦木金土各二者以形王也水火各一者以氣王也坤陰土故在陰地艮陽土故在陽地震陽木故正東巽陰木故近南而地接乎陰兌陰金故正西乾陽金故近北而接乎陽此其序甚明而世之言後天者或未之思也

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

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萬物隨帝而出入者也前言帝此言萬物其致一也震居東方位在卯於時爲春氣化之運行自東而始故曰出乎震巽居東南辰巳之間於時爲春夏之交物之長短不齊者至此畢達而無不潔齊故曰齊乎巽離居南方位在午於時爲夏氣之旺嘉之會也故曰相見乎離離明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之此者取其大明當天而位居正中也坤居西南未申之間於時爲夏秋之交

氣至西南則稍息而役役者休致矣致猶曲禮致事之致老而休息也坤地也萬物之役役者至此皆休致而養於地故曰致役乎坤兌居西位在酉於時爲正秋氣至西而斂萬物無不說澤故曰說言乎兌乾居西北戌亥之間於時爲秋冬之交氣至西北則陰之終而陽之始也蓋自巽至兌四卦皆陰今也忽與乾遇則陰陽相薄而戰故曰戰乎乾坎居正北方位在子於時爲冬氣至此藏伏而弗見坎水也物之勞者莫若水是爲勞卦既戰而後勞勞而後歸萬物之所歸由其勞也故曰勞乎坎艮居東北丑寅之間於時爲冬春之交一歲之氣於此乎終又將於此乎始始而終終而始終始循環而生生不息此萬物所以成終成始於艮也艮止也不言止而言成蓋止則生意絶矣成終而復成始則生意周流故曰成言乎艮眞西山夜氣箴云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坯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蓋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西山以闔闢貞元發明終始兩字其說明矣闔也貞也即萬物之終也闢也元也即萬物之始也或曰兌不言正西而言正秋者萬寶告成實在正秋不特在西也正秋秋分也以兌爲秋分

則震爲春分而它卦皆可以類推也坤不言西南而言地者地即土也萬物皆産於坤土而土王四季不可以一方言也坎爲正北方之卦又兼言水者天一生水實在於此所以爲生物之根也它卦皆言萬物而乾獨不言者戰不係於物也它卦无所取而離獨有所取者以其居中而正當聖人南面之位也節齋蔡氏曰震巽離乾坎艮皆以方言兌以時言坤以地言所以然者夫子欲備三者之義而互言之耳

右第五章言文王八卦方位始震終艮爲運行四時生成萬物之序白雲郭氏曰自天地定位之後皆論八卦此章獨異復有重釋之辭蓋上論八卦之位不明言其所故下復明言之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如是則无嫌於重釋也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神无方妙而不可測者也八卦各居一方雖各有所在神則无在无不在萬物之出入皆有迹可見神則无迹可見蓋妙乎萬物者也即其妙萬物者

而爲言則雷之動萬物風之撓萬物火之燥萬物澤之說萬物水之潤萬物艮之終始萬物此非神之所爲乎固皆神之所爲而其神之妙則又在乎終始之間艮乃萬物之終始也莫盛乎艮之盛鄭玄作成明道程子曰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愚謂萬物出乎震成乎艮艮居東北與震相連是爲靜極復動是爲貞下起元萬物蓋於此而終又於此而始終始之間動靜相接此乃天地造化之至妙者也故曰始萬物終萬物者莫盛乎艮且夫物之方萌雷以動之萌而未舒風以撓之舒而尚柔火以燥之艮其長也澤以說其外水以潤其内既說且潤矣於是艮以止之止則終終則復始此六子各一其用而其所以妙萬物者如是也乃若能變能化畢成萬物則又在乎兩相爲用不然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有何變化遂又以六子兩兩相對而曰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橫渠張子曰一故神兩故化蓋謂此節齋蔡氏曰逮及也悖逆也既盡也

右第六章先言六子之功用而其方位用文王八卦後言水火雷風山澤之相偶則又用伏羲八卦紫陽朱子曰文王八卦則兌震以長男而

合少女艮巽以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耦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故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所以成用於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若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兌震艮巽皆非其偶矣或疑此章但言六子而不言乾坤非不言乾坤也六子之神功妙用即乾坤之神功妙用也紫陽朱子曰除了乾坤著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崔憬曰艮不言山獨舉卦名者以動撓燥潤之功是雷風水火至於終始萬物於山義則不然故言卦而餘皆稱物各取便而論也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健順動入陷麗止說此八卦之德也凡天下萬事萬物之性情包括无有遺者向微孔子發明之則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終古不知爲何義先儒以此八字爲八卦之訓詁誠哉是言也乾三畫純乎陽剛動而不息故曰健坤三畫純乎陰柔靜而從陽故曰順震以一陽生於二陰之下故曰動巽以一陰伏於二陽之下故曰入坎以一陽投於二陰之

間有陷溺之象故曰陷離以一陰亞於二陽之間有附麗之象故曰麗艮之一陽窮極於二陰之上故曰止兌之一陰發見於二陽之上故曰說夫震坎艮皆陽卦其動其陷其止蓋皆健之屬也巽離兌皆陰卦其入其麗其說蓋皆順之屬也健則能動順則能入此震巽所以爲動爲入也健遇順則陷順遇健則麗此坎離所以爲陷爲麗也健者能動則能止順者能入則能說此艮兌所以爲止爲說也其它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名件雖不一皆當以此八德求之若一一細碎牽合附會則失之鑿而鄙矣

右第七章言八卦之德如此吾何以知此爲八卦之德也曰先儒固嘗言之愚則於大有彖傳知之大有彖傳云其德剛健而文明孔子蓋明以乾之健離之明爲德也紫陽朱子曰此言八卦之性情性者其本性如此情者其發用亦如此白雲郭氏曰八卦之名出於包犧氏上古之言止此八者而已文王能明之而不訓其義孔子訓之故後世可以學易非健順八字則易不復能讀矣故乾坤八字盡三才之道健順八字盡八卦六十四卦之道

乾爲馬坤爲牛

健而能行遠故乾之象爲馬順而能載重故坤之象爲牛造化權輿云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拆陽病則陰故馬疾則卧陰病則陽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平菴項氏曰案天文馬於辰爲午於宿爲星直一陰之月陽生於陰也馬性本陰故雖健而能順行牛於辰爲丑於宿爲牛直二陽之月陰生於陽也牛性本陽故雖順而善鬬

震爲龍

龍能潛能躍而又能飛蓋物之最大而變化莫測者也故乾以龍言震得乾之初畫剛而善動故亦爲龍康節邵子曰重淵之下有動物豈非龍乎平菴項氏曰震東方也東方七宿有角有尾謂之蒼龍又十二支以辰爲龍宿直角亢角爲蛟亢爲龍皆震位也巽爲蛇軫爲蚓主巳亦震之餘氣也

巽爲雞

巽得坤之初畫柔而善伏故以爲雞括蒼龔氏曰雞羽屬也而不能飛其性則爲入爲伏知時而善應也漢上朱氏曰巽爲風風主號令故雞號知時將號動則鼓擊羽翰而後有聲平菴項氏曰酉爲雞於宿直昴蓋金畜也而主巽者巽位在巳金王於酉而生於巳也九家易云風精爲雞正巽之畜

也

坎爲豕

豕内剛而處汙穢坎之陷也漢上朱氏曰豕水畜也美脊剛鬣則坎中陽也垂耳俯首而尾不足本末陰也平菑項氏曰坎正北方之卦也亥爲豕於宿直室正水畜也故主坎

離爲雉

雉文采外著離之明也平菑項氏曰離南方之卦也南方七宿謂之朱鳥有咮有翼而无尾故又謂之鶉鳳與鶉皆火畜也獨取雉者鳳全陽鶉全陰也凡走類皆屬陰凡飛類皆屬陽鶉雉草伏野走而能卑飛皆陰之附乎陽者也而雉得陽爲多故其性介其色文埤雅云雉不能遠飛高不過一丈長不過三丈故高一丈長三丈爲一雉此雉之陰也書稱雉爲夏翟以其色備五采尾至夏則光鮮此雉之陽也雉交蛇蛇化雉者巳與午皆朱鳥之次也雉化蜃雀化蛤者内肉外殼皆離之象也雉於宿直胃與巽雞同直亦蛇雉之義歟

艮爲狗

艮爲狗外剛而内馴也正義云艮爲止狗能守家業止外人平菑項氏曰戌爲狗於宿直婁西方之宿也而主艮者狗火精也艮位在寅火墓於戌而

生於寅也九家易云狗火精畏水故犬鬬以水灌之則解

兌爲羊

兌爲羊外柔而内很也平菴項氏曰未爲羊於宿直鬼南方之宿也而主兌者金生於土也羊屬土土生金故有角而能觸

右第八章遠取諸物如此以文王八卦方位言之雞雉皆鳥屬也故離爲雉而在南巽爲雞而在東南牛羊馬豕狗皆獸屬也故兌羊在西坎豕在北坤牛在西南乾馬在西北艮狗在東北龍能飛能走故屬震而在東方介乎鳥獸之間

乾爲首坤爲腹

首者衆陽之所會圓而在上故乾爲首腹者衆陰之所藏虛而有容故坤爲腹王太古曰案伏羲八卦乾在上三卦之中故爲首坤在下三卦之中故爲腹

震爲足巽爲股

足主行震之一陽動於下有足之象故爲足脛本曰股輔下體者也巽之爲股未詳其義王太古曰案伏羲八卦震在下三卦而向左故爲足而足之力在左巽在上三卦而向右故爲手而手之力在右今說卦巽手與艮股互置求之於經觀卦上體

從巽故曰盥盥者滌手也豐卦九三則曰折其右肱豈非二三四互巽乎姚氏嫌豐之无艮乃欲改肱爲股未之思爾

坎爲耳離爲目

水內景陽在內猶耳之內聰故坎爲耳火外景陽在外猶目之外明故離爲目或曰腎屬水而外通於耳坎之象也心屬火而外通於目離之象也漢上朱氏曰耳目通竅水火相逮也平菴項氏曰人覺則神在目寐則神在耳故覺則開目而視離日主晝也寐則用耳而聽坎月主夜也坎陽陷於陰故耳居陰而能聽離陰麗於陽故目資陽而後視

艮爲手兌爲口

兌爲口者兌之陰畫上虛故有口之象艮之爲手未詳其義王太古曰案伏羲八卦艮在下三卦之後而爲股今說卦之文與巽手互置然在易艮之初六曰艮其趾六二曰艮其腓成下體從艮故初六曰艮其趾六二曰艮其腓九三曰艮其股而不以爲手此明證也愚謂荀氏九家易又以艮爲鼻麻衣易亦以艮爲鼻其說云艮爲鼻兌爲口者山澤通氣也巽爲手震爲足者雷風相薄也陳安卿舉此以問朱子朱子對曰鼻者面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

右第九章近取諸身如此皆用伏羲八卦方位言之漢上朱氏曰鄭本此章在乾爲馬之前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乾純陽象天坤純陰象地六子皆自乾坤而生故乾稱父坤稱母震坎艮皆坤體乾之陽來交於坤之初而得震則謂之長男交於坤之中而得坎則謂之中男交於坤之末而得艮則謂之少男巽離兌皆乾體坤之陰來交於乾之初而得巽則謂之長女交於乾之中而得離則謂之中女交於乾之末而得兌則謂之少女索者陰陽之相求也陽先求陰則陽入陰中而爲男陰先求陽則陰入陽中而爲女茲蓋天地造化自然之道也人之夫婦男女其道亦然昧者自不察爾孔氏正義云得父氣者爲男得母氣者爲女誠哉是言也今曰一索再索三索蓋以三畫自下而上之次序言稱者尊之之辭謂者卑之之辭或曰三男之卦以氣言之則得乾一爻之奇以體言之則得坤二爻之偶以體言之則得乾二爻之奇是故一爻爲氣二爻爲體伏羲卦位則以體相聚而女從父於東南男從母

於西北文王卦位則以氣相依而男從父於東北女從母於西南不可槩觀也

右第十章以家之八位擬八卦又言六子皆生于乾坤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

天積陽而居上乾三畫純陽故爲天物之體圓者常動乾陽體而運轉不息故爲圜尊而居上君之象也萬物資之以爲始父之象也白雲郭氏曰包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皆所謂類萬物之情也乾之於八卦天之於三才君之於臣父之於子皆一道也是之謂類也平菴項氏曰乾道大而无極唯天足以盡之運而无極唯圜足以盡之故以二象爲首句也在國則君在家則父皆物之元也

爲玉爲金

其質純粹故爲玉其性堅明故爲金或曰玉謂其不變金謂其變

爲寒爲冰

乾居西北極高而至剛之地其位屬亥於時爲十月其候爲水始冰地始凍故爲寒爲冰冰生於水而寒於水觸之則其利如刃冰蓋水之勁氣也或曰寒陰氣冰陰物陰盛之極自坤而變乾故爲寒

爲冰

爲大赤

純陽極剛而明甚故爲大赤漢上朱氏曰赤陽色也陽始於子坎中之陽故坎爲赤極於巳純陽也故乾爲大赤

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

乾健故爲良馬老陽故爲老馬純剛故爲瘠馬瘠言其骨之峻非羸弱之謂也崔憬曰骨屬陽肉屬陰乾純陽骨多故爲瘠駁雜也晁以道曰駁馬其九四乎說文云駁馬色不純也詩東山云皇駁其馬注云黃白曰皇騢白曰駁即不純也白雲郭氏曰孔氏謂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誤矣未有蹄物能搏虎豹者也愚案山海經爾雅並云駁如馬而鋸牙食虎豹既曰如馬則駁乃別是一物非易之駁馬也孔氏引以爲證不審諦爾

爲木果

圓實而在上故乾爲木果

坤爲地爲母

坤積陰處下故爲地萬物資之以生故爲母以配父

爲布

古者以泉貨爲布蓋取廣布流行之義乾之所至

坤亦至焉故爲布或曰地南北爲經東西爲緯故爲布

爲釜

釜所以化生物爲熟物乾生之坤則化之以其能熟萬物故爲釜平菴項氏曰六十四卦升爲釜坤包六十四卦如釜之包六十四卦也坤卦半爲乾全爲坤乾與坤交爲六十四故惟坤爲能具六十四卦之體

爲吝嗇

陰性至靜受而不施故爲吝嗇

爲均

均者土之均也坤之氣動而闢至而廣无有遠近高深悉皆含育而成就之故爲均陶人制物之形者謂之均亦此義也崔憬曰地生萬物不擇善惡故謂之均

爲子母牛

性順而多孕育故爲子母牛平菴項氏曰自萬物言之坤皆爲母就牛言之又爲子母牛者爲少爲牝爲孕育爲隨順兼數義也乾馬老瘠故坤牛特犢明少且肥皆相反也

爲大輿

方而能載者輿也地之形方載華嶽而不重故爲

大輿坤陰本小以其載陽所以大也

爲文爲衆

奇爲質偶爲文奇則一偶則衆坤三畫皆偶故爲文爲衆橫渠張子曰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

爲柄

柄一作[redacted]乾性圜轉而曲坤性執方而直大抵與乾相反故乾爲圜坤爲柄

其於地也爲黑

乾極陽故爲大赤坤極陰故爲黑黑者地之肥美而能生殖者也平菴項氏曰黑者幽陰之色也不一言黃而言黑者黃者坤之離玄者乾之坎皆中爻之色也若論其極則乾正爲赤坤正爲黑故先天圖乾南而坤北也

震爲雷

震以一陽動於二陰之下爲陰氣所包而未能出則激薄而有聲故爲雷

爲龍

龍之說見前此重出不然則龍之青者也何以見之龍爲馬馬之牡者也坤則爲馬之牝震則爲馬之善鳴乾爲龍龍此乃龍之大者也震之於龍也是爲青龍又何疑焉平菴項氏曰震爲龍虞翻謂當

作騧蒼色也朱子發謂當作豭東方尾星也

爲玄黃

玄黃者天地之雜也乾色本赤坤色本黑震乃乾剛坤柔之始交而赤黑相雜故爲玄黃正義云玄黃雜則成蒼色也

爲專

專音敷華之通名陽止於終則結爲果實陽動於初則發爲華蘂震以一陽動於初而陽氣始發故爲專平菴項氏曰震爲專李鼎祚云本作專延叔堅說爲專大布也案釋文引王肅于寶說皆以專爲花蘤則字之爲專久矣古文花字爲華爲荂爲

蘤皆音敷

爲大塗

震東方之卦於時爲春萬物皆自此而出故爲大塗大謂得乾陽之第一畫也

爲長子

震一索而得男繼乾父之體故爲長子不稱長男而稱長子者以其承父之正傳主國之重器非坎艮二男比也楊繪曰震爲長男代父之任故位於生物之地世子宅於東宮蓋取諸此也

爲決躁

決指陽畫躁指陰畫動於初爲決動於中動於末

再三動而不已則爲躁

爲蒼筤竹爲萑葦

筤音郎萑音丸蒼筤青色也青爲震之本色萑葦與詩七月所謂萑葦同毛氏傳云亂爲萑葭爲葦孔氏曰釋草云蘭似葦而小初生者爲茭長大爲蒹成則名爲萑葭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愚謂竹與萑葦皆根固而叢生上虛而下盤固陽在下之象也漢上朱氏曰萑葦震之發氣故竹堅而萑葦脆竹久而萑葦易枯

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

震陽始動故爲馬之善鳴震居左故爲馬之馵足

震動於下故爲馬之作足爾雅云後右足白驨左足白馵詩小戎云駕我騏馵注云左白曰馵京房本以馵爲末末之說未詳作動也魯頌駉詩云思馬斯作子由蘇氏曰作奮起也或云雙足並舉也

上靜而下動故爲作足的白也巽爲白又爲廣顙震變而爲巽故爲的顙之馬詩車鄰云有馬白顛爾雅云駒顙白顛劉備庾亮皆名其所乘之馬爲的顱蓋馬之白額者也平菴項氏曰馵與的皆巽之色也震巽同生故有巽之氣焉於足則白在後左於顙則白在前左足者震之本象也巽之生在其後故爲後足白首者乾之象也乾之爻往而坐

震其上二爻遂成巽象巽在其上故爲顙白也

其於稼也爲反生

反生者百昌産於土而歸於土又自土中戴甲而出麻豆之屬是也震之陽實在下動而上行故於稼爲反生翁庶善曰夫稼之始也根於土土之氣上升焉則爲穀已而穀之墜則又反而生於土焉生生不窮之妙也

其究爲健爲蕃鮮

究終竟也陽長而不已則其究爲乾之健蕃謂草也與坤文言傳草木蕃之蕃同鮮乃魚也即書益稷鮮食之鮮震三爻俱變則爲巽故爲蕃鮮震居東得木之正氣巽居東南得木之餘氣是故震之一爲花也變巽則爲草震之爲龍也變巽則爲魚漢上朱氏曰震巽皆爲木者何巽之初草之根也震之初木之根也巽之二三木之在上者也震之二三草之在上者也木有柔者木之草也草有剛者草之木也說卦舉一隅爾又曰郭璞謂魚者震之廢氣也巽王則震廢故虞翻以巽爲魚

巽爲木爲風

巽内柔而外剛本靜而末動故爲木它卦言木如乾爲木之果坎爲木之堅多心艮爲木之堅多節離爲木之科上槁震兌坤雖不言木震乃木之專

兌乃木之毀折坤乃木之衆多者也順而无所不入故爲風風能揚沙走石其中與末皆剛也雖鍼窾線縫亦入其本柔也陽激陰爲雷陰激陽爲風故雷與風皆有聲橫渠張子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風雷有大小暴緩

爲長女

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震爲長子故巽爲長女以配之巽離兌皆稱女所以配三男也

爲繩直爲工

木有曲直繩者糾木之曲而取直工則引繩之直以制木者也橫渠張子曰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

爲白

巽者震之反震爲草木之初生故其色青巽爲草木之枯死故其色白白所以受采者其性巽順也

爲長爲高

長如風行而長高如木生而高

爲進退爲不果

進退風之往也巽懦而不決故爲進退二陽在外進也一陰在內退也外剛而內柔一陰盤旋乎二

陽之下故爲不果大抵與震相及爲臭

臭以風而傳陰氣在下盤鬱而不散故爲臭

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

髮者血之餘血陰物也陽多陰少巽二陽而一陰故爲寡髮陽廣陰狹巽二陽在上如人之額闊故爲廣顙躁人之眼多白目睛不正也離以柔居中目之正故爲明巽以柔居下目之不正故爲多白眼釋文云寡虞本又作宣黑白雜爲宣髮平菴項氏曰宣髮者白髮也虞翻謂馬君不當改宣爲寡然寡亦脫髮之象與廣顙同類也宣髮廣顙者變

坎上爻水不上潤故不成血盛之髮也多白眼者遷離中爻於下故不成中虛之眼也

爲近利市三倍

利市謂物之美而利於市者也案春秋昭公十六年左氏傳云爾有利市寶賄利市蓋古語也倍蒲亥反詩瞻卬云如賈三倍謂其善賈而得利之多也巽順而多有所入故爲近利市三倍謀利者必於市南方離日之中爲市巽居東南與離相近也

一陰在下爲巽之主而在上二陽皆爲其所有則其本小而其利甚博矣三倍謂在上二陽畫每畫三分之則其數六而三倍於一陰之二也

其究爲躁卦

其終變而爲震故曰其究爲躁卦震爲決躁也震巽皆言其究所以例其餘也王荆公曰言巽爲躁卦則知艮爲靜卦矣或曰震得陽氣之先者也巽得陰氣之先者也故其卦皆有究極之義乾鑿度云物有始有壯有究漢上朱氏曰巽三變成震震三變成巽舉此則知乾三變成坤坤三變成乾離三變成坎艮三變成兌矣

坎爲水

水内明坎之陽在内故爲水坎以一陽居二陰之中猶水之在地中也漢上朱氏曰坎生於坤本乎地也故潤下離生於乾本乎天也故炎上

爲溝瀆

坎以陽畫爲水二陰夾之是爲溝瀆瀆白雲郭氏曰江河溪澗皆水也溝瀆人所爲者也平菴項氏曰坎勞卦也溝瀆隱伏矯輮弓輪爲盜皆事之勞者也

爲隱伏

一陽匿於二陰之中爲二陰所蔽故爲隱伏

爲矯輮爲弓輪

矯者矯曲而使之直也輮者輮直而使之曲也弓與輪皆矯輮之所成凡矯輮之物内不剛則易折

外不柔則又不可以矯輮坎內剛而外柔一陽鬱於二陰故爲矯輮爲弓輪宋衷曰水流有曲直故爲矯輮正義云弓者激矢如水之激射也輪者運行如水行也

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

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加憂心耳以虛爲體坎中實故爲心病爲耳痛坎爲水血在人身則水之屬也赤其色也故爲血爲赤乾爲大赤坎得乾之中爻故止於爲赤橫渠張子曰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漢上朱氏曰黃帝書腎主血心藏血腎坎水也心離火也離中陰而藏血坎離交也

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

乾爲馬坎得乾之中爻而剛在中故爲馬之美脊爲馬之亟心亟急也內剛動故其心急下首者柔在上也薄蹄者柔在下也爲曳美文白雲郭氏曰易曰見輿曳又曰曳其輪故輿爲曳而馬无曳也乾震之馬四而坎之言馬五亦知曳爲輿矣

其於輿也爲多眚

其於輿也爲多眚如郭白雲所云當作其於輿也爲曳中實而重爲曳多眚疑當在心病之下目有病爲眚心輿目皆屬離坎與離相反故在坎爲病爲眚

爲通

水由地中行萬折必東故爲通或曰通以輿言輿可以濟險故爲通愚則曰均是輿也得時則爲通失時則爲曳

爲月

月體陰本黑受日之光而白外陰而内陽也坎之體外陰而内陽故爲月

爲盜

行險以僥倖剛而善隱伏盜也坎以剛陽匿於陰中故爲盜平菴項氏曰盜之潛行有水之象月陰於夜亦盜之象也

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内剛故爲木之堅多心水生木木得水之潤則堅

離爲火爲日爲電

離麗也火麗乎木日麗乎天雷麗乎雲皆有所麗而明者也故離爲火爲日爲電電光乃日之光然必麗乎雲則見无雲則无電也胡致堂曰或謂雷霆何爲而然者有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間无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爲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學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内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爲

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不電電而不震則无雨由陰氣凝聚之有踈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隕於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破山折樹殺人者何謂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也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蛇飛騰之狀何謂也曰電之發也唯光爾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際而在同雲之中則无此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則必入于幻怪誕僞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爲中女

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

爲甲胄爲戈兵

外剛故爲甲胄甲鎧也胄兜鍪也所以内衛也剛在外而火氣上銳故爲戈兵所以外禦也胄字與冒字相似從目胄字從月乃胄子之胄也

其於人也爲大腹

外大而中虛故爲大腹平菴項氏曰坎離者乾坤

之精氣也乾爲首故坎爲下首坤爲腹故離爲大腹離非能大於坤也大腹下首皆疾證也

爲乾卦

火性燥故爲乾卦王荊公曰離爲乾卦則坎爲濕卦可知矣鄭正夫曰離言乾卦而坎不言濕坎言血卦而離不言氣互相備也

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

外剛內柔故爲鼈爲蟹爲蠃爲蚌爲龜龜鼈之卵蟹之肖皆黃者內坤也括蒼龔氏曰蠃則形銳而善麗蚌則內虛而含明白雲郭氏曰鼈蟹蠃蚌龜介物也介物甲冑類也

其於木也爲科上槁

科空處與孟子盈科之科同離中虛而外乾燥故爲木之科上槁蓋與坎之堅多心相反宋衷曰陰在內則空中木中空則上枯槁也

艮爲山

山止而不動者也艮止也陽動之極而止於二陰之上故爲山

爲徑路

震之陽始出則爲大塗艮之陽小而上窮故爲徑路橫渠張子曰艮爲徑路通或寡也

爲小石

陽大陰小艮之陽畫爲山故陰畫爲小石白雲郭氏曰山與小石如坎水溝瀆之義

爲門闕

艮體上實下虛故爲門闕

爲果蓏

木之植生而其實有核者曰果桃李之屬是也草之蔓生而其實无核者曰蓏瓜瓠之屬是也陽剛在上故爲果陰柔在下故爲蓏平菴項氏曰果蓏氣之止於外者也乾純陽但爲木果艮一陽二陰故爲木之果又爲草之蓏震爲萭草木之始也艮爲果蓏草木之終也果蓏能終而又能始故於艮之象爲切

爲閽寺

周官閽人掌王宮中門之禁止物之不應入者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止物之不得出者艮以剛止於外以衞內之柔故爲閽寺宋衷曰閽人主門寺人主巷艮爲止此職皆掌禁止者也

爲指

指謂手指一說以爲足指括蒼龔氏曰指於四支之末而能止者也平菴項氏曰爲指義與堅多節同

爲狗

狗說見前此重出白雲郭氏曰陽卦之中獨艮不言馬其剛在上所用益小故於獸畜之類无行健之功徒有噬齕之象狗鼠黔喙之屬皆是也漢上朱氏曰狗當作豹爾雅謂熊虎醜其子狗蓋虎子未有文猶狗也

爲鼠

鼠與狗皆善齕艮剛在前故爲狗又爲鼠白雲郭氏曰且坎之爲隱伏也在賢者爲隱在小人爲盜艮之爲利則爲狗爲害斯爲鼠皆一義而二象也

爲黔喙之屬

黔青黑色喙亦剛在前也謂之屬則凡黔喙者皆是也汝隨程氏曰黔東北方之色青黑雜也白雲郭氏曰震之剛動於下故言足坎之剛動於中故言心艮之剛動於上故言喙

其於木也爲堅多節

坎之剛在內故爲木之堅多心艮之剛在外故爲木之堅多節白雲郭氏曰堅多節剛不中也中則爲心不中則爲節心則利用節則不利於用二卦之辨也

兌爲澤

澤乃渚水之地物之潤而見乎外者亦爲澤兌之陰見乎外故爲澤坎體上下俱虛澤體則上虛而

下實故川壅則成澤澤決則成川

爲少女

三索而得女位在末故謂之少女

爲巫爲口舌

巫尚口舌以言語說人者也兌上折口之象也陽動於內舌之象也白雲郭氏曰古之巫與今之巫異古之巫誠人也今之巫妄人也誠可用以通神妄非聖人之所用也

爲毀折

春氣發生於震東方而萬物敷榮震主生故以爲專秋氣肅殺於兌西方而萬物搖落兌主殺故以爲毀折橫渠張子曰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括蒼龔氏曰毀折反所謂蕃鮮也

爲附決

附謂柔附剛也兌陰卦陰柔多疑不能決也附二陽以決故爲附決正義云秋物成熟實程之屬則毀折果蓏之實則附決

其於地也爲剛鹵

鹵鹹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剛鹵乃產金產鹽之地兌下實而澤見於外故爲地之剛鹵正義云水澤所停則鹹鹵也平菴項氏曰毀折附決與剛鹵同不能生物兌爲金爲秋皆決折之氣也鹵

者水之死氣也坎水絶於下而澤見于上則凫以爲鹵而已矣物之相附者至秋而盡決陰在陽中爲附二陽下而一陰上則附者決矣此自離而兌之序也然震之本志已爲決躁但至離而附故未決耳至兌則毀折之矣雖欲復附得乎決象類兌故亦爲決鄭少梅謂剛者出金鹵者出鹽雖不生五穀而寶貨興焉然予以爲此亦末作之象也凡兌之象皆屬末口舌者行之末妾婢者女之末金寶者利之末也

爲妾

兌少女故爲妾從姊爲娣從姑爲姪蓋皆女之末

也

爲羊

羊說見前此重出漢上朱氏曰爲羊鄭康成本作陽虞翻本作羔今從鄭鄭云此陽謂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郭璞引魯詩曰陽如之何又曰今已濮之人自呼阿陽

右第十一章分八卦爲八門而百物不廢所以反覆推廣象類使之明備以資占者之決也雖然亦舉其大槩而已安能盡天地間萬物之象而說之哉荀爽九家集解所謂坤爲裳坎爲狐之類不過因爻中有此而增之耳非本文也平

艮項氏曰乾爲父坤爲母震爲長子巽爲長女離爲中女兌爲少女皆見於象而中男少男獨不重見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艮爲狗兌爲羊皆見於象而巽雞坎豕離雉獨不重出巽爲躁卦坎爲血卦離爲乾卦五卦皆不稱卦震究爲健爲蕃鮮巽究爲躁而六卦皆不稱究蓋互相例也

俞氏易集說說卦

後學 成德 校訂

俞氏易集說序卦說

林屋山人俞 琰 玉吾叟

序卦者孔子釋文王六十四卦之先後次第也上經三十卦約之爲十八下經三十四卦約之亦爲十八此上下經之分也乾坤陰陽之純坎離陰陽之中爲天地四正故易以乾坤坎離居上震巽艮兌反是則居下咸恒損益在下蓋震巽艮兌之交也上經首乾坤者天地之道二體之分也下經首咸恒者夫婦之道二體之合也易道貴中不欲其終下經泰否在上乾父坤母自交也需訟同人大有无妄大畜小畜履以乾父交六子故在上師比謙豫之在上則以坤母

交三男也晉明夷萃升之在下則以坤母交三女也剝復臨觀所以進而上者一陽二陽爲主也夬姤遯大壯所以退而下者一陰二陰爲主也困井革鼎家人睽蹇解豐旅渙節此六子自交故居下而屯蒙居上者三男繼父母用事也屯蒙以坎交震艮而在上故噬嗑賁以離交震艮亦在上隨蠱漸歸妹皆震巽艮兌之交而隨蠱在上長男長女爲主也頤大過中孚小過雖皆震巽艮兌之交然頤大過互乾坤故在上中孚小過止省坎離故在下向微孔子爲之序則後世簡編脫落寧不錯亂又焉知某卦先某卦後哉孔子懼其或然此序卦所以作也韓康伯乃謂序卦非易之蘊則不可

非易之蘊謬矣紫陽朱子曰謂非易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

俞氏易集說序卦

林屋山人俞琰集說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

天地者萬物之父母故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人亦物也言萬物則人在其中矣天地乃乾坤之形體乾坤乃天地之性情不言乾坤而言天地以見乾坤爲易之緼凡陽畫皆乾凡陰畫皆坤而三百八十四爻無非皆乾坤也諸卦言受而乾坤不言受乾坤蓋象卦之父母也

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

萬物生於天地間无有遠近高深在在有之是盈

天地之間者唯萬物也受之以屯謂以屯卦繼乾坤二卦之後也節初齊氏曰坤上六云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屯上坎下震坎爲血震爲玄黃此所以繼於坤也

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屯者盈也謂其氣鬱結而未能通暢則充塞乎天地之間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謂萬物初生之時如是也正義云上言屯者盈也釋屯次乾坤其言已畢更言屯者物之始生也者開說下物生必蒙直取始生之意非重釋屯之名也平菴項氏曰屯不訓盈也當屯之時剛柔始交天地絪縕雷雨動蕩見其氣之充塞也是以謂之盈爾故謂之盈者其氣也謂之物之始生者其時也謂之難者其事也若屯之訓訓紛紜盤錯之義云爾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

物之始生精神蔽而未發若蒙冒然故屯之後繼以蒙序卦自乾坤以後皆言受不過第其次序而已不必深求其義若深求其義則鑿矣夫謂乾坤之後受以屯爲有說則可謂屯之後受以蒙爲有說則不可蓋蒙乃屯之倒體屯之後必繼以蒙不容不蒙也一說謂屯者氣之始蒙者識之始此屯蒙所以繼乾坤一說謂聖人以屯蒙居乾坤之後

者三男繼父母用事也何以見之蓋卦畫自下而始震居長坎居中艮居少則震下坎上而爲屯坎下艮上而爲蒙此屯蒙所以繼乾坤也夫三男之後當繼以三女今屯蒙之後繼以需訟而不以鼎革何也曰易道崇陽而抑陰也夫屯蒙二卦長男少男各一而中男二何也古爲徐氏曰父母之生子也長男少男各一而已居長少之間者皆中男也故自屯至比中男者六也

蒙者蒙也物之穉也

蒙者蒙也上蒙字卦之名下蒙字物之蒙也釋文穉作稚物之穉謂萬物穉小之時也鄭玄曰蒙幼小之貌齊人謂萌爲蒙嵩山晁氏曰先儒說蒙爲微昧闇弱之名得於微弱而失於昧闇矣若蒙之名義在乎昧闇則屯之草昧已兼乎蒙矣

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

物之穉小者養而後長大孟子云苟得其養无物不長苟失其養无物不消物穉蓋不可不養也蒙之後繼以需需乃飲食之道也雨澤之潤益萬物乃萬物之所需飲食之潤益於人乃人之所需也人之所需莫急於飲食也平菴項氏曰需不訓飲食也人之所需飲食爲急故以需爲飲食之道也需乾下坎上陽爲穀實而水氣上蒸亦有釀酒饎

食之象也

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飲食者人之所大欲也所需不如所欲則必爭故訟繼需後樂記云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

師之興由有爭也爭必有衆起謂其必至於動衆也故訟後繼以師師者衆也

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

衆必有所比无所比則何所依歸故師後繼以比比者比也相親附之謂也上比字卦之名下比字人之比也郭京作比者親比也脫親字平菴項氏曰師比二卦相反師取伍兩卒旅師軍之名比取比閭族黨州鄉之名師以衆正爲義故取其大者衆者而名之比以相親爲主故取其小者近者而名之

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比則必有所畜而非所畜之大故比後繼以小畜畜聚也與蓄同畜有止而聚之義說者皆訓畜爲止其實乾之三陽聚于下故謂之畜也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嵩山晁氏曰案王輔嗣略例所引下有履者禮也一句誤入注中愚謂物之畜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而禮在是矣故小畜之後繼以履禮蓋人之所履非以禮訓履也平菴項氏曰履不訓禮也人之所履未有外於禮者外於禮則非所當履故以履爲有禮也履上天下澤亦有禮之名分焉厚齋馮氏曰卦本以兌履乾爲義正與小畜以巽畜乾對也天澤上下自是賛象之意然市合之取諸噬嗑備預之取諸豫古人用字聲同者皆通則履之爲禮因天澤之象亦可兼通要之立卦之義則

以踐履之履也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

禮之用和爲貴拘束之甚則不安人之踐履和而舒泰然後安故履後繼以泰泰者通也謂其通行而无礙也紫陽朱子曰晁氏云鄭氏本无而泰二字

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物无終通而不塞之理故泰後繼以否否者塞也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向也乾坤否塞而上下不交今也乾離相同而上下相親矣向也不利君子貞今也利君子貞矣向

也君子在外以儉德辟難今也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則疇昔在外辟難之君子皆出而濟難矣大抵與否義相反蓋物不能終否極則必反故否後繼以同人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

善與人同則物必歸焉故繼同人以大有大有者大者皆爲吾所有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所有既大不可以有自滿故受之以謙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有大而不能謙則滿而必溢疾之者衆矣又安能豫有大而能謙則滿而不溢人皆敬之而无有疾之者矣則吾亦得以安和說樂故謙後繼以豫伊川程子曰有大而能謙承二卦之義而爲次也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豫者安和說樂之謂也安和說樂而无拒人之意則人皆欣然願隨之故豫後繼以隨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

以喜說之道隨人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故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事久則弊弊則壞故隨之後繼之以蠱也伊川程子曰以喜隨人者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爲次也蠱事也蠱不訓事蠱

乃有事也平菴項氏曰蠱不訓事蠱者壞也物壞則萬事生矣事因壞而起故以蠱爲事之元如人之亡謂之事故也以喜隨人者必淪胥以壞故雜卦曰豫怠又曰隨无故也怠則不憂无故則无所脩飭萬事之壞皆起於怠與隨所謂荒于嬉毀于隨者此之謂也方其隨也自以爲无故也孰知多事之端實肇於此乎聖人斷之曰必有事其辭切矣

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有事然後可大无事則何大之有故蠱後繼以臨臨者大也謂其所臨者大非訓臨爲大也平菴項氏曰臨不訓大臨者以上臨下以大臨小凡稱臨者皆大者之事也故以大釋之若豐者大也則豐眞訓大矣是以六十四卦之中有二大而不相妨焉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物之小不足觀物之大則可觀故臨後繼以觀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

可觀而後有來合之者未有无所可觀而遽來合者也可觀而後有所合故觀後繼以噬嗑嗑者合也

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

无故而合必无故而離是以君子不苟合也君子之合也必有文以飾之故噬嗑之後繼以賁賁者飾也伊川程子曰物之合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白雲郭氏曰人之合則有上下長少非禮以飾之則无分无分則亂故不可苟合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文飾太過亨之極也文飾之極則實喪故曰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賁後繼以剝剝者剝也上剝字卦名下剝字謂物之剝落而盡也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

物不可以終盡也剝窮則上反下一陽自外而來復於內故剝之後繼以復

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

復者反本而復於善也復於善則合正理而不妄矣故復後繼以无妄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誠實无妄然後可以蓄其德而至於大故无妄之後繼以大畜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物既畜聚然後可養故大畜之後繼以頤頤者養

通志堂

也圭叔吕氏曰萬物盛多而後養道備也需之養養之小頤之養養之大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有所養則可動不養則不可動有所養而不動則已動則必有大過人者焉故頤後繼以大過圭叔吕氏曰養充則動而有大過人者矣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

物不可以終過過則必至於陷故大過之後繼以坎坎者陷也

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陷於險中而无所附麗則不能出矣陷而有所附麗故坎後繼以離離者麗也王昭素本云離者麗也麗必有所感故受之以咸咸者感也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則人出其中然後有男女人爲萬物之靈不過萬物中之一物耳以其靈於物故特謂之人人既有男女則有夫婦既有夫婦則有父子父居尊子居卑自然之道也既有父子之尊卑則有君臣之尊卑尊卑既立遂有上下之分既有上下之分則其相接也粲然有文而

禮形焉秩然合宜而義見焉不然則禮義安所錯哉錯音措虞翻曰錯置也于寶曰錯施也伊川程子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爲夫婦之義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艮兌二少爲咸咸則交震巽二長爲恒恒則久夫夫婦婦將以偕老也其道不可以不久故咸後繼以恒恒者久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物不可以久居其所久則當退是乃天之道也故恒後繼以遯遯者退也嵩山晁氏曰鄭本作物不可終久於其所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物不可以終遯故遯後繼以大壯壯與遯蓋相反者也遯於義爲退則大壯似於進矣而雜卦又曰大壯則止何也蓋大壯在遯之後晉之前介乎進退之間退而方止止而未進也固不可以言退然亦不可以言進序卦不訓謂其難以字訓而可以意曉也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

大壯則止物不可以終止而不進也故大壯之後繼以晉晉者進也伊川程子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也

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

進而不顧則必有所傷故晉後繼以明夷夷者傷也平菴項氏曰晉之義不止於進乃進而明也明之極必至於无徒故其進也必有所傷

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雜卦曰家人內也傷於外而反於內故明夷之後繼以家人東坡蘇氏曰人窮則反本疾痛則必呼父母此傷於外則反於家也白雲郭氏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治國治天下而不治者必反於家治自近始實一道也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治家之道窮極而不少恕則必睽乖離散故家人之後繼以睽睽者乖也白雲郭氏曰治道不可窮極有家有國有天下皆一也濂溪周子曰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其志不同行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乖則人情不和必有艱阻故睽後繼以蹇蹇者難也白雲郭氏曰合則有飾乖則有難理之宜也平

菴項氏曰凡言屯者皆以爲難而蹇又稱難者卦皆有坎也然而屯動乎險中則誠行乎患難者也蹇之見險而止則但爲其所阻難而不得前爾非患難之難也故居屯者必以經綸濟之而遇蹇者則待其解緩而後前其難易固不侔矣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

物无終難之理急甚則必緩故蹇後繼以解解者緩也緩者寬也

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

寬緩則玩而不知懼其有所失也必矣失則損故解後繼以損

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損益盛衰若循環然損而不已天道復還故必益益而不已則所積滿盈故必決此乃理之常也損之後繼以益深谷爲陵之意也益之後繼以夬高岸爲谷之意也夬者決也決之義與孟子若決江河之決同家語云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決之吾是以歎也家語之言損益即與書禹謨滿招損謙受益一意却與序卦之說不同序卦蓋言損益盛衰之理家語則言自

損自益之報

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決開也遇合也開則必合決則必遇故夬後繼以姤姤者遇也平菴項氏曰陽之長也人以爲君子之當然故曰復如人之復常也陰之長也人以爲小人之天幸故曰遇如人之遭遇也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物之相遇合然後會聚而成羣故姤後繼以萃萃者聚也平菴項氏曰物相遇而聚者彼此之情交相會也故謂之萃以衆言之也比而有所蓄者係而止之也故謂之畜自我言之也畜有止而聚之義聚者不必止也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

物之積小而成高大者聚而上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萃後繼以升平菴項氏曰升主騰上而言徒上不足以擬之故曰聚而上者謂之升如雲之煙之升蒐氣之升皆聚而上者也若象之地中生木爻之升階則但以上爲升爾

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升者自下而上不能不用力也升而不已則力竭而困憊故升後繼以困升高不知回竟作黏壁枯觀蝸牛可見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極則必反是以困乎上者必反乎下也困窮於上井養於下故困後繼以井伊川程子曰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爲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

井之爲物居其所而不可革者也其道則不可不革蓋井舊而有泥滓存之則穢濁而不可食淇而治之去其舊而潔然一新乃可以食故井後繼以革洪容齋曰大衍之用四十九一行以之起曆而革卦之序在周易正當四十九諸儒贊易皆不及此

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革物者莫若鼎鼎能變腥爲熟易堅爲柔也故革後繼以鼎

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動也

鼎動器也宗廟祭祀用之震居三男之長是爲長子長子繼父而主祭者也故鼎後繼以震震者動也動者出而用事之初也或曰困井以坎水上下取義革鼎以離火上下取義此困井革鼎四卦所以相次也深居馮氏曰自乾坤四十有九卦而革去故五十卦而鼎取新震乃以長男女代父易之

序也

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

物不可以終動動極而當止則止之可也故震後繼以艮艮者止也

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

物不可以終止止極而動其動必以漸故艮後繼以漸漸者進也漸不可訓進謂其進之漸也平菴項氏曰晉者明出地上進而明也徒進不足以盡之漸者山上有木以漸而進者也漸者進之方而漸亦非進也凡若此類皆取其大意以明卦之序非以卦義爲盡於此也

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

進以漸而不驟則其進必有所歸故漸後繼以歸妹

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

窮而无所歸則小進而得其所歸則必大故歸妹之後繼以豐豐者大也

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大而能謙則豫大而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故豐後繼以旅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

旅者親寡之時非巽順无所容苟能巽順則雖在

羈旅之中何所往而不能入故旅後繼以巽巽者入也

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人之情相拒則怒相入則說入而後說之故巽後繼以兌兌者說也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

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說而後散之故兌後繼以渙渙者離也離散之謂也

物不可終離故受之以節

離散而无所制則放肆而不可收拾故渙後繼以節紫巖張氏曰渙所謂離蓋民情未一之義受之以節則有禮制存乎其間而將以合其情非若睽之乖也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

節者制之於外孚者信之於中節得其道而能守之以信則可以信乎人故節後繼以中孚

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自信之篤則行之必力不免小有過而失中故中孚之後繼以小過平菴項氏曰自恃其信者其行必果而過於中有其信猶書所謂有其善之有言其以此自負而居有之也

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能過於物必可以濟不然豈能濟哉故小過之後繼以既濟平菴項氏曰大過則踰越常理甚矣故必至於陷小過則或可以濟事故有濟而无陷也大過訓動小過訓行明過皆經越之義非過失之過也

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生生之謂易蓋變易而不窮也既濟則窮焉物不可窮故既濟之後繼以未濟易六十四卦循環不已未濟之後則又乾坤也或曰未濟六爻雖不當位而炎上潤下終歸於正猶乾坤也故易以未濟終焉趙汝楳曰終焉二字疑非仲尼之辭蓋後人傳之誤也萬山晁氏曰未濟之終復始於乾坤玄以將準未濟曰陰氣濟物乎上陽信將復始乎下明此理也伊川程子曰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

俞氏易集說序卦

後學　成德　校訂

俞氏易集說雜卦說

林屋山人俞　琰　玉吾叟

雜卦者孔子釋六十四卦名義而前後雜糅不依上下經次序之舊也然乾坤居首而咸恒亦居三十卦之後則雜之中又有不雜者存焉案隋經籍志云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今韓康伯注本以說卦三篇分出序卦雜卦則序卦雜卦之名蓋始於康伯又案史記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而不及序卦雜卦則漢初猶以序卦雜卦總名之曰說卦也朱漢上曰三易之卦其次各異首艮者連山也首坤者歸藏也首乾

通志堂

者周易也聖人猶慮後世未知二易之變故於雜卦一篇雜糅衆卦錯綜其義以示變易之无窮以愚觀之先天圖始乾而終坤此伏羲氏之易也周易始乾而終未濟此文王之易也雜卦始乾而終夬玆非孔子之易歟夫夬之爲卦五陽而一陰比乾之純只爭一畫若決去在上一陰即爲純乾今置夬於雜卦之終聖人之意可見矣蓋易道貴乎變通變通則不窮夬而又乾則生意周流不息是故雜卦不終之以它卦而必終之以夬也始而乾終而夬亦猶六十四卦始於乾終於未濟皆此意也雜卦之作大槩兩兩相對而其義則各各相反如乾剛則坤柔比樂則師憂

餘卦皆然至大過則有不然者故鄭玄云自大過以下卦旨不協以錯亂失正弗敢改耳至蘇東坡始改之紫陽朱子亦以爲當改蔡節齋又改之今依蔡氏本

俞氏易集說雜卦

林屋山人俞　琰　集說

乾剛坤柔

六十四卦不剛則柔不柔則剛无非皆剛柔也獨言乾剛坤柔者它卦皆剛柔相雜乾則六畫純剛坤則六畫純柔也平菴項氏曰乾剛坤柔與離上坎下相類語若淺近而乾坤坎離之性盡於二語之中不可以復加也凡易之剛爻皆乾也凡易之柔爻皆坤也凡繫辭之乾坤皆謂剛爻柔爻非但謂六畫之兩卦也盡三百八十四爻不過剛柔二字而已

通志堂

比樂師憂

比與師皆以一陽統五陰而憂樂不同者比以一陽居五爲比之君而下皆順從故樂師以一陽居二爲師之帥而動衆行險故憂節齋蔡氏曰比主居上得位故樂師主居下失位故憂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臨觀各具二義上以尊臨卑下以大臨小彼此相臨是或與或求也在下者仰觀乎上在上者俯觀乎下彼此相觀是或與或求也或曰二陽在內方進而臨在外之四陰是我出而與人也二陽在上將去而四陰在下仰觀之是人望而求我也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見音現屯主初言初震體之動見也居屯之時而在內故不失其居雜當依郭京作稚蒙主上言上艮體之少男稚也居蒙之時而在上故著也昧而蒙著著乃昧之反也

震起也艮止也

陽起於下而止於上震之陽在下起也艮之陽在上止也三畫卦與重卦皆然天道蓋起於東方而止於東北也

損益盛衰之始也

損上以益下此乃盛之始也損下以益上此乃衰

之始也損益蓋未至於盛衰而盛衰自此始也

大畜時也无妄災也

乾健而民能止之時勢然也是時乾雖健不容不聽命於民也无妄而有災焉非人也天也

萃聚而外不來也

地氣萃而在下是以聚而不去地氣升而向上是以散而不來平菴項氏曰萃則坤衆在內故聚外則坤衆往外矣故不來精氣聚則爲物鬼氣上升則散而不來矣

謙輕而豫怠也

謙抑而不自重其失也輕逸豫而不自檢其失也

怠平菴項氏曰自以爲少故謙自以爲多故豫少故輕多故怠怠或爲怡蓋以怡時裁來於韻爲叶爾然怠字何嘗不叶平上去入之分自沈約始賛易時固未有分也豫怠二字本是古語鄭允中曰知謙之爲輕則知豫之爲重知豫之爲怠則知謙之爲勤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頤中有物故曰噬嗑而嗑之所以食也以色而爲飾曰賁唯其无色所以賁之若元有色則不可謂之賁也節齋蔡氏曰頤中有物故食賁則其色不常故无色

兌見而巽伏也
兌之一陰說而在外故見巽之一陰入而在下故伏三畫卦與重卦皆然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故者事之所因也動而說則隨時而已无所因也故曰隨无故也蠱者隨之反隨无故蠱則有故也不飭則大壞極弊而不可救故曰蠱則飭也飭者脩飭也或曰故謂故舊與革去故之故同隨人則忘舊蠱則飭而新也

剝爛也復反也
爛謂一陽消亡于上反謂一陽復生于下剝極而爲復猶碩果不食爛而墜地則其核中之仁又從而發生也

晉晝也明夷誅也
晉之日在上晝也明夷之日在下則明者傷矣故曰誅晉爲晝明夷其夜矣明夷爲誅戮晉其禮貌乎或曰明出地上晉晝也明入地中明夷昧也昧誤作誅

井通而困相遇也
井之坎在上而其水上出故曰井通困之相遇乃抵塞而不通之意困下坎而上兌兌之下爻實則川壅而成澤也坎在兌下而六三適與九四相遇

抵塞而不通故曰困相遇也既與之相遇則避之而不可違之而不得无如之何也平菴項氏曰以通與遇爲反對則遇爲相抵而不通之象矣巽之上爻主塞坎水之上流而井之坎乃出其上蓋塞而後通者也故謂之通兌之下爻主塞坎水之下源而困之坎適在其下正遇其塞所以困也自乾坤至此凡三十卦正與上經之數相當

咸速也恒久也

咸之速感應之道也婚姻之道不可以不速速則及時恒之久悠遠之道也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久則偕老

渙離也節止也

渙散則離節約則止此理之常也渙節皆有坎水風以散之則離澤以潴之則止平菴項氏曰渙節正與井困相反井以木出水故居塞而能通渙則以水浮木故通之極至於散也節爲澤上之水故居通而能塞困爲澤下之水故塞之極至於困也

解緩也蹇難也

動而已出乎坎險之上則時勢寬緩矣故曰解緩也止而正在乎坎險之中則時勢急難矣故曰蹇難也言解緩則知蹇之急言蹇難則知解之易互文見意也平菴項氏曰蹇解皆以水言解近於渙

緩而縱之也蹇近於節難而止之也

睽外也家人内也

睽相踈者也踈則外之家人相親者也親則内之

關子明曰明乎外者物自睽故曰睽外也明乎内

者家自齊故曰家人内也平菴項氏曰内外皆以

離言火在外則氣散火在内則神凝治身治國一

也

否泰反其類也

泰下乾而坤上故泰之彖辭曰小往大來否下坤

而上乾故否之彖辭曰大往小來其類相反如此

故曰否泰反其類也夫文王卦序先泰而後否孔

子乃先言否後言泰同歟異歟曰泰極則爲否否

極則爲泰其道則一不以先後拘也或疑六十四

卦皆兩兩相對而其義皆相反今特以否泰言何

也曰否泰皆三剛三柔一上一下最瞭然可見而

易曉故舉而言之以例其餘也平菴項氏曰乾在

外則否乾在内則泰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大壯之時陰旣衰而陽旣盛則君子不可以不知

止也遯之時陰浸長而陽浸消則君子不可以不

知退也括蒼龔氏曰君子非用壯也勢足以勝小

人則止非好遯也勢不足以勝小人則退愚謂止

與退皆以乾言或以止爲陰之止非也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所有者大故衆善與人同故親平菴項氏曰大有同人皆以離之中爻爲主在上則人歸乎我是故謂之衆在下則我同乎人是故謂之親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革改更也所以去其舊弊鼎用以烹則取其新潔也平菴項氏曰革以火鎔金故爲去故鼎以木鑽火故爲取新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

小過四陰在外而過其常也中孚二陰在中而守其信也伊川程子曰存於中之謂孚見於事之謂信

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豐多之時富盛而相親者衆故多故舊旅之時貧窮而无上下之交故相親者寡嵩山晁氏曰荀本豐多故親爲句无也字下云寡旅也平菴項氏曰卦名皆在句上旅獨在下者取其韻之叶也以多故對寡親則故非事故之故矣凡物之情豐盛則故舊合羈旅則親戚離二卦皆主離言之雷與電俱至其黨不亦盛乎山上有火其勢不亦孤乎

離上而坎下也

離爲火其性炎上坎爲水其性潤下三畫卦與重卦之義皆然坎言行有尚離言畜牝牛吉水潤下故尚其行於上火炎上故欲其畜於下坎不行於上則入於坎窞凶離不畜於下則突如其來如凶平菴項氏曰乾陽而在上坤陰而在下者陰陽之定體如人之首上而腹下也離女而在上坎男而在下者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如人之心上而腎下也是故腎之精外而爲氣則離中之陰也心之精降而爲液則坎中之陽也火陰物也而附於陽故炎上水陽物也而藏於陰故就下然則日爲陰月爲陽乎曰日則陽矣而日中之精則陰之神也月則陰矣而月中之精則陽之神也故曰離上而坎下非知道者不足以識之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小畜之主六四也不足以制在下之三陽蓋其陰力單弱故曰小畜寡也履之主六三也雖說而應乎乾然其位不當而猖狂妄行故曰履不處也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需訟皆以乾而言需之乾在坎下有所待而行故不進訟之乾在坎上相違而行故不親隆山李氏曰乾上離下是爲同人乾上坎下是爲訟離爲火火性炎上而趨乾故曰同人親也坎爲水水性

就下與乾違行故曰訟不親也

頤養正也大過顛也

頤與大過相反頤養正則大過反是東坡蘇氏曰初上者本末之地以陽居之則正以陰居之則顛故曰頤養正也大過顛也節齋蔡氏曰自此以下有亂簡案雜卦例皆反對叶韻爲序今以其例改正愚謂蔡氏先大過後頤蘇氏先頤後大過此兩句當從蘇氏其餘從蔡氏

既濟定也未濟男之窮也

既濟六爻皆當位故定未濟三陽皆失位是爲男之窮夫未濟之三陰亦皆失位不曰女之窮而唯言男之窮何也曰男陽也女陰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言陽而不及陰又以見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也或曰男之窮蓋獨指上九而言上九陽爻處未濟之終失位之極是爲男之窮也

歸妹女之終也漸女歸待男行也

歸妹者女子既歸之後也既得所歸則女道終矣諺有之曰女嫁爲絶此即女之終之謂也孟子曰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女子以嫁爲歸有家則有所歸矣漸者將歸之時待男子之親迎而後行也平菴項氏曰終與窮不同終者事之成女之義從一而終不可以復進也窮

者時之災事窮勢極君子之不幸也

遘遇也柔遇剛也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遘即姤也姤之時一陰在下而與衆剛相遇故曰柔遇剛也倒轉而爲夬則一陰在上爲衆剛所決故曰剛決柔也君子陽類也小人陰類也君子之與小人相爲盛衰猶陰陽之消長君子長則小人憂小人蓋以遭遇爲喜以決去爲憂也嵩山晁氏曰鄭本憂作消括蒼龔氏曰遘柔遇剛非困之相遇矣剛長乃終而復於乾也深居馮氏曰始言乾剛坤柔矣此遂以剛決柔終焉復其始也夬決則

乾矣以明六十四卦之本於乾也平菴項氏曰自咸恒至此三十四卦正與下經之數相當隆山李氏曰天下之事不至於決則不通故雜卦之次序與十三卦之制器尚象皆終于夬

俞氏易集說雜卦

後學　成德　校訂

予生平有讀易癖三十年間雖隆寒大暑不輟每讀一字一句而有疑焉則終日終夜沈思必欲釋其疑乃已洎得其說則欣然如獲拱璧親戚朋友咸笑之以爲學雖勤而不見用于時何乃不知時變而自苦若是耶予則以理義自悅猶芻豢之悅口蓋自得其樂罔知所謂苦也粤自至元甲申下筆解上下經并六十四象辭與夫彖傳爻傳文言傳期年而書成改竄者二十餘年凡更四藁或有勉予者云日月逝矣繫辭傳及說卦序卦雜卦猶未脫藁其得爲完書乎予亦自以爲欠至大辛亥自番易歸吳愁海濱僧舍

通志堂

陶閒

地僻人靜一夏風涼閑坐無所用心因取舊業繫辭傳讀之不三月并說卦序卦雜卦改竄皆畢遂了此欠噫予駑種種矣嚮嘗與予共講明者如西蜀荀在川新安王太古括蒼葉西莊番易齊節初悉爲古人獨予未亡今也書既完矣癖既瘳矣則當自此收心歸腔以樂餘年留氣煖臍以保餘生弗復更自苦矣如易經考證如易傳考證如讀易須知如易圖纂要如六十四卦圖如古占法如卦爻象占分類如易圖合璧連珠如易外別傳乃予舊所編者將毀之而兒輩皆以爲可惜又略加改竄而存于後皇慶癸丑四月十四日石澗俞琰玉吾叟誌